

第十四卷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卷頭之辭……記者
前進吧中國……王芸生
十餘年來陝西青年思想的傾向……五知
綏戰的檢討……長江
中國財政之劃時代的展開……崔敬伯
這一年……鑄成
世界兩大對立陣線的完成……章丹楓
國內工程學術硏究機關之鳥瞰……李書田

第一期

過去一年中的翻譯工作……小延
詩與畫……朱光潛
「國界」……徐盈
書評：畧談梁譯莎士比亞……水天同
丁丑談往……一士
代理縣長……沙汀
老趕馬人……艾蕪
他與他的大公鷄……希聲
燈……陸蠡

（本報業於民國廿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本期要目

除夕讌……豐子愷
冀南鄉村年景畫……趙望雲
悼魯迅……林語堂
新文化運動與浪漫主義……劉大杰
一人一書……施蟄存
文學家中的胖子……上官碧
北伐野史（六篇）
泰山訪馮記……何容
駱駝祥子……老舍
北伐途次……郭沫若

教育雜誌

優待舊定戶
廣徵新定戶
特價三個月

▼全年十二冊特價一元三角　半年六冊特價七角

▼廿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至廿六年二月底止

教育雜誌創刊於民國紀元前三年一月，至今已有二十八年的歷史。除因滬戰短期停刊外，都是按月發行，從未間斷。對於中國的新教育自有相當的貢獻。本誌因感所負的任務至爲重大，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改善。現在決定自廿七卷起，除照原定計劃進行外，擬根據前此讀者所塡寫的調查表再作下列幾項的改進：

(一)充實內容，多刊中小學教師及教育學院師範學校學生實用的文稿，和農村教育家庭教育實用的文稿。

(二)字體改大，本誌爲應讀者的屢次要求，決自二十七卷一月號起，將論著欄萬字以內的各文稿改用大五號字排印，其他各欄仍照舊。

(三)用影寫版精印教育照片，並將材料加多，以增進讀者的興趣。

(四)提倡教育的科學研究，多發表用科學方法研究教育的文稿。

同時，爲減輕讀者的擔負，擴大本誌服務的範圍起見，自廿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舉行特價三個月，預定全年十二冊本需一元八角，特價期內只收一元三角，(國外每冊另加郵費二角)每冊只合一角有零。希望愛護本誌的讀者，已定閱的提前續定，未定閱的即日惠訂。

教育雜誌的內容

▼教育畫報(影寫版印)

▼教育論著

▼世界著名教育雜誌摘要

▼新著介紹

▼教育文藝

▼教育文化史的新頁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一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插圖
恭賀新禧（一幅）
民族抗戰精神（五幅）
自殘之禍（六幅）
古代文化的新發見（八幅）

卷頭之辭 …… 記者
一週簡評
揭開新的日曆　陝局未了（草人）
歐局新動向　海軍競爭　日蘇關係（素）
前進吧中國！ …… 王芸生
十餘年來陝西青年思想的傾向 …… 五知
綏戰的檢討 …… 長江
中國財政之劃時代的展開 …… 崔敬伯
這一年 …… 鑄成
世界兩大對立陣線的完成 …… 章丹楓
國內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鳥瞰 …… 李書田
過去一年中的翻譯工作 …… 小延
詩與畫 …… 朱光潛
「國界」 …… 徐盈
書評
畧談梁譯莎士比亞 …… 水天同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日輿論界對陝變之觀察（東京朝日新聞）……子修
德日反共協定（倫敦泰晤士報）……季廉
美報之德日協定觀（Edwin L. James）……歷樵
日意協定的透視（平津泰晤士報）……奉生
國聯設置原料委員會（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紫曦
蘇聯新憲（Sidney Webb）……丹楓
我所希望於羅斯福的（Nation）……蔭恩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論評選輯

西安事變之善後……津滬大公報
再論西安事變……津滬大公報
望張楊覺悟……津滬大公報
討伐令下之後……津滬大公報
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津滬大公報
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津滬大公報
張學良的叛國……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采風錄……國風社選

六十年之回顧 丁丑談往……一士

文藝

代理縣長……沙汀
老趕馬人……艾蕪
他與他的大公雞……希聲
燈……陸蠡
時人彙志（馬　良）

編輯後記……編者

中華書局發售

八用日曆鐘

八大功用

(一)活動鐘馬
(二)報時辰
(三)報晝夜
(四)報月份
(五)報日曆
(六)報星期
(七)報寒暑
(八)報燥濕

● 定價每座二十三元五角
特價十八元八角
（高十九公分闊二十一公分）

敝廠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發明月日星期時辰鐘，曾蒙實業部優加獎勵，准予專利在案。最近又創製一種座鐘，形式雖小，內容極精。又以國內外所製有擺時鐘，掛置稍斜，輒有停滯之弊，經長時期之研究，發明一種活動鐘馬，屢經試驗，毫無缺憾，配入其間，益增效率。復於鐘殼上裝置溫度、濕度二計，使月、日、星期、晝夜、時辰、寒暑、燥濕七項記錄，得於一鐘上自動表明，故定名爲「八用日曆鐘」。已與活動鐘馬一并呈請　實業部予以專利。現此兩座鐘業已大批製成，發售特價，倘蒙　各界採購，無任歡迎！

月日星期時辰鐘

實業部特許專利
〔證書工字一五一四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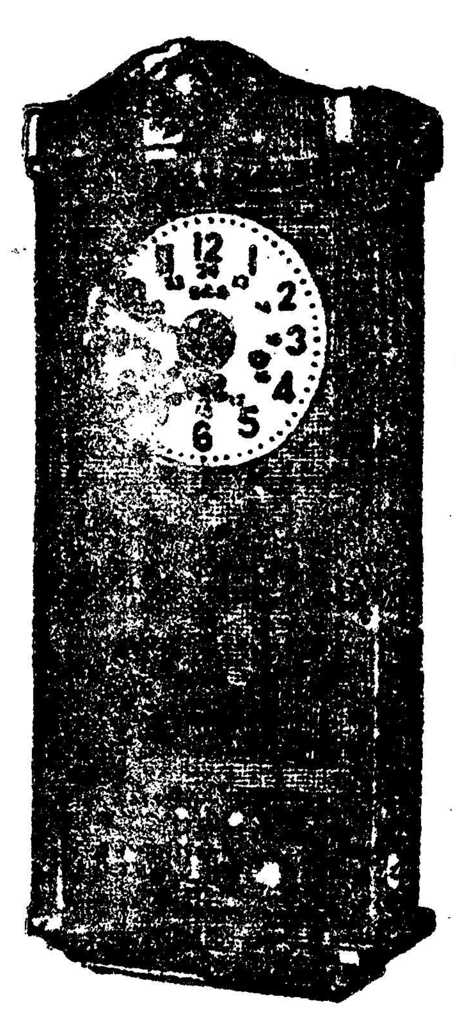
財政部准免轉口稅
〔批文獎字二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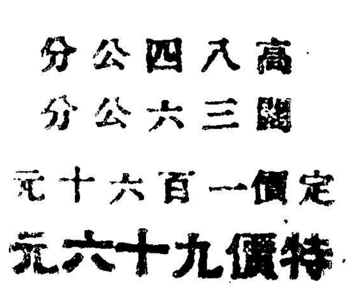
華字第一號



高七六公分
闊三三公分
定價一百元
特價六十元

中字第二號




高八四公分
闊三六公分
定價一百六十元
特價九十六元

◆六大功用◆

報鐘點　報晝夜　報星期　報時辰　報日曆　報月份

中華教育用具製造廠創製

世界書局

新書大特價

特價自即日起至廿六年一月十五日止

- 仿古字版 諸葛孔明評傳全集 原價一元四角 減售七角 特價五角
- 仿古字版 陶淵明評傳全集 原價八角 減售四角 特價三角
- 仿古字版 李太白全集 原價二元 減售一元 特價七角
- 仿古字版 杜詩錢注 原價一元六角 減售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 仿古字版 白香山詩集 原價一元二角 減售六角 特價四角二分
- 仿古字版 韓昌黎全集 原價一元二角 減售六角 特價四角二分
- 仿古字版 柳河東全集 原價一元二角 減售六角 特價四角二分
- 仿古字版 王摩詰全集 原價一元二角 減售六角 特價四角二分
- 楷書精印 黃山谷詩集 原價一元四角 減售七角 特價五角
- 楷書精印 蘇東坡全集 原價四元 減售二元 特價一元四角
- 仿古字版 歐陽修全集 原價四元 減售二元 特價一元四角
- 仿古字版 王安石評傳 王臨川全集 原價二元 減售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 仿古字版 陸放翁全集 原價四元 減售二元 特價一元四角
- 仿古字版 王陽明全集 原價一元八角 減售七角 特價五角
- 仿古字版 袁中郎全集 原價一元二角 減售六角 特價四角二分

- 仿古字版 聊齋全集 原售二元 特價一元四角
- 景印眞蹟 鄭板橋全集 原價九角 減售四角 特價三角
- 仿古字版 曾文正公全集 原售二元 特價一元四角
- 仿古字版 駢體文鈔 原價二元 減售一元 特價八角
- 廣註 名家駢體文讀本 原售二角 特價一角五分
- 廣註 名家紀事文讀本 原售二角 特價一角五分
- 廣註 名家書翰文讀本 原售二角 特價一角五分
- 仿古字版 楚辭四種 原價一元 減售五角 特價三角五分
- 仿古字版 古文辭類纂 原價二元八角 減售一元四角 特價一元
- 仿古字版 王氏續古文辭類纂 原售一元四角 特價一元
- 仿古字版 黎氏續古文辭類纂 原售一元四角 特價一元
- 仿古字版 經史百家雜鈔 原價四元 減售二元 特價一元四角
- 廣註語譯 古文觀止 原售五角 特價三角五分
- 廣註 名家論說文讀本 原售二角 特價一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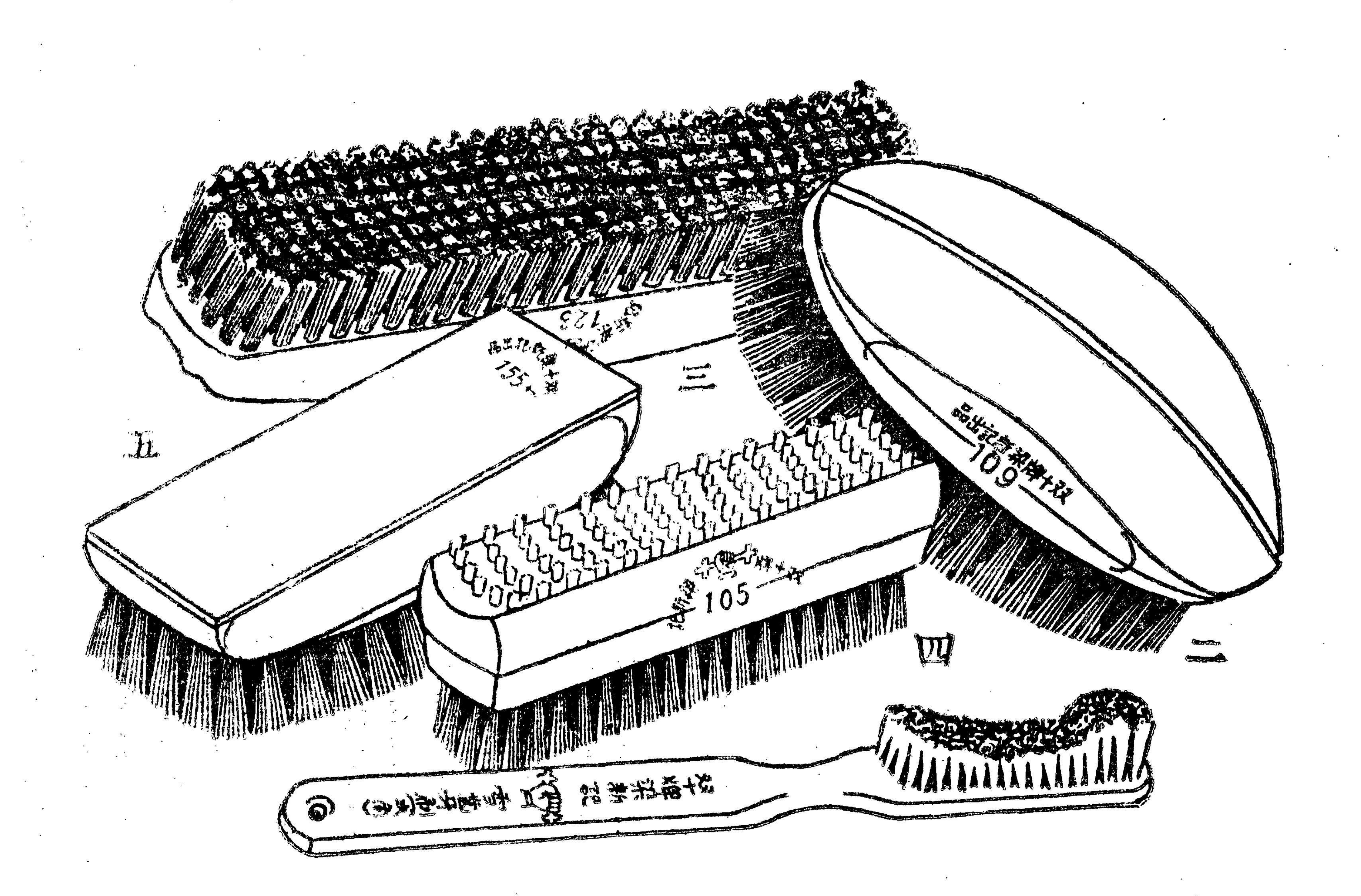
● 書名繁多 不克備載 印有書目備索

雙十牌刷中五傑

（一）雪齒牙刷
（二）頭刷
（三）衣刷
（四）指刷
（五）鞋刷

本公司機器製造廠五家發行所十四家分設粵禪港滬漢蘇各地全國及南洋羣島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地址：上海五馬路中
梁新記牙刷公司
電話：九〇八七二



時代信史

國聞週報

文化先鋒

為減輕各地讀者負担
舉行普遍的特價定閱

本報創刊，至廿五年底，已滿十三年，十三年來，以系統之紀述，作史料之保存，選材謹嚴，按期出版，讀者認為近世標準史材，故銷行極廣，銷數日多，十四卷起，對於內容，更圖充實，編排益求改進，以副讀者雅意，茲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起舉行特價一月，藉以減輕讀者負担，俾得普遍訂閱，特價辦法列下：

特價期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二十六年一月九日止

特價辦法

一，第一次訂閱或曾訂過而中止者，皆照新訂戶計算，無論長短期，報費一律八五折，郵費照加。

二，已訂有大公報者，憑大公報訂單訂國聞週報，無論新續訂長短期，報費一律八折，郵費照加。

三，國聞週報直接訂戶續訂者，在特價期中，一律八折，郵費照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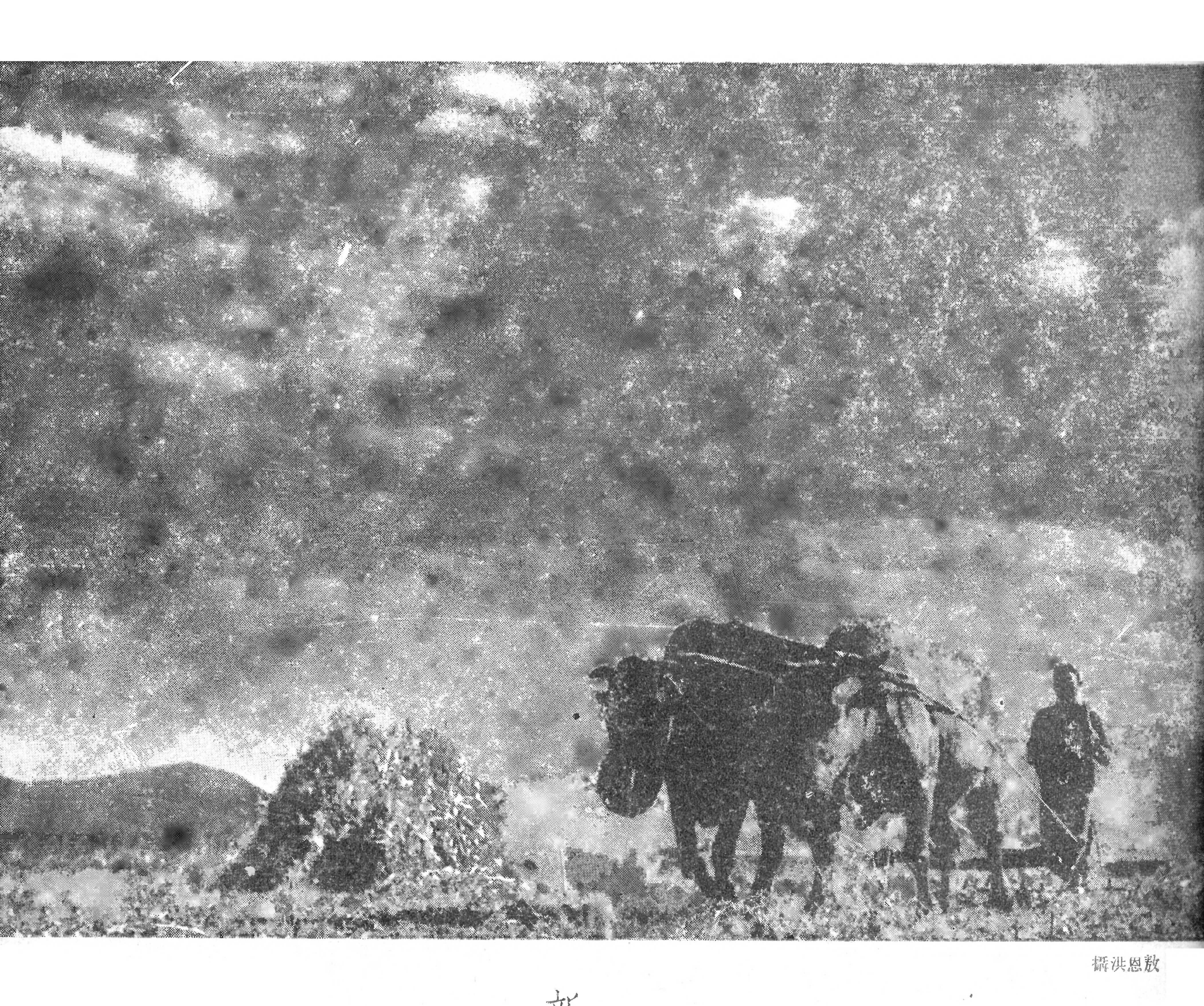
四，已訂大公報或國聞週報而欲介紹其友人訂閱國聞週報者，亦可予以八折之優待，郵費照加。

定價及特價比較表

期數	全年 五十冊	半年 二十五冊	一季 十三冊	一月 四冊
原價	五元七角五分	二元九角七分五釐	一元六角九分五釐	六角一分
八五折	五元	二元五角八分五釐	一元四角七分	五角三分
八折	四元七角五分	二元四角五分五釐	一元三角九分五釐	五角

（以上郵費在內香港澳門每冊加郵五分國外每冊加郵一角四分）

總發行所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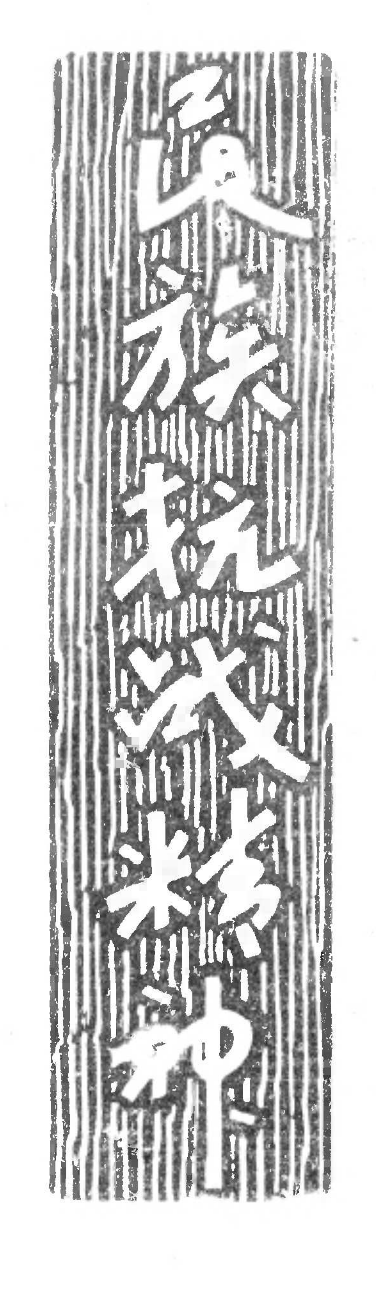


敖恩洪攝

恭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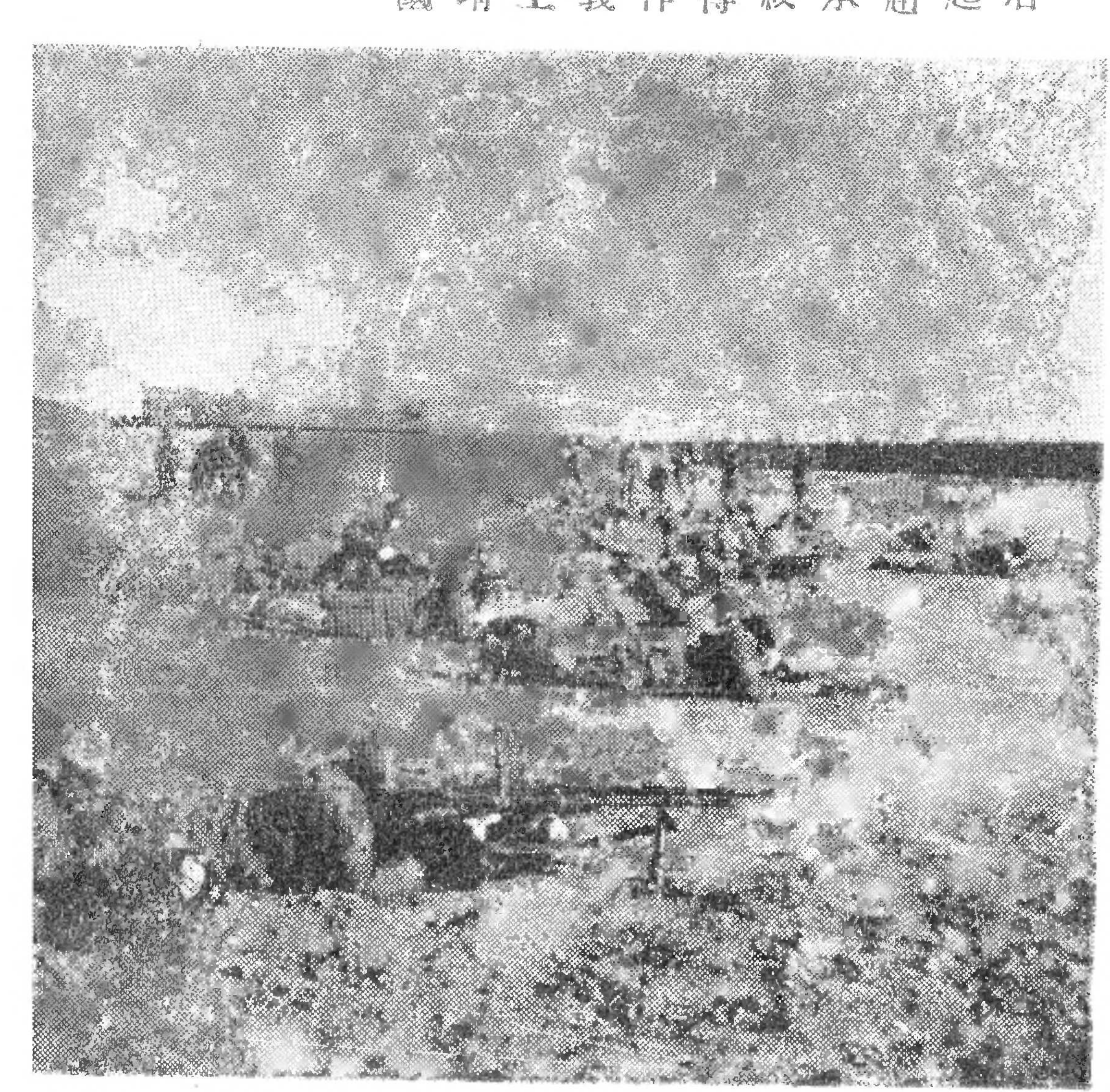
新禧

大公報
國聞週報 社全人鞠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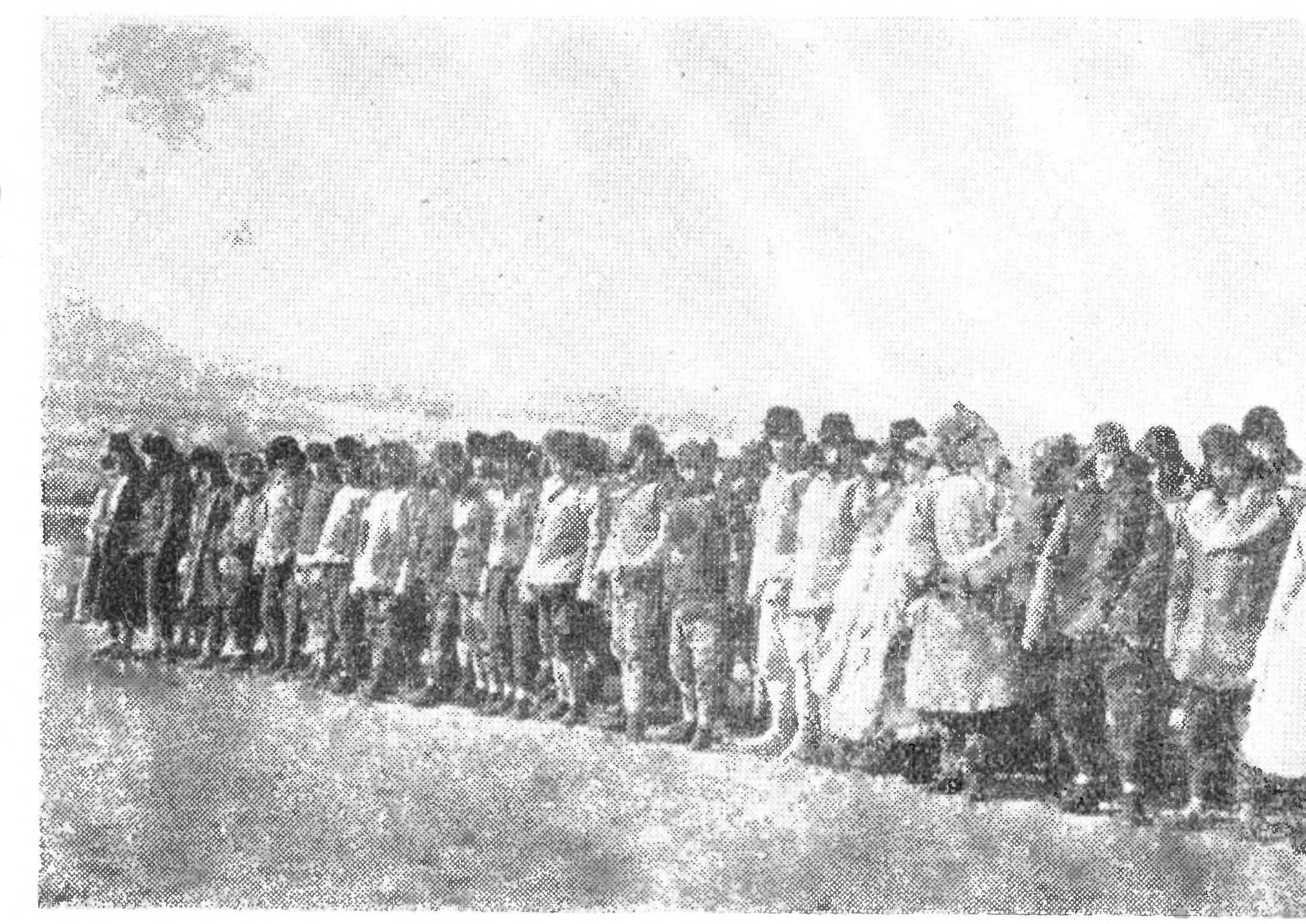




↑綏遠軍政長官　右起趙承綬傅作義王靖國



←綏遠我軍壕外作戰情形



↑綏遠武川縣壯丁之一部

↓綏遠各界追悼勦匪陣亡將士



→北平師範大學學生製防毒藥品運綏應用





西京托里多橋旁巨宅爲飛機轟炸後之情景





西京馬德里郊宅區被炸後慘狀

馬德里西區人民之遷徙

西京阿爾巴公爵之共產黨總部，現爲燒夷彈所毀。

地中海之西政府軍最大戰艦「傑米一世」



政府方面之雜色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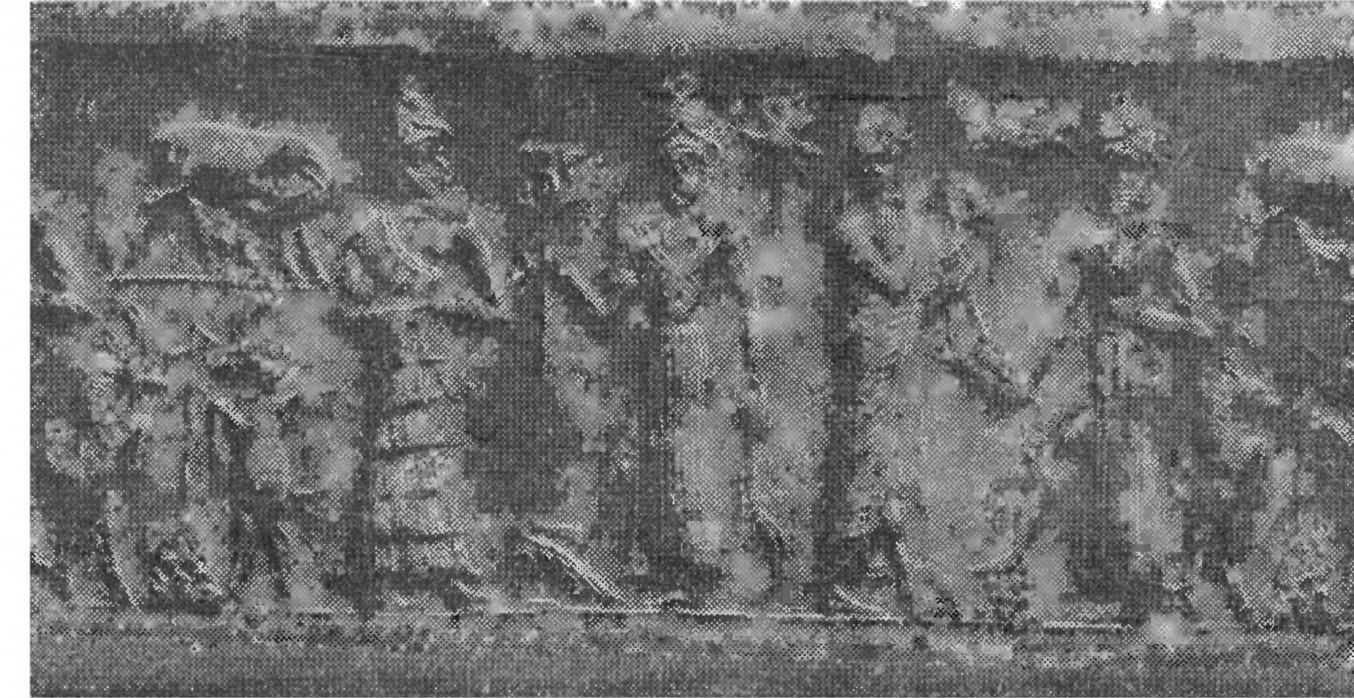
古代文化的新發見



美國攷古團在波斯城所發現之波斯古代合里亞斯大帝之石刻像，其時代爲紀元前四百八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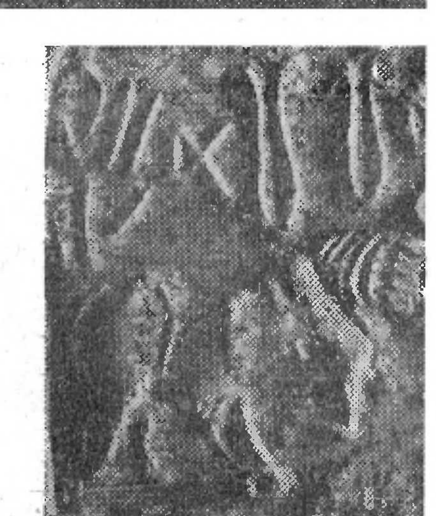


英攷古家發現之斯巴達戰士像，爲雲母石所刻，時代在紀元前五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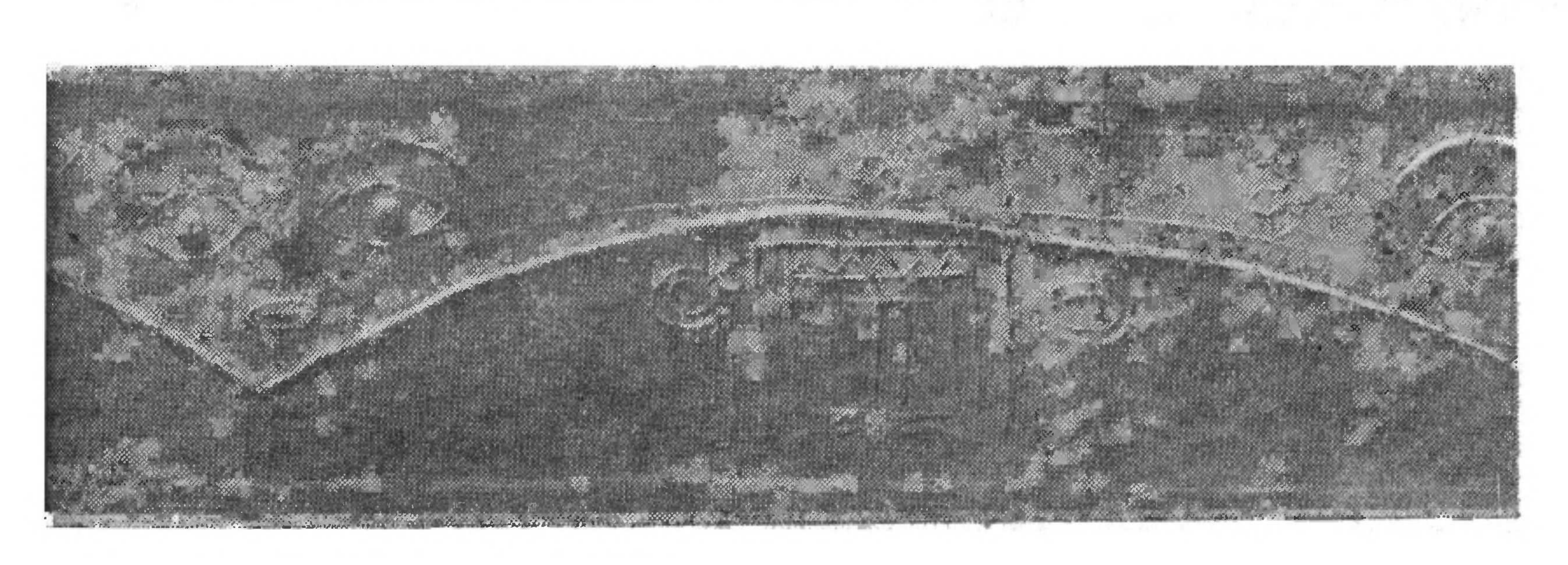


美國佛蘭克福教授發現之巴比倫柱形圓印，爲紀元前二千年物，其上爲太陽神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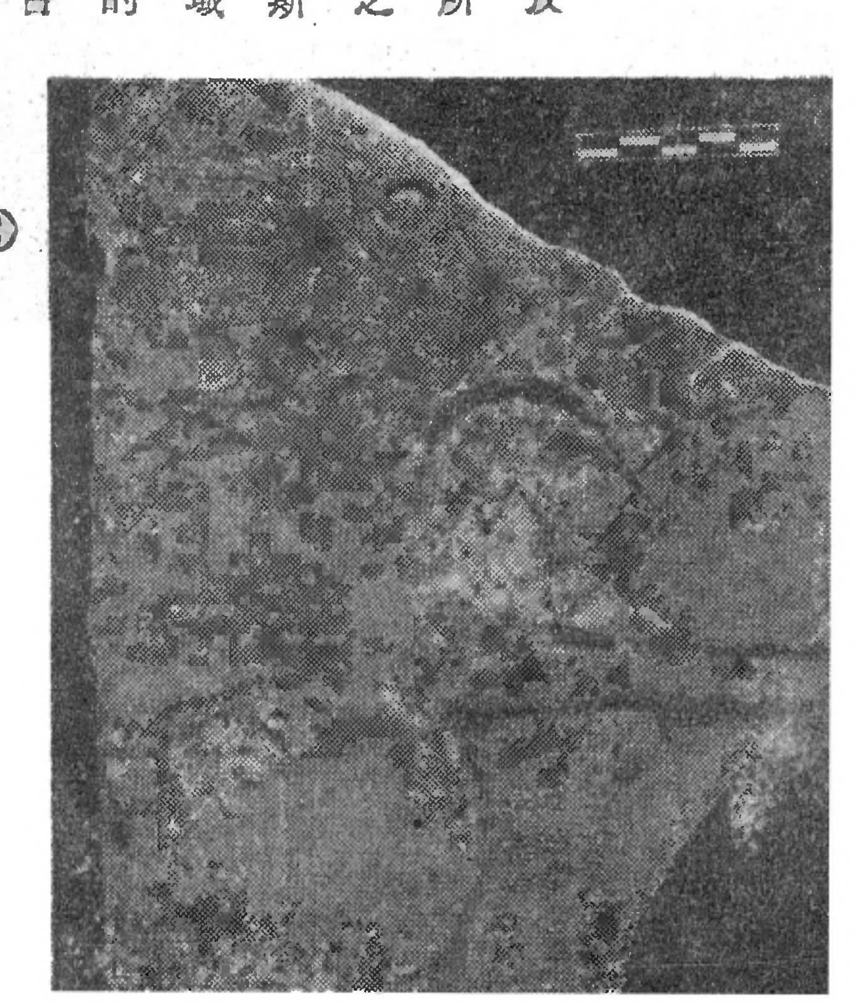




美國攷古家所發掘之印度斯河流域出土的史前古印，自左至右，一，巨象，二，獨角犀，三，野兕。



美國支加哥大學伊拉克攷古團發現之圓柱形大印。



英國埃及攷古團發掘之埃及著名美人尼梵娣娣后之石像。

卷頭之辭

記者

本文付印，在陝變後十三日，即豫料政府大軍，積極討叛之前一日，此時宋子文尚在西安，全國正關心西安二十四小時以內的消息。

本期與海內讀者相見之日，爲新年元旦，彼時形勢如何，現在不能證明，但可斷言的，中國國家的基礎，是建於國民愛國熱誠與政治及國防常識之上。這兩年來，基礎已經有了，只看陝變後，全國最大多數有智識同胞，怎樣焦慮悲憤，便知不論陝變平定之遲早，國家基礎，是不會搖動的。

陝變當然是國家的大不幸，叛將等不論怎樣說詞，實際是破壞國防，紊亂軍紀。但此偶然的事變，却證明了大多數國民，對國家利益，有明確的認識，同時證明了一個政治家，只要誠心爲國努力，一定得到同情報酬。國民只要能常這樣，本着良心與智識，發揚公道，維持國家，那麼任何事變，也不能障礙中國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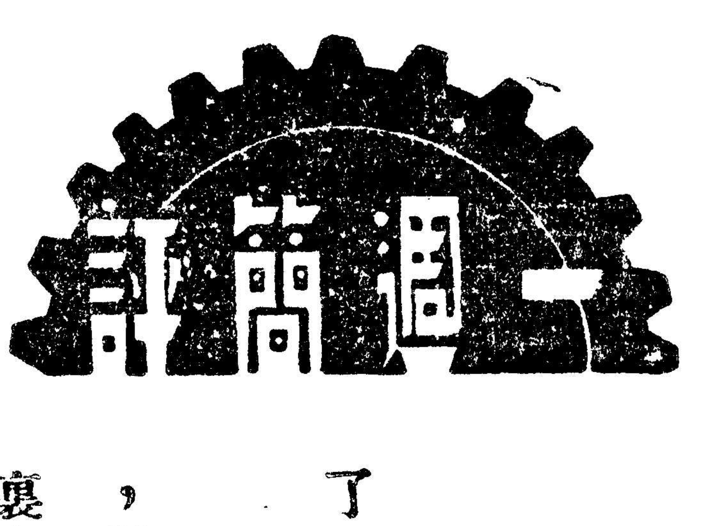
我們在新年之始，特別喚起全國讀者注意，今後衡量一切問題，務必更要以

國防利益爲本。但甚麼思想，甚麼主義，都要國家站得住，才有所依憑。所以中國如何自衛的問題，在一切問題之先。我們要不能自衛，其他一切，都是空話。

我們希望，也相信，陝變之解決，當不在遠。陝變平後，我們相信中國，將更有一番新氣象。國民經此次事變之後，一定更要感覺統一奮鬥的必要，一定更加緊地在政府領導之下，做自衛的工作。同時政府經此患難，一定更要憂勵精勤，集思廣益，以全力爲廣義國防的建設。

我們不因陝變悲觀，也不爲蔣先生安全憂慮，全國同胞的熱烈同情，就是蔣先生安全的最大保障。陝變的意義，可以這樣說：中華民國的建國，本是艱難宏大的事業，陝變也是其中一段艱痛過程。國民不要灰心，要自信，同時互信。只要大多數無黨無派的人民，站得穩，認得清，不受愚弄，不畏挫折，中國是一定遇救了。我們謹於外患內憂交迫中，與全國各界，同祝新歲努力。

十二月二十四日於南京



揭開新的日曆

被視為世界危機的一九三六業已過去了，我們又揭開新的日曆。

在過去一年中，世界發生了許多大事，但都敷衍過去了，只剩下西班牙還在那裏自相殘殺。

我們中國也遭着不少的苦難，冀察兩省在主權麻痺的狀態下混了一年，現在還須繼續苦混。兩廣問題化險為夷，是一個重大的收穫。綏遠的抵戰，喚起我們普遍的自衛求生的覺悟與決心。對日外交開了一個大場面，在大的問題上我們未曾讓步，現時尚在若斷若續中。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曾經過不少的苦悶奮鬭，而在苦悶奮鬭中確有不少的進步。最不幸的是在歲尾發生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現在尚未結束，說不定還把我們這分愁悶焦急拖過了新年。

新的日曆揭開了，我們要在這本一九三七的新日曆中紀錄上我們中華民國的新努力，並證實我們中華民族的不可侮！

陝局未了

最近一週的國內情形，整個為西安風雲所籠罩。截至本欄動筆時，蔣委員長尚未脫險。蔣鼎文帶回蔣委員長的手函，宋子文兩度奔走西安，蔣夫人並已入陝。從這幾點上，證明蔣氏的安全，但也可測知此事還有短時期的沈悶。

中央的做法，現在是政治軍事並進，討逆大軍，西發在途，張楊若不速悟，繫鈴解鈴，則西安圍城殆不可免。

我們希望陝事速了，使國家的復興大業更進一步，切不要使我們的國家做西班牙第二！　（草人）

歐局新動向

在一九三六年歲暮，歐局的波瀾，頗有暫趨平靜之勢，可以看作新年的一線光明。近月以來，自東非戰事發生後曾經一度惡化的英義關係，頗有接近之象。歐洲外交界有預期英義妥協可作為「耶誕節的禮物」的。這種新動向，值得重大的注意。

原因並不難明瞭，這一年來，因法西斯國家的携手，歐陸日漸形成兩大壁壘，這種演變的逐步明朗化，即不啻大戰導火線的緊促安排。被目爲民主國家陣營中的英國，有見及此，她的外交政策力主保持超然的立場，一方對德義，採取寬容妥協的態度，以免激成法西斯國家堅實的團結，這種政策對於維持歐局暫時的和平，確有很大效用。此次英義的妥協，即爲英國外交政策成功的證明。

英義妥協的效用，簡單的觀察，可以（一）減殺德國在國際方面的氣勢，（二）緩和地中海的列强的角逐，（三）消除或減弱西班牙自殘的一個重要因素，（四）促進歐洲列强關係的改善。所以英義妥協若果實現，至少限度的影響，當可延長和平的暫局，這是沒有疑義的。英義兩國政府的態度，不恤各鬪成見，互相遷就，實爲新年中一個樂觀現象。

海軍競爭

今年元日，是海約開始失效的第一日，也就是海軍自由競築的出發點，這是我們不應該忽視的。列强爲假想的安全，而在每個國民的肩上，放了一副千鈞重担，國民的苦痛，可以不言而喻，尤其在心雄境嗇的國家，更加要捉襟露肘。

列强現今只有兩條可走的途徑：第一，不顧財力，加緊競築，結果急速的引起大戰。其次，重開限制海軍軍備的談判，以期能獲得相當的妥協辦法。現時日本已有向美國建議談判太平洋設防問題之說，大概也是爲了感到競爭之非計吧。

日蘇關係

自日德協定宣布後，蘇俄以延緩漁業協定的簽字，作爲報復手段，此舉在日本內政上，也發生了影響。日議會開會後，現閣將受軍部和政黨的夾攻，外交政策，將爲被攻擊目標之一。前途很可注意。

單就日蘇關係觀察，預料近期無何顯著的變動。雙方在積極的準備下，將繼續維持他們的含忍態度。（素）

十二月二十三夜



前進吧中國！

——一篇幾乎流產的文章——

王芸生

（前略）

最近我與一位日本外交界的人物談起中日問題，我很鄭重的對他說：『以後的中日歷史要換一個寫法了。』我說：『在過去數十年中，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眞壞過，也眞好過；但無論好或壞，都是整個的日本對付部分的中國。如甲午之戰，那是壞的時候。名義上雖是中日戰爭，實際却是日本和李鴻章一個人打仗，從地域上說，也只是日本對北洋開戰。中日兩國雖正式宣戰，北洋以外的中國實際並未參加，北洋以外的負責者，內如內閣軍機，外至封疆大吏，事實上差不多都在看李鴻章一個人的笑話。又如民國六七年的段內閣，和日本辦了許多旁人所未辦過的事，那可算是好的時候。但段政府所爲的事，也只能代表段政府一系的勢力，與國民全體簡直的不相干。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中國國民已眞正認識國家的統一對於民族獨立生存的需要，而努力向統一程途前進。這種努力，現在已有相當的成績表現了。希望日本人士注意，中國這種努力將直接影響今後的中日關係。』我特別加重的說：『今後的中日關係，不是整個的好，便是整個的壞。以前那種好壞皆不澈底的情形將要過去了。以後的中日歷史一定是另外一個寫法了。』

我相信我的話並未誇大，且因爲說話的對方是一位日本朋友，在人己對照上，還不免打了相當的折扣。

我常說，九一八以來不斷的鞭撻，給我們的教訓太大了，也太有用了。現在我更相信我的話的眞理。我們沒有國家的觀念，日本逼着我們非有不可；我們沒有國防的知識，日本逼着我們非懂不可；我們像一盤散沙，日本逼着我們向一

塊兒粘；我們不知道國家的獨立須要自立，我們不知道國家統一的必要，日本打着我們罵着我們教我們知道；甚至我們不知道內戰的可恥，日本也把我們的拳頭再不能落在自己身上了。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整個的睡着了，都鑽到九國公約的被窩裏去了，日本把這條被子給我們揭去撕碎了，我們是被驚醒了，並且發覺自身是赤條條的，我們從此不能蒙頭蓋臉的睡大覺，並且須要弄套整齊堅固的衣服穿在身上，以遮風禦寒，並且走出來見人。我們眞該謝謝日本，假使我們沒有這樣一個鄰居，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將不知要墮落到什麼樣子。

我對中日問題的看法，一向是——遠看不悲觀，近看難樂觀。近半年來的經驗，使我把遠的不悲觀拉近了，近的難樂觀推遠了。兩廣問題的和平解決，使國家走上統一之路，綏遠的抵戰，證實了民族自衛的眞理，恢復了我們獨立生存的自信。

今年夏天兩廣問題鬧得最厲害的時候，胡適之先生自北平出發，準備出席太平洋學會，我與他同車自北平同天津，我們談了一路，當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我說：『希望你自美國回來時，能够看見我們國家的進步。』最近他自海外歸來，我在上海碼頭迎接他，他雖是抱恙歸來，我們見面時却是滿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車上那樣憂鬱了。我們那天談了約莫兩個鐘頭，結論是：『我們還需要大的準備，大的苦鬥。』他很鄭重的說：『現在證明，我們在九一八以後的五年的忍耐，完全沒有錯。』

眞的，這五年的忍耐，使我們的國家逐漸走上近代的路。在這五年當中，一般人民開始認識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且痛感自强自立的必要。在這五年當中，除了共產黨一個問題未曾安排好以外，我們未曾打過重大的內戰，尤其是今夏兩廣問題的解決，使我們的國家發現一個統一的規模。我們試打開地圖看看，中自江浙贛鄂起，南至閩粵桂湘，西至黔滇川陝甘寧青，北方的魯豫晋綏，莫不在同一的行政組織之下，這些省的軍隊也莫不在同一的軍令系統之下。行政院的命令可以通行全國，中央的軍令可以動員全國的軍隊。這種情形是民國以來所未有的。川滇黔三省向來是中央政令所不及的地方，現在這些省的軍隊，居然為了國家的任務，而應命動員了。這是我們以前所能見到的嗎？

現在的統一局面，或許有人會懷疑冀察兩省是一個缺陷；但是我不那樣想。不用說冀察兩省的人民是中國人，他們愛護國家，他們願為國家効死；　是冀察兩省的負責當局，

他們也一樣的是爲國家服務，到必要時，自然將是國家的重要支拄。現在的缺陷是由環境造成的，將來也一定由環境來彌補。

我願意把一個局中人的話介紹給國人，以解釋冀察局面的未來。

蕭振瀛氏是華北的一個風雲人物，他是宋幕中的靈魂，且是演成冀察現局的一個重大關係者。大概是今年春天吧，他接任天津市長不久，一天在市政府內招待新聞界，在席間他有一段話，我認爲很重要。

他說：『我是華北漢奸的總代表。許多人罵我姓蕭的是漢奸，我不辯白。不錯，華北現在的局面是我姓蕭的幹的，我不但未曾賣國，自問良心，我是救國。華北局面到現在這個樣子，將怎樣的繼續往下混，在我個人，就好像兩手捧刺蝟，捧着扎手，撂又撂不下。想起這個問題，往往使我睡不着覺。我現在是一天天的往下撐，說不定哪一天會把我的命撐掉了。我愁悶極了，我需要向諸位請教。』說到這裏，蕭氏掉轉了話頭，他說：『一天徐次辰（永昌）由南京回來，過天津的時候，我向他問中央的情形，談到北方時，我把我的愁悶告訴他。次辰說，「你愁什麼？你們二十九軍這回是名利雙收。」這話太幽默了，幽默得叫人不明白，我請他解釋，他說，「華北的危險是整個的，冀察與晉綏的命運是一樣的。頂到宋蕭倒了，閻徐只有倒霉，宋蕭還有名利可圖。你們二十九軍先抓到河北省一個肥地盤，每個人都弄上兩三個肥缺，摟把摟把，先把利收了；頂到不能再往下混的時候，槍口一朝外，二十九軍又是民族英雄了！那豈不是名利雙收了嗎？」我聽了徐次辰的話以後，心裏很高興，把我的愁悶去了一半，我覺得我還應該好好的往下幹。現在且讓旁人去罵漢奸，頂到我們帶上十萬大兵上前線去打仗，那才是宋蕭露臉的時候到了。』

蕭先生的話在我的腦海裏游泳了將近一年，我一直沒有忘記。現在蕭先生已離開了北方，最近我在上海又見着了他，我雖然沒有向他問起這段舊話，我相信他的信念一定未曾動搖。我不但如此信蕭，並且同樣的相信宋哲元將軍及他所統率的二十九軍。

× × × × × × × × × × ×

文章寫到這裏，在十二月十二的晚上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張學良用突變的方式，把蔣委員長劫留在西安，並對政府提出八項要求。這真是一個晴空的霹靂，我真不能不擱筆

了。

在我擱筆期間，那位日本朋友又來看我。他很關切西安的事情，他向我問消息，問感想，我告訴他些消息，同時把我的感想也告訴他，我說：『我們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業經覺醒，我們的國家業經具備統一的規模，我相信我們中國的復興大業絕不會爲一個人的輕舉妄動推翻了。』我不知與我對面的人的感想如何，而我自己却堅固的如此相信。在這期間我曾到大夏大學去演講，我又對一羣青年學生說出我的信念，並且要求他們也如此相信。

在此期間，我打電報給胡適之先生，請他把他對於西安事變的感想寫出來給大家看看。我很感謝胡先生，他在病中寫了一篇大文章（便是十二月二十日津滬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張學良的叛國」請參閱本期論評選輯）。胡先生的文章中有這樣兩句話：『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話了！』我讀到這兩句話時，深切意味到我在這幾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時我又自慰，我居然還能强項見人，硬嘴說話！我既已强項見人，硬嘴說話，爲什麼不能照樣的寫文章呢？我于是重新鼓起勇氣，來續寫這篇業已擱筆一星期的文章。

西安事變誠然是一個極大的不幸，而這個不幸也給我們一個深省的機會，在這幾天中，我至少在思索兩個問題：一個是青年的思想問題，一個是緊急期間的國際與國的問題。關于青年的思想問題，我得另外寫一篇文章發表，且不贅論；關于後一個問題，我願說一說在這幾天內我的感想上的變遷。

約莫半個月以前吧，一位自東京回來的朋友對我討論起這個問題，他說：『假使不得已時對外戰爭爆發了，在我們支持了一年半載之後，蘇俄會不會起來援助我們？或竟拆我們的爛汚？』他很嚴肅的說：『我很憂慮到那緊要的時候，她給我們來一下敗戰主義！先拆一下爛汚，把我們的中心力量毀壞了，然後用社會革命的方式大吵一下！』這個朋友說話時的嚴重表情，把我們的談話佈置上一層恐怖的氣氛。我當時告訴他：『你憂慮的太深刻了，我簡直未曾這樣想過。我相信蘇俄不會那樣的。我們現在所走的路是自力更生，我們要以自己的力量擔當生存路上的一切必要，絕不可希望外援。我未曾想過要旁人替我們流血，同時也未曾想到危急中旁人來扯我們的後腿。就拿現在的情形說，我們在綏遠抵戰，是我們爲生存的鬭爭，是我們自己的事，其實在客觀上也給旁人帮了不小的忙。百靈廟的收復，在國際上的意義並不

小於我們的興奮。這一役使包圍「滿洲僞國」。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旁人只有希望我們挺身的，怎麼會反來扯我們的腿？」

我不知當時我的朋友是否滿意我的意見，這幾天的事情却叫我想起他的憂慮。這次西安事變，在張學良的舉動及口號中，我們雖然還看不出蘇俄的背景，但至少可以斷定有共產黨的關係，或者第三國際也有同情。西安事變的口號是「聯合戰線」，旗幟是「救國」；而這種開後門拆爛汚的手段，實際是敗戰主義、敗戰主義的露面，使我對于那位朋友的話的印象加深；但我仍認爲那是一種顧慮，無論何黨何派，你既標榜「救國」，便不應該使用亡國的手段。在國際上我們要求獨立自由， 我們接受一切善意的友情， 同時抗拒一切暴力的侵凌。在國家危難中，我們要以自己的力量擔當一切，絕不需要旁人來替我們流血，同時也絕不容許旁人來扯我們的腿。本月十九日蘇俄代辦司皮爾瓦納克謁我外長，聲明蘇俄與西安事變毫無關係。我們願意相信這個聲明的眞實。

在我續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是西安事變的第九天，蔣委員長尚在難中，中央已對張學良下討伐令，軍事固已不免，但在我個人的感覺，頗以爲有牢穩解決的可能。癰疽既已成形，擠出濃膿，便生新肌。我們還記得今夏兩廣問題發生時一般國民的焦急憂悶的情形，健全的常識卒能戰勝，使國家發現一個統一的規模。這幾天全國人士對陝變的痛心疾首，在普遍的憂憤焦急的情緒中，充分表現出全體國民的國家愛。你相信四萬萬人所共同愛護的國家會被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斷送了嗎？我相信西安事變一定能夠解決，並且相信無論如何解決，一定將使我們國家的復興大業更得一步之推進。我這點信念，與我們國家的光明前途有同樣的深厚廣大的根據。

前進吧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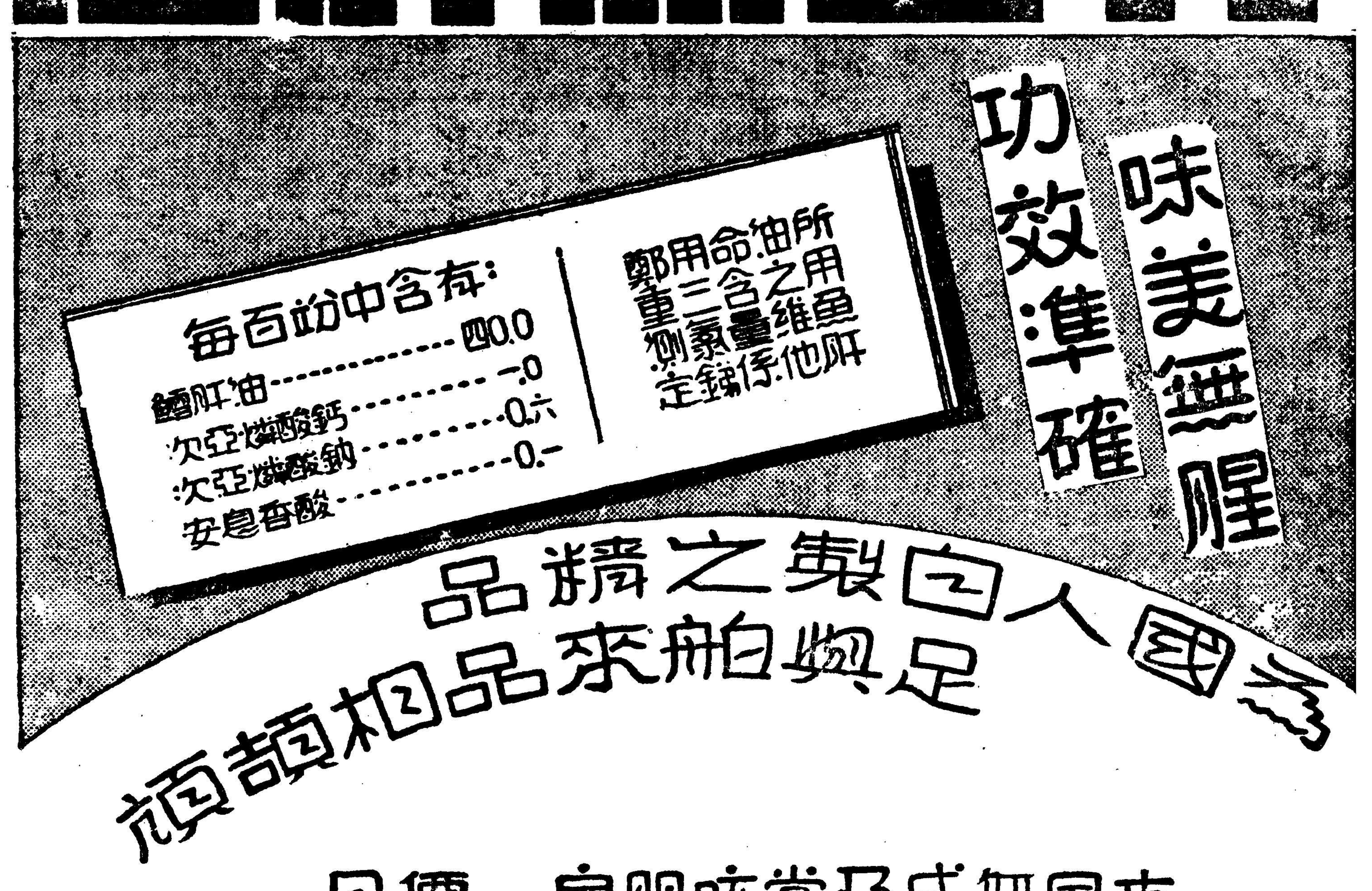
前進吧中國！萬里長征，當然要有些坎坷的路。目前的險阻，是催促我們努力前進的！

我願重述我自己的話，以結此文：

「我們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業經覺醒，我們的國家業經具備統一的規模，我相信我們中國的復興大業絕不會爲一個人的輕舉妄動推翻了。」

廿五年十二月廿夜寫畢。

五洲
乳白魚肝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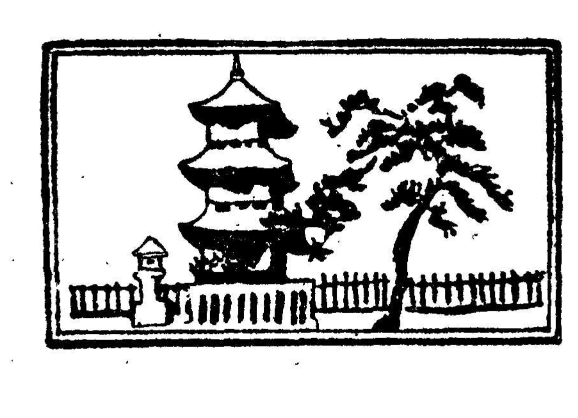


本品之滋養價值夙為醫師所推崇無論孕婦乳母長成兒童發育男女及年高之人均宜常服並治虛癆久咳血虧療癒乾燥眼軟骨病發育不良神經衰弱諸症

價目
每瓶壹元柒角半
每打拾柒元五角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售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十餘年來陝西青年思想的傾向

五知

（一）

在許久許久以前，我就想作這篇文章，結果因爲種種關係，沒有提筆。但近五六年來，我對陝西青年界思想的趨向，總是抱着很深切的杞憂。因爲照着我所見的一般青年思想的急進與幼稚，終有一天要釀出亂子的。幸而數年以來，風平浪靜，我以爲是自己的觀察錯誤，不然，便是陝西青年的思想，已經逐漸的改變過來。而事實的証明，這次「西安事變」以後，有學生開會宣傳，我才明白陝西青年思想，並沒有改變過來，還是同從前差不多。我所認爲的隱憂，或許從這次事變結束，也或許從這次事變開始，這就是他們要釀出的亂子。

我何以說陝西青年思想的急進，是陝西的隱憂？這裏有十幾年長遠歷史。我的籍貫雖然不是陝西，但生長在陝西，因爲先人宦遊秦晉，現在我的家庭及一部分田地產業，都還在陝西南部。所以當時一般陝西青年，即是今日的各界領袖，不是同學，便是親友，對他們的思想行動，考察得很清楚，但是大部分我認爲是危險的。

（二）

「自來秦省之亂，不在民變，而在兵譁。」這是清初汪景祺的名言，（見西征隨筆）証之今事，更爲卓見。但在現世思想解放，主義盛行的時代，青年思想問題，尤爲重要。據報載事變以前，張學良屢陳蔣說事急不能支持，可見那時西安的空氣，我想青年思想的傾向，必不在「兵譁」之下。現在因爲消息隔絕，以後總可以知道的。

至於陝西青年思想的情形，眞是說來話長，因爲他是一貫的，所以不能不略述以前的經過。自民國十三年起至國民黨清共止，這一段時間過程中，可說是「主義」，「思想」在青年界最奔放澎漲而最普遍的時代。當時最明顯爲大家所

知道的，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及國家主義的「青年黨」等。而一般青年多信仰國民黨，加入的很多，但多喜歡稱左派。自南方演出「五卅慘案」，北方演出「三一八慘案」後，青年思想更爲刺激，那時思想最自由的地方是北平，政府是臨時執政段祺瑞。因爲他想網羅各派，所以各派都可以公開組織。現在國民黨的元老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以及顧孟餘，易培基，都是那時青年界所崇拜尊敬的人物。而「南花園」（國民黨黨部），翠花胡同（共產黨黨部），便是那時北平有名的地方，同時也是每日許多人進進出出顯得極熱鬧的所在。

（三）

話分兩頭，書歸正傳，現在從一般的大勢，再說到陝西的情形。按陝西全省，素稱貧瘠，學術文化，都極閉塞落後。在地理上，民性上，有南北之分，而以秦嶺爲界。嶺以南稱「陝南」，以漢中（南鄭）爲中心，嶺以北稱「陝北」，以西安爲重鎮。陝南的人民，大半都是四川移去的，或是經商，或是作藝，後來便「此間樂不思蜀」。有一部分則是明張獻忠屠四川的時候逃去僑居而成土著的。所以陝南的風俗習慣，完全與川相同，其人膽小溫和。陝北則純粹秦人，民性質樸激昂，所謂悲歌慷慨者是也。然無論陝南陝北，地瘠民貧，思想學問蔽塞，則完全一樣。因其民貧，所以時思解決貧的方法，起而奮鬥；因其思想蔽塞，所以常中無所主，見異思遷，在別的方面說，即是便於誘惑。

陝西各城市鄉鎮的青年，如各中學，小學的學生及教員，思想完全以「留學生」（即平滬等地的陝籍學生）的言行爲標準。而當時在外的留學生，大約共數十人至百餘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責任的重大。

在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前後，當時黨裏，擬了許多標語口號，尤以共產黨擬的誇大而不合邏輯。任何事件，均加上「反革命」的罪名，而反革命的處罰，是要受極刑的。最不通的，如：「不革命即反革命」等。那時陝西留學生，以北平爲最多，除了十餘位是專心讀書研究學術而外，有一部分是喜歡「動」的。唯一的成績，是學會了許多種標語和口號，讀熟了「開會大綱」，說話時總離不了「思想前進」，「思想落伍」，「反革命」等革命名詞。那時青年最喜讀的文藝刊物，爲周作人，川島等辦的「語絲」，及魯迅等辦的「莽原」，凡是新人物，都是人手一編。這些人在學校沒住上兩年，頂多預科畢業後，便回鄉去當校長，教育局長，教員等去了。同時也去作中小學生的典型去了。我知道有某君連

信都寫不通，回去居然身兼數要職，我很驚異他用何術會把一股人「虎」住！我覺得他們就是講主義，談革命，也是盲從，被利用而已。我的杞憂便從那時抱起，算起來也小十年了。

（四）

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各地組織黨部，於是以前喜歡動而回去的，現在乘機更加活動。後來常聽友人說：「各地青年的思想太激烈，某某黨潛勢力很大。」那時陝西的教育界，——也可說青年界—分爲兩派，一派是××社，（名稱不復記憶）一派是「共進社」，共進社的勢力最大，遍於全陝，當時這裏面的人，好些是國民黨左派，但他們的思想言論，都相當急進。凡是想在各學校佔一席地，不論學問何如，第一必先入共進社，就是那時的教育廳長，也要先得到他們的擁護，不然，便無法作去。黨部成立，並利用無知青年，舉十四五歲小孩爲黨委，整日開會討論，凡認爲討厭的紳士，給一頂土劣帽子來懲辦。那時有教員和公安局長打牌被學生抓賭；教員宿娼，學生把一絲不掛的嫖客綁來遊街的趣聞，其實完全是黨派的作用。但學生態度的激烈，也於此可見。

但，唱口號，開會，捉教員，固然好玩，而外面國立大學的考試，則不好玩。自從各地學生時鬧學潮，高談主義，由十六年至二十年，北平陝籍學生的現象，是國立大學一天一天的絕跡，私立學校人數，則與日俱進。有識者引以爲慮，均想改進鄉邦教育，糾正青年思想，乃公推學問頗優人亦練達的某君，回去主持教育。但不久某君復返北平，搖頭不語，只聽說他出來的時候，還不是很光明走的。這時候陝西—尤以陝北—青年的思想，差不多可以說有了「國是」，凡是親自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那裏的空氣和傾向。於是更增加了我的杞憂，我以爲總有一個時期會包涵不住而爆發的。

（五）

陝西一部知識分子，青年界的思想，學識既如此，而在事實方面，常有號稱紅軍的土匪，出沒各處，且江西共軍還沒去的時候，陝北便有劉子丹的發動，結果被中央軍擊敗逃走。據我所聞，近年來陝西方面青年思想，已進步許多，若教育主腦及辦黨的人，能够好好勸道糾正，則像上述的幼稚病，可慢慢去除。使這些勤樸的青年，都成將來國家的幹材，而青年本身，也應當努力學問，勿爲過激學說所麻醉，更不可只學皮毛便以爲是革命，是摩登。我希望這次西安事變後學生所開的宣傳週，是脅迫，是被動。並希望我所說的是以前的陳迹，與現在的情形完全相反。

THE UNITED BOOK COMPANY

THE WORLD'S
BOOK AND MAGAZINE CENTER
FOR THE FAR EAST

39 FENG ZIA ROAD. WEST GATE. SHANGHAI.

世界名著

：影印：

徵求預約

世界空前巨著

社會科學大辭書

精裝十五册

原價 $ 350,00
定價 $ 120,00
預約價 $ 80,00

薩列曼博士主編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Edwin R. A. Seligm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15 VOLS══

1935

截止日期
一月二十日過期恕不通融
出書日期
一月三十日開始出版

注意 外埠隨出隨寄本埠當日車送
各地寄費免收本埠不收酒力

本書券内容

本大辭書之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歷史，人文，社會，統計，倫理，論理教育，哲學，心理學等，以及一切與社會科學有關之術語理論與學說，搜羅靡遺，立論正確，敘述精詳，實爲社會科學空前之巨著。當一九二三年，美國社會科學家，鑒於現代人事日繁，各種社會科學之理論與事態，因之亦日見紛紜，且其間各科學說，又復互相引用：例如研究政治學者，必探究歷史，以明其背景；研究經濟學者，必利用統計，以闡明原理。門類既多，研究不易。於是有編輯社會科學大辭書之提議，至一九二五年，即開始籌備編輯事宜。一九二七年，又有美國人類學會，經濟學會，歷史學會，統計學會，心理學會，政治學會，教育學會，法律學會，社會學會，社會服務者學會等十大團體加入工作。公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列曼博士爲總主編。其後薩氏復歷遊歐洲大陸，邀請各國著名大學教授及各科專家，各就所長，撰著稿件。總計執筆者，在二千人以上。逮夫一九三〇年，該書第一册，始出而問世。其後絡續出版，迄於去年（一九三五年）六月，方全部出齊。計共十五厚册，每册幾近千頁。書出以後，歐美各大圖書館，學校，機關，以及學者，莫不爭先購置，嘆爲觀止。惟我國以經濟衰落，而原價又極昂貴，購置不易，敝社有鑒於此，特爲影印廉售，以供我國人士之參考。印書無多，購書從速，幸弗交臂失之！全權委託聯營書社代爲徵求預約承印手續，希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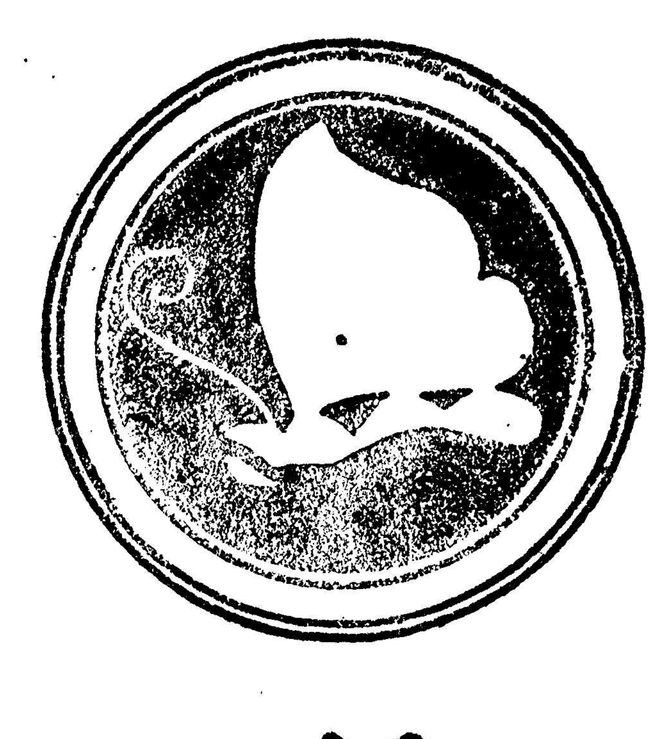
各界公鑒

分期付款日期表

一 第一期：預約時先付國幣二十元（先送第一册至第四册）
二 第二期：付款日期 二月一日 國幣二十元（再送第五册至第八册）
三 第三期：付款日期 二月廿日 國幣二十元（再交第九册至第十二册）
四 第四期：付款日期 廿六年三月十日 國幣二十元（續寄第十三册至第十五册）

△注意▽ 外埠一律掛號寄出以免遺失！

文華上海 中國藍山 聯合營業事務所 （簡稱）聯營書社 總社 上海西門方斜路第三十九號 電話二一三〇四 電報六七〇一



綏戰的檢討

長江

一 大陸封鎖計劃

從我們的研究，和所得秘密材料看，某方有一個大陸封鎖中國的計劃。他們似乎看到封鎖的困頓，比一塊一塊的佔領强些，假如封鎖線要是很鞏固的話。他們可以收「不戰而亡中國」，或者「略戰而亡中國」的效果。封鎖中國的辦法，他們覺得西太平洋上中國的海上交通，以他們現有的海軍力，一定可以相當圓滿的控制，現在成爲問題的，是大陸上對蘇聯的交通，一條是察綏通外蒙，一條是甘肅通新疆。在他們看來，如果不切斷中國與蘇聯的聯絡可能，不但在軍事上無法征服中國，而且萬一蘇聯與中國聯成一氣，在軍事見地上是非常危險。（誠然目前的中蘇兩國能否聯合，又是另一問題。）

大陸封鎖的線路，是以內蒙的自然區域爲依歸。熱河是另一問題，往西是察北，綏東綏北，寧夏西部之阿拉善與額濟納蒙古，南過祁連山是青海蒙古，西去是新疆蒙古。他們想利用內蒙古民族，來造成聽他們指揮的傀儡國家，這個傀儡組織的外表是「民族自決」，骨子裏完全是他們愚弄的一批糊塗蟲。內蒙古民族之外，如果還有利用的機會，他們也異常的希望。他們西進的路線，是比較側重蒙古地方，由熱河承德往西到察北的多倫，是一個小站。多倫往西是張北，這是一大站。張北西北到德化（嘉卜寺）是目前策劃內蒙的軍事政治中心。德化西去百靈廟他們對百靈廟的期望，非常之大，將來這條封鎖線的中心點，就在這個地方。再順百靈廟而西，至外內蒙邊境上的松稻嶺，又分爲兩路，一路南下阿拉善旗之定遠營，一路西去額濟納旗，從此兩點南下，定遠營南經凉州（武威），額濟納南過肅州（酒泉），分途入青海。下手的辦法，是挑動民族感情，擴大民族衝突，同時對於凡是可以擾亂地方的力量，無不借用，一切土匪，皆所歡迎。

綏遠是這個路線的一環，而且是致命的地方，所以對綏遠的作法，和察北不一樣。察北方面，只要控制好張北，後方可以無問題。而綏遠形勢卻與此大不相同，如果綏東還在我方，則不但綏北隨時可以被我截擊，察北亦隨時有受到綏東襲擊的可能，故對方對於綏東，勢在必得。綏東之中心在平地泉（集寧），平地泉如被控制，則歸綏包頭等地，皆將成無用之地，而他們西進封鎖的計劃，可以免去中途的威脅。

同時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方的西進政策，他們自己並沒有眞正的力量

，可以參加，他們是利用蒙古民族和中國少數漢奸，另外配上些無知愚民和脅從群衆，他們利用我們歷史遺留下的若干政治上的弱點，只有少數的特務工作人員在其中發縱指揮。

二　我們的認識和決心

九一八以前直到二十二年的熱河戰爭，中國軍人和民衆，雖充滿愛國的熱忱，而對於對方之估計與認識，多涉浮誇，深帶「恐怖病」意味。淞滬戰爭與長城戰爭以後，大家對於對方之作戰能力，漸有新的認識，恐懼意味，逐漸減消。在政治上，大家亦有新的了解，從進逼無已止的政治要求看來，感覺到無論用什麼方法，什麼態度和他們苟全，終久是弄不好的。他們儘管有暫時利用的意思，而一切被利用的個人和勢力，最後都不會爲他們所容留。

從事實的教訓，與對於對方研究的進展差不多中級幹部以上的軍官，都已經了解下述的事實：在當前他們國內情勢，與國際情勢中，他們能加於中國的軍事力量，是有限的，特別是某軍的力量和分佈的情形，不容許他隨便抽調多量的兵力。他們只是「利用」中國人以亂中國。

綏遠的地位，大家亦有了新的見地，對方對於綏遠的進攻，不只是局部的領土問題，而是關係於對我一大軍事政治陰謀的支持點的問題。綏遠如果不守，整個西北的門戶洞開，對方的封鎖計劃，可以順流而下，我們將來民族解放戰爭，將受到致命創傷，因此守綏遠，不只是「守土」，而是針對着一個大陰謀，加以當頭痛擊。

收復察北，尚有各種連帶的問題，而我們不允許綏遠土地一丈一尺被人侵略，則有堅定不移的決心。被利用的僞匪，我們固有殲滅的打算，就是對方的正規軍出馬，我們亦毫無疑問的將對之作英勇的戰爭。

這一次比從前任何一次都有進步，從中央到地方，關於軍隊的編制調遣，軍器和餉糈，乃至於軍令的發佈，皆有通盤的籌畫，和統一的指揮，決非局部戰的老調，所以將士的情緒，不但勇敢興奮愉快，而且有最後勝利的信心！

三　勝利和缺點

從所得秘密文件上看到，兩次進攻紅格爾圖之役，第一次是王道一，第二次是王英，目的在打通從民地（已開墾地而有村落人口者）西過綏北的道路，特別是王英這一次，具有更大的企圖，希望經綏北到綏西，擾亂綏遠後方，並且牽動甘肅寧夏青海的土匪，先造成綏遠全盤的混亂，然後可以從容控制綏東，順利的去做蒙古民族的分離運動。然而我們騎兵步兵與民團在紅格爾圖的英勇抗戰，根本粉碎了他們這一陰謀。

紅格爾圖急切不能攻下，對方的企圖轉到綏北百靈廟，一面想加强百靈廟的蒙兵力量，一面令王英繞蒙古草地，移向綏北，以牽制歸綏包頭。我在對方布置尚未完全週密的時候，我們又由騎步兵異常的攻擊精神，擊破百靈廟這一據點，使對方立刻喪失陰謀策動之憑藉。

戰術上，我們這次綏遠抗戰，有異乎長城戰爭之點。我們暫時的作戰「方針」是「守」，然而我們守的「手段」，却是「攻擊」，即所謂「攻擊的防禦」。因此我們以極少的兵力，守着幾個「要點」，大部份兵力，皆在休息，到了敵人來圍攻的時候，我們雄厚的兵力，一旦出而襲擊，以

殲滅的姿勢，取得戰爭的勝利。

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和個人一樣，最神聖的基性是「生存」，故爲生存而戰爭，是最神聖的戰爭。神聖的戰爭能激發戰鬥者超乎尋常的勇敢，與精忠殉難之決心，所以從綏東抗戰到綏北襲兵，我們將士奮不顧身之事蹟，令人可歌可泣。一般本來教育很落後的羣衆，對於這種爲民族生存的大義所激發的民族戰爭，是無條件的供獻其全力。後方民衆的踴躍輸將，不辭勞苦的慰問，甚至若干青年自動放棄其中人以上之生活，投到前線服務。這些事實表現爲中國各階級民族對外的一致性。由於這種一致性的表現，更可以表示我們民族解放戰爭前途的光明。

對方最近計劃反攻百靈廟之役，金憲章石玉山等通電反正。這件反正的事實，表現一種特殊意義，第一，我們在防戰運動中，並沒有忘去對我們被利用同胞的勸服工作，我們不是單純的好戰主義者和英雄主義者，我們有深厚的政治了解和對於自己同胞愛護的熱忱。第二，被利用的同胞的投誠，證明中國民族彼此間有特殊的不可分性，任何利用政策，決不能收到最後的效果。

但是，我們這次綏遠抗戰亦有其不盡令人滿意的地方：第一，我們太缺乏與鄰省一致的全般計劃，省界主義，錯過了多少可寶貴的時機。紅格爾圖擊破王英之後，本可直下商都。商都如下，則百靈廟不戰自退，更不能有大廟爲根據地的反攻百靈廟之役。但是這裏已經涉及到中央對外方針與步驟的問題，不是局部的將領所能主張，因此迄未向商都進取，我們從純軍事立論，不能不說是一點缺陷。第二，我們對於被利用同胞的特種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我們對於自己同胞間的對立，應即刻設法中止，免耗去自己精力，所以我們應該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散布大批特務工作人員，至僞匪軍中，不僅對於高級將領希望他們反正，並且要普遍到下級幹部和士兵，使他們整個動搖和瓦解。讓我們的力量眞眞實實的對外。第三，我們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的缺乏。因爲我們這回的戰爭，有相當的對外性和特種政治性，所以我們前線作戰的隊伍，必須有外國文修養及有特種政治頭腦的政治工作人員參加，很機敏的處置由戰場上所得的特種文件和情報。然而紅格爾圖和百靈廟之役，我們因爲沒有上述的準備，許多有特殊價値的文件和書冊圖表，皆犧牲於士兵們戰鬥情緒之中！我在攻下百靈廟四天以後去過一趟，我還發現了不少有價値的文件散在破紙堆中。

四　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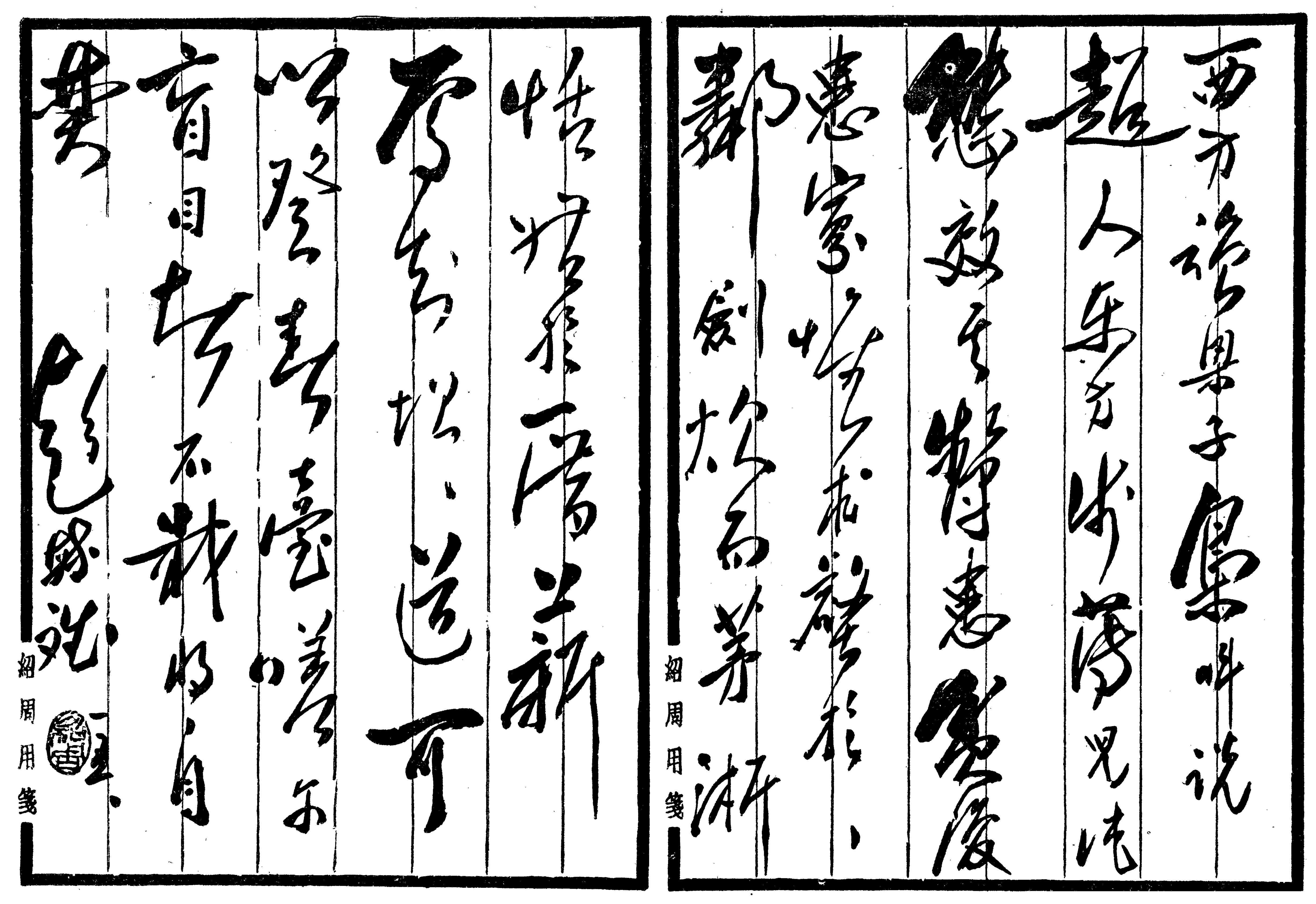
我們綏遠抗戰的勝利，在精神上，表現爲中華民族整個的解放戰爭勝利的先聲。這不僅是綏遠將士和民衆的光榮，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光榮！

綏遠抗戰，不僅保全了綏遠的領土，而且粉碎了敵人的大陸封鎖政策，所以不僅是綏遠的勝利，乃是西北各省和全中國的地位的鞏固！

暫時守勢的綏遠戰爭，應趕快轉變爲攻勢，最低限度，我們應速收復察北！

西安事變，有顚覆整個對外陣線的危險，刧持統帥，殊非適當的辦法，應速謀善後，集中力量，重新開展輝煌的對外陣容！

（十二月十六日平地泉）



綏戰名將彭毓斌先生為本報題辭



中國財政之劃時代的展開

崔敬伯

元旦——中國的『預算日』

二十六年元旦，是開徵所得稅中在存欵利息所得的日子；其他營利事業所得，自由職業者及其從事各業者之薪給報酬所得以及公司債券股票之利息所得，都在準備着開徵。同時我們聽到財政部又計劃着在二十六年三月間開徵遺產稅，從現在起，也要趕快的着手籌備。前人早經說過：『一年之計在於春』，個人的家計（House-Keeping），應該如此；政府的國計（State House-Keeping），也應該如此。而況我們政府的會計年度，從民國二十八年元旦，就要廢止以前從七月起至六月止的舊制，而改成與歷年同起迄的新制；所以我們在這二十六年開頭，無論是當局，是國民，就該預先練習着打算一下：這一年我們國家的日子應該怎樣過。我們要深刻的認識過去，要切實的預計將來，然後很緻密的將我們現在就該着手做起的整個計劃，趁這元旦的日子，提出於全國公衆。在政府方面呢，他有這種義務，以公開於國民；在國民方面呢，他也有這種責任，以建議於政府。政府不要儘把關係國民福利的財政管理，老是裝在悶葫蘆裏，令人莫測高深；國民也不要把深切感到的財政主張，很嚴密的關在口裏，而不肯直言無隱。遠識的國民，是能瞭解一個政府所處的困境的；同時賢明的政府，也能認識一個國民所以不憚主張的苦心的。如果認為政府與國民之間，需要坦白，需要公開，那末應坦白應公開的事體，還有比財政再重要的麼？我們希望此後每年的元旦，成了我們國家的『預算日』（Budget Day）；每逢到這一天，至少要像英國在四月中的一天，政府與國民，都能很熱烈地討論我們國家本年度的財政大計。果能這樣去作，當然比滿天飛些『恭賀新禧』有意義的多呢！

所謂劃時代

當前中國財政所步入的新階段，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財政的現象永遠是動的；何時無變化？何事不展開？但是現在卻與從前不同。我們看：前些年的中國財政，無論如何變動，大體上總不外是量的變化很少看到質的變化。以收入言之，關稅收入，從民十一的九千八百萬元增到民十二的一億零五百萬元，從民十九的二億九百萬元增到民二十的三億八千萬元

；鹽稅收入，從民二的一千九百萬元增到民三的六千八百萬元，從民十八的八千五百萬元增到民十九的一億二千九百萬元，更增到民廿四的一億八千四百萬元；此外還有幾個例子，雖然表現着飛躍的增收，畢竟還不脫量的變化，而談不到質的變化。便是六年前的元旦(二十年一月一日)，在關稅自主的運動後所施行的海關新稅則，應該是質的變化了；然而『自主』的結果，並未能實現關稅的保護目的，依然沿襲着從來以收入目的為中心的舊路，藉着自主的機會，以增加國庫的收入。這樣的變化，還是屬於量的，而不是屬於質的。再從歲出言之，中央的軍務費，自十九年度到二十三年度，每年少者三億零四百萬元（二十年度），多者三億八千三百萬元（廿三年度）；對於總支出的百分率，少者百分之四〇．二（十九年度），多者百分之四五．九（廿一年度）；在數量上，當然有變化。但是在軍務費支出的目的上，還是無變化，因為軍費支出的方向，始終未能用之於『國防』。更從公債言之，僅內債一項，以二十五年二月一日發行統一公債十四億六千萬元，復興公債三億四千萬元為段落，內債總數已經集累到十八萬萬元，這當然是多年演變的結果。但是我們要知道：這裏邊的演變，畢竟是屬於量的。自十九年度至二十三年度五個年度中，每年總支出的百分數裏，少者百分之二十五（二十三年度），多者百分之三十七（十九年度），除一小部分屬於賠欵之支付外，主要的還是對於內債本息應支的債務費，楚弓楚得，仍以內國金融市場為範圍。每年支出的數目，儘管不同，依然說不到質的變化。

但是中國財政，走到最近的一個階段，和前幾年比，可大不相同了。回顧過去的一載，展望此後的前途，無論從收入看，從支出看，或是從公債看，量的變化外，還要遭遇空前的質的變化，彷彿一八四〇年鴉片戰役一般，在中國財政史上，又劃下一個數千載未有的創局。

這話並不誇大；如果我們對於當前的財政現實，肯於如實的認取而且肯於坦白的說明，則在客觀的要求上，總要走到這樣的結論。

世人對於中國財政的分析，有的抱悲觀，有的抱樂觀，這許多是主觀觀察的結果，先有一個偏惡或偏好的心情，橫在胸中，自然引出着色的判斷。如果我們只從客觀事實的演變去認取，則其所呈現的事態，有時確令人担心，任憑耳邊怎樣奏着讚美歌的曲調，在脊背上常起一種猝然之感。但是也有時令你看到：事態的變化，變得那樣出乎意外，偶然在陰霾滿天中，也能瞥見一些前途應有的光明。我們認清了現實，纔能把握現實，更進一步纔能支配現實。我們所遭遇的時代，只從財政上看，也就是中華民族最該奮發而且最容易錯過的時代。走好了，走入獨立自由的途程；走壞了，壓根兒將民族二字取消——這眞够得上『劃時代』了！以下舉出幾件顯著的實例。

過去的一年

關於過去一年中國財政的回顧，在此不必多說，因為過去不久，財部當局發表過：財政部二十三年會計年度及該期以後財政情形報告。那裏邊所報告的事實和數字都很詳明，用不着我們來重複。但是在這次報告中，有一個很重要之點，要我們特別注意，就從這點上，透露出中國財政劃時代展開的踪影。在財政部所提出的財政報告，無論在宋部長時代或是在孔

部長時代，不止一次。計在宋任時代，曾提出三次——十七年度，十八年度，十九及二十兩年度。在孔任時代曾提出二十一及二十二兩年度報告一次，現在又提出一次。這五次的財政報告，在期間上，前後銜接，如果連續地讀起來，恰是一部民國最近財政史。但是我們讀了孔部長這次的財政報告，窺其內容與提出的日期，總覺着和以前不同。從前的報告，無論一年一提或是兩年一提，總要以會計年度爲起訖，而且所提出的對象，不是幾中全會，便是幾全大會，在最高權力機關集會的日子，表示有個交代。但是這次報告的提出，沒聽說開什麼幾中全會或幾全大會；而且二十四年度的賬項尚未結淸，够不上二十三二十四兩年度的報告；那末爲什麼選擇十一月二日這個日子？客覆這個疑問，我們一看該報告開頭的一句話便可瞭然，因爲『本期中財政上之最堪注目者，厥惟幣制改革』。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這一天，恰是新貨幣政策施行的一周年，即以幣制改革爲樞軸，將以前以後的財政開展，加以說明，這便是這次報告所以提出的本意。

最近幣制改革的利弊，不在本文討論範圍。雖說幣制與財政，關係密切；但此二者，畢竟是兩件事，各有各的系統，需要脈絡分明，而不容絲毫相混。但是在這次財政報告中，我們看到了以幣制改革爲中心，而且這次的改革，又與其他幣制改革僅限於國內者不同。計自美國購銀引起銀問題的風潮以來，我國應付的方策，前後不下八個步驟：第一爲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實施的銀出口課稅，第二爲海外購銀，第三爲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發行金融公債一萬萬元增加中國交通兩行的官股，第四爲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發布白銀集中推行法幣的明令，第五爲命令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承辦外匯之無限制的購售，第六爲設定外匯平準基金，第七爲二十五年五月間簽定中美銀協定，第八爲最近風傳之中英信用借欵。以上八個步驟，在此次幣制改革的過程中，都是不可缺的一環，互爲補充，以完成外匯本位制的運用。

現在我們要問：這次幣制改革，僅出於金融政策的必要呢？還是有財政政策的成分在內呢？如果雙方兼顧，則在財政與金融之間，又具有怎樣的因果連帶的關係？試從財政的立場，施以簡要的說明。

中國財政的重心

過去中國財政的基礎，最早爲農業經濟，形成巨額的田賦收入；次之爲內地消費與國際貿易，形成巨額的鹽稅與關稅；最近爲內國金融市場，形成巨額的內債收入；這都是過去很明顯的事實，不待細解。吾國歲入的來源，雖然經過這些段落的開展，畢竟以內國經濟爲重心（關稅的負擔，主要還是落到內國消費者的肩上），財政的基礎，尙建築在國民經濟之上。但自白銀問題發生，我們的內國金融市場，受到空前的逆襲，首先受其影響的，當然爲我們政府歷年所採行的內債政策。外國的公債政策所遭遇的困難，常爲市場飽和。因爲政府舉債太多，所以銀行不願再投資於政府。若在我國，於上述原因外，尙有金融市場本身問題。中國金融市場，因爲白銀急遽外流之故，感受根本的威脅，不能再作內債政策的基礎。此時在政府方面，須先設法，將金融市場穩定住，財政方有出路，這是此次幣制改革最急迫的要求。然則中國金融市場，將怎樣穩定呢？從此次幣制改

革的過程觀之，其關鍵已不在國內，而在國外的外匯平準基金！以英美那樣的富强，但在放棄金本位之後所準備的匯兌平準基金，在英爲三萬七千五百萬金鎊，在美爲二十萬萬金元，況以吾國多年入超的國家，所需要的平準基金，決非少額所能濟事，於此乃遭遇極大的困難。集中後的現銀，無論如何，是要留下大部分，以充發行法幣的準備。國際貸借既是常處於負差，我們的外匯平準基金，隨時有補充的必要，在貿易關係未能根本改正以前，如果不能老是靠着運銀出口，便要設法取得海外市場的外國信用，方能維持外匯的平準，以保障新幣制的安全。幣值得到穩定，內國金融市場圓滑進行，中國財政方有辦法。由是觀之，中國政府的經濟基礎從前置重於內國經濟者，自幣制改革後，乃不得不置重於外匯平基金，其關係已超出內國金融市場以外。這樣的變化，決不止屬於量，而是屬於質；左右中國財政的力量，存在於國外者，已較存在於國內者爲多。

這對於中國財政，是福呢？還是禍呢？禍福的判斷，先要有一個切實的標準，不是我們想到便能作到的。吾人經長期的體察，以爲中國貿易的入超與財政的赤字，如果不能作到根本的改正，我們是要永遠仰賴着他人的。『在人簷下走，怎敢不低頭』，吾人總覺着我們國家被人侵略的現階段，深刻地顯示着兩個『M』：一個是『Military』（軍事的），另一個便是『Monetary』（金融的）。這兩個字，在我們耳旁，幾乎唱着同一的調子。無論是文的，是武的；是迂迴的，是直捷的；是笑臉的，是橫眉的；是叫你覺着喜歡的，還是叫你覺着害怕的；結果無非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加重被侵略被桎梏的枷鎖與痛苦。所以我們聽到那些文明國家讚美我們的幣制改革成功，或是財政狀況良好，初聽自然也有些愛聽，稍一回味便又覺着脊背發冷！此次財政報告已經很坦白地聲明『二十四年度歲計虧短，較前年度爲尤鉅』，赤字如此擴大，僅僅對於債票本息按期支付，就够得上狀況良好麼？

自然，在這國際經濟日益密接的時代，我們沒有法子叫我們的金融市場和外國絕緣。就是以世界金融市場中心的老資格自負的倫敦，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受過巴黎和紐約的金融資本家的操縱，弄得第二次工黨內閣，不得不塌臺；這是麥唐納和衛勃都曾經明白地承認過。那末，憑我們這樣的貧弱，眼看着我們財政的基礎，發生這樣質的變遷，不能不令人想起美學者亞當士（Henry C, Adams）說過的名句：『金庫是國家的心臟。貨幣是政治體的生命素。誰要統制住國家的財政，誰就統制了這個民族的前途』（The Science of Finance, 1898, Pp. 115-116）貨幣是政治體的生命素，不錯的！我們對於新幣制，將如何運動自已的力量去統制，而不致爲他人所統制？這眞要拿出很地道的辦法，趁着這改革不久一切還顯不出破綻的時節，切實造成自已可以統制的客觀條件；不要再以『關於財政整理的措施，業已準備就緒，再歷十八個月，國家預算即可收支適合』一類的鎭定語，虛慰國民。說了而不能兌現，縱使問心無他，國民也覺着是在那裏騙他們呢。

這當然是極艱巨的大業。貿易的入超和財政的赤字，延續了這許多年，怎能獨責現在的財政當局非把這『二豎子』克服不可。但是任何國家的當政者，沒有不願延續其政治的生命的。決沒有說：我辦不了，誰能辦誰來吧。所以這份責任，誰當局誰就得負起來。過去的，還說它幹什麼？就從這二十六年的元旦起，一切政治方針，都要以克服財政赤字和戰勝貿易

入超為中心。違背了這個中心方針，任何政治施為，都是自掘墳墓。同時在社會各方，也要發動可有的力量，促成這樣方針的實現。這是一種劃時代的工作；如果擔不起來，那只有被時代捲了去。

從間接稅到直接稅

在現階段的中國財政中，令人喜懼交集的事，眞是不一而足。消極上如果不是因為間接稅的臺柱子—關稅—急遽的減收，積極上如果不因為想造成將來戰時財政的健全基礎，則喧嚷多年久列懸案的所得稅，還不會實現。關於公務人員的薪給報酬所得，從二十五年十月一日，便已實行；存款利息所得以及營業利益等所得，從二十六年元旦起，也要實行。多年以間接為骨幹的中國財政，居然在最近一年內，實際走入直接稅的道路，無論實行的結果如何，不能不認為是中國財政之劃時代的表現。對於現在所施行的所得稅，我們儘可從學理上，從立法上，從實施的結果上，加以澈底的批評；但是批評的本意，決不是說所得稅不必施行，決不是說中國的財政制度不該從間接稅走到直接稅。乃是說：因陋就簡牽就實力的直接稅，絕對不能收到直接稅應有的良果，反要收到比間接稅還要壞的惡果。因而主張以我們無論是推行所得稅或是遺產稅，要以全力加速度地促成適於實行的條件上，方復不利於實行的阻碍。社會上固然有許多力量，足以阻碍政府；但是社會上另有其他的力量，何嘗不可以督促政府。國民如果有見解，有熱情，將以督促政府，為什麼放棄這直接稅的工具。所以二十六年這一年，是政府肯不肯以全力實現直接稅的一年，也是中國國民是否有意志，有熱情，督促政府以實現直接稅的一年。如果作得好，可以作到——從間接稅到直接稅，所謂出幽谷而升喬木，為中國財政，闢一新紀元，這裏當然包括着可喜的成分。可是作壞了的話，就要作到——間接稅兼直接稅，所謂『垂仆之背，載負愈增』（The burdens on the bent backs must increase）使合乎租稅正義的所得稅和遺產稅，逾淮為枳，反成為大衆課稅與中產階層的課稅，這裏當然包括着可懼的成分。究竟是好是壞，現在我們還不能預斷，而要從二十六年的元旦起，注視着：此後一年中的事實來證明。

即須實現的兩項運動

光是注視着，不够，我們要從現在起，以完成直接稅所要實現的理想為目的，發動全國的力量，起碼造成兩項運動：一個是國際財政協作運動，另一個則是正確數字生活運動，分述如次：

國際技術合作，從前也曾聽見過。什麼改良農業，什麼興修公路，國聯確曾派遣過許多專家，到中國來，幫助我們作種種的經濟建設。效果怎樣，所論各殊，此處不談。現在我們從財政的見地，許多先進國家，如果還可以當我們後進國的朋友的話，是應該給我們一些眞實的協助的。這於彼此都有益。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經濟建設，還需要劃時代的財政建設，我們要把我們的稅收制度，加以空前的改革。這裏雖有見賢思齊的感覺，但也有迫不獲已的心情。我們從來所依靠的間接稅系統，既是發生根本的動搖，為克服財政赤字起見，我們還不該運用直接稅的機構麼？但是一提

到直接稅，無論是課取所得，或是課取遺產，當前橫在我們面前的難題，便是租界，外僑和外籍銀行。許多先進國家，如果還需要我們認你是朋友而不是敵人，認你是很有誠意的友邦而不是專事侵略的吸血鬼，便要在中國推行直接稅的時節，給我們一些大量而切實的協助，在租界，外僑，外籍銀行各方面，都能行得通。各先進國，要知道，趁着中國政府還肯努力向上的時節，帮上一膀子，是費不了什麼的。如果連這些，都吝嗇的不得了，也許要偪着我們政府，非走惡性通貨膨脹的路子不可。在今日國際經濟這樣的時代，中國惡性通貨膨脹的貽禍，並不限於中國自身，凡與中國有經濟關係的，瞧着吧，也得不了好！那麼許多先進國家，爲什麼還不帮着中國往好處走呢？自然，國際的財政協作(International Fiscal Co-operation) 是要建立在公允和普遍的基礎上的。如果我們國內有鉅額收入的人，憑藉特殊勢力，可以不納稅或是少納稅，此時而責備外僑爲什麼不納稅，當然是不公允的。最近李滋羅斯爵士在倫敦中國協會的年會上發表談話時，也表示過這種意思，這在我們政府，應該早經注意。我們此際所要求的，是對內對外，同時實施，而不應該彼此觀望。所以李氏又主張：『英國人對於彼等原來享受之免稅特權，切勿設法保持，不肯放棄』（據十一月三十日路透電）。我們很切盼：李氏的主張，要立刻見諸實行，不僅是說說完了。同時更盼我們的財政部和外交部，通盤籌畫，提出系統的交涉，不要僅由財政部，在形式上，催一催外交部，便算了事。須知道這樣的交涉，纔是帶有積極性的外交，與對日交涉之屬於消極性者，尚有不同。我們全國國民，都有責任促成這種國際財政協作的實現。

正確數字生活運動，與前項運動相表裏，乃是建立中國直接稅系統所必需的起碼條件。從另一個觀點去看，健全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的發展，是要在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以後；正確的數字生活，當然也要在機械化工業發展以後。但是一國經濟現實的展開，於內發的原因而外，還有外鑠的原因。迎着今日世界經濟的大流，我們不能限制住直接稅的徵稅辦法，不衝到中國來。實行後的收數儘管不多，果能合乎公平與普遍的標準，便也能具體而微的走入現代化財政制度的大道。

可是在這裏，又用着孔子的話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收的少，而怕課的不公平。打算叫它均，最根本的，便是——如何使全國多數人民都能實現正確的數字生活。談到數字生活，我們中國的人們，可太差了！辦公可以晚到一兩點，請客可以晚到五六十分鐘，花錢可以『窮大手』自豪，你問他：『花落知多少』，他可以瞠目不知所對。公家的欵項，可以隨意流用，賬目可以公私不分。振災援急的捐欵，因爲收支缺少清單，以致玷汚了最神聖而有價值的義舉。就是在銀行存欵吧，偏要用什麼『堂』，什麼『記』，飛灑詭寄，叫人莫測高深。有種人是根本不會『治家人生產』，把日子過得一塌胡塗；有種人自己的算盤很清楚，却要故意弄玄虛，令人雌雄莫辨。這樣意識形態支配的結果，於是在糢糢糊糊之中，國土喪失了幾千里，大水冲沒了幾萬家，喪失的利權如果合成金錢的數字，可以達到幾萬萬。以這樣不認識數字之重要的國民，而欲實行最需要正確數字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眞太不易了！豈止不克實現理想的直接稅，便是對於整個民族的前途，都有些看不淸楚！

『R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ber
In unvanquishable number.

Shake your chains on earth like dew
Which in sleep have fallen on you,
Ye are many, they are few,』

——P. B. Shelley——

『像一夥獅子從瞌睡後霍地裏躍起來，
漫山遍野地擋也擋不住。
震開你們的鎖練，
委之於地輕如露，
那是在睡夢中落到你們身上的無情物。
你們是多數啊，他們是少數。』

——摘譯雪萊詩句——

雪萊在這詩裏所說的多少數，我們中華民族，眞能認識淸楚麼？往者不可追，我們要在這二十六年的元旦，霍地裏躍起來，記起『一年之計在於春』的格言，從國家的立法上，從社會的制約上，從個人生活的淬厲上，廣汎地，深入地，開始正確數字的生活。這不僅是實施直接稅起碼所必需，而且是立國於現代，爭民族生存於今日所必需。

肩起『國防』財政的重任

財政上的收支，是對稱的，不是分離的。收是手段而支是目的。如果說：歲入要受經濟基礎的支配，歲出就要受政治條件的支配。國民對於賦稅與公債的負担，究竟是輕是重，是要看：政府對於歲出，都支配到什麼方向。所以我們對於平衡預算—也便是克服赤字—的看法，並不是出於消極的態度，而是出於積極的目的。一方主張揮動吉得斯的斧頭 (Geddes' Axe)，將那些粉飾浪費的開支，根本革除；同時更主張：將許多年來，欲罷不能，造成赤字的主因的軍務費，克服其原有的舊作用，展開其劃時代的新作用，整個地用在民族自衛 (National Defence) 的抗戰上！古人有言：『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只從正面上，削減軍務費，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要另闢途徑，給它一個劃時代的展開，轉到眞正的國防上。由全國人民所痛心疾首的軍務費，一轉而爲萬衆所最馨香禱祝的國防費，這在中國財政的支出上，當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此一轉，不僅在歲出上有了新意義，同時在歲入上，也有了左右逢源的新出路。這從最近援綏捐欵，捐物，捐力之遍及全國的熱烈的運動，已經給我們一個極確切的證明。『捐薪一日』，是在政府徵收的所得稅而外，按照百分之三‧三的稅率，再出一份『自願所得稅』。這種舉動，決沒等着政府來催促。甚至很苦的工友，也要在這『一日捐薪』的大流中，自願拿出他一日賺得的血汗之資！這是說明了什麼？這是說明了：只要把握住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的神聖目標，全國人民，便是捧出他最後的一滴血，皆在所不計，本來課稅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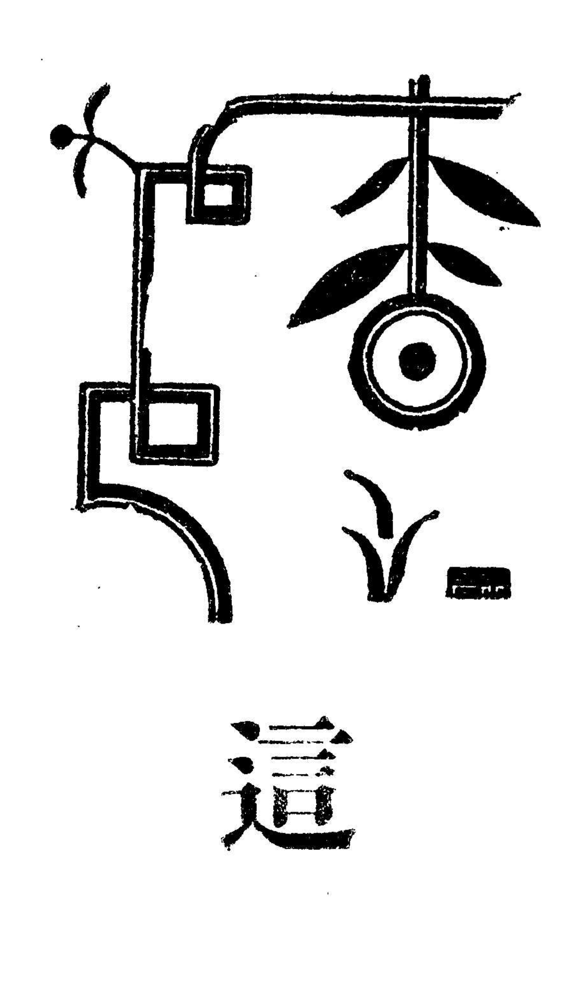
担的犧牲，是可以被支出的神聖目的所抵消的；抵消了犧牲，還能給他滿足。所以一個國家，不怕有財政赤字，不怕預算不能平衡，要看這赤字發生的由來，是因爲幹了什麼樣的勾當。英學者達爾頓(Hugh Dalton)早經說過：『不問開支票的目的爲什麼，光嚷爲什麼開的這麼多，聰敏人是做不出的』(No sensible person speaks of the burden of drawing cheques regardless of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are drawn.)。我們讀到孔部長的財政報告，看到歷年虧短的情形，而且知道二十四年度的虧短數，比二十三年度還要多，我們雅不願再事批評。因爲虧短的事，不止一年，批評的話，早說够了，我們再來一次消極的批評，又有什麼用呢？現在我們全國所需要的，是積極的態度：我們不怕有赤字，（中國財政的前途，因爲世界大勢所趨，還要有更大的赤字的）我們要轉移這赤字，用在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上！在這全國到處已經揚起民族自衛戰的火燄的當口，我們政府提出所得稅與遺產稅的作法，是很容易解除其困難的，很容易促成其成功的，只要政府給予人民以擔起國防戰的確切的信念！如果不能善用這個時機，而以所得遺產二稅以及其他籌款方法所徵集的歲入，依然消耗在與民族抗戰無關的用途，則其結果立刻可以看到中國財政設施上極大的失敗。

中國民族，從古以來，便是酷愛和平，因而憎惡戰爭，咀咒戰爭，看到財政報告上支出最多的軍務費，便覺着頭痛。我們每逢念到劉靜修先生所喊出的。

『蚩蚩魚肉氓，
誰與休干戈！』

便不免發生很痛切的共鳴之感。但是痛惡戰爭之極，可以一轉而爲極普遍的謳歌戰爭，歷史上很有過這類的經驗，當前也給我們擺着這樣的經驗。强國之於弱國，『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挺而走險，急何能擇？』極端壓迫的結果，雖在極弱小的國家，也要一『悉索敝賦以待』。『悉索敝賦』四個字，最足以說明：爭取民族生存的抗戰中所具有的戰時財政的潛力。我們這些『氓之蚩蚩』，既是沒有人替我們休止侵略的干戈；戰時財政的運命，既經註定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惟有拚這僅存的——但是千萬不要再浮費的——財政精力，毫不游豫地，擔起這『唯一的』戰爭！

二五，一二，一二，稿竟於北平研究院。



這一年

鑄成

預備要寫這個題目，快十天了；最初是因為想收集一些材料，未能動手。從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以後，我天天盼望着有一個突轉的好消息，使我這篇文章的結論，可以寫得堂皇一點；使我蘊藏在腦子裏的許多樂觀的話，可以有機會寫出來。這一星期裏，沒有一天不在緊張，憤懣，失望中想得一些溫慰。眼看着我們的國家，在這一年裏像堆積木似的，已經安排得有個樣子了；忽然來一陣狂風，把一肚子的熱望，都吹冷了！當然，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政府基礎已極穩固，一切對內對外的大計，決不至因此有所動搖；但是當我們翻閱過去一年的歷史，細數這一年中一件件可寶貴的收穫，那一件不是在寬宏，沉毅，偉大，果斷的精神涵容指導下完成的呢？現在，這構築建壘的工作，正做得熱烈興奮的時候，忽然這一個最努力的工程師，被迫害不能繼續他那莊嚴的工作了！我們眼看着許多勇敢的工人，彷徨，飲泣；能強為歌笑，強自寬慰麼？

希望這祇是一個噩夢，希望這個噩夢能快快結束！在這全國怒吼狂呼聲中，也許這個噩夢一定會被吵醒的。

我現在提起筆來寫這篇文章，想竭力鎮壓住自己的感情，把這不平靜的心情，先從這一個噩夢裏提出來，使這篇東西，能寫得像最初設想的一樣。至少，我想，過去的一年，決不是平凡的。過去二十幾年中，我們沒有一次不在年終結賬的時候，說些慚愧失望的話。但是今年我們應該振作起精神來清算。民國二十五年，的確是可寶貴的一年，她給與我們不少生機，熱望和鼓勵，她證明了我們國家民族前途是燦爛的，證明了我們過去五年的埋頭，屈辱，決不是無條件，無代價的。這一年中，覺醒了國人，覺醒了敵人，也覺醒了世界上所有漠視我們的人，使他們知道我們正在奮鬥，而相信這奮鬥很快便會成功的。

× × × × ×

這一年，是劃時代的。敘述起來，也段落分明。當這一年開始的時候，正是外交上最陰鬱的時候，敵人已逼得我們

到無可再容受的地步。同時也正是我們復興更生的種子，逐漸見着萌芽的時候。

從去年十一月起，殷逆汝耕成立了傀儡組織；察北六縣日趨緊張；在平津一帶，則極力在扶植漢奸，製造自治運動。直至十二月間，冀察政委會成立，省市政府改組，商震諸人辭職南下，冀察平津，形成淸一色的局面，同時敵方並開始勾結德王，威脅綏東。那時外交方面，差不多已走上了絕路；全國陷在恐怖的大威脅下。敵人無止境的慾望，証明了塘沽協定以及所謂「何梅協定」後的一切屈辱忍耐，換不到暫時的苟安。在另一方面，中央的組織，日趨健全；基礎日見穩固；全國國民在低氣壓喘息下，對忍辱負重的領袖們，也開始加重愛護。蔣先生亦於那時就任行政院長，正式站在對內對外的最前線；行政院內收攬全國專家人才，適於去年年底成立，使全國耳目一新。同時馮閻兩先生，就任軍委會副委員長，程潛任參謀總長，軍事領袖，精誠合作，舉國統一的局面，已形成了深厚的基礎。就在這陰霾的曙光下，步入民國二十五年的新階段。蔣先生在新年慶祝會中對全體政府人員說：「今年將為最困難之一年！」又在向全國廣播演講裏，再三闡述他對於國家復興的自信，認為在這殷憂多難的時候，正是國民自救救國之好機會。同時他並指出兩個努力的目標：推行新生活運動，以建設國家精神的基礎。努力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建設國家物質的基礎。他以「昨死今生」的說法，鼓勵大家，教大家努力去做，不要灰心。現在我們清算這一年的經過時，對於他這幾句誠摯的話，還覺得很親切。

× × × ×

這一年，似乎很顯著可以分三個段落來說明：第一，從胡漢民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法啓程回國，直至五月十二日胡氏在粵逝死。精誠團結的空氣，瀰漫全國，和平使者，奔走京粵，以促成合作。但實際上，却正有許多野心家想利用胡先生的名，醞釀分裂叛逆的工作。，終於使胡先生飲恨而歿，而莫辨眞僞的遺囑，乃揭傳於世，野心家則用之以為獨立的根據。在外交方面，因日大使有吉去任，有田匆匆履新，晉京商談；以張外長調整中日全盤關係之主張，與「廣田三原則」意見隔絕太遠，無法接近。旋有田調任外相，匆匆回國；而我國的許大使亦甫就任，所以雙方交涉，可謂完全停頓。華北方面，雖有若干晤談，也僅僅觸及枝節問題。在這內外空氣平靜中，中央政府的機關，日趨健全；各項庶政建設，多有完密的規劃整頓。第二，自六月二日，陳濟棠等發出冬電，兩廣問題，全部揭開，直至九月間糾紛全部結束。在這一個時期內，全國多憂慮內戰又將重起。卒以當局

的忍耐涵容，全國各界的呼籲督促，轉危爲安，且從此實現幾年來所夢想不到的眞正統一。對外方面，平津日本駐軍，擴大組織，兵額大增，檢閱演習，殊無寧日。接連又發生豐台等事件；冀察人心，惶惶不安。另一方面，走私問題發生，大批私貨，在武裝的保護下，源源運至華北各地。各地關稅收入銳減，實業界尤受重大的打擊。那時日方正充分施用他們一貫的別動外交方式，一面以走私破壞我們全國關稅制度之完整；一面以經濟合作爲餌，用壓力使冀察當局「明朗化」。正常的外交，則仍停頓。在這短短的三個多月裏，政府方面，有了不少可喜的成就。(一)因爲兩廣問題的觸動，把政府的威信提高，對內對外的信任愈增强。(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籌備已見端緒，農本局，國民經濟會先後成立。(三)對美售銀協定成立，對外匯率穩定，新幣制益見穩定。此外建設方面，如粵漢路之完成通車，京粵川湘等路的開始修築，都有顯著的成績。第三，從成都事件發生，直至綏遠戰事的告一段落，在驚濤駭浪裏，逐漸發現民族新生細菌的活躍。成都事件於八月二十四日發生，不數日，廣東又發生北海事件。兩國間平靜了好久的空氣，突然緊張；來華未久的日大使川越，乃於九月十三日晉京，十五日訪晤張外長，中日間正式交涉，乃告開始。後來又因漢口日租界及上海虹口發生日僑被暗殺案，增加了不少新刺激。但交涉始終在若斷若續中維持了兩個多月。因爲「共同防共」「關於華北」兩問題，雙方意見距離甚遠，無法接近；對於突發事件等枝葉問題之解決，亦以綏遠事起，未能得有結論，川越即促匆中離京回滬。在這時期內，當局鎮定堅持不屈的態度，更引起了全國的輿論與擁護。綏遠事發，我當局一變從來的忍耐的態度，從容應付，指揮若定，前方將士，更英勇苦戰，紅格爾圖大捷之後，繼以百靈廟大廟之先後收復，中央大軍，陸續開入前線，假使沒有西安的叛亂，匪僞的平定，已有充分的可能。

× × × × ×

我們試清算這一年中的收穫，至少有幾種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第一，我們已形成了一個現代式進步的國家。兩廣問題的解決，把僅餘的割據形勢打破了。中央的政令，已能推行到任何一個角落裏，造成民國以來未有的局面。全國的軍隊，多由個人的私產變成國家的武器，組織整齊，軍令統一，每一個軍人，多有獻身國家的熱忱；民衆組織也日見健全，中央的政治既日漸上軌道，各省庶政也多有進步，下層新制度的推行，亦已行有成效。

第二，我們已形成了一個有抵抗的國家。五年來屈辱

忍耐，生聚教訓，到此時才把我們的眞精神表演出來，使誤解我們的人，正確地認識我們確是一個有守有爲的民族，確有抵抗能力的國家，同時也回復了民族的自信力，全國上下，都增加了不少勇氣，確信我們民族的復興爲期已不在遠。

第三，我們已有了全國擁護的政府和全國擁護的領袖。政府一年的措施，處處可以看出在爲全民謀幸福謀安定，同時也確已具有充分行使職權的力量和勇氣。而領袖的養成，尤可寶貴。蔣委員長數年的苦心孤詣，以前還有許多人未能諒解，這一年中經過許多次驚濤怒浪，屹然自持，任勞任怨，爲國憂勞。更因幾年的努力，增加許多經驗，在修養上，操守上，氣度上，多已無愧一個偉大創業的領袖。於是以前未能完全體諒的，現在多明白了；以前尙有誤解的，現在都充分瞭解了。更因對外國關係的重大，使大家感覺到領袖的可貴。五十壽辰，全國農工各界，多節衣縮食，購機奉獻；慶祝之熱烈，爲民國以來所僅見。更從這次西安事件發生以後，可以看出全國愛護領袖的熱烈。這一星期內，全國陷入憂鬱煩悶中，許多小學生，聽了這消息睡不着覺。前方兵士，至號啕大哭。販夫走卒，平時不看報不注意時事的，這一星期來，都緊張着神經想得一點安慰的消息。耶教徒在祈禱，佛教徒在祈禱，全國的回教徒，也全體爲領袖祝禱平安，這許多悲憤，祈禱，全發自每個人的眞誠熱血，沒有一點勉强。沒有一點發自個人的愛好。在我們素無崇拜領袖的國裏，而發生這種熱烈的現象，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幾年來爲國爲民的披心瀝血，艱苦奮鬥的精神換來的。我們就憑這一腔擧國的熱烈情感，相信領袖一定可以出險，國家民族一定可以得救。

× × × × ×

我們對於這一年間寶貴的收穫，誠然應該寶貴，並且加以發揚光大；但同時也不能否認還有許多缺點，應該赶快設法補救。我在四月以前，兩廣問題解決後，曾做了一篇「時局的展望」，指出我們的政府；雖然有了羣衆，但始終沒有抓住青年。這個缺點，到現在還仍舊未見改善。青年是一個國家的新生機，尤其在一個奮發自强的國家裏，要是沒有青年參加這個莊嚴偉大的工作，終將成爲沒有基礎的建築。從五四以來，青年始終站在革命的最前線；後來因爲共黨的糾紛，革命的停頓，才把青年和政府當局隔離日遠。這四五年來，青年們雖不無偏激的舉動，但其救國的熱忱，是和政府當局初無二致。這一二年北方青年在敵人環伺下艱苦奮鬥，其可歌可泣，正不下於當局之忍辱負重；北局之得維持現狀，全靠有青年之一環爲之連繫，這多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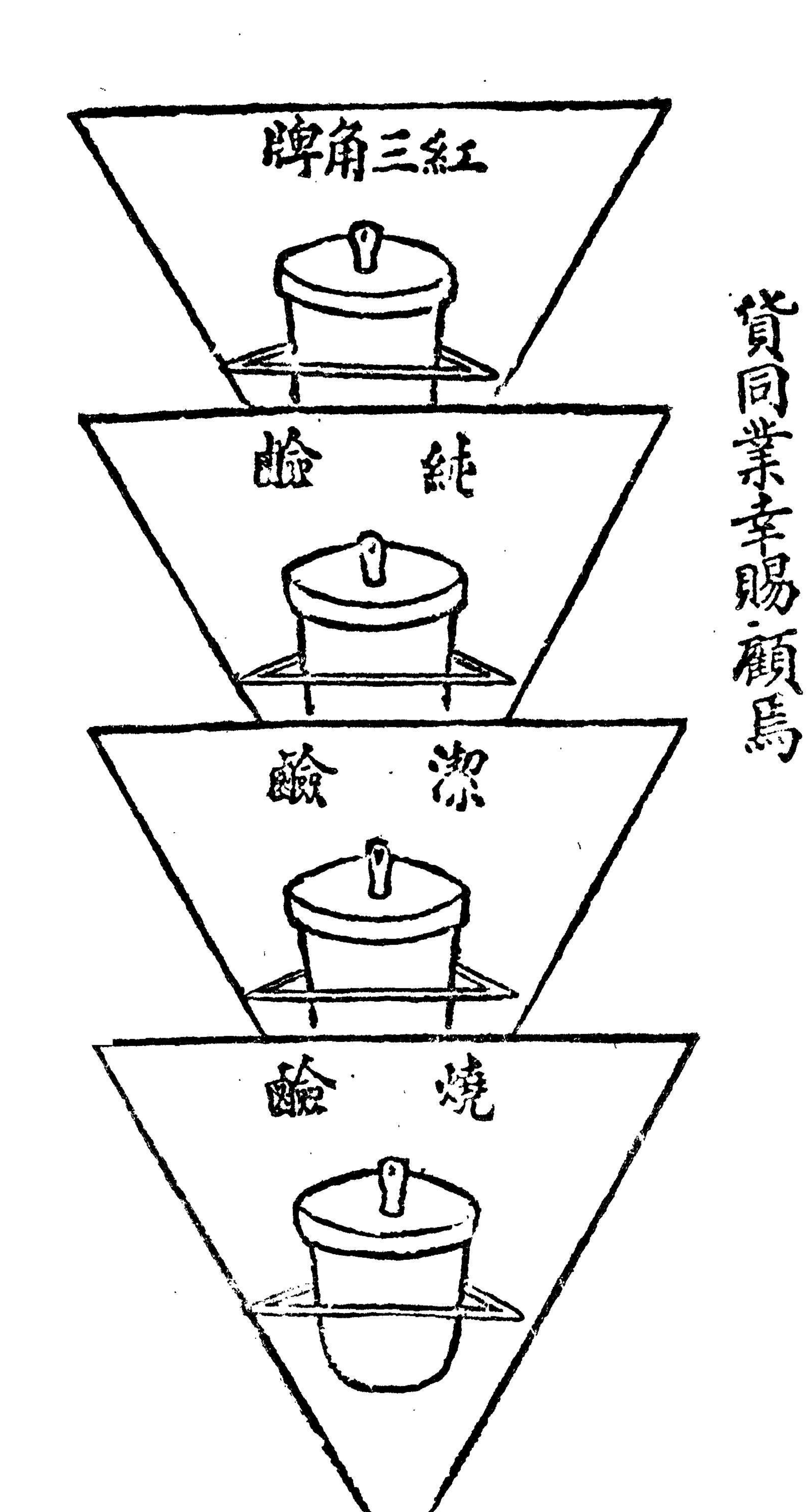
年們多血氣，富感情，對現實的環境，體會較淺，這是無可諱言的，但這幾年來青年的進步，決不比任何成人爲遲；而且許多勇敢的舉動，爲成年人所不能及的。這幾年政府對於教育的整頓，已日漸有成績，一般學生之程度，多已提高，學風亦日見純良；但一部分還得歸功於青年們自身的覺醒。在這對內對外工作緊張之際，要把青年們全部關入課堂，置身世外，這無論如何是一件不可能不合理的事。一個偉大的領袖有作爲的政府，不應該忽視這許多可愛的青年，應該隨時指導，隨時解釋，減少他們的苦悶，減少他們對於國家的憂慮，抓住青年，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隔膜是一切誤解的源泉。要是常常有機會去體會青年們的心情，減少他們的煩悶，同時隨時能把實際的困難，去徵求青年的諒解，一定不會盡屬徒勞的。因爲這幾年政府和青年的隔膜，於是社會上遂平添許多不安和恐怖。逮捕禁止的效果，恐怕適足以得着相反的結果，即如所謂「人民陣線」的活動，所表現於行動言論上的，是如何的淺薄，空虛，其所標榜侈談的，是如何的不切實際，稍有常識的人，一望可知；但他們竟能號召不少青年。這個奇蹟，便半由於隔膜所造成。逮捕適以增加了他們的身價，查封也祇是加厚了他們對於青年的宣傳，反證。青年的動機多是十分純潔的，可愛的，在這個國尚在危殆掙扎着生存的時代，來侈談什麼國際，這錯誤，青年們未始不知道，但在[illegible]激緊[illegible]熱烈的情緒下，得不着正當的答案，沒有機會知道參加奮鬥的方法和途徑，自然這許多亂開支票的人，可以得着羣衆了！何況還有人不斷的在爲淵驅魚呢？要抓住青年，第一步不能仇視青年，其次要了解青年，給予同情心，給予他們明白現實環境的機會，更應該使他們有參加莊嚴工作的機會，不論是那一方面。

我確信我們的國家必將復興，但是我們的步伐需要更整齊，更一致。我們現在應集中心力意志於救亡圖存上；高談闊論，在我們這危如壘卵的形勢下，是一種奢侈，從辛亥以來，所以一無成就，最大的毛病，就是亂投藥石。在現在病機初轉的時候，即使是「十全大補」的羣藥，也得顧到體質是否受得了？我們現在已有的一點基礎，一年來所獲得的一點收穫，不是偶然的，是積許多失敗，許多經驗，經許多人的困心衡慮，奮鬥得來的。應該如何的寶貴！更應該知道敵人已如何嫉視！在目前敵人欲得而甘心的環伺下，不容我們再有機會另起爐灶，否則祇是予人以隙。當然，我們對於現狀不能完全滿意，但此時我們祇可盡力於補救督促。統一，秩序，是這一年最大的收穫，也是我們復興最初步的起點！

十二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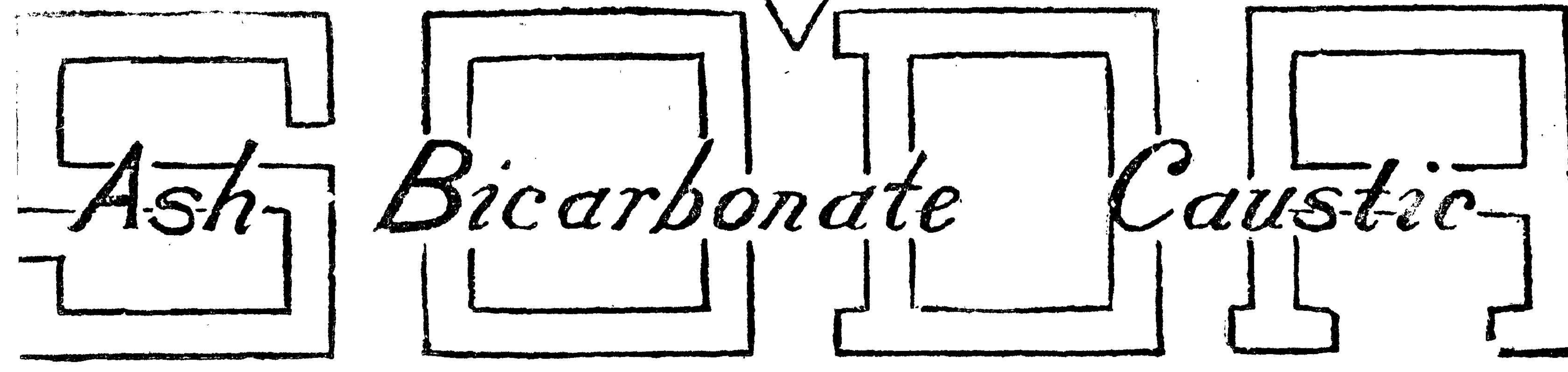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 Process 製造純鹼潔鹼燒鹼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貨同業幸賜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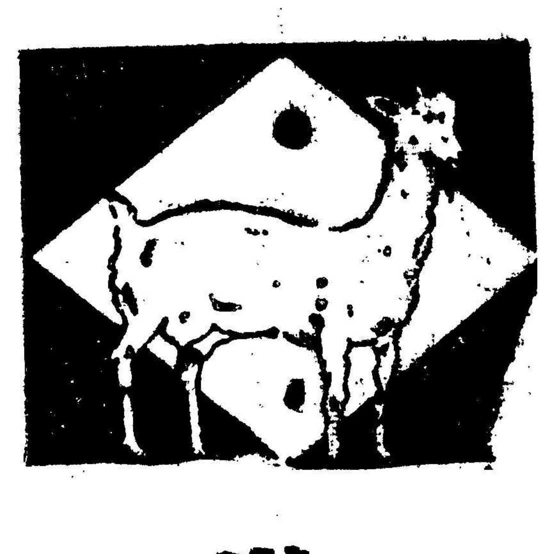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
電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香港長沙重慶福州南京遼寧及全國各埠國外日本南洋均有專行經理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世界兩大對立陣線的完成

——一年來國際關係之回溯——

韋丹楓

一　引言

一般預料將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九三六年是過去了，樂觀者也許會擁着危機業已消除的觀念，然而我們對於這問題的答案却是否定的。一年以來，世界大戰雖不會眞正爆發，可是大戰的序幕却已揭開。國際間不能並存的兩大對立陣線，已在這一年中完成，法西斯主義的義德日奧勾集團的完全成長，和反法西斯主義的法蘇【註】英美比荷集團的漸次成熟，都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兩大集團在歐亞非三洲和太平洋上的對立一天尖銳一天，彼此利益的衝突一天嚴重一天，國民心理的仇恨也一天深刻一天。要澈底淸算這筆總賬，正如一九一四年當時一樣，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不過在等待一個適當的時間和觸媒而已。只要第二次薩拉日伏（Sarajevo）事件一發生，殺人盈城血流飄杵的大規模國際慘戰立刻將跟蹤爆發。

（註）我們也可以將蘇聯算爲民主政治國家集團的一員，理由是最近幾年來蘇聯國內政治的漸趨民主化和經濟的漸趨資本化。尤其是本年底蘇聯全蘇大會通過的新憲法草案，規定農工有平等選舉權，並且允許人民得積蓄私產。至於就國際活動上說，自從希忒拉執政及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後，蘇聯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妥協，更彰彰在人耳目了。

撇開了皮相的表面觀察來說，今日國際衝突的存在和對立陣營的形成，實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史學家常把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視爲近世史的開端，理由很充分，因爲一百五十年來國際政治的演變，可以說都受法國革命精神的指導。「自由，平等，和博愛」（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這三個口號是法國革命志士們的火炬，也是造成近世世界歷史的基礎。其中「自由」和「平等」偏重於國內社會和政治的革新，我們且丢開不談；至於所謂「博愛」，在當時是法國人團結一致共抗外侮的口號，實在就是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代名詞。後來法國革命的這種精神，經由拿破崙大帝的鐵蹄和學者們的宣傳，儘管遭受種種磨難，結果却是無遠勿屆，遍傳到整個的歐洲和整個的世界，遂產生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制度。

所謂民族國家制度，有幾個公認的必要具件，就是：（一）國家的疆域已達到「自然疆界」，土地安全已獲保障；（二）經濟方面能自給自足；（三）民族統一的完成；和（四）國家主權的完整，不受限制而且高於一切。若干未能完全獲得上項條件的國家，就不惜以最高的代價，甚至犧

諸武力來求取。國與國間的利益往往是不能一致的，甲國之害，或許就是乙國之利，所以一個半世紀來，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幾乎時時不絕。一國的力量單獨不足以應付敵國時，就用種種手腕，去尋求與國，締結同盟；其敵國亦然。結果愈積愈多，滿足現狀持盈保泰的國家，常共同站在防衛陣線上，不滿現狀急求破壞的國家常携手站在攻擊陣線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種形勢所造成的惡果。

可是大戰的結果並不會眞正消滅了造成大戰的原因。世界各國仍然有「有」和「無」，「滿足現狀」和「不滿現狀」的兩大類，她們的分化和團結，具有數學的必然性。一切企圖消除這種危機的嘗試，無論是國際聯盟也好，非戰公約也好，普遍的集體安全制度也好，現在都已証明是失敗了。經過了十八年的激盪和醞釀，不滿現狀的義德日奧匈等國終於捐棄小怨，合謀大利，共同結成所謂法西斯集團；法蘇英美比荷等反法西斯主義國家，也不得不調整陣容，聯合一致，講求防衛。

法西斯國家集團和反法西斯國家集團的具體形成，是一九三六年國際政治最重大的特色。我們必須明白此點，才能澈底了解當前局勢。下面我試把已往一年中這兩大對立陣線發展的經過分別做一個系統的敘述，一面清算過去，一面也許可以帮助理解未來。

二　法西斯國際陣線的樹立

在戰場上，取攻勢的一方常常是最活躍而且最容易有所收穫；在國際外交的鬥爭中，情形也一樣。一九三六年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可以說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活躍時期，不但單獨鬥爭，而且完成了互相支持的共同陣線。其中最重要的節目，有義大利的征服亞比西尼亞，有德國的片面廢止羅迦諾公約，進兵萊因非武裝區，其後又宣布延長兵役期限，取消凡爾賽和約中關於中歐各河川國際化之條款；有德奧協定的成立；有德義兩國的共同聲明在外交上採取一致態度，通力合作；有義奧匈三國新議定書的訂立並宣布奧匈兩國的軍備平等權；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還有德日共同防共協定的訂立，和義日政府互相承認「非法利益」聲明書的公布。這樣，國際法西斯陣線可以說是整個完成了。

義亞戰事之醞釀始於一九三五年初，而爆發於同年十月。國聯雖有譴責並制裁義大利的決議案，然而因爲會員國的同床異夢和非會員國的置身事外，這種「日內瓦紳士們道德的聲援」，對於亞比西尼亞的實患眞是微乎其微。到了本年四月下旬，義亞戰事漸入最後階段，阿千奇湖大戰後，亞軍屢戰屢敗，五月二日，亞皇由京城出奔，四日義大利遠征軍遂進佔亞京，七閱月又三日之東非戰事，於是告一解決，義國終於達到她的目的，墨索里尼的得意，可想而知了。五日晚墨氏發播音演說，正式通告義軍已佔據亞京。九日夜間，又在威尼斯宮對二十萬民衆宣布，以亞比西尼亞加入義國版圖，並爲義王愛麥虞限三世上亞比西尼亞皇帝尊號。墨索里尼的獅吼聲，正代表着法西斯主義對於世界的一種警告，其意義是：(一)義大利已在東非洲自力造成新殖民帝國，增加三十五萬方哩的土地，七百萬的人民。(二)因爲對外侵略的勝利，墨索里尼政權在國內更形鞏固。(三)此後義國更有餘力，來過問歐洲，尤其是中歐和地中海覇權的爭奪，在中歐，義德的糾紛尚小，而在地中海則英義的衝突是無可避免而且難於調和的。

和墨索里尼聲應氣求的是希忒拉。本來自從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取得德

國政權以後，法國即已深感不安，立刻加緊從事於包圍德國的國際陣線的建築，在西方則積極求歡英國，在東方則竭力拉攏義大利蘇聯和小協約國，並且力謀緩和小協約與義大利的衝突。結果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簽訂法義羅馬協定，二月宣布英法倫敦公告，到了三月間，英法義舉行斯特萊薩（Stresa)會議時，法國的外交政策可謂達到最高點的勝利，希忒拉困居中歐，在國際間幾乎有一籌莫展之勢。不料十月間義亞戰事爆發，英義發生正面衝突，所謂斯特萊薩陣線，卒告破裂，法國雖也會竭盡智能，從中調解，終不能挽狂瀾於已倒。歐洲國際關係既因東非悲劇之發生而失其均勢，一時頓陷混亂之境，於是德國乃乘機而起，一面拒絕參加實施制裁，以示好於義國，一面積極進行向外發展。到了本年三月初，卒有撕毀羅約進兵萊茵之舉。三月七日清晨，德國軍隊開始揚旗擊鼓，開入西境萊茵非武裝區，九日完成其進兵程序。同時德國國會，也在七日正午召集，希忒拉親自出席，發表爆彈宣言，藉口法蘇互助公約將釀成西歐赤化危機而宣布廢棄羅迦諾公約。一面並正式通知英法比義四羅約簽字國，說明德國廢約的理由；並建議締結西歐不侵犯公約及天空公約。德國這種建議倒不一定是外交上的敷衍搪塞之辭。原來德國對外發展的方向，是東進而非西進，她的廢棄羅約進兵萊茵，無寧可以看做一種鞏固後方的工作，後方鞏固了，才能專心致志向東方去發展；她的建議訂立西歐新公約，動機也在乎此。

義大利新帝國造成了，她自然要進而問鼎中歐；德國西部邊境鞏固了，她自要然積極東向進攻。因此義德兩國的利益不能不在中歐，尤其是在奧國發生衝突；然而義德兩國都是法西斯主義國家，在國際間又都是不滿現狀受人包圍形勢孤立的國家，因此她們不能不携手，她們的衝突不能不設法調和。這就是七月十一日成立的德奧親善協定的意義。這協定的要點有三項：（一）德國承認奧國充分之主權，（二）兩國各允不直接或間接干涉對方內部之政治發展，奧國國社黨問題亦在其列，（三）奧國承認其自己係一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基本原則，特殊對德維持一種政策，庶不擾及一九三四年之羅馬議定書與一九三六年之附加文，及與匈義三國各在此附加文之地位。其中德國之承認奧國獨立主權及聲明不干涉其內政，可以算是對義大利的表面讓步；然而奧國的自承爲德意志民族國家並宣布大赦國社黨政治犯和從事調整德奧經濟關係，却不能不說是德國的大勝利。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屢次進攻奧國，屢次失敗，現在憑着這一紙協定，可謂如願以償了。中歐的橋梁業已架成，德國向東歐發展的計劃自然可以推行無阻了。

四年以來，德義兩國始終不能接近，惡感反而愈積愈深，問題的癥結所在，即由於兩國在奧的衝突未能消解，從中作梗。自從德奧協定成立後，中歐陰霾，豁然開朗，德義兩國携手合作的機運，已臻成熟。到了十月十九日，義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氏遂有柏林之行。齊氏迭次和希忒拉以下德國當局商談的結果，獲得下列七項重要結果：（一）義德兩國政府決定通力合作，以樹立建設性質的和平。（二）義德兩國政府決定通力合作，以促成西歐公約，而保障安全。（三）關於國聯問題，義德兩國當密切合作。（四）多瑙河各項問題，義德兩國當以友好合作的精神討論之。（五）義德兩國同意在適當時期承認西班牙國民軍政府。（六）德國正式承認義大利兼併亞比西尼亞。（七）義德兩國民族，決以全力擁護歐洲文明神聖的遺產，其基礎乃係家庭與民族觀念，暨承自此種觀念之文物制度。關於布

爾希維克主義之威脅，義德兩國決定集中其勢力，以維護歐洲文明之神聖特質。在這七項結論中，最重要的意義有兩點，就是第一，德義兩國在中歐的妥協，和第二，歐洲法西斯主義領袖國家的共同組成聯合陣線，義大利幫助德國去反法反共反蘇聯，德國也幫助義大利去爭奪地中海的霸權。

義大利為鞏固法西斯國際陣線在中歐的勢力起見，更在十一月初促成義奧匈三國外長會議，並於十二日簽訂三國新議定書，據當時發表公報稱，「三國會議承認奧匈兩國要求軍備平等權，三國政府並當隨時聯絡，以謀此種原則之增强。義奧匈三國對於一般問題之與三國直接有關者，均已成立圓滿之協定。至於三國相互經濟合作，今仍不加變更；三國且將分別互訂雙方協定，以發展貿易關係。關於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簽訂後德奧兩國之關係，會由奧外長史密德提出報告，此在義匈兩外長，均認為滿意。又義外長齊亞諾赴德與德當局舉行談話後，德義兩國決定在多瑙河流域友好合作一節，奧匈兩國外長亦認為滿意。三國政府並重行申明義奧匈議定書之繼續有效。奧匈兩國，並在法律上承認義大利兼併亞比西尼亞」云。這公報的發表，無異宣布德義奧匈同盟的成立。此外對於防共問題，會中僑亦有所商決。國際法西斯陣線在西方已完成了，所缺少者僅是東方的一環。德義自然不能不拉攏日本，日本為達到她反蘇侵華的所謂大陸政策起見，也正有此需要。德日協定的簽訂和義日聲明書的公布，就是這種客觀條件必然的結果。

德日同盟的消息在一九三五年初英法報界即已有所傳出。不過當時德國在歐洲國際間的形勢很不利，似乎還沒有餘力來圖這大陸；日本方面，國內很不安，政局極混沌，也不會積極進行外交活動。因此所謂德日同盟，仍不過是一種可能的預測。德日同盟產生的條件，需到一九三六年才完全成熟。其理由是：（一）日本發生二二六暴力政變後，元老重臣，多人遇難，軍人獨裁政制，雖不會眞正建立起來，然而廣田政府的基礎，最重要的仍有賴於軍方之支持，因而內閣政策，處處惟軍部馬首是瞻。肅軍的口號雖然高唱入雲，其實却是寺內的狡計，藉此統一陸軍內部意志，以便增加陸相干政的權威。日本軍人們無疑地是想向大陸發展的，他們對德國法西斯政權，無疑地是具有好感的。這是促成德日同盟的第一個因素。

（二）一九三五年冬德國經濟考察團曾來遠東遊歷，並與「偽滿」當局有所接洽。到了本年四月三十日，德國匯兌管理局果然與「偽滿」正式簽訂商務協定，其中規定「偽滿」得於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十二個月內，以值日金一萬萬元之產品（如大豆羊毛等）運入德國，德國以外幣付此物價之四分之三，餘四分之一則以馬克付之，「偽滿」允以此項馬克付德國運入「偽滿」物產之價。該協定中所規定的四分之三以外匯付欵，外匯則日本正金銀行所操，即可以德國對日輸出之超過部分抵銷之。因此協定之故，德國取得大豆之供給，而日本換來其所需之德貨，德國對四分三之付現，實際亦以貨易貨。德「滿」協定實質的意義，即是德日之經濟協定。這又是促成德日携手的第二個因素。（三）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自從義亞戰事爆發後，歐洲國際形勢為之大變，促成義德兩國的密切合作。德國在西方既有恃無恐，她的東進政策自然推行益為猛烈。這是促成德日聯合樹立反共反蘇聯陣線的第三個因素。

這種種客觀條件既都已齊備，德日協定果然就在十一月五日正式簽字。據柏林和東京兩政府所公布的文告而觀，則該協定目的僅在防共，其三

項要點如下：（一）締約國對於共產國際之活動，協議互相通報及必要之防衛措置，且由緊密之協力達成此項措置。（二）締約國對於受共產國際之破壞工作威脅國內安寧之第三國，採取根據本協定旨趣之防衛措置，並共同勸誘參加本協定。（三）本協定自簽字日起發生效力，以五年為期。此外又附有德日議定書一件，規定兩國應採取嚴厲措置，以對付直接或間接在國內或國外之共產份子，並同意共組一常設委員會，商决防共事宜。德日兩國政府所公布的雖僅止於此，可是據各方消息，都相信另有秘密附件，對於軍事合作及兩國勢力範圍與殖民地之分配，有所規定。

義日兩國的商談，也和德日協定同時進行。十二月二日，羅馬東京兩地同時發表聲明書。據羅馬電訊，義國政府於二日發表公報二份，第一公報稱「日本大使杉村頃謁見外交部長齊亞諾，告以該國政府願將駐亞第斯亞巴貝公使館改為總領事館，擬請義國國王兼亞比西尼亞皇帝愛麥虞限三世發給必要之領事認可狀，齊亞諾對於日本政府此舉，表示感謝外，並向杉村提出保証，謂日本在亞比西尼亞境內所有利益，義國必特別予以尊重」云。第二公報宣布義國即將公布在「滿洲國首都」長春設立總領事館。東京方面所公布的聲明書，也與此相同。這樣一來，日本不啻已在事實上承認義國兼併亞比西尼亞，義國也不啻已在事實上承認「偽滿」。而且兩國還同意繼續進行談判，促進相互經濟合作。

自從德日協定和義日聲明書公布後，法西斯主義國際陣線可謂已完全建立成功。在西歐以義德為領袖，奧匈等小國均在其卵翼之下；在東方則以日本為主角。牠們全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團結起來，就是，要打破現狀，向外侵略。

三　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

那麼，受到法西斯侵略主義威脅的國家應該怎樣呢？這是莫斯科，巴黎，倫敦，不魯塞爾，華盛頓等政府當局所急待解决的問題。德國的向外發展，足以威脅蘇聯西境和法比東疆的安全，足以損害英國在北海的海軍勢力和在比荷及東南歐的商業利益；義國的向外發展，足以動搖英國在地中海的霸權，足以危害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日本的向外侵略，足以威脅蘇聯在西比利亞和美國在太平洋各島的統治權，足以消滅英美在遠東的商業利益，足以危害英荷在南洋的領土安全。——其中尤其深感危懼的，是蘇聯和法國。在法西斯陰影的籠罩下，蘇聯有左右被攻之勢；而法國則眼看着凡爾賽條約被希忒拉一手撕盡，本國的安全也有無法維持之勢。牠們自然不能束手待斃。

因此一年來在蘇聯和法國推動之下，反法西斯國際陣線也漸由萌芽時期進達到成長時期。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有「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運動在西歐的勝利和在美洲亞洲各國的活動；有法蘇互助協定的正式成立；有英美法三國新海軍公約的簽訂；有羅迦諾公約簽字國會議中英法比三國的密切合作，和德日協定公布後英法比美四國同盟的醞釀；有英蘇關係的接近，兩國間成立借欵並簽訂海軍條約；有法波同盟的復活；有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的簽訂和經濟合作諒解的成立，（後來比荷瑞士也已加入）。——這一切的外交活動，幾乎都是針對德義等國而發，告訴我們，反法西斯的國際陣線已趨成熟了。

所謂「人民陣線」運動，就是反法西斯的左翼各黨派（包括素持不妥

協態度的共產黨在內）的統一運動，本來醞釀已久，到了去年第三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時，更正式決議與第二國際，工團，及無政府派黨團結成聯合陣線，以對抗法西斯帝國主義。其勢力之發展，在本年中有驚人的表現，其中最重要的勝利，就是西班牙議會和法國議會的改選結果。西班牙久受專制帝王壓迫之痛苦，結果發生了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運動，推翻了包本王朝。可是因爲國內地主和教士階級的勢力依然存在，而左翼各派又如一盤亂沙，分散而不能團結，因此自一九三三年以降雖號稱共和國家，實則仍受保守派政權的種種剝削，對外也和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聲應氣求。左翼各黨有鑒於此，乃聯合組成「人民陣線」，統一鬥爭力量，果然在今年二月十六日的議會選舉中，獲得空前勝利，其議席分配如下：（一）右派各黨（包括人民行動黨，保王黨，右派超然黨及加泰隆省自治右派）共得一四四席。（二）中央派各黨（包括保守派共和黨，進步黨，農民黨，自由民主黨）共得四十五席。（三）左派（人民陣線）各黨（包括社會黨，左派共和黨，統一共和黨，加泰隆省自治左派，共產黨，聯邦黨，工團主義派等）共得二三三席。（四）其他十席。至於法國議會改選，係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五月三日分兩次舉行，結果人民陣線也獲得全勝，其議席分配如下：（一）左派人民陣線各黨三八一席（內計共產黨七二席，獨立共產黨一〇席，正統派社會黨一四六席，共和社會主義聯合黨二六席，獨立社會黨一一席，急進社會黨一一六席。）。（二）中央派各黨一三八席（內計獨立急進黨三一席，左派共和黨八四席，人民民主黨二三席）。（三）右派九九席（內計共和民主聯合黨八八席，保守黨一一席）。西班牙和法國議會改選後，都由人民陣線分子起而組織新政府，對內實施社會改革，對外自然和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接近。這是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第一聯繫。

法蘇互助協定係於去年五月由法國前外長賴伐爾與蘇聯大使波丹金在巴黎擬訂，造成包圍德國的兩國同盟。其後遷延荏苒，直到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才經法國衆議院以三五三票對一六四票通過。當時德國竟假此爲藉口，而於三月七日宣告廢棄羅迦諾公約，並進兵萊茵；於是法國參議院也急急於三月十二日以二三三票對五二票通過法蘇協定。該協定全文共分兩部份，一爲協定，除序文外，共計五條，一爲議定書，共計三條。其主要的規定有下列二端：（一）法蘇兩國相約倘遭歐洲國家威脅時，應立即相互諮詢，依國聯盟約第十條應行採取之步驟；（二）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七項，倘法蘇兩國未經挑釁而遭侵害時，兩國相約立即相互援助。這協定的弦外之音，無異專對德國而發，也難怪希忒拉要憤而反抗了。這又是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第二聯繫。

倫敦海軍會議，係在去年十二月九日召集，其後一度休會，而於本年一月六日重開。因爲野心國家的慾壑難填，不易獲得切實結果，其後日本卒中途退出，義大利也折不合作，可是英法美三國，終於在三月二十五日簽訂新海軍條約，該約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關於艦類定義，第二部分關於質的限制辦法，第三部分關於造艦程序先期通知及交換情報辦法，第四部分係所謂保障條欵，第五部分規定在一九四〇年再召開海會討論量的限制辦法。海軍新約的成立，表現出英法美三國的合作精神，可以說是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第三個聯繫。

自從本年三月初德國宣布廢棄羅約進兵萊茵後，羅約簽字國曾分別於

三月十日，四月十日及七月二十三日三度集會，英法比三國參謀部談話也會於四月中旬在倫敦舉行。大體說起來，英法比三國始終能保持一致的立場。三月十九日英法比義並成立四國協定，除譴責德國毀約外，且重申羅約條欵仍屬有效；英政府又於四月一日分函法比兩國，保証：（一）英國決依羅約條欵暨關係國共同決定之辦法，援助法比兩國；（二）法比如未經挑釁而遭侵略，英政府應即採取各項切實辦法，以保障其安全。後來義大利雖背叛四國協定，但是英法比的團結並未隨之崩潰。到了十二月初旬，德日協定和義日聲明書相繼公布後，英法比締結同盟之說，又甚囂塵上，據同盟通信社巴黎電訊，英法當局正在發動建立「對抗法西斯國際集團」，將以英法比爲中心，而獲得美國的支持。（自然，根據法蘇協定，蘇聯也在其中。）同時又因比利時總理萬齊蘭的訪問倫敦，而引起英比已成立軍事諒解之說。此外我們從英法政府領袖方面，也可以獲得若干証據：（一）國際商會英國分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刻歡宴比總理萬齊蘭時，英外長艾頓曾發表演說，稱「比國獨立與領土完整，實於英國存亡攸關，以故比國苟未經挑釁而受他國侵略，英國必當出而援助。」（二）十二月二日英下院開會時，某議員曾詢問政府法比遭受侵略時英國是否有援助義務，艾頓當答以「英國對法比兩國所負義務，原係根據羅迦諾公約，此在該約中，業已明白規定，英國茲希望未來條約所載明者與此相符。」（三）十二月四日法衆院辯論外交，外長台爾博斯代表政府聲明「如英國無端受人侵略時，法國所有之陸海空軍即將同時供英國防衛之用；比國受侵略時亦然。」（四）英法政府現正與美國進行戰債談判，且傳已有解決眉目。從這種種情形觀察，其間蛛絲馬跡，不無可尋。英法比新同盟的醞釀和美國精神支持之說，皆非鑿空；而且將來必有更重大的新進展。這是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第四個連繫，而且是最重要的聯繫。

雖然在英國保守分子眼中，蘇聯是極可怕的怪物；但是英國現在還有比蘇聯更可畏懼的敵人存在。西方德義的威脅和東方日本的威脅，逼着英國不得不改變方向。因此在本年六月及七月之蒙特婁會議中，關於外國軍艦通過韃靼納爾及波斯福魯斯兩海峽問題，英蘇雖曾發生重要爭執，而卒獲妥協，並於七月二十日簽訂海峽新公約。到了七月二十八日英蘇又成立商業借欵協定，規定英政府依對于本國對蘇輸出業商給與信用保証之形式，貸欵一千萬鎊於蘇政府。七月三十日，英蘇海軍協定，亦簽訂草約，規定：（一）兩國造艦程序互相通知；（二）蘇政府承認英美法三國海軍協定所規定各種兵艦之質的限制。此外，關於遠東方面，英國爲牽制日本起見，並曲循蘇聯防備日德之主張，特別允許蘇聯海軍在遠東有自由活動之權。換言之，即日本海軍如果超逾條約之規定，蘇聯亦可援例而行，不受海約限制。英國對蘇聯的讓步，不可謂小；而其動機則全出於對抗德義和日本。這是國際反法西斯的第五個重要聯繫。

法國爲防範德國起見，曾於一九二一年和波蘭締結軍事同盟，並貸以鉅欵，此後法波關係一直親密。後來波蘭獨裁者皮蘇斯基羽毛漸豐，不願屈居法國衛星，漸由親法，變爲疏法，竟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和德國訂立德波互不侵犯條約，投入希忒拉懷中。可是因爲德國東進政策的猛烈推進，波蘭首當其衝，不能不懷戒心；加之皮蘇斯基去世，波蘭政府，態度漸變。本年秋初法國參謀總長遊波，有所遊說；不久波蘭實力派領袖陸軍總監里資米格里也即赴法報聘，一面進行談判。法波兩國終於在九月六日正式

宣告恢復舊日同盟，並由法國以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借欵，貸給波蘭，大部分用作改進武備。這樣，法國在東歐又找回一個失去的伙伴，她封鎖德國的政策又多獲一層保障了。這是反法西斯國際陣線的第六個聯繫。

在經濟方面，反法西斯主義的三大民主國也有一個極重要的合作，這就是英美法貨幣協定的成立。這協定在九月二十六日與法國幣制改革同時宣布，目的在穩定英鎊•美元•法郎三者間的匯價，其具體內容，則於十月十二日始在倫敦•巴黎•紐約三處發表，其要點爲：（一）三國政府各得在其他兩國中央銀行所在地，於匯兌上有餘欵時，按照當日黃金定價，以紙幣購買黃金，（賣主亦爲三國政府），充作各該國外匯平準基金之用；（二）此種辦法，得依二十四小時間之預告隨時取消之；（三）此辦法自十月十三日起實行；（四）歡迎各國加入。同月十五日又公布今後黃金售價，僅由美國宣布。這協定的簽字者是歐美最有勢力的三大民主國，其效力不但足以穩定國際金融，即對於復興世界經濟亦有極大裨益；而探究其成立的動機，則和國際政治形勢實有密切關係。幾年來法西斯主義國家的耀武揚威，使得保守的民主國處處感到威脅，英美法三强深覺有實現彼此諒解團結的必要，貨幣協定的成立即其一端。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正式在華盛頓宣布，比利時•瑞士•荷蘭三國亦加入美法貨幣協定，六國將享受同樣之特殊權益。比瑞荷的加入合作，自然更足加强民主國家集團的力量，這又是反法西斯國際陣線的第七個重要聯繫。

這樣，在這紛擾不安的世界中，國際新分野却已十分顯明了。在義，德，奧，匈，日本等國家所組成的法西斯大集團之外，還有一個統一的新勢力存在。

四　餘　論

可是有一點我們應該認淸：國際間這兩大對立陣線的完成，雖在於一九三六年，而其推移演化之跡，却是由來已久。歷史只有演進，而無突變。今日世界政局之弩張劍拔，壁壘森嚴，皆由百餘年來歐洲歷史，即「國家主義」一念有以成之；國際間一切同盟協定的締結，不過是爲求達到國家利益的一種工具而已。目前這兩大對立陣線中各國的國家利益既互相衝突，且無法調和，則其前途推演，實無樂觀可言。而西班牙內戰的産生，就是這種大規模國際殘殺爆發的第一聲信號。

西班牙內戰，係於本年七月十八日開始，轉瞬即擴大至全國。一面是人民陣線領導下的西班牙政府，她的後台有蘇聯實力的援助和法比等國精神的鼓勵；另一面是法西斯主義旗幟下的國民軍政府，她的後台有義德葡等右傾國家爲之支持。血戰至今，業經半載，眞是殺人盈野，廬舍爲墟，然而因爲作戰雙方背景勢力的雄厚，最後勝負，迄未判明。雖有駐西班牙各國外交代表的呼籲停戰，歐洲列强表面上也曾共同承認採取不干涉政策，可是事實上其效果幾等於零。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西班牙戰事雖名爲內爭，實際却就是法西斯國際陣線和反法西斯國際陣線的前哨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誠如本月十一日國聯行政院會議席上法國代表所稱，西國內戰假如常此繼續，必將擴大而成爲整個人類的空前浩刼了。

過去一年中國際關係的演變，即兩大對立陣線的漸次形成，我們在前面已經簡略地叙述盡了；未來的情勢，我們且讓「時間」去製造。最後，作者還有一點微意，想附帶說明，以作本文之結束。

在科學昌明交通迅捷的今日，空間的距離日益縮小。國際形勢，息息相關，沒有一個國家是能超然孤立的。我們中國的地位，正是國際間這兩大勢力鬥爭的中心點，應付稍一不愼，即有墮入西班牙覆轍之極大可能。可是像西班牙戰爭這樣重大的犧牲，眞是太可怕了。我們固然不能主張閉關自守，而且也閉無可閉；然而也應該團結一致，共抗外來干涉。一切外力干涉，無論牠的外表說得如何動聽，如何冠冕堂皇，總是以「外力」本身的利益做出發點，對我們皆有害無益。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康莊大道，就是「自力更生」。我們必須以本身的文化做基礎，以本身的利益做目標，精誠團結，共同擁戴一個强有力的政府，才能解救國家的危難，才能應付當前的世變。走筆至此，不勝感慨，願我同胞，人人努力。

十二月十二夜脫稿

國內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鳥瞰

李書田

我國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發軔滋長，僅近十五年來事。在民國十一年以前，雖有工業試驗所之設置，如天津之直隸工業試驗所等，然設備人才及其工作方針，均未足認為工程學術研究機關。十一年塘沽有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之創立，實開我國工業科學研究機關之先河，其與「永久」化學工業之密切關係，尤足見我國實業領袖如范旭東先生者之卓識遠謀，並不後於西方先進。嗣後內亂相尋，直至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前，迄無寧歲，政府對於工程學術研究機關，未遑顧及。十六年至十七年國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籌設於上海，是為國立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發軔。然以今日工程學術之廣博精深，視諸天文，氣象，物理，化學，自然歷史等之各自分設所館，殊嫌偏重純粹科學，蔡子民先生將工程學術列於中央研究院範圍之內，尤具提倡之功。作者於二十年與黎照寰先生分在上海交通大學及其唐山工業學院籌設交大研究所及唐山分所，實啟國內大學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端。是時中央各部對於工業及國防工事之試驗研究機關，亦有實業部中央工業試驗所及軍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之設置，具見政府當局遠矚高瞻。二十一年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成立，肇私立大學致力工程科學研究機關之始。二十二年作者創設工程材料研究所及礦冶工程研究所於國立北洋工學院為教育部直轄大學設置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最早者。李儀祉先生及作者等籌議建立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於天津，倡始於十七年，完成於二十四年。迨為西歐北美以外籌設水工試驗所之創始者。國立武漢大學工科研究所土木工程部成立於二十四年，為國立大學中專設土木工程研究機關之首倡。凡茲數者，皆將蔚為我國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重鎮。此外雖尚有其他或有關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次第設置，然均仍待發育。茲分就國內各重要工程學術研究機關概述於後：

（一）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係於民國十一年因「永久」化學工業創辦人范旭東先生之卓絕經營，而由久大精鹽公司及永利製鹼公司（現改稱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共同担任經費而成立於塘沽。不但為我國私立化學

工業研究機關成立之最早者，且為我國工業科學研究機關成立之最早者。創辦以來，即由孫學悟博士任社長，對於工業化學之研究，不遺餘力。其經費雖尙由「永久」事業供給一部分，但早已成為獨立之研究機關，其工作亦為發展整個中國化學工業着想，而不僅限於「永久」事業所遇之問題。近六七年來，因按年有中華敎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補助一萬五千元，工作更為緊張。二十三年復聘區嘉煒博士為副社長，工作愈形發展。將來前途，未可限量。黃海之工作，現注意製鋁問題，及發酵工業等。黃海與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兩機關，彼此頗多合作之關係。該社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印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工作概況報告」，可參閱而得對於該社之較詳概念。其『調查研究報告』現已出版十餘號。

（二）國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央研究院係於民國十六年籌備，十七年成立，分在京滬平（現已移京）設有十個研究所。其工程研究所亦係同時籌備成立。因與物理及化學兩研究所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補助，同在上海合建試驗館。其工程研究所所長為周仁先生。所內設有陶瓷，鋼鐵，玻璃等試驗場，就中尤以鋼鐵試驗場之工作，於研究及供給工業用鋼鐵及合金鋼之材料，有極重要之關係。其詳可參考「科學教育」第一卷第四期所載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鋼鐵試驗場之工作』一文。至其玻璃試驗場所研究製造之化學用玻璃，亦足資稱贊焉。

（三）交通大學研究所及唐山研究分所　作者於民國二十年在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之時，鑒於工程學術研究工作，亟宜在國內工程教育機關積極提倡，乃擬訂研究所規程，以便利教授之學術研究，代各鐵路及工程界試驗研究並促成中國工程學術之獨立進展為宗旨。請於交通大學上海總校，會黎校長照寰亦有成立研究所之議，稍經時日以後，交通大學研究所成立於上海，交通大學唐山研究所分所成立於唐院。雖二十三年以後，尙未依教育部大學研究院規程備案，然關於土木工程，工程材料，道路材料，機械工程，自動機工程，電機及電訊工程，化學工程，紡織工程等之研究工作，及代外界試驗工作，均有足稱。現交通大學研究所所長為黎校長照寰兼領，各組主任則由各院長兼任，唐山研究分所所長，則係孫院長鴻哲兼充。以交通大學之設備與人才論，交大研究所及其唐山研究分所將來對於工程學術之貢獻，未可限量。唐山研究分所在作者二十一年夏離開以前，已由米物華博士刊行其關於無線電研究報告兩三種，上海總所研究成績當尤夥焉。

（四）實業部中央工業試驗所　實業部中央工業試驗所

係於民國二十年就前南京造幣廠爐餘之地，披荊掃棘，縮造以成。所長現爲顧毓琇博士，分設化學及機械兩組。化學組主任現爲李爾康先生，機械組主任現爲伍无畏先生。其工作方針：一曰，協助工業技術組織之改進；二曰，國貨工業原料之研究試驗；三曰，國貨工業品品質之試驗；四曰，促成各種工業之試驗研究工作；五曰，與國內工業試驗及研究機關合作；六曰，與建設行政機關謀技術之溝通；七曰，與國內專家合作。其已進行試驗研究之工作，包括釀造試驗，植物油研究，燃料研究，製紙試驗，窰業試驗，化學分析，材料試驗，動力試驗，電氣試驗，特種機工鑄工鍛工等試驗研究。每月編行一種工業研究試驗定期刊物，名曰『工業中心』，截至二十五年年底已出齊第五卷。就該所所能運用之經費設備與人才，成績異常昭著，深信茲後必能愈益發展對於國內工業界，作强有力之援助，以完成工業試驗之重大使命。

（五）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　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係於民國二十一年成立。其研究所主任爲張克忠博士，其研究主任現爲張洪沅博士。慘淡經營，發展極速。自成立以來所標示之方針有三：一曰，協助製造事業，代爲解決疑難問題；二曰，研究國外重要製造事業之成法，使之移植國內；三曰，培養訓練化學工程之人材，以應中國之需要。每年編印報告書一卷，已出至第四卷。其已成之重要工作，則有棉子油之高熱分解，由植物桿提取紙料，動物性去色炭，及乾蛋白發沫性之研究等。其研究之問題，近來頗自大處着眼，注重於原料利用之研究。二十四年獲教育部之補助。更於二十五年與南開大學理學院化學工程學系組織成之理科研究所化學工程部，開始招收化學研究生，完成其培養訓練高級化學工程人材之目的。

（六）國立北洋工學院工科研究所　國立北洋工學院原名北洋大學，今名係暫稱。該院成立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迄今已有四十一年有餘之歷史，爲我國創立最早之大學。該院成立以來，教授及高年級學生不乏研究成績，惟在民國二十一年以前，并無研究機關之組織。二十二年作者在該院組織成立工程材料研究所及礦冶工程研究所。除由教授積極從事學術上之試驗研究外，并代工礦各界研究解決實際工程技術上之疑難問題。二十三年冬教育部頒布大學研究院組織規程後，該院首先合併工程材料及礦冶工程兩研究所，依照部定規程成立工科研究所，先就礦冶工程部於二十四年夏招收研究生，以資訓練礦冶地質學術研究專才。礦冶工程部分設研究學門凡三：一曰，採礦工程學門，二曰，冶金工程學門，三曰，應用地質學門。該所現雖祗礦冶工程部招收研究

生，但其他各部如土木水利及衛生工程部，機械及航空工程部，物理及電機工程部，化學及化學工程部等，各教授亦均在積極從事工程學術研究工作，並時爲實業界解決技術上疑難問題。該所主任係由作者兼領，礦冶工程部主任現爲朱玉崙博士，鑛冶地質研究導師有英籍古威廉博士，李公達博士，魏壽崑博士，丁緒淮博士及張伯聲教授等，於授課之外，兼作研究及指導研究生工作。該部現有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四人研究生四人。該院編印之「北洋理工季刊」已出齊四卷共十六期。研究叢刊已印行者有四種，正在排印者有六種，尙在審訂中者亦有數種。

（七）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　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係由李儀祉先生及作者等發起於民國十七年，迨至二十三年始籌足建築設備等費在天津開工興建，二十四年完成，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開幕典禮，並開始試驗。此水工試驗所在中國及遠東爲首創，籌備經過，煞費苦心，深賴全國各水利建設及學術機關之合作，始底於成。計先後加入合作並攤撥建築費之機關有華北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導淮委員會，國立北洋工學院，河北省立工業學院，建設委員會模範灌溉管理局，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現已併入揚子江水利委員會，揚子江水利委員會，陝西省水利局等九機關。其經常費用，現由華北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洋工學院，及河北省立工業學院等五機關各分担一部分，並經全國經濟委員會於二十五年度補助兩萬元，以爲試驗研究及添置設備之需。該所爲一獨立水工試驗研究機關，組有董事會管理之。成立以來，董事長爲李儀祉先生，作者係該所之副董事長，董事兼秘書爲徐世大先生，所長兼主任工程師爲李賦都博士。該所成立雖僅一年有餘，且復限於經費，然已完成，（一）官廳水庫攔洪壩初步試驗，（二）黃土河流預備試驗，（三）小河流試驗，（四）盧溝橋滾水壩試驗等。其正在進行中之試驗，有（一）黃土河流局部工程試驗，及（二）官廳壩正式試驗等。該所已作之試驗研究多係各水利機關爲求水利工程設計之適當，堅固與經濟，而委託該所辦理者，於我國今後水利工程之實施，有莫大之裨益。重要工程，如先經試驗而後實施，則費於試驗所者僅數百元或至數千元，而可省於實際工程者，往往達數十百萬元。此所以歐美各國紛紛設置水工試驗所也。該所除爲各水利機關解決水工設計上之疑難問題外，並輔助北洋及河北兩工學院之教學與研究工作。現該所研究結果已編刊數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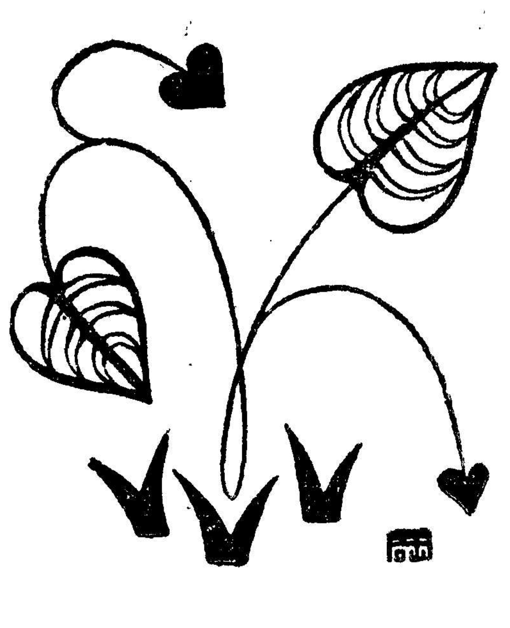
（八）國立武漢大學工科研究所　國立武漢大學雖成立未久，然因其地域之重要，及經費之充裕，建築設備，進展

迅速。二十四年成立工科研究所，先設土木工程部，招收研究生。現工科研究所主任係其工學院邵院長逸周兼領。關於鐵道及結構工程先於二十一年有北洋之余熾昌教授應該校之聘，復於二十五年有北洋涂允成教授往任該校水利工程教授，並主持該校與湖北省政府合辦之華中水工試驗所。珞珈山上之工程學術研究，正在萌芽滋長，將來必成爲華中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之重鎭焉。

（九）軍政部應用化學研究所　軍政部應用化學研究所（原名軍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設於南京，專門從事於研究槍砲及軍事化學，其成績殊足驚人。然以係我中央政府之國防兵工學術研究機關，茲不詳述。

（十）此外工程學術及與有密切關係之研究機關，在中央政府之範圍內者，有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之選礦試驗室及冶金試驗室等，建設委員會之電氣試驗所及礦業試驗所，全國經濟委員會之中央水工試驗所（刻在籌備建築）及國立北平研究院之水利研究會。與燃料技術有關者，則有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之沁園燃料研究室。實業部天津青島漢口上海廣州等市之商品檢驗局，除執行例行商品檢驗外，并致力於工業分析之標準化。漢口商品檢驗所在王龍佑局長領導之下，且由賀闓等兼作改良現有分析方法及其他工業化學上之研究。屬於各省政府之範圍內者有山東，廣東，河北等省及上海市之工業試驗所，及廣西之化學工業試驗所。至於私立者，則有上海市吳蘊初先生等所維持之中華化學工業研究所。與建築工程有關者，則有北平之中國營造學社。

綜觀國內工程學術之研究機關，數目尙未嫌其多。而獨立研究專家諸待增延，設備多須補充，助理研究人才，仍應繼續積極訓練，參考圖書雜誌，皆有儘量添置之必要，試驗場所，咸須擴充。凡此胥恃經費之增加。故國內各工程學術研究機關，均宜由政府力爲提倡，社會多予扶持，實業界多賜贊襄，務期經費充裕，可資盡情發展。現代民族生機，幾盡在此。「救亡圖存」爲舉國上下一致之要求，而「救亡圖存」之大道，捨於短時期內使我國步入「現代化」莫由。欲步入「現代化」，非在國內積極從事工程學術之研究，則自歐美移植者，未必儘合我環境需要與經濟情形，而工程學術一日不能獨立，則一日不能言人生需要及國防需要之獨立。二十五年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第二次會議曾通過『國內各研究機關之工作，應特別注重於國家及社會實際急需之問題』等原則，尙望國內主持研究事業及從事工程學術研究工作者深長思之。凡有研究工程學術之準備，天才，與機會者，亦均望其急起直追，俾共達工程學術救國之宏旨。二十世紀，乃係「工程學術世界」，已爲舉世任何人未可否認之事實，我國惟有兼程以赴，併力而圖，其庶有豸。總理所要「迎頭趕上」者，亦即在此。余爲斯文，願國內從事工程學術者與「國聞週報」自第十四卷之刷新及民國二十六年之開始共勉之！



過去一年中的翻譯工作

小玕

一九三六年雖然不能稱爲翻譯年，但是從一九三五年翻譯運動復興以來，冷落了四年多的翻譯工作，因爲許多刊物，書店，和學術機關的倡導，要把過去十二個月中的翻譯工作來一個總結算，倒也有許多事情值得記下來作爲將來作文學史者的參考的。（本文所涉範圍，祇限於文藝方面。）

翻譯工作對於文化運動上的作用，我們把五四時代幾部翻譯作品在思想界上所起的影響作例，已不容我們多說。可惜「一九三〇年時被一些投機者不負責任的胡譯，亂譯，瞎譯，趕譯，」因而「翻譯的身價……一落千丈。」這種不良的影響，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譯文創刊，才逐漸的消滅。譯文創刊號的前記上雖然說：「……也不是想豎起『重振譯事』的大旗來——這種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沒有的……倘使有些深文周納的慣家以爲這又是什麼人想法挽救『沒落』的法門，那我們只好一笑道：『領教領教！諸公的心事，我們倒是雪亮的！』」但是「沒落」了幾年的「譯事」，竟因爲譯文的登高一呼而「重振」起來，這是寫前記的人執筆時所意料不到的！

譯文出版後數月，伍蠡甫先生在黎明書店辦了一個專刊翻譯作品和介紹文章的世界文學，鄭振鐸先生在生活書店編了十二冊合刊翻譯作品和中國文學的世界文庫，雖然前一種，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出了六期後停刊，後一種在一九三五年內祇出了八冊；可是最先出版的譯文，却爲了編輯者和出版者間意見不合而在這一年的九月以終刊號與讀者相見了。

刊物上的翻譯工作

時間轉入一九三六年，市上就有譯文復刊的消息，到三月十六日譯文才以讀者們所熟悉的面目重新出現了。以新一卷名義出版的譯文，是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的。據說復刊號再版二次，共銷七千份，當普通文藝刊物的銷路都在四五千份之間的今日，一個單刊翻譯文章的月刊能夠暢銷七千，確是一件値得注意的事情。

譯文所介紹的作家以俄法二國佔最大多數，而前者幾佔總數之半。從

新一卷一期起至新二卷三期止的九冊中，除長篇連載死魂靈第二部以外，共刊譯文一百三十五篇，內俄國作家佔六十三篇，其中舊俄作家佔二十四篇，蘇聯作家佔三十九篇，其中又以高爾基，普希金，果戈里的作品最多。法國作家中羅曼羅蘭，紀德的也譯了不少。這一年之中，他們又出了下列的幾個特輯。

羅曼羅蘭特輯。（載論文二篇，作品三篇）

杜勃洛柳蒲夫特輯。（載論文二篇，回憶一篇，作品一篇）

高爾基特輯一（載論文三篇，作品二篇）

高爾基特輯二（載論文二篇，作品三篇）

高爾基特輯三（載論文二篇，迴憶一篇，作品四篇）

普式庚特輯　（載論文六篇，作品三篇）

還幾個特輯都是帶有紀念性質而編輯得頗為完備的。新第一卷第四期上有三篇批評莎士比亞的文章，是蘇聯文壇接受莎士比亞遺產以後的新估價，在莎士比亞翻譯作品次第出版的年頭，這幾篇文章也可以稱為一個特輯，而予中國的莎士比亞讀者一個簇新的眼界。

譯文社在過去一年內的貢獻，除了譯文月刊以外，從四月八日起在津滬兩地大公報文藝欄，也出過六期譯文特刊，每二星期一全版，有論文，小說，詩，書評，木刻等，編法和譯文月刊相似，當時很受國內翻譯界的注意，因為日報副刊專載譯文，還算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可惜到七月一日為了報館當局變更編輯計劃，譯文特刊就停止出版了。以後文藝欄雖然也曾出過兩期翻譯特刊，但是和譯文社是沒有關係的。

由譯文社編輯的譯文叢書，在一九三五年尾出版了魯迅先生的死魂靈，茅盾先生的桃園等三部後，一九三六年裏果戈理選集又出了一部孟十還先生的密爾格拉得（未出的尚有四部），為了耿濟之先生獵人日記的出版，又有了屠格涅夫選集的計劃（共七部，包含羅亭，父與子，烟，處女地，貴族之家，前夜等），這一個叢書一九三六年內出了三部，連去年出的一共已出六部，都由文化生活社發行。譯文月刊改歸上海雜誌公司出版後，曾謠傳過由譯文社另編一套翻譯的兩世界叢書，可惜這個計劃至今還沒有見諸實行。

×　×　×　×　×

譯文月刊由生活書店出版的時光，為了和文學分工合作起見，文學在第五卷裏曾登了一個啓事，聲明暫時不收譯稿。到譯文月刊脫離生活書店後半年，六月一日的文學上就把這限制自動取消了。第六卷第一期（七月一日出版）上就開始刊載屈軼先生自日文轉譯的德國非戰作家格萊賽（Errst Glaser） 所著之長篇小說和平，到第六期才刊完。這一卷的文學曾出了二個特輯，兒童文學特輯和高爾基特輯，都曾刊過幾篇翻譯文字。和文學在一九三六年的文壇上鼎足而立的另外二個較重要的純文藝讀物作家和文季月刊，也有一小部分的篇幅是給了翻譯文字的。前者曾連續刊載了萬壘賽耶夫所作的果戈里怎樣寫作的，後者刊了二篇論文和八篇小說和二篇散文。近數年來，在一般文藝刊物上，譯作都沒有如小說月報時代般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也許為了已有專刊翻譯文字的刊物去容納那些不是創作的文章，但是不為讀者們所歡迎，也許是其中一個小小的理由吧！

關於專刊翻譯文字的刊物，一九三六年中還有二種定期刊物是不能漏過的：中山文化教育館主辦的時事類編和林語堂先生編的西風。這二種刊

物雖然都模仿 Living Age，但是前者是用嚴肅的態度，討論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問題，兼及哲學科學，而在文藝方面，每期有論文一二篇，作品一二篇，原作者既是現代各國的權威作家，來源也都是重要的報張雜誌，所以有時比譯文的選稿還新鮮活潑。後者卻不脫幽默的傳統，翻譯一些趣味文章，雖然也有幾篇文藝方面的作品，但是編者的目的只想介紹一些「西洋雜誌文」而已。（西風決不是 Living Age 而祇是 Reader's Digest 式。）

除了譯文月刊和上述兩種兼載些文藝作品的翻譯刊物以外，一九三六年裏還有以世界文學連叢的名義出版了三冊完全翻譯的蘇聯文學的。出版者雖用三十二開的袖珍本去避免定期刊物的形式，並且用「連叢」二字去替代「二月刊」的名稱，但是他的內容和編法完全和定期刊物沒有兩樣。第一冊出版於八月一日，是高爾基專號，共載譯文三十篇，內哀悼文十五篇，資料情報六篇，高爾基作小說文扎九篇。第二冊出版於十月一日，內有蕭洛霍夫的作品和他的談話各一篇，高爾基作品三篇，拉狄克論高爾基一篇，還有馬耶考夫斯基和A托爾斯泰的二篇小說，一篇講巴比塞的論文。第三冊裏又刊了高爾基的兩篇未刊稿和五篇小說以及綏甫林娜的丹霞等。這本刊物由上海天馬書店經售，專門翻譯蘇聯的作品，而且來源較廣，一部分譯稿還是從俄文直譯來的，事實上是一九三六年內一部在翻譯界上很重要的工作，可惜爲了宣傳不足（好像申報上登廣告時極不注意編列的方法），所以並不爲人十分注意。其中還介紹了幾篇蘇聯的報告文學和光明上所翻譯的幾篇同樣是給正在蓬勃生長中的中國的報告文學一個很好的榜樣的。

× × × ×

把刊物上的翻譯工作總結一下，大約蘇聯的作品介紹來的佔最大多數，而高爾基的作品在這最大多數中又佔了一半以上；這當然爲了高爾基的作品，正適合目前中國讀者的需要，可是爲了紀念他的逝世，因而在一九三六年的翻譯界中才呈現了這樣特殊熱鬧的現象，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高爾基死後一個月內，全國的文藝雜誌，都編行高爾基特輯，翻譯了許多作品以及關於他的論文。同時還有不少投機的合集在市上以廉價銷行，名目有五六種以上，這些合集大約都是抄冷飯式的把已譯的作品編成一集。當時上海有一家書店在高爾基逝世後二星期內，用大字在申報刊登出版高爾基全集的預告，給全國讀者一大震驚，以爲高爾基全集眞能翻譯出版，比零星介紹要有益得多，而且日本早有全集發行，中國書店能有如此遠大目光，也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業。然而調查以後，才知道是滑頭書店的騙人生意，這部全集，後來因爲一部分人的反對，就改稱爲高爾基選集而草率的出版，一共三十二開薄薄的六本，一本評傳，一本戲劇，一本詩，一本雜文，二本小說，就把這十多年來所有已譯成中文的高爾基作品，拿來分本排印，另加一個「選集」的總題而已。

整本的高爾基作品在一九三六年內翻譯來的，據我所知恐怕就是羅稷南所譯四十年代的第三部燎原以及秦炳蓍譯的奸細。他的戲曲太陽的孩子們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內由賀志遠先生譯成中文，用高爾基戲曲集第一部的名義，掛上了「高爾基書店」出版的大招牌在申報上大登廣告。在大鬧高爾基的一九三六年裏，另有一件事情倒値得記下來的，那便是高爾基的重要作品母親和中國讀者分別了幾年，今年九月由開明書店重印出版，以二厚冊售三角的特價，銷行近萬。我們雖然沒有在這一年中看到多少高

爾基所作長篇偉著的新譯，但是這部重要名作得以為了售價低廉而深入民間，倒是一件頗可欣喜的事情！

書店的翻譯工作

一九三六年中由書店主持而以大規模之計劃從事於翻譯工作的，第一要推生活書店發行之世界文庫。把中國部分和外國部分分冊連載的辦法，連編者自己都覺得有改進之必要的，但是依據這種辦法的世界文庫第一卷，為了時間關係，到今年五月才停止。他們第二年的革新計劃就是每冊獨立出版，而在數量上把翻譯部分增加至十二卷，中國部分六卷，更加進了「一部分適應了這時代與這時代的中國的需要的」近代名著。從七月起，世界文庫就以「近代名著」高爾基的燎原作為分冊的第一部而開始他第二年的計劃。

這十二本譯本中，本年內出版了三部，郭沫若譯席勒原著之華倫斯泰三部曲，立波譯唆羅訶夫原作之被開墾的處女地，和羅稷南譯高爾基原著之燎原，其他的恐怕都要在明年出版，還有如羅曼羅蘭的若望克里士托夫為了字數太多，明年內也許還不能譯全。第一年的世界文庫本年內以單行本印行者有俄國短篇小說集，氷島漁夫，司湯達小說集和小鬼等數部，哈代所著之玖德作為第二卷定戶的贈送本也在年內出版。

世界文庫的內容，雖有許多頗可批評之處，但是牠在這一二年裏翻譯界上所盡的倡導之功，確是不可掩滅的。刋物上的翻譯，為了篇幅關係，僅限於短篇零簡，而許多大書店雖有大規模的古書在翻印，卻還不見有什麼翻譯上的大計劃在進行，所以生活書店和鄭振鐸先生能在大家怕出翻譯書的年頭，肯放下不少的金錢和精力有計劃的出許多翻譯巨著並肯大規模的宣傳，在推進翻譯運動上講是值得稱頌的。

中國有幾家大書店很可以在翻譯書方面多下些功夫，他們可以省卻印古書的一半成本來編一套翻譯的世界名著大叢書。但是到現在為止，中華書局在三四年以前預備出足一百種的世界文學全集，到今年祇出了十一種，本年內新印的也不多，聽說有出滿二十五種就作結束的消息。商務印書館的世界文學名著，雖然出的種類很多，一九三六年內出了殷作楨先生譯考華特原著之騎隊，陳學昭女士譯屠格納夫的阿細雅，黎烈文先生譯法朗士原著的企鵞島，陳古夫先生譯莫里哀原著之偽善者，方史先生譯高爾斯華綏原著之正義，胡仁源先生譯蕭伯納原著之千歲人等等，但是並沒有一個整個的計劃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內中幾部各國短篇小說集，什八都是湊合而成。一九三六年內商務印書館還出了一套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共計十部，編制取材，也很草率。此外開明書店祇出了幾部伊林原著的翻譯童話，北新世界等出的更少，良友在年尾時才出了三部翻譯小說，這些書店，都是有能力在翻譯工作上盡些推進責任的，可是在一九三六年中都把這責任放過了。

學術機關的翻譯工作

除了刋物和書店以外，一九三六年中有幾個資力雄厚的學術機關，在嚴肅的從事於有計劃的翻譯工作，這一年內出了不少的好書。這些機關因為經費的充足，所以可以出拾元千字上下的稿費，聘請各國文字的翻譯家

，安心的翻譯指定的幾部文學名著；也爲了翻譯者能够得到生活上的保障，所以能够小心的着筆。只是這些機關的性質不限於文藝的，所以文藝作品的翻譯衹佔全目中的一部分。

這些機關中最重要的是胡適先生主持以美國庚子賠欵作經費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這一年中，已出版了幾部極重要的譯作：莎士比亞的戲劇，過去已另星的譯了幾部，這次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聘梁實秋先生等把牠全部譯成中文，今年出版的已有哈姆雷特之悲劇，李爾王，如願，馬克白，威尼斯商人與賽羅等。希臘悲劇是歐洲文學的泉源，譯成中文的極少，從希臘文直譯的更少，這次基金會請羅念生先生直接翻譯，已出的有優立辟諦斯的依非格納亞，愛斯琪勒斯的波斯人和莎福克爾斯的窩狄浦斯王三部；同時英國近代文學大家約塞康萊特的作品有全部譯出的計劃，今年已出了黑水手和不安的故事兩部，而哈代的小說也出了張穀若先生譯的德伯家的苔絲和還鄉等；此外還出了李健吾先生譯的福樓拜短篇小說集。聽說將出的世界名著還有馮至先生譯哥德原著 Willhem Maertes，徐霞村先生譯Robinson Crusoe，戴望舒先生譯西萬諦斯的 Don Quixote，孫大雨先生譯 Autobiography of Cellini 等，這些書雖然沒有在一九三六年內出版，但是都已在動手翻譯了。

以法國庚子賠欵作爲經常費的中法文化基金會，是由沈尹默先生主持的。雖然還沒有出書，但是一九三六年中已有許多法文的文學名著在進行翻譯，大約明年都可出版。如戴望舒先生譯伏爾泰原著 Charles XII，林如稷先生譯左拉原著 Lu Rougon—Macguart，黎烈文先生譯史旦達原著紅與黑，穆木天先生譯巴爾薩克原著 Eugene Grandet，Ceasar等。這一個學會，大約專以翻譯法文爲主要任務的，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也有不少。

還有一個規模很大的中山文化教育館，也在以最大的精力，經營世界名著的翻譯；可是在四十多部的全目之中，文學書衹佔三部，除莫立斯的 News from Nowhere 和韋爾斯的 A Modern Utopia 未出外，今年衹出了侍桁先生譯勃萊兌斯原著之十九世紀之歐洲文藝思潮第一二兩部，全書共分五部，明年也許可以出齊。

這三大學術機關的翻譯工作，現在正在開始，明年的貢獻，一定會數倍於過去的一年的。

一點意見

把一九三六年中刊物，書店和學術機關三方面的工作大概的說了一些，已可以略見這一年來翻譯界的動靜。假如要在這些譯作的本身上下批評，那是超出本文規定的範圍了。但是從許多學術機關肯下功夫去翻譯幾部大書的一點上看，筆者對於明年的翻譯界，倒想提出一個翻譯「全集」的要求。本年八月，有一位中國通的日本人內山完造先生寫了一本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開明版），有一段講到日本人在接受外來文化上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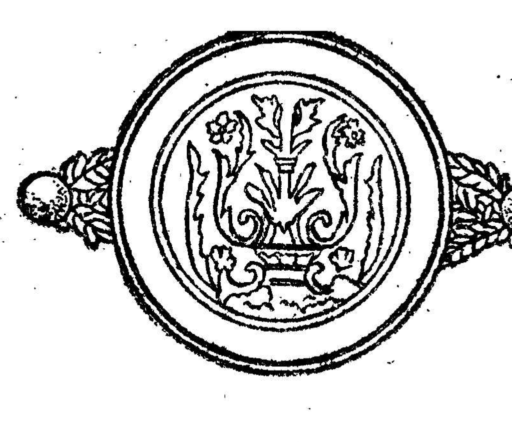
問點。他說日本文藝界最近翻譯了許多全集，不管原作者那一本書可取那一本書不可取，都把牠全部翻譯，這是很浪費的辦法；中國人的翻譯，從來不譯某人的全集，祇是挑幾部選譯，就比日本人的笨法就聰明得多了。這位日本朋友的論調，初看好像是恭維我們中國人，其實他又何嘗不是在諷刺我們呢？人家是全集出得太多而用書店老板（內山先生即內山書店主人）的口吻在發揮他的商業理論；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介紹了許多重要的文學家，但是我們有一部託爾斯泰，易卜生，契可夫或是莎士比亞的全集了嗎？就講一九三六年中最受人注意的高爾基，也沒有人或是書店想翻譯一部全集的計劃；倒是許多滑頭商店想利用了「全集」的名字去欺騙讀者。高爾基全集的翻譯，也許有其他不能實現的理由，但是新文學運動以來將近二十年，沒有一部全集出版過，這總是中國翻譯界的恥辱；內山先生的幽默話，我們應當拿我們的工作來答覆他的。

×　×　×　×

這一年中翻譯界中還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文化生活社有翻譯近代日本文學作品一百部的大計劃，可惜祇出了河童與春琴抄兩種。留學日本的質文社編了一部翻譯的文藝理論叢書，總目共十部，這一年裏已出了紀特，吉爾波丁，和卡爾等的五部，都是重要的文藝理論書。從中文譯成外國文的這一年裏也特別多。Edgar Snow譯了一部現代中國小說選，取名Living China。日本的改造雜誌，每期有中國青年作品的翻譯，英文的大陸報星期刊，中國呼聲和天下月刊，也翻譯了不少中國現代作家的小說，戲劇和詩等，介紹給國外讀者。

最後要提起一位偉人的死，他的死不但是中國創作界的損失，在貧弱的中國翻譯界，更失掉一位數十年來致力於翻譯工作的勇士，他便是在五四以前已和周作人先生合譯域外小說集的魯迅先生。他在去年底出版的果戈里原著的死魂靈譯本，是一九三六年所有翻譯小說中銷行最廣的一部；他在臨死前數月替一位「亡友」編印的海上述林，是一九三六年中所出翻譯的文藝理論書裏最重要的一部；我們在前面講起的譯文月刊，他既是最先的發起人，他臨死前一天也還在關心到譯文月刊的廣告。過去一年中翻譯界的收穫雖尚可觀，但是損失了這樣重要的一位翻譯家和推進翻譯運動的巨人，這缺陷是不够彌補的。

一九三六，十二，十五。



詩與畫

評萊森的「拉阿孔」

朱光潛

（一）

蘇東坡稱贊王摩詰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這是一句名言，但是稍加推敲，它似乎含有語病。誰的詩，如果眞是詩，裏面沒有畫？誰的畫，如果眞是畫，裏面沒有詩？希臘詩人西蒙尼底司（Simonides）說過，「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宋朝畫論家趙孟濼也說過這樣的話，和西蒙尼底司所說的簡直一字不差。這種暗合可証詩畫同質，是古今中外一個普遍的信條。羅馬詩論家浩越司（Horace）所說的「畫如此，詩亦然，」（Ut Pictura, Poesis）尤其是後世一般談詩畫的人所津津樂道的。道理本來很簡單，詩與畫同是藝術，而藝術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是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詩，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畫。情趣與意象相飽和，詩從此出，畫也從此出。

話雖如此說，詩與畫究竟是兩種藝術，在相同之中有不同者在。就作者說，同一情趣飽和的意象是否可以同樣的表現於詩又可表現於畫？媒介不同，訓練不同，能作詩者不必都能作畫，能作畫者也不必都能作詩。就是一個人同時能作詩又能作畫，可用畫表現的不必都可用詩表現，可用詩表現的也不必都可用畫表現。就讀者說，畫用形色是直接的，感受器官最重要的是視覺；詩用形色是藉文字爲符號的，間接的；感受器官於視覺之外，聽覺有同等的重要。詩雖可「觀」而畫却不可「聽」。感官途徑不同，詩所引起的情感與意象和畫所引起的自不能銖兩悉稱。這些都是很顯然的事實。

詩的姊妹藝術，圖畫是一種，音樂也是一種。從前有許多人對於詩的意見向兩條相反的歧路分道揚鑣，就因爲一派人完全拿詩來比擬圖畫，另一派人完全拿詩來比擬音樂。柏臘圖在「理想國」卷十裏就完全拿詩來比擬圖畫。詩人和畫家都是模倣個別事物形狀者。比如說床，床之所以爲床，是一個超時間超空間普在永存的「理式」（Idea），製造者是上帝。木匠造床，是要叫他所造的東西具有「床之所以爲床」，是模倣上帝。畫家或詩人造床，則所據的藍本爲個別的床而非「床之所以爲床」，都是模倣木匠。木匠所得的是「理式」的現形（Appearance），而畫家和詩人所得的又都祇是「現形的現形」，所以「和眞實隔着兩重。」因此，柏臘圖把畫家和詩人都看成蒙蔽眞理的說謊者，把他們一概驅逐到理想國的境外，

對於詩的這種看法可以說是極端的寫實主義。詩祇是很忠順地模倣個別事物的現形，詩人用不着什麼創造，用不着參入主觀的情感和理想。拿詩比擬圖畫，很容易走上這種迷路，因爲在諸藝術之中，圖畫是需要根據事物現形的，最易引人誤會藝術的使命祇在「模倣自然。」

我們知道，亞理斯多德在他的「詩學」裏對於他老師的詩的見解曾隱含一個很中肯的答辯，依他的看法，詩不僅模倣現形，尤其重要的是藉現形寓「理式」，詩人所描寫的世界是經過他的特殊眼光觀照，他的特殊心靈鎔鑄出來的，它不祇是「模倣」外物，同時也是「表現」自我。亞理斯多德所以走到這種理想主義，就因爲他拿來比擬詩的是音樂而不是圖畫。他在「詩學」裏開章明義就把各種詩和音樂認爲同類藝術，理由是它們的媒介都是節奏，語言，和諧聲三種。在「政治學」裏他把音樂認爲「最富於模倣性的藝術。」照常理說，音樂在諸藝術中是最無所模倣的，所以近代學者都以爲亞氏所用的「模倣」其實就是近代語中的「表現」。音樂是「最富於表現性的藝術。」把詩和音樂相比擬，所以亞氏能看出詩的「表現」一層功用。

擬詩於畫，易側重模倣現形，易走入寫實主義；擬詩於樂，易側重表現情感與想像，易走入理想主義。這雖是一個很陳腐的分別，却也是一個基本的分別。英國詩人考勒芮基說得好，「一個人生來不是柏臘圖派，就是亞理斯多德派。」我們可以引申這句話說，一個詩人生來不是側重圖畫，側重客觀的描寫，就是側重音樂，側重主觀的表現。我們說「側重，」事實上兩種成分能混合調和的自然也很多。在歷史上這兩種成分形成兩敵派的强烈的反稱，大概莫如十九世紀法國詩壇上的巴拿司派（Parnasse）和象徵派。巴拿司派所提倡的是「不動情感主義」，詩應該如圖畫雕刻一樣是「造形的」，冷靜的，明瞭的。象徵派所提倡的是「音樂在一切之前」，詩應該發掘隱意識中的秘奧，抓住情與景的毫釐之差的陰影，直接以形色聲味等等撼動感官而不必假道於名理的思考，朦朧隱約在詩中不是毛病正猶如它在音樂中不是毛病。這自然是兩極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古今中外的詩，就可以發見大多數作品都徘徊於這兩極端之中而各有所偏向。

（二）

詩的圖畫化和詩的音樂化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比較起來，在學理的進展史中，詩的音樂化一說到最近纔盛行，已往的學者大半都特別着重詩與畫的密切關聯。詩畫同質說在西方如何古老，如何普遍，以及它對於詩論所生的影響利弊如何，美國人文主義倡導者白璧德（Babbitt）在他的「新拉阿孔，藝術的混淆」一書中已經說得很詳盡，用不着複述。這部書是繼十八世紀德國學者萊森（Lessing）的「拉阿孔」（Laokoon）一書而作的。萊森的書是近代詩畫理論文獻中第一部重要著作。從前人都相信詩畫同質，萊森纔提出很豐富的例証，用很邏輯的推理，說明詩畫並不同質，各種藝術因爲所使用的媒介不同，各有各的限制，各有各的特殊功用，不容互相混淆。我們現在就先概括地介紹萊森的學說，然後拿它作我們討論詩與畫的起點。

拉阿孔是十六世紀在羅馬發掘出來的一座雕像，表現一位老人——拉阿孔——和他的兩個兒子被兩條大蛇絞住時的苦痛掙扎的神情。(見插圖)。據希臘傳說。希臘人因爲要索回海倫后，舉大兵圍攻屈羅瓦（Troy）城

，十年不下，最後他們佯逃，留着一匹腹內埋伏精兵的大木馬在城外，屈羅瓦人看見木馬，視爲奇貨，把它移到城裏，夜間潛伏在馬腹的精兵一齊跳出來，把城門打開，讓等在城外的希臘兵進來，把城攻下。在屈羅瓦人移木馬入城時，他們的典祭官拉阿孔極力阻止他們，說這是希臘人的詭計，他這番忠告激怒了偏心於希臘人的海神蒲塞東，馬上河裏就爬出兩條



拉阿孔父子的雕像

大蛇，一直爬到祭壇旁邊，把拉阿孔和他的兩個兒子一齊捆死。這是海神對於他的懲罰，屈羅瓦人則以爲天意叫他們不聽他的話，終於把木馬移進城，闖出禍事。

這段故事是羅馬史詩「依尼德」（Aeneiod）第二卷裏最有名的一段。十六世紀在羅馬發現的拉阿孔雕像大槪是以這段史詩爲藍本。萊森拿這段詩和這座像參觀互較，發見它們有些重要的異點。因爲要解釋這些異點，他纔提出詩畫異質說。

據史詩，拉阿孔在被捆時放聲叫號；在雕像中他的面孔祗表現一種輕弱的歎息，具有希臘藝術所特有的恬靜與斂肅。爲什麽雕像的作者不表現詩人所描寫的號陶呢？希臘人在詩中並不避免痛感，而在造形藝術中却永遠避免痛感所產生的面孔筋肉攣曲的醜狀。在表現痛感之中，他們仍求形相的完美。「試想像拉阿孔張口大叫，看看印象如何。……面孔各部免不着呈現很難看的獰惡的攣曲，姑不用說，祗是張着大口一層，在圖畫中是一個黑點，在雕刻中是一個空洞，就要產生極不愉快的印象了。」在文字描寫中，這號啕不至於生同樣的效果，因爲它並不很現實地擺在眼前，呈現醜象。

其次，據史詩，那兩條長蛇繞腰三道，繞頸兩道，而在雕像中牠們却祗繞着腿。因爲作者要從全身筋肉上表現出拉阿孔的苦痛，如果依照史詩讓蛇繞腰頸，筋肉方面所表現的苦痛就看不見了。因爲同樣的道理，雕像的作者讓拉阿孔父子裸體，雖然根據史詩，拉阿孔却穿着典祭官的衣帽。「一件衣裳對於詩人並不能隱藏什麽，我們的想像能看穿底細。無論史詩中的拉阿孔是穿着衣或是裸體，他的痛苦表現於周身各部，我們是可以想像到的。」至於雕像却要使苦痛所引起四肢筋肉攣曲活靈活現地擺在眼前，穿着衣，一切就遮蓋起來了。

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詩人與造形藝術家對於材料的去取大不相同。萊森推原這不同的理由，作這樣的一個結論：

「如果圖畫所用的模倣媒介或符號與詩所用的完全不同，那就是說，圖畫用存於空間的形色，詩用存於時間的聲音；如果這些符號和它們所代表的事物應該互相妥適，則本來在空間中相並立的符號祇宜於表現全體或部分在空間中相并立的事物，本來在時間上相承續的符號祇宜於表現全體或部分在時間上相承續的事物。全體或部分在空間中相並立的事物做「物體」（Bodies），因此，物體和它們的看得見的屬性是圖畫的特殊題材。全體或部分在時間上相承續的事物叫做「動作」（Actions），因此，動作是詩的特殊題材。」

換句話說，畫祇宜於描寫靜物，詩祇宜於敘述動作。畫祇宜於描寫靜物，因爲靜物各部分在空間中同時並存，而畫所用的形色也是如此。觀者看到一幅畫，對於畫中各部分一目就能瞭然。這種靜物不宜於詩，因爲詩用在期間上相承續的語言，如果描寫靜物，須把本來是橫的變成縱的，本來是在空間中相並立的變成在時間上相承續的。比爲說一張桌子，畫家祇須用寥寥數筆，便可以繪出一個桌子來，使人一看到就明白它是桌子。如果用語言來描寫，你須得從某一點說起，順次序說下去，例如它有多長多寬，什麼形狀，什麼顏色之類。說了一大遍，讀者還不一定馬上就明白它是桌子，他心裏還須經過一次翻譯的手續，把語言所表現成縱直的還原到橫列並存的。詩祇宜於敘述動作，因爲動作是在時間直線上先後相承續的，而詩所用的語言聲音也是如此。聽者聽一段故事，從頭到尾，話到什麼階段，動作也就到什麼階段，一切都很自然。這種動作不宜於畫，因爲一幅畫僅能表現時間上的某一點，而動作卻是一條綿延的直線。比如說，「我彎下腰，拾一塊石頭打狗，狗見着就跑了，」用語言來敘述這事多麼容易，但是如果把這簡單的故事畫出來，畫十幅二十幅並列在一起，也不一定使觀者就一目瞭然。讀者心裏也還要經過一番翻譯手續，把同時並列的零碎的片段貫串成一氣呵成的直線。溥心畬氏曾用賈島的「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兩句詩爲畫題，畫上十幾幅，終於祇畫出一些「潭底影」和「樹邊身」，而詩中「獨行」的「行」和「數息」的「數」的意味終於沒有傳出。這是萊森的畫不宜於敘述說的一個很好的例証。

萊森自己能舉的例証多出於荷馬史詩。荷馬描寫靜物時祇用一個普泛的形容詞；一隻船祇是「空洞的」「黑的」或「快的」，一個女人祇是「美麗的」或「莊重的」。但是他敘述動作時卻非常詳細，敘行船從豎桅，上帆，安柁，揮槳一直敘到起錨下水；敘穿衣從穿鞋，戴帽，穿盔甲一直敘到束帶掛劍。這些都可証荷馬就明白詩宜於敘述而不宜於描寫的道理。

但是談到這裏，我們不免要發一個疑問：畫眞是絕對不能敘述動作，詩眞是絕對不能描寫靜物麼？萊森所根據的拉阿孔雕像不就是一幅敘述動作的畫？他所歡喜援引的荷馬史詩裏面不也有很有名的靜物描寫，如阿豈里司的護身盾之類？

萊森也顧到這個問題，而且提出過很有趣的答案，他說：

「物體不僅佔空間，也佔時間。它們繼續存在着，在續存的每一頃刻中，可以呈現一個不同的形相，或是一種不同的組合。這些不同的形相或組合之中，每一個都是前者之果，後者之因，如此則它彷彿形成一個動作的中心點。因此，圖畫也可以模倣動作，但是祇能間接地用物體模倣動作。

就另一方面說，動作不能無所本，一定要與事物生關聯。就發動作的事物之為物體而言，詩也能描繪物體，但是也祇能間接地用動作描繪物體。

在它的並列的組合中，圖劃祇能利用動作過程中某一頃刻，而它選擇這一頃刻，必定要它最富於暗示性，能够把前前後後都很明白地表現出來。同理，在它的承續的叙述中，詩也祇能利用物體的某一種屬性，而它選擇這一種屬性，必定能喚起所寫物體的最具體的整個的意象，它應該是特應注意的一方面。」

換句話說，圖畫叙述動作時必化動為靜，以一靜面表現全動作的過程；詩描寫物體時必化靜為動，以時間上的承續翻譯空間中的綿延。

先說圖畫如何叙述動作。一幅畫不能從頭到尾的叙述一段故事，它祇能選擇全段故事中某一片段，使觀者舉一可以反三。這如何可以辦到，最好用萊森自己的話來解釋：

「藝術家在變動不居的自然中祇能抓住某一頃刻。尤其是畫家，他祇能從某一觀點運用這一頃刻。他們的作品却不是過眼雲烟，一瞬即逝，須耐人長久反覆玩味。所以把這一頃刻和抓住這一頃刻所出發的觀點選擇得恰到好處，須大費心裁。最合式的選擇，必能給想像以最自由的運用。我們愈看，想像愈有所啓發；想像所啓發的愈多，我們也愈相信目前所看到的真實。在一種情緒的過程中，最不易產生這種影響的莫過於它的頂點（Climax）。到了頂點，前途就無可再進一步；以頂點擺在眼前，就是剪割想像的翅膀，想像既不能在感官所得印象之外再進一步，就不能不倒退到低一層弱一層的意象上去，不能達到呈現於視覺的表現的美滿。比方說，如果拉阿孔的微歎，想像很可以聽到他號啕。但是如果他號啕，想像就不能再望上走一層；如果下降，就不免想到他還沒有到那麼大的苦痛，興趣也就不免減煞了。在表現拉阿孔號啕時，想像不是祇聽到他呻吟，就是看到他死屍躺在那裏。」

簡單地說，圖畫所選擇的一頃刻應在將達「頂點」而未達「頂點」之前。「不僅如此，這一頃刻既因表現於藝術而長存永在，它所表現的不應該使人想到它祇是一縱即逝的。」最有忍耐性的人也不能永久地號啕，所以雕像的作者不表現拉阿孔號啕而祇表現他微歎，微歎是可以耐久的。萊森的普遍結論是：圖畫及其它造形藝術不宜於表現極强烈的情緒，或是故事中的最緊張的局面。

其次，詩本不宜於描寫物體，它如果要描寫物體，他必定採叙述動作的方式。萊森舉的例是荷馬史詩中所描寫的亞旹里司的護身盾（The Shiela of Achilles）。這盾縱橫不過三四尺，而它的外層金殼上面雕着山川河海，諸大行星，春天的播種，夏天的收穫，秋天的釀酒，冬天的畜牧，婚姻喪祭，審判戰爭各種景緻。荷馬描寫這些景緻時並不像開賬似地數完一樣再數一樣。他祇描寫火神鑄造這盾時如何逐漸雕成這些景緻，所以本來是描寫物體，他却把它變成叙述動作，令人讀起來不覺得呆板乾燥。如果拿中國描寫詩來說，化靜為動，化描寫為叙述，幾乎是常例，像「池塘生春草」，「木落江渡寒」，「鬢雲欲度香顋雪」，「千樹壓西湖寒碧」，「兩山排闥送靑來」之類的實例，幾乎舉不勝舉。

萊森推闡詩不宜描寫物體之說，以為詩對於物體美也祇能間接地暗示

，而不能直接地描繪，因爲美是靜態，起於部分的配合和諧，而詩用先後承續的語言，不易使各部分在同一平面上現出一個和諧的配合來。暗示物體美的辦法不外兩種，一種是描寫美所生的影響。最好的例是荷馬史詩中所描寫的海倫。海倫在希臘傳說中是絕代美人，荷馬描寫她，並不告訴我們她的面貌如何，眉眼如何，服裝如何等等，他祇述敘在兵臨城下時，她走到城牆上面和屈羅瓦的耆老會晤的情形：

『這些耆老看見海倫來到城堡，都細聲地說，「屈羅瓦人和希臘人這許多年來都爲着這樣一個女人嘗盡了苦楚，也無足怪；看起來她眞像一位不朽的仙子。」』

萊森引這段詩接着問道：「叫老年人承認耗費了許多血淚的戰爭不算寃枉，有什麼可以產生比這更生動的美的意象呢？」在中國詩中，像「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太息三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之類的寫法，也是以美的影響去暗示美。

另一種暗示物體美的辦法就是化美爲「媚」（Charm），「媚」的定義是「流動的美」（Beauty in motion）。萊森舉了一段意大利詩爲例，我們可以用一個很恰當的中文例來代替它。詩經「衛風」有一章詩描寫美人說：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這章詩前五句最呆板，它費了許多筆墨，却不能使一個美人活靈活現的現在眼前；我們無法把一些嫩草，乾油，蠶蛹，瓜子等湊合起來，製成一個美人的意象。但是六七兩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寥寥八字便把一個美人的姿態神韻，很生動地烜染出來。這種分別就全在前五句祇寫靜物體美，而後兩句則化靜爲動，所寫的不是靜止的「美」而是流動的「媚」。

總之，詩與畫因媒介不同，一宜於敘述動作，一宜於描寫靜物，『畫如此，詩亦然』的老話頭並不精確。詩畫既異質，則各有疆界，不應互犯。在「拉阿孔」的「附錄」裏，萊森闡明他的意旨說：

「我想，每種藝術的鵠的應該是它的性所特近的，而不是其它藝術也可以做到的。我覺得樸魯塔克（Plutarch）有一個比喻很可以說明這個道理：一個人用鑰匙去破柴，用斧子去開門，不但把這兩件用具毀壞了，而且自己也就失去了牠們的用處。」

（二）

萊森的詩畫異質說，大要如上所述。他對於藝術理論的供獻甚大，爲學世所公認，舉其大要，可得三端。一，他很明白地指出已往的詩畫同質說太籠統，各種藝術在相同之中有不同者在，每種藝術應該顧到它的特殊的利便與特殊的限制，朝自己的正路向前發展，不必旁馳博騖，致蹈混淆龐雜。從他起，藝術在理論上纔有很明顯的分野。無論他的理論是否完全精確，他的精神與方法是接近於近代科學的。二，他在歐洲是第一個人看出藝術與媒介（如形色之於圖畫，語言之於文學）的重要關聯。藝術不僅是在心裏所孕育的情感意象的混和，必須藉物理的媒介傳達出去，成爲具體的作品。在心裏的情趣意象能傳達到什麼程度，要看所用媒介的傳達力如何。每種藝術的特質多少要受它的特殊媒介所限定。這種看法在現代因爲對於克羅齊派美學的反響，纔逐漸佔勢力。萊森在一百幾十年以前彷彿

就已經替克羅齊派美學下一個很扼要的針砭了。三，萊森討論藝術好壞，並不抽象地專在作品本身着眼，而同時顧到作品在讀者心中所引起的影響。比如他主張畫不宜於選擇一個故事的興酣局緊的「頂點」，就因爲讀者的想像無法再向前進；他主張詩不宜於歷數一個物體的各面形相，就因爲讀者所得的是一條直線的先後承續的意象，而在物體中這些意象卻本來並存在一個平面上，讀者須把直線翻譯回原到平面，不免使原形改變失眞。這種從讀者觀點討論藝術的辦法，我們知道，是近代實驗美學與文藝心理學的辦法。從種種方法看，萊森對於近代藝術理論研究都是開風氣的人。

不過萊森雖是新風氣的開導者，同時也是舊傳統的繼承者。他根本沒有脫離西方二千餘年的「藝術即模倣」一個老觀念。他說「詩與畫都是模倣藝術，同爲模倣，所以同須依照模倣所應有的法則。祇是它們所用的模倣媒介不同，它們因此又各有各的特殊法則。」這種模倣觀念是希臘人所傳下來的，萊森最傾倒希臘作家，以爲亞理斯多德的「詩學」無疵可指，不亞於歐克里得的「幾何學」。他的「詩祇宜於模倣動作」說不過是亞理斯多德的「模倣的對象是動作」「悲劇模倣嚴重，有相當量積的自成一整體的動作」諸語的詳疏。亞理斯多德所討論的詩偏重戲劇，特別着重動作，因無足怪。近代詩日向抒情與寫景兩方面發展，模倣動作說已不能完全適用。這種新傾向在萊森時代已漸露頭角，到十九世紀則附庸蔚成大國，或爲萊森所未及料。即以造形藝術論，側重物景描寫，反在萊森以後纔興起，萊森所及見到圖畫雕刻，如古希臘的浮雕瓶畫，尤其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敍述宗教傳說的作品，都應該使他明白歐洲造形藝術的傳統一向就側重敍述動作。他卻抹煞這許多事實而主張圖畫不宜敍述動作，亦殊出人意外

亞理斯多德所用的「模倣」一詞已含有「表現」的意義，我們前已提及。他所用的「動作」一詞，據近代學者的研究，也比近代語中的「動作」一詞含義較廣，它包含內心的活動在內。萊森沿用這兩個名詞，都祇限於它們的很窄狹膚淺的意義。「動作」祇是看得見的事變，「模倣」也祇是拘謹的抄襲。他在「拉阿孔」裏談到作品的媒介和材料，談到它對於讀者的心理影響，而對於作品與作者的關係則始終默然。作者的情感與想像以及駕御媒介錘鍊材料的意匠經營，在他看，似乎不甚能影響作品的美醜。他對於藝術的見解似乎是一種很粗淺的寫實主義。像許多信任粗淺常識者一樣，他以爲藝術美祇是抄襲自然美。不但如此，自然美祇是物體美，而物體美又祇是形式的和諧。形式的和諧本已存於物體，造形藝術把它搬運過來，作品也就美了。因此，萊森以爲希臘造形藝術向來祇用本來已具完美形相的材料，極力避免醜陋的自然。拉阿孔雕像的作者不讓他號喝，因爲號喝時的面孔筋肉彎曲和口腔張開太醜陋難看，他忘記他所崇拜的亞理斯多德曾經很明白地說過藝術可應用醜材料，他忽略他所推尊的古典藝術也常常用醜材料，如撒蒂爾(Satyr)人馬獸(Centaur)之類，他沒有注意到他所討論的拉阿孔雕像也並非沒有醜的成分在內；而很武斷地下結論說：「就其爲模倣而言，圖畫固可表現醜；就爲藝術而言，它卻拒絕表現醜。」他並且相信理想的美僅能存於人體，造形藝術以最高美爲目的，應偏重模倣人體美。花卉畫家和山水畫家都不能算是藝術家，因爲花卉和山水根本就不能達到理想的美。

這種議論已够奇怪，但是「藝術美模倣自然美」的觀念逼得萊森走到更奇怪的結論。美麗僅限於物體，而詩根本不能描寫物體，則詩中就不能

有美。萊森祇看出造形藝術中有美，他討論詩，始終沒有把詩和美聯在一起講，祇推求詩如何可以駕御物體美，他的結論是：詩無法可以直接地表現物體美，因爲物體美是一個平面上形相的諧和配合，而詩因爲用語言爲媒介的緣故，却須把這種平面上的配合拆開，化成直線式的配合，從頭到尾地敍述下去。不免把原來的美的形相弄得顚倒錯亂。物體美是造形藝術的專利品，在詩中祇能用影響和動作去暗示。他討論造形藝術時，容許讀者運用想像，討論詩時，似乎忘記同樣的想像，可以使讀者把詩所給的一串前後承續的意象再造回原到一個平面上的配合。從萊森的觀點看，藝術的作者與讀者對於目前形相都祇能一味被動地接收，不加以創造或綜合。這是他的基本的錯誤，因爲這個錯誤，他沒有找出一個公同的特質去統攝一切藝術，沒有看出詩和圖畫一樣是藝術，和圖畫在同爲藝術一層上有一個基本的同點。在「拉阿孔」中他始終把「詩」和「藝術」看成對立的，祇是藝術有形式「美」而詩祇有「表現」（指「動作」的「意義」說）。這麼一來，「美」與「表現」離爲兩件事。「美」純是「形式的」「幾何圖形的」，在「意義」上無所「表現」；「表現」是「敍述的」，「模倣動作的」，在「形式」上無所謂「美」。萊森固然沒有說得這樣斬釘截鐵，但是這是他的推理所不能逃的結論。我們知道，在藝術理論方面，陷於這種誤解的並不祇萊森一人，一直到現在，「美」與「表現」的爭執還沒有了結。克羅齊的「美即表現」說也許是一條打通難關的路。一切藝術，無論是詩是畫，第一步都須在心中見到一個完整的意象，而這個意象必恰能表現當時當境的情趣。情趣與意象恰相脗合，就是藝術，就是表現，也就是美。我們相信，就藝術未傳達出去成爲作品之前而言，克羅齊的這種看法確實比萊森的强。至少，它顧到外界印象須經創造的想像纔能成藝術，沒有把自然美和藝術美誤認爲一事，沒有使「美」與「表現」之中，留着一條不可越的鴻溝。

藝術受媒介限制，固無可諱言；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藝術的最大成功往往在征服媒介上的困難。畫家用形色而能產生語言聲音的效果，詩人用語言聲音而能產生形色的效果，都是常有的事。我們祇略翻看杜工部蘇東坡諸人的題畫詩，便可以知道畫家對於他們彷彿是在講故事。我們祇略看任何一位工於寫景的詩人的集子，就可以知道詩裏常有比畫裏的更精緻的圖畫。媒介的限制並不能叫一位畫家不能說故事，或是叫一位詩人不能描寫物體。而且說到媒介的限制，每種藝術應用它自己的特殊媒介，又何常無限制？形色有形色的限制，而圖畫却須寓萬里於咫尺；語言有語言的限制，而詩文却須以有盡之言達無窮之意，以有律之聲傳無律之情。萊森自己所說的圖畫以物體示動作，詩以動作寫物體，又何常不是征服媒介困難的實例？媒介困難既可征服，則詩不宜描寫物體，畫不能敍述故事之說也並不能成爲普遍的原理了。

一種學說是否精確，要看到它能否到處得到事實的憑証，能否應用來

解釋一切事實而無罅漏。如果我們應用萊森的學說來衡量中國的詩與畫，就不免有些困難。從表面上看，中國畫從唐宋以後就側重描寫物景，似乎証實萊森的畫祇宜於描寫物體說。但是萊森對於山水花卉翎毛素來就瞧不起，以爲它們不能表現理想的美，而中國畫卻正在這些題材上做工夫，萊森以爲畫是模倣自然，畫的美就是自然的美，而中國人則謂「古畫畫意不畫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萊森以爲畫因爲祇能表現時間上的一頃刻，勢必靜止，所以希臘造形藝術的最高理想是恬靜安息(Calm and Cepose)而中國畫家六法卻首重「氣韻生動」。中國向來的傳統都尊重「文人畫」而看輕「院體畫」。「文人畫」的特色就是在精神上與詩相近。像詩一樣「文人畫」所寫的並非實物而是意境，不是被動地接收外來的印象，而是印象通通情趣的飽和與想像的鎔鑄所得的意象。一幅中國畫儘管寫物體，而我們看它，卻不能用萊森的標準，求原來在實物空間橫陳並列的形相在畫中仍同樣的橫陳並列。換句話說，我們眼睛所見到的並不是一幅眞山眞水，眞人眞物，而祇是一種心境和一種「氣韻生動」的圖案。這番話對於中國畫祇是粗淺的常識，而萊森的學說卻不免與這種粗淺的常識相衝突。

其次，說到詩，萊森以爲詩祇宜於敘述動作，這因爲他所根據的西方詩大部分是戲劇和敘事詩，中國詩向來就不特重敘事。史詩在中國可以說不存在，戲劇又向來與詩分開。中國詩，尤其是晉以後的詩，向來就偏重描寫物景，與萊森的學說恰相反。中國寫景詩人常化靜爲動，化描寫爲敘述，就這一點說，萊森的話是很精確的。但是這也並不能成爲普遍的原則。在事實上，萊森所反對的歷數事物形相的寫法在中國詩中也常產生很好的效果。大多數寫物賦都用這種方法，律詩與詞曲裏也常見。我們隨便就一時所想到的詩句寫下來看看：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

碧雲天，黃花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范仲淹「蘇幕遮」）。

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賀鑄「青玉案」）

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林逋「梅花」）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天淨紗。」）

在這些實例中，詩人都在描寫物景，而且都是用萊森所攻擊的歷數枚舉的方法，並不曾化靜爲動，化描寫爲敘述，萊森能說，這些詩不能在讀者心中引起很明晰的圖畫麼？他能否認它們是好詩麼？藝術是變化無窮的，不容易納到幾個很簡賅固定的公式裏去。萊森的毛病，像許多批評家的一樣，就在想勉强找幾個很簡賅固定的公式來範圍藝術。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國界」

徐盈

從達智溝瞻仰了曾喋過民族戰爭赤血的長城回來，即刻轉回遵化縣城，當天便趕到石門鎮打尖。因爲聽說明天破曉時有一輛汽車直駛到「國界」——長城下面的馬蘭峪去接什麼東陵辦事處的要人回北平，我想就這機會前去看看當地被踩躪的狀況。那地方，現在沒有「機會」便已經是難以踏到了。

石門鎮，不愧是天險要塞，處在兩串山的中間一條紆曲的平坡上，大有「一夫當關萬軍莫敵」的氣勢。傍晚時候，滿天的雲彩燒着火，滿天紅，映得四週圍一圈沒有寸草的禿山反射着金光，那給山水沖得露頭的石灰岩，像一條白帶子似的豎掛在半山裏，大道上跑着羊羣，擁擠着，是放牧歸來。

在客棧裏，很順利地把搭車隨去馬蘭峪的事情接洽好了，便開始臥在滿塗着臭虫血的破涼蓆上入夢。不多功夫，便覺得窗外人喊驢嘶，鬧得嘈雜非常，對門的廚房裏也把地竈燒起來，映得窗戶紙是一片火色。黑暗中，看看錶，雖然天色還沒透亮，可是已經到了黎明時候了。忙爬起身來，走出門來，便看到許多農民正在比着手指頭論價，貨稞子堆滿在天井，原來今天是石門的大「集」。

趕忙整整行裝，開始趕到汽車站搭車，爲了「集」，客棧裏也能在破曉時候送上一壺熱水，大鍋燒的水，裏面浮着柴灰，喝起來也有一股火燎氣。出棧門時候，大小車子已然擁擠不動，經紀人捎着大秤也雜在人羣中出現了。牲口羣叫得一片山響。

還是秋天，山風吹過來却是刺骨寒。今天陰天，五點半鐘了，還是依然朦朧，集上的煤油燈和豆油燈星星點點地跳躍着，如同鬼火一般，在黑魆魆的人羣裏滾動。油炸燴的攤子的火光，不時地一起一起地作閃。

薄明中，擁動的人羣裏，不僅是穿着藍衫子的農民，有戰區的保安特警，有帶着青白臂箍的鄉勇，有簪着五色帽徽的「滿洲」兵，……他們的服式上雖然很有差別，他們的心却是融合的，沒有一點芥蒂，他們都知道他們是中國人，是「鄉親」。形式上的差異變更不了民族的內心！

到汽車站，冷清清地還沒有人影子。候到天色大亮，才看見從人群中擠出兩匹馬，兩個全幅武裝帶五色帽章的護陵隊，一臉的烟氣，打着哈欠把馬牽過來，他們是奉令來接車的，雖然不過二十里地的距離，但是天天路上總要出事情，特別是到晚上，槍聲總得像爆竹似的響幾下。昨天我睡得太熟了，所以沒有聽見。

又過了一個鐘頭，汽車開過來，像一條大輪船在分開那迎頭的波浪似的把人羣和浮攤擠得嘈雜非凡，但等到汽車停着後，人羣便又把車子團團地包圍着了。這是一部貨車改裝成的長途汽車，事變以後，已經很少走這條路了。若不是爲了「勢力」和「金錢」，商人是沒有這膽量來冒險的。

爲了時間緊湊，我和那兩個護陵隊上了車子便開了。車夫回過頭來問

是走大路還是小路，那兵士回答說，最好是走御路，比較還可以平安些，不過御路因爲多年失修，已然破壞不堪，而且農民已在上面種起莊稼，只要放胆的穿過去就是。

說話之間，車子已經駛出山腰，轉過一架石橋，便開始爬上一道田埂。地裏面這時還有晚穀沒收，正擺着肥頭大耳的穀穗子當空搖曳。汽車便照直地駛進去，好像是 Tractor 在收穫了，把車轍過處的穀子都壓得倒伏下去。路是逐步高聳，車子雖然在輾轉前進，但也走得很是吃力。

路過第一個莊村時，兩個荷槍的民團把汽車在村門前喝住了，護陵警手托着槍在車上打個招呼，才得繼續通過，村子四周都砌起高高的牆，雖然沒有建起碉樓，可是看起來也很嚴密，民團一直送出村子門才回去。

在御路上走着，不時地看到土壤的斷層以及御路舖砌時候的零星殘態，這條路在修築時全是佔的民地，現在民衆自已來恢復他們的土地了。又前進四五里，到了一條長街，也是當地的大莊村，石門高大，舖戶門面非常整齊，說是皇帝祭陵時候的休息地方。因了車上的護陵隊到處都沒有甚麼留難，不多時候，便在一張張驚訝的臉孔下通過了。

又走了一會功夫，汽車躍過一道小橋，一線清流在汩汩地正流洩着，幾間房子在那小水邊，有幾個民團在那裏站崗。一路上就沒有看見水，我正爲這點清流在出神的當兒，便聽那個護陵隊突然的對開車夫說：「知道嗎？——這就是我們和你們的界線——就這個橋，』

『什麼界線？』

『國界！』

這句話使我不禁再回頭去看看那條小河，那一溝灌溉水居然會成爲國家的『門限』，這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事，遙遠地那點水光在明滅的耀人眼睛，刺激得人頗動感情。那護陵隊這時却正在由河而說到當那御駕經過時，是不准看見水的，儘其可能地縮小了河身，上面蓋上蘆席，撒上黃土和草芥……

天色慢慢的從陰沉轉白了，稀稀地在透出日影，車子還是一步步的向上爬，越來越高，越上越是荒涼，農莪作物越來越少，野草和鹹地越看越多。有些很好的，大面積的作物拋在地面上無人管理，因爲：誰要收穫誰就有被綁票的危險。

太陽一眨眼，遙望着左面山窪裏的崇陵(？)更顯得金碧輝煌，只是四周是一些沒有寸草的禿山，把什麼「鬱鬱王氣」早已喪失殆盡了。東陵占盡了天地風水和龍脈，還是無濟於清室的永存！

慢慢的看到迎面來了房屋，左面是一片廣大的飛機場，右面是軍營，牆角上掛着爲風吹雨打而脫色了的滿洲旗，正中門是如小山屏似的一堆土壠，上面有樹，有崗，而在樹叢中却探出一竿橫剖鴨蛋黃的旗子，那上面有人在站崗，大概是看到上面坐着護陵隊的兵，上面的一個影子一晃不見了。

馬蘭峪的街市又比平地高出幾十公尺，汽車一直爬上去，中間却經過一個半人深的積水池塘，衝得水花四濺，恐怕近幾年來總沒有汽車來到的原故，所以汽車的放汽聲引得每家門口都跑出人來觀看，有的人跟着跑，一直到了「東陵辦事處」的門口——一個破舊的大車門內堆着些行李，一些人早在等得不耐煩了，看到車來，便忙着跑進去通報。

這地方，雖然處在偏僻，但因爲駐紮護陵大員的緣故，幾百年把街道造得很是寬闊，而兩旁的舖戶門面也是十分整齊，一切設置都雍容華貴，有北平的姿態。當地雖然沒有什麼生產(不遠地方却有一個金礦名倒流水)但是每年却有大批的金錢花在這片石頭山上，以致造成了它的繁榮。

行李開始向車上運，一位某大人的太夫人便被兩個婢女扶出來，兩邊的人一起打千敬送。這位太夫人喘息着才坐到車上，這時履聲橐橐地來了一個日本兵，問一句：「那裏去？」僕人說清了，那兵便走去，但是車子却因而不敢開了。

「大人們」東託人西託人，候了兩個鐘頭，車子才敢開，因爲憲兵司令部裏便沒有知道這件事，那個兵也沒有去報告。

照樣走回來，又看到那「國界」。現在回想起來，那「國界」又成問題，不過，任憑被逼着在地上劃多少「界」，但中國人的「心」的「界」無論如何是劃不起來的！我敢說。



略談梁譯莎士比亞

水天同

一

梁實秋教授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已陸續出了五冊了：悲劇有 King Lear, Macbeth, Hamlet；喜劇有 Merchant of Venice, As You Like It（商務，一九三六）筆者見聞狹陋，還不知有人對這個譯集曾有過任何話說。推測原因，大約一則因未全部工作尚未完成；二則因為翻譯莎士比亞固極艱至難，而批評人家翻譯莎士比亞卻亦大非易事。筆者現在寫這篇東西，決不是要自詡膽量，為人所不敢為，而是想藉此機會，對翻譯文藝作品的一般問題，貢獻一點意見。為什麼要藉這個機會呢？因為第一，在近代中國翻譯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翻譯莎士比亞還是第一次，自有很重大的意義；第二，討論文學上的問題，總免不了要提起莎士比亞，這一點的証明在別處已見過了。

翻譯莎士比亞的史之探討，應該讓專家討論。即屬於我國的一段這裏也無暇敘及，只可以說筆者所見過的幾個譯本，如余楠秋，王淑瑛合譯的暴風雨及田漢獨譯的幾本似乎都是膽量超過了才能的表現，和梁教授那樣鄭重從事，長期努力的工作自不可同日而語了。

然而為什麼要翻譯莎士比亞？又莎士比亞根本能否譯成中文？假令可能，又將如何譯法？這些都是先決問題。筆者認為試給這些問題一種答案，實較對照原文，指斥錯誤的工作為重要。茲將個人的意見寫出，以待高明指教。

若問為什麼要翻譯莎士比亞，實即等於問為什麼要翻譯文藝作品。這與翻譯科學作品或各方新聞的動機是不一樣的。翻譯文藝作品不是一種單純的求知行為，而是複雜的含有多種因素的行為。某一個時代特別喜愛外國或遠方或古昔的文物，於是翻譯便成為該時代風尚之一。我們可以說是文藝作品的翻譯是伴着時代的變動及本國文藝界的一種新陳代謝的作用而來的一種活動。在個人方面，則有人以翻譯為滿足創作慾的捷徑；有人想利用或吸收由外國或古昔來的新材料，新意象，新觀點，以振興固有而漸就衰頹的本國文藝；有人由一種學者式的愛好和鑒賞，而油然發翻譯之想念，「公諸同好」……總之文藝翻譯所反映的是很複雜的社會心理和很微妙的文藝變動，這是不徒於今為然，古已有之的，如歐洲的十四五世紀，及中國的唐朝，均可為例證。

就我國現在的文化情形而言，文藝翻譯事業的必然性是無可懷疑的。

既有歐亞各種文明的衝突接觸，又有本國固有文化之搖動破裂，再加以學國青年的求知愛美的熱誠與其勇往直前，不憚煩勞的毅力，翻譯作品與其讀者之日漸增加，又何足怪。但個人觀察，認為我國的翻譯工作，仍屬於草莽時代。蓬蓬勃勃的朝氣是有的，冷靜的基本認識則不足。試觀一般衡量譯著者往往止於枝節的吹求；討論譯術者無非繞着「直譯」，「意譯」，「信，達，雅」幾個術語作走馬燈式的斷殺，就明白了。

簡單言之，我們應認定文藝的翻譯品是一種複雜微妙的語言工作。這種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自己，而其途徑則在認識他人。這就等於說，翻譯莎士比亞好像為的是要認識莎士比亞，而其實這種認識，是不充分的，僅僅是一種企圖，一種嘗試。因為文藝是無法由一種語言移植到另一語言中的。但是這種企圖，這種嘗試，倘若採取有效的方法，則其價值仍不容忽視。它對於一種文化的自我認識有很大的帮助。我們應記着自我認識是智慧之源泉。

翻譯莎士比亞的理由或需要既如上述，這件事的可能性如何呢，這就到了第二個問題。

二

頭一件事我們要想想「翻譯」二字的意義。今且自問，當我翻譯的時候，我究竟在作何事？在移植一件作品的全部或一部麼？在介紹它麼？在利用它而創造一件中文的作品麼？還是在了解它？

我想任何賢明的譯者經過相當的思索與回憶後，將無不承認翻譯文藝作品實即是一種了解的企圖，不過有些人還懷着濟世之念，希望自已的了有助於他人的了解而已。

中國文字與歐洲文字之間有很大的差別。這種差別不僅僅是字句繁簡及構造疎密的問題，整個語文系統的用途，表現着不同的傾向。這種不同的嚴重與顯著自劍橋大學教授瑞恰慈博士（Dr. I. A. Richards）的孟子論性（Mencius on the Mind, London, 1932）出而不容更有疑義了。該書在歐洲雖得專家如格拉奈教授（Professeur M. Granet）的稱譽，在我國則毫無一點反響，僅翟孟生教授（Professor R. D. Jameson）一篇簡短的介紹文而已（轉載李安宅著「意義學」附錄二）。本文即連翟教授那樣的介紹也作不到，但可以大膽地說：欲從事翻譯而不讀孟子論性者無異於想飛行而仍用蠟黏鳥翼的辦法也。

孟子論性中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指明中國談哲理之文章（如孟子論性諸章）與西方的不同。其不同處是中國的哲人，姑無論其目的如何，使用文字的方法是詩的，是一種有線索的猜測，而西方的哲人使用文字的時候，却尊從一種說明的，外現的邏輯。在說明這點的時候，瑞恰慈先生偶然引了兩小段莎士比亞為證，這是非常有趣的（參看原書第七頁）。

書中第二件最值得注意的，是著者的積極貢獻：意義的統制與並列界說法的利用。這在很長的第四章（「走向比較研究的一種技術」）裏講得很詳細，且舉例不少。並列界說法（Multiple Definition）是，根據意義學意義分析之結果的一種方法，於「凡下任何界說的時候，都在心理的背景裏而加上種種敵對的界說；因為我們……對於怎樣思想，知道得還不够，還不配說：『一切的思想都要使用這種，或那一種工具而不使用旁的；或者必有這一種或者那一種結構而沒有旁的』。我們所要避免的毛病，乃在不

西方的訓練（唯心主義，唯實主義，實證主義……）使我們慣用某一種的思想結構，即將這種結構勉强加在絲毫沒有這種結構的思想上面，或者加在利用這種結構完全不能分析的思想上面。倘若我們這樣勉强加上我們自己慣用的思想結構，則一切眞正比較研究的可能便都取消了」。（意義學一一〇——一一一）

這可以使我們反省並觀察自己的處境。對翻譯發生興趣的人無論是工作者，或讀者，大約都是受過或受着西方的教育的我國人。這就等於說我們所受的表面上的教育是與我們因襲的社會教育有差別並且有衝突的。又度着現代人的生活而愛好文藝也免不了內心的衝突矛盾。因爲沒注意到科學與文藝在語文意義上的區別因而竟無法擺脫矛盾與衝突的苦惱者，不知有多少。孟子論性可使我們對這些區別（西方的與中國的，尊從外現的邏輯者與利用有線索的猜測者…）可以更明瞭並且進而認識以往「定於一尊」的翻譯法之不可靠而利用意義學的發現——意義之四大因素指物（Sense）情感（feeling）語氣（tone）及目的（intention）——「走向一種比較研究之技術。」這些話凡讀了孟子論性者當不難承認。

所以假如我們以爲翻譯文藝作品等於「移植」文藝作品，那麽把莎士比亞譯成中文是不可能的，猶如把杜甫譯成英文也不可能一樣。但假如我們以翻譯爲一種比較研究的工作，那麽莎士比亞用中文譯出不特是可能，而且是有益，猶如把孟子論性的數章試譯成英文也是可能而且有益一樣。

三

要討論莎士比亞應該怎樣譯法，最好先看梁先生的譯法。關於這點譯者本人已經在他的例言五則裏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其中尤以二，三，四爲値得注意。附錄以供讀者參攷。

（二）牛津本附有字彙，但無註釋，譯時曾參看其他有註釋的版本多種，如 Furness 的集註本，Arden Edition，以及各種學校通用的教科本。因爲廣爲參考註釋的原故，譯文中免去了不少的舛誤。

（三）莎士比亞的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Blank verse），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韻的排偶體』（Rhymed couplet）。凡原文爲『押韻的排偶體』之處，譯文即用白話韻語，以存其舊，因此等押韻之處均各有其特殊之作用，或表示其爲下場前最後之一語，或表示其爲一景之煞尾，或表示其爲具有格言之性質，等等。凡原文爲散文，則仍譯爲散文；凡原文爲『無韻詩』體，則亦譯爲散文。因爲『無韻詩』，中文根本無此體裁；莎士比亞之運用『無韻詩』體亦甚爲自由，實已接近散文，不過節奏較散文稍爲齊整。莎士比亞戲劇在舞臺上，演員並不咿呀吟誦，『無韻詩』亦讀若散文一般。所以譯文一以散文爲主，求其能達原意，至於原文節奏聲調之美，則譯者力有未逮，未能傳達其萬一，惟讀者諒之。原文中之歌謠唱詞，悉以白話韻語譯之。

（四）原文晦澁難解之處所在多有，譯文則酌採一家之說，雖皆各有所本，然不暇一一注明出處，原文多『雙關語』（pun），苦難迻譯，可譯者則勉强譯之，否則只酌譯字面之一義而遺其『雙關』之意義。原文多猥褻語，悉照譯，以存其眞。

第二則所談的註釋問題是很値得注意的。通常學究式，歷史式的註釋，不特不能「免去了不少的舛誤」，且有使人增多誤解之可能。譬如不以

莎士比亞爲詩人而尊之爲至高無上之戲劇作家，這是從十八世紀中葉。起始一直到現在還極普遍的一種迷信。以此種迷信爲出發點之註釋，怎能不增人誤解？（關於此點可看 L. C. Knight, How Many Children Had Lady Macbeth (Cambridge, 1933) pp. 34—35 n. 1.） 梁先生的註釋極少，如馬克白一劇僅三十註，當然顧不到第四則所述的困難，且不知何以自稱「廣爲參攷註釋」？但註釋的多少並不如註釋的性質爲重要，而梁先生的註不是略述「大意」，即撫取一家之信，給讀者的帮助實在不能算多。

第三則所表示的意見實屬驚人！中國詩可否或已否有「無韻詩」（Blank verse）體，姑讓專家去討論，但爲了要翻譯莎士比亞即創造一種新詩體，又有何妨？事實上筆者個人覺得「無韻詩」實是新詩體中最有嘗試成功之希望者。如這一段詩——

一串輕敲重敲的檀板，清脆的
響在廣場上羣衆的中間；夾着
一種沉着豪邁的聲音，使羣衆
靜默，也使羣衆奮興。一圈濃黑的
影。我坐在車上，被迫着，走下
車來，一時的好奇心，要看個究竟。…………

蔣山靑，「秋夜聽歌」人生與文學，二卷三期十五頁

這不是無韻詩體是什麼？這是信手拈來的例子，自然不能說是已經成了功，或者說這已經可以拿來譯莎士比亞，但同時既是「信手拈來」，足證其不是「唯一無二」。如此還能否認有中式無韻詩之可能麼？又即令莎士比亞對無韻詩之運用自由到接近散文的程度，他的詩究竟不是散文；且莎氏劇本在當時上演倒是用演說式咿呀吟誦出來的，演員甚至有時用假嗓子（關於這點及其聯帶的問題可看M. C. Bradbrook, Elizabethan Stage Conditions），用天然的聲音表達莎氏的戲劇，是在十八世紀中起始的，這點事實不知梁先生何以忽略。總之，無論如何，詩是詩；散文是散文；決非詩去了節奏聲調的裝飾即是散文；散文加上該項裝飾即是詩。然而梁先生的譯本竟「一以散文爲主，求其能達原意。」試問此處所謂「原意」究何所指？「達」又如何「達」法？假如詩的「原意」可以散文「達」之，那普天下的詩人不將齊揮痛淚，追悔他們的不智麼？

第四則例言所提及的困難，實即翻譯一切文藝作品的困難。因爲「晦澀難解」實即「有系統之多元意義」（Systematic Ambiguity，參看 W. P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作祟（歷史的原因自然亦是一部分），而這種多元意義的構成，隨不同的語言系統而異。所以中國人可以誦美人的「香汗」，而英國人則無法說 "Sweet Sweat"；莎士比亞可以說 "this bank and Shoale of time"，而梁實秋教授僅僅可譯爲「時間之海的淺瀨」也。愚見以爲要應付這種困難，非「集思廣益」不可。僅僅「約採一家之說」，即「有所本」，亦仍然是不行。應該在廣搜西洋學者的解釋之外，並糾合國內學者，共同探討，然後表列各種意見作爲「羣註」，這樣方爲比較有益。

歸納起來，可以說梁先生對於翻譯文藝作品的問題看得太容易了。這其實是當今的通病。本文的最大用意即在提醒大家，要對於翻譯文藝的問題從新作嚴密的檢討，對這種工作爲極端充分的準備。筆者個人有兩個積極的建議：第一，翻譯偉大的文藝作品，應取合作的辦法，此層於討

論梁先生的第四則例言時已說過了。不特在目前，即在遙遠的將來，我們亦不便希冀一個文壇巨人出現，天生就的可以翻譯「莎士比亞」，「但丁」，或「荷馬」。倒不如集一時代之學人，同力合作爲佳。第二，在從事翻譯事業之先，應該對中，西語言意義之異同作充分的研討，這種工作的影響，不僅達到翻譯界爲止也。

四

指出一種工作的弱點並不就是菲薄那種工作的本身。筆者對梁實秋先生的譯作仍懷着相當的敬意（因爲那實在是扛鼎的工作）但同時不能不看見梁譯的弱點。這些弱點其實不是個人才力及意向的問題，而是時代對翻譯文藝作品的認識的問題。筆者因此在前面說了許多話。

談到梁先生譯作的本身，筆者的意見可一言以蔽之曰：距離莎士比亞太遠。理由是極爲明顯的，前面已講過了。沒有詩的莎士比亞豈堪想像！酌採一家之說的譯本能與莎士比亞發生多大的關係？我們固無理由希冀，移植」任何外邦詩人於中土，「介紹」又談何容易！梁先生的譯本雖然是學者的工作，但目前還不能談「介紹」二字。拿它作一種「了解之企圖」「或者梁先生以爲不敬，其實即作如是觀，這工作的成績仍未可樂觀。

讀者若要例子來證明梁譯之「不足」（inadequate），可說是俯拾即是，即以 Maebeth（馬克白）一劇而言，那些膾炙人口的幾段，在譯本裏都變成平淡無奇，光彩全失了。細心的讀者可持原文與譯文對照，不必筆者細述，（第一幕第七景馬克白的獨白就可作一例子）。

要補救類似梁先生的譯本的那種「不足」，我們需要新的認識及充分的時間來準備。第二層姑不必論，所謂「新的認識」，可不憚煩地重敘如下。

翻譯莎士比亞的問題，實即譯詩的問題。詩不能移植，但可以有方法了解。翻譯就是了解詩的方法中很重要的一種。我們現在正需要多量的翻譯工作。我們竟不妨說每個從事文藝工作的人都應該經過翻譯的訓練。但這種訓練或工作不當冒然嘗試，應該先有意義學的訓練。如瑞恰慈博士在孟子論性附錄中所揭櫫的那種工作是大可以使我們反省的——工作方式的繁簡，自然可以不同。

梁先生的工作我們仍希望它完成而且希望後來的譯本要較現在的進步。全部譯集出版後仍盼梁先生繼續致力於翻譯莎士比亞的問題。以梁先生的學問，經驗，及爲學的機會，誰敢說他在這方面的造就將不如諾登教授（Professor Norton）在翻譯但丁方面的造就呢？

一九三六 北平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重訂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貨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3次 特別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快車 膳車各等	5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快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5·45	6·45	8·00	9·30	13·00	16·00	18·00	20·00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6·04	7·35			13·16			20·41					開	永定門	開
6·20	9·01	8·26	9·54	13·31		18·25	21·50	21·25				開	豐台	開
6·44	10·18			13·49			23·00	21·44				開	黃村	開
7·39	12·58	9·20		14·37			0·30	22·25				開	郎坊	開
8·03	13·47			14·53			1·09	22·43				開	落垡	開
8·33	15·30			15·20			2·10	23·05				開	楊村	開
9·11	16·58	10·24	11·41	15·47	18·00	20·16	3·44	23·31				開	天津總站	開
9·20	17·15	10·32	11·51	15·55	18·08	20·25	4·00	23·40				到	天津車站	開
9·30	停	11·05	12·05	16·05	停	20·50		23·55	6·35			開	天津車站	到
10·33		開	13·04	17·10		開		1·00	8·43			開	塘沽	開
11·41		往	14·00	18·13		往		2·06	12·10			開	蘆台	開
12·29		浦		19·00		上		2·57	14·17			開	胥各莊	開
12·42		口	14·55	19·13		海		3·11	14·40			到	唐山	開
12·47			15·00	19·18				3·15	停	6·30	7·30	開	唐山	到
13·01			15·11	19·29				3·30		7·10	7·45	開	開平	開
13·34			15·35	19·54				4·03		8·30	8·14	開	古冶	開
14·26			16·07	20·28				4·53		10·05	9·07	開	灤縣	開
15·28			16·49	21·18				5·59		12·44	10·10	開	昌黎	開
15·51				21·37				6·24		13·28	10·34	開	留守營	開
16·11			17·22	21·55				6·47		14·15	10·54	開	北戴河	開
16·38			17·42	22·17				7·16		15·18	11·23	開	秦皇島	開
17·00			18·00	22·35				7·40		15·5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8·20				開	山海關	到
								16·40				到	遼寧總站	開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特快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貨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特別快車 膳車各等	24次 快車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快車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貨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快車 各等
開	北平前門	到	9·25	11·33	13·55	15·50	17·35	18·28	21·52	23·00	1·10			
開	永定門	開				15·20	17·17		21·37		0·45			
開	豐台	開	9·02		13·31	14·38	17·03	18·00	21·24	22·35	0·05			
開	黃村	開	8·44			12·47	16·36				22·52			
開	郎坊	開	8·05			10·48	15·40		20·27	21·36	20·40			
開	落垡	開	7·43			9·37	15·20				19·40			
開	楊村	開	7·21			8·32	14·50		19·52		18·39			
開	天津總站	開	6·56	9·35	11·40	6·26	14·14	16·10	19·25	20·39	17·20			
到	天津車站	開	6·45	9·25	11·30	5·55	14·00	16·00	19·15	20·30	16·20			
開	天津車站	到	6·30		11·00		13·46	15·48	19·00	20·00		11·45		
開	塘沽	開	5·30		由		12·43	14·55	18·00	由		10·07		
開	蘆台	開	4·26		上		11·38	14·00	16·48	浦		7·41		
開	胥各莊	開	3·30		海		10·45		15·56	口		5·55		
到	唐山	開	3·15		開		10·30	13·05	15·42	開		4·50		
開	唐山	到	3·05		來		10·25	13·01	15·37	來			21·50	20·30
開	開平	開	2·51				10·12	12·51	15·27				21·28	20·17
開	古冶	開	2·28				9·45	12·34	15·10				20·30	19·51
開	灤縣	開	1·31				8·45	11·55	14·27				17·43	18·58
開	昌黎	開	0·31				7·40	11·14	13·42				15·00	17·56
開	留守營	開	0·01				7·12		13·19				13·30	17·28
開	北戴河	開	23·42				6·54	10·43	13·05				12·34	17·11
開	秦皇島	開	23·09				6·25	10·20	12·40				11·25	16·42
到	山海關	開	22·40				6·00	10·00	12·20				10·20	16·15
開	山海關	到	22·00											
到	遼寧總站	開	13·35											

通縣支路

81次	83次	85次	8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2次	84次	86次	88次
6·30	10·00	14·05	19·00	開	北平前門	到	8·30	12·45	16·45	21·40
6·37	10·08	14·13	19·08	到	東便門	開	8·24	12·37	16·37	21·32
6·40	10·10	14·15	19·10	開	東便門	到	8·21	12·35	16·35	21·30
6·57	10·29	14·34	19·29	到	雙橋	開	8·03	12·16	16·16	21·11
6·59	10·31	14·36	19·31	開	雙橋	到	8·01	12·14	16·14	21·09
7·12	10·45	14·50	19·45	到	通縣南	開	7·48	12·00	16·00	20·55
7·14	10·53	14·58	19·53	開	通縣南	到	7·46	11·52	15·52	20·52
7·20	11·00	15·05	20·00	到	通縣東	開	7·40	11·45	15·45	20·45

北戴河海濱支路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90次	92次	94次	96次
7·00	11·00	13·10	17·30	開	北戴河	到	6·35	10·30	12·50	16·55
7·20	11·20	13·30	17·5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10·10	12·30	1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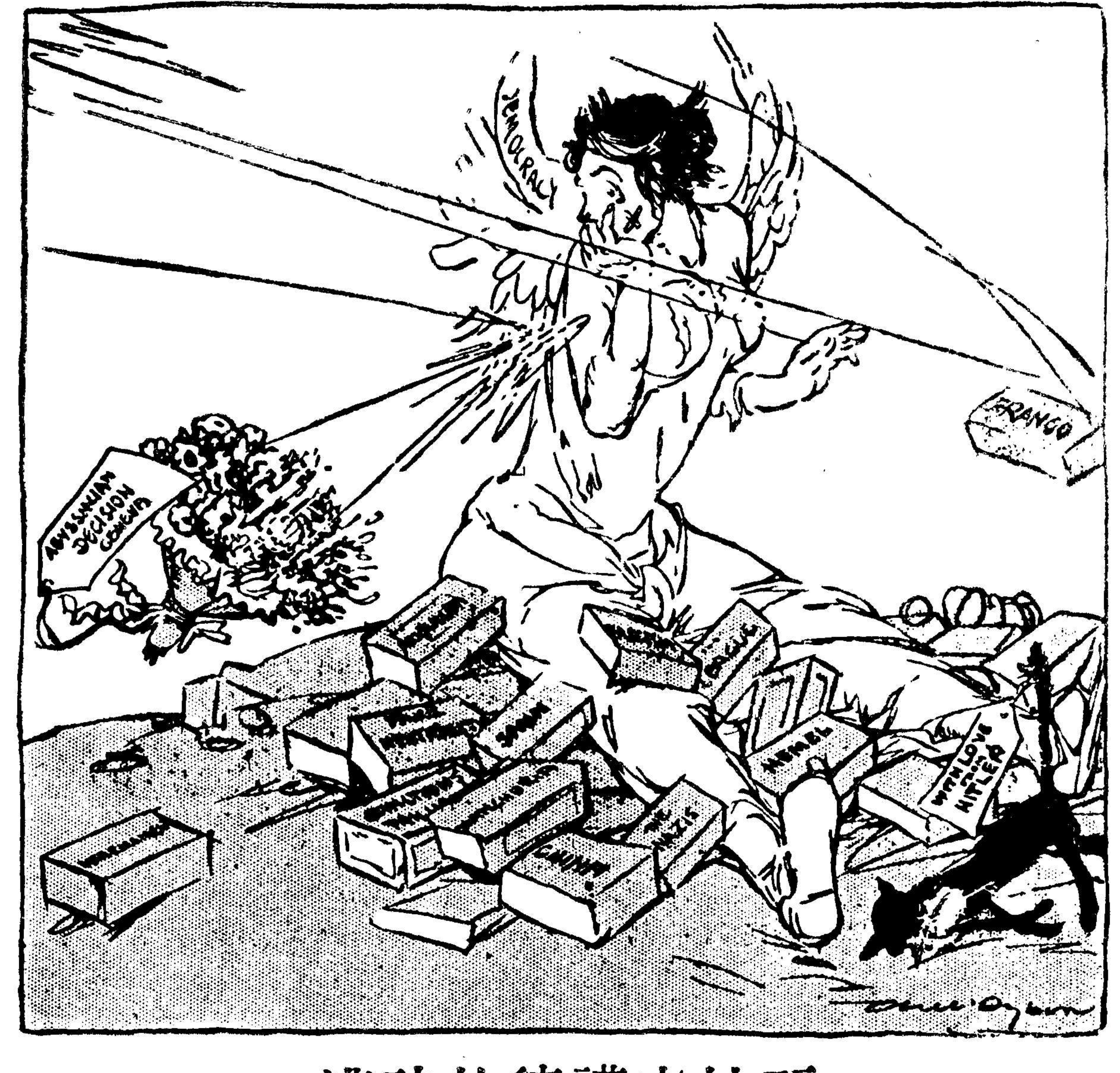
國際諷畫

新年之回顧與展望



戰神之歌

圖見美國「費城詻詢報」，意指西班牙內戰的大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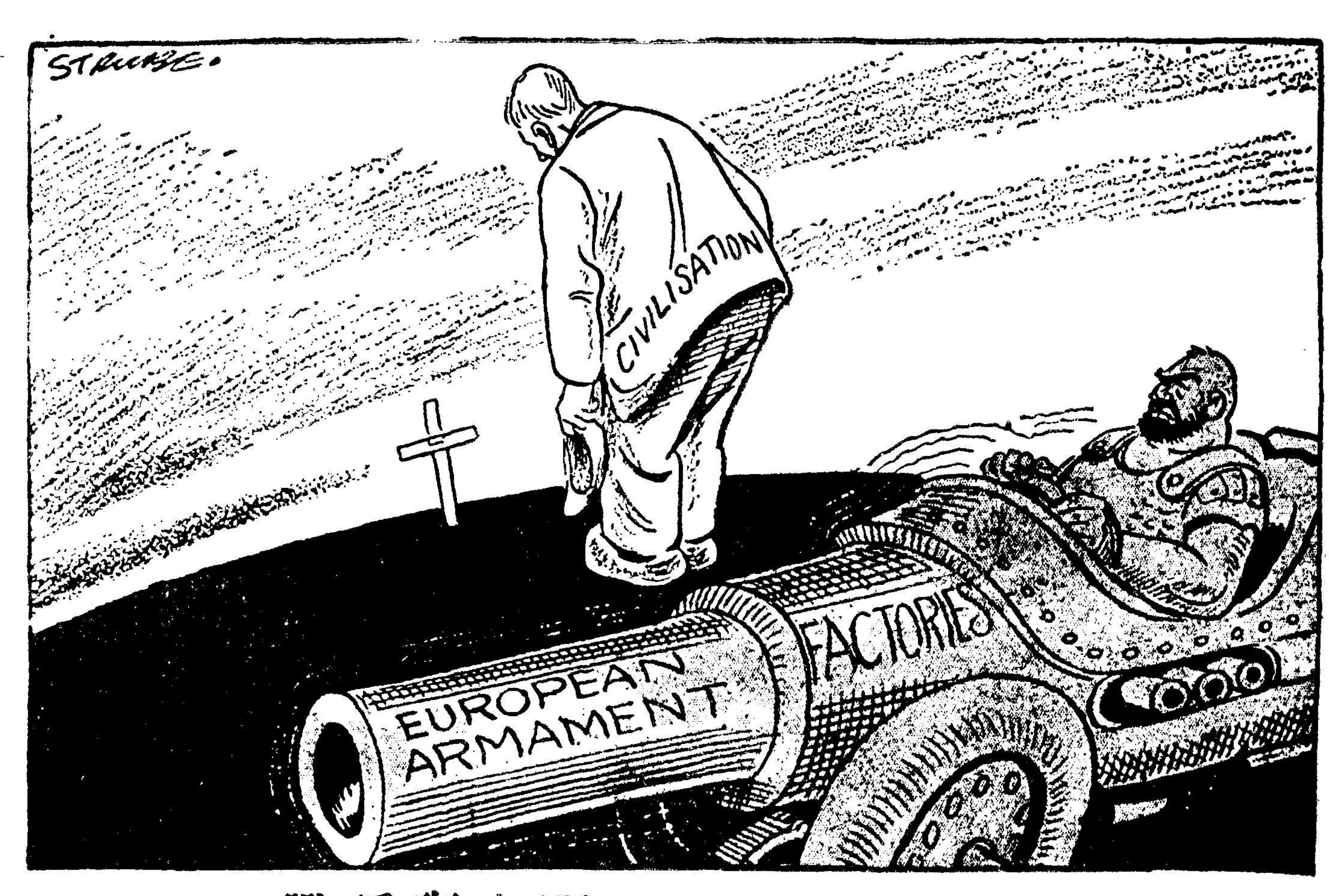
遭殃的德謨克拉西

一九三六年，民族主義受到無數的打擊，已經破頭爛額了。Daily Herald, London



西戰寫眞

見美國 The Kansas City St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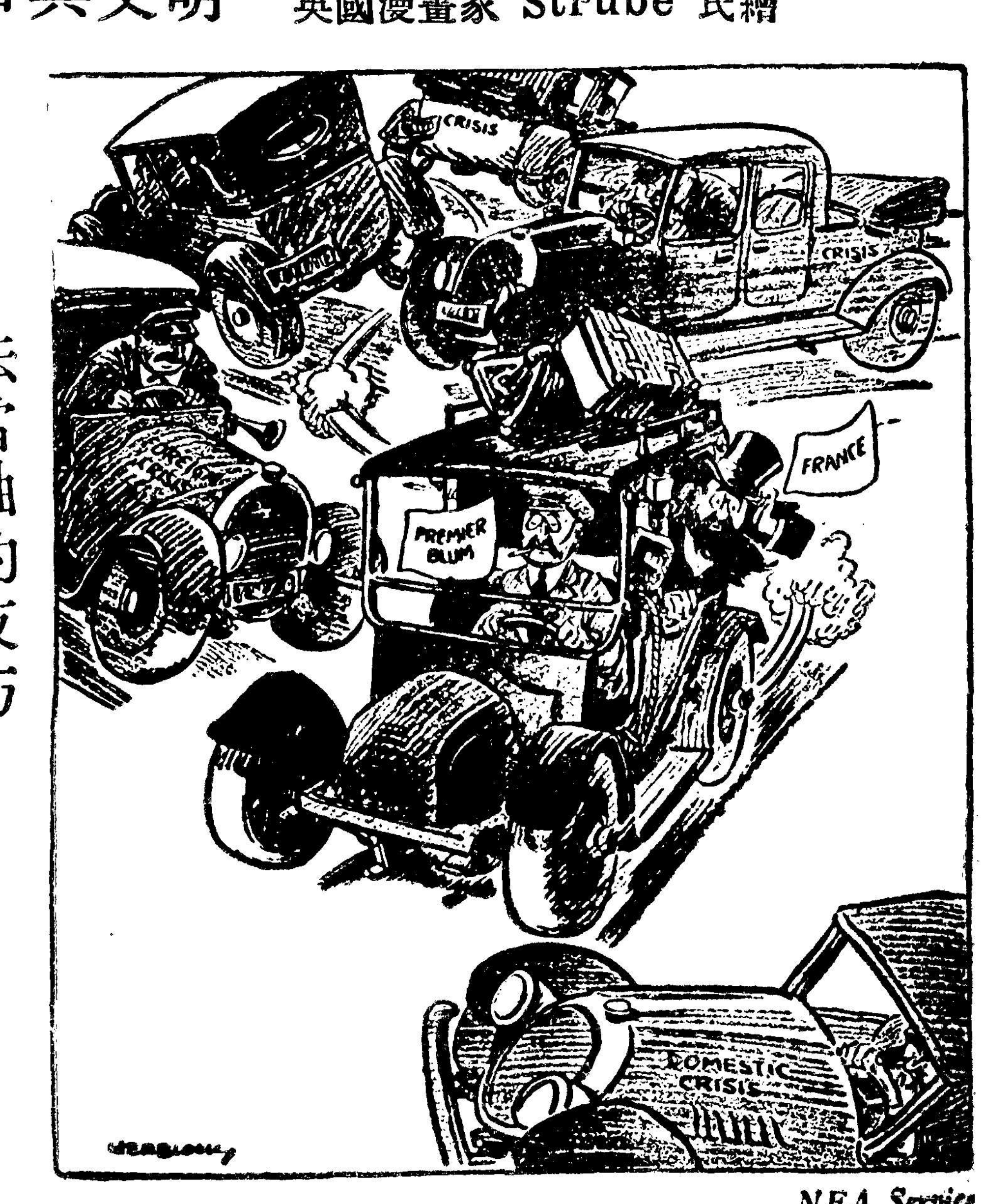
戰爭與文明

英國漫畫家 Strube 氏繪



砲口的羔羊

原圖見英國 Punch 畫報，指英首相包爾溫之和平政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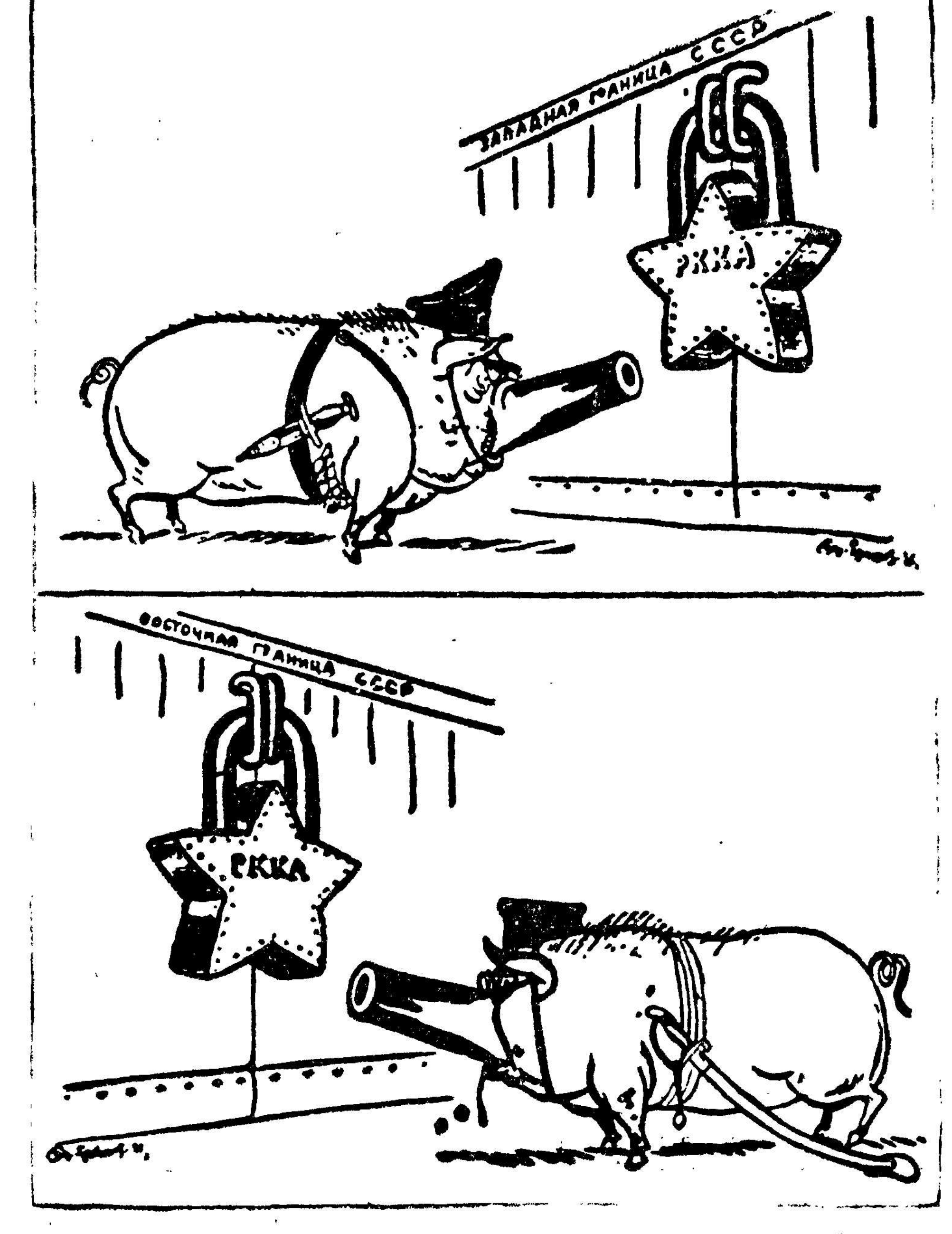
法當軸的技巧

法國政情，有遍地荊棘之象，法總理里昂伯倫頗能應付裕如。美報

新舊兩世界的空氣

羅斯福的新政權

美國老人向羅斯福道，「希望你這輛一九三七年的新汽車，不要消耗太多的汽油才好。」　紐約時報



西門一東門

圖見蘇俄Sovfoto報，指強敵窺伺之蘇俄東西兩境，均有紅軍固守。

卜居

和平之鴿對美洲聯盟企望着說，「這是個安

St. Louis Post-Dispatch



South Wales Echo, Cardiff

德俄關係

德俄兩國均高唱酷愛和平，但各執武器，努目相向。

South Wales Echo, Cardiff


Juliet—"'Tis but Thy Name That Is My Enemy . .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一齣莎翁的名劇

茱麗葉向羅密歐道：「只有你的姓氏是我的仇敵：但是姓氏有什麼關係？譬如我們替玫瑰另起上一個名字，它不是還是一樣地香嗎？」

圖見美國The Philadelphia Record報，為Doyle氏所繪，指美總統公子最近與富豪杜邦之女締



希忒拉的戲法

現在希忒拉的活動太忙，關於殖民地問題，在適當時期，定將提起。　Glasgow Record



日本報對陝變的觀察

東京朝日新聞十二月十六日社評

西安事變的全貌與眞相，現雖尙未明瞭，但問題乃在西安事件此後給與中國內外情勢之意義與影響如何。失去唯一的指導者最大柱石的蔣氏，對於中國政府自然是很大的打擊，可以說遇到了崩潰的危險，中國政府怎樣對付此突來的大難，實爲各方所注目的。中國政府在目前以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氏代理院長，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以下七常務委員代行委員長職務，以軍政部長何應欽氏負軍務實權的責任，這是正當的處置。而在另一方面，爲援救蔣氏出險起見，會暗中與張學良努力發見一種妥協點。但是後來中國政府確認張學良方面已絕對無妥協可能，又見別無參加叛變的，多數地方當局皆在擁護中央，於是即決定反共討張態度，而任何應欽氏爲討逆總司令，下令討伐，一掃中國政府將發生內訌之疑懼的暗雲。

中國政府在下討伐令之同時，中央軍即陸續出動，因地勢與交通關係雖不能如中央軍的預定，迅速加以解決，但張學良方面所企圖的舉動，因各方無人追從，所以張學良的計劃，完全陷於孤立，決無成功希望。不過張學良此次的行動，較之舊軍閥所常有的私怨陰謀之偶發事件爲深刻，如將來大勢不利，他們恐將投入聯俄赤化的陣營。

因西安事件，中日交涉有了好轉的契機，實爲可喜的現象。日本陸軍當局自西安事變以來，久持冷靜態度，而以深切的關心，注意事件之全貌，中國全局的動向。叛軍與第三國際及共產軍的關係，現忽破其沈默而表明態度，實値得重視。而其內容的要點，則對努力於中國統一大業的蔣氏表示同情，警告中國少數軍閥因私慾而受赤禍，希望中國當局立於善鄰協和的大精神上，迅速打開危機，圓滿收拾大局，這可以說是表現了日本國民對華的希望，是吾人深表贊成的。吾人一方希望中國自身善爲收拾時局，一方希望日本在此大轉變期中，亦不可有誤算。

（子修）

德日反共協定

The Anti-Communist Pact

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社論

一般預料德日協定定較表面上實際所表示者更爲有力。協定之中沒有提及蘇俄，更沒有軍事條款，僅係雙方反對共產國際的共同聲明，自措辭上看，蘇俄很難反對這兩個國家意識上的結合。德日認爲放任共產國際之干涉各國內政，不僅危及各國內部和平及社會福祉，且可威脅世界一般和平，故聯合起來反對共產國際之破壞工作，并請受共產

國際破壞活動威脅之國家，參加此項協定。附屬的議定書規定設立常設委員會，計劃反對共產主義的防衛工作及交換情報。議定書中有一條似乎可以解釋為整個協定除了東西兩大國家內部聯絡外，還有旁的事情。例如「兩締約國之官方對於國內或國外直接或間接服務於共產國際者，或助長其破壞工作者，應採嚴格之措施。」一個或許多國家不採用軍事干涉，如何能採取嚴格的措施來反對在外國的敵人；而增進共產國際活動之最重要組織，未有超過蘇聯者。所以公布的條文并非協定全貌。恐怕在這種理論的背後，尚有如數日以前我們遠東通信所暗示的那樣的軍事同盟。

這兩大國家誓言彼此援助反對各該國警察力量能以統制之威脅，這種事情的本身并沒有可以反對的地方。有人或則要疑惑，在他們空洞的聲明反對某種事情外，當有旁的用意。但他們自身認為反對一個不受歡迎的政治信仰，很有理由。蘇俄引起這兩大敵國的行動只能歸咎於自己。蘇俄時常狡辯，自以為是，否認對第三國際的活動負担任何責任；但現在則作法自斃了。第三國際的存在在推動世界革命；其會員及金錢主要皆來自蘇俄；蘇俄政府要人又皆是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史達林政府對他們在友邦內醞釀破壞工作指謫之答覆，皆是狡辯。蘇俄在外國的威信因此大受損失。

德日認為第三國際的活動，不僅危及其他國家之安寧并且威脅世界之和平，西班牙問題即一証明。據由俄歸來的觀察者稱，在今年四月，蘇俄很有地位的人即大言在夏天以前，西班牙即成了他們的了。可見他們在鼓動亂事。蘇俄是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新近頒布的新憲法，已恢復了若干民主國家認為根本原則的民權及自由。是以現在蘇俄有力量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蘇俄的信心是資本主義不用外來的援助終將自行崩潰，蘇俄停止其外來援助，就讓這種程序自行發展好了。現在有一個緩和歐亞緊張的重要因素，就是蘇俄放棄援助津貼反對各友邦合法政府的秘密政策。

可是無論第三國際的活動如何卑陋不便，德日成立反共產集團——基於恐懼厭惡的意識形態之聯合甚為危險——誠屬遺憾，且無必要。英國雖然對里賓特羅甫簽訂此約之姿態，表示焦慮，但這種與英國命運沒有多大關切的事情，英國定然不願過問。這種同盟的主要影響，就是給希忒拉在歐洲，日本軍隊在遠東，行動上一種較大的自由。謠傳——這種傳說并非沒有根據——德日在荷屬東印度劃分勢力範圍，其發展自然影響英國在香港及新加坡的地位。無論這種發展的前途如何，這個條約無疑的要加速日本向華南的侵入，因為日本對滿洲邊境的顧慮大為減少了。在歐洲方面德國堅持要反對捷克的赤化，恐怕要產生不好的結果。這是無人可以蒙蓋的惡的風向，但是要想由最近不安的政治空氣中，拾到便宜，也不是容易的。（季廉）

美報之德日協定觀

Nazi Reich and Japan at last Admit a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2, 1936

Edwin L. James 著

德日兩國政府的發言人全講，德日新約是對第三國際而發的，並不是對蘇俄政府。這種有趣的區別方法，引起了莫斯科方面冷雋的譏誚，說兩國在應付當地的共產黨員之時，日本竟需要德國的警察，德國竟需要日本的警察，眞是不可思議的事。第三國際既然是不能作戰的團體，所以據蘇俄的看法，德日協定是對她而發。

並且蘇俄在上週會經宣布，他們知道這協定包含一個對俄的軍事同盟，俄政府會經向日抗議，說這條約的影響，惟有妨碍日蘇兩國的邦交。俄外長李維諾夫曾經通知日本，說在情勢明朗化以前，蘇俄將不簽字於最近議定的日蘇漁業協定。

蘇方的抗議是很自然的。遠東的情勢，近頃因華北被侵，而呈現緊張之象，這件事似乎是日本鞏固對蘇的地位，而且現在德蘇的關係，又顯然不甚友好；莫斯科方面鑒於這種情形，所以推論此協定的締結，其意義即等於德蘇開戰，將給予日本在遠東方面進

攻的機會，而日蘇在遠東的糾紛，將給予希忒拉一個進攻蘇俄的可能。

李維諾夫氏曾經下過最大的努力，不令第三國際去干涉蘇俄的外交。他這種努力，似乎很得史太林的贊許。所以德日雙方的口實，將特別給李氏以煩惱。因此我們很可以提出一個問題：以一個指明爲對抗第三國際而設的條約，反發生令蘇俄政府似有贊助第三國際的需要，這是否德國的又一外交錯誤？

德日對蘇的條約，即使影響僅及三國本身，它已經是够重要的了。但是因爲歐洲的政治情勢，這新約內在的影響，還要大得不知多少。法蘇會經締結了一個互助協定。因此德日協定的影響之一，就是蘇俄在西境將保有重大的空軍力，倘使德國一旦與英法啓釁，它就可以參加。倘使新約有逼迫蘇俄在危機發生時，把空軍分駐在東西兩境的效力，那末希忒拉可以算是得着外交的成功了。

歐洲現在已分成法西斯和德謨克拉西國家的兩大壁壘，尤其是德國，將要把這德日協定看做增强反德謨克拉西陣營的一種力量。關於西局，這種的情感就很可以化爲事實。德國指摘蘇俄幫助西班牙的政府軍，而蘇俄又迭次說德義援助弗朗哥將軍。東京和馬德里雖然距離很遠，但是從外交方面講，關係却接近得很。如果德蘇發生衝突，而英法無力制止，那末日本對於這種情勢，是要予以敏銳的關切的。

現前的情勢，非常複雜。英國對於西班牙問題，並無參加的意向，她將要盡力使西戰的範圍，僅限於本國。但是同時英外長却宣布準備用武力去抵禦對於法比或埃及的攻擊。這話是否爲對德義兩國所下的警告，是很可玩味的。

英國正在密切注意德日間的把戲，這是我們不妨可以假定的。最近德國勸誘英國參加反共集團，曾遭遇了英方的峻拒。英國當然認此爲反蘇的行爲，結果將要削弱英法兩國在歐陸的陣線。希忒拉意中，想令德日協定如何的影響到歐洲政治，這是英方所願意知道的。

一般的觀察，以爲英國在今後兩年軍備完成以前，她的外交政策一定是趨重于審愼容忍的。邱吉爾氏說的好，當英國在歐洲的勢力，站在上風的時候，她就將和德國自由的去討論維持舊世界和平的方法了。（櫪樵）

日德協定的透視

Defence or Aggression?

P. & T. Times, Dec. 11, 1936

許多同等重要的國際協定很少有像日德反共協定那樣，立即引使各國的失望，憂慮與錯解的。大家公認拉攏英國的柏林當局，因倫敦當局對於協定的不滿而大掃其興，東京也有點焦急，外相有田左也解釋，右也解釋，大家反倒更加疑惑起來。

即令我們就最低的估計來說，日本外交因受軍部的嚴厲指摘，而訂此協定，它的目的不過是加强民族的士氣，但是所付的代價未免過高，而軍部正在對準現行制度施以攻擊。如果日本政治家不能設法挽救，它的唯一結果恐怕將激起幾個最强大的民治國家團結起來加以對抗。

民治國家對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不作左右袒，對於二者都不喜歡，原因是法西斯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可驚的轉變，使他們不能不望而却步。他們公開的準備戰爭，希望以領土侵略來解救它們的經濟危機；這是民治國家所不願見的。

我們覺得法西斯國家這種黷武政策是錯誤的，在現今，戰爭實無利可圖。從前拿破崙，克萊武以武力獲勝，但今昔情形大變，今日的戰爭決不像從前那樣容易而經濟。今日戰勝者與戰敗者都會受到巨大的損失，債務將如山積。日本向滿洲侵略的結果，債務增加了十萬元之多，但在她面前擺着的不是屈服的後退，便是與他國拚命作軍備競賽，前者既會產生不可預料的結果，後者也會使她一敗塗地。

爲什麼日德反共協定在各國引起這樣多的批評？因爲大家都深信該協定的目的不是防禦而是侵略，日德兩國大聲疾呼的共產主義的危險，實在是一種烟幕，來掩蓋他們的武力的領土侵略行爲。義大利沒有參加該協

定，正是不願以此來束縛她的手足；在墨索里尼看來，思想是實現國家的目的的工具，而不是一種根本主張，他曾說，義大利既佔有亞比西尼亞，她可以躋於滿足的國家之列了，他這話是實話，一旦世界大戰發生，恐怕義國要重演上次大戰的活劇。

德國在防守與侵略中間，還有選擇的餘地，但日本是否也有選擇的餘地便可疑了。日本軍部勢力的强大凌駕一切，政府完全在其控制之下。它要獨力實現德義兩國的法西斯國家，這種情勢是很危險的。

今日日本對內對外的地位，因拚命用力與浪費的結果，比一九三一惡劣的多。日本繼續現行政策下去，只有使她的地位更壞，不會變好。但是，後退對她也是非常不利的；唯一的出路只有防守。但是她已竟走到這步田地，即令採取防守政策，也不能絕對的能保証和平。（奉生）

國聯設置原料委員會

（十二月九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論）

國聯最近決定設置原料委員會，對於日本亦邀請參加，日政府已決予接受。前者國聯第十七屆大會開會時，認爲「關於討論和研究一切國家就或種原料品應依均等的交易而取得的問題，無論爲聯盟國非聯盟國，凡與有特殊利害關係者，其合作進行的時機，已經到來。」此次委員會的設定，便是前議的實現。以近來國聯基礎的日趨微弱，連他本身的存在都漸成問題，他設置這種委員會以及其研究事項，將來能够得着怎樣的實際效果，固然很是疑問；而他這種計劃的目的，確乎正適合現在的要求。

原料資源公平分配之聲，兩三年來，紛起於世界的各方面。日本一般輿論，已經很主張此事，日本政府把他看作個堅決的國策，在六十七屆議會的初頭，外相廣田業已闡明過了。其他外國方面，如美國的郝斯上校，不僅對資源方面，於領土的分配，亦提倡應加考慮；英國前外相賀爾亦曾表明：「爲維持世界和平，有考慮原料問題的必要，英國對於此事，亦願帮助進行，」英外相艾頓，在上次國聯大會中，也曾作過贊助的演說。無奈安於惰性的各國，關於此事，還沒有努力促其實現。

所以這次國聯的決定，是很得時宜的。但實際說起來：原料的公平分配，假使沒有通商的自由，市場的開放，同時並舉，是難發揮眞正效果的。固然，對於原料不足之國，由豐富地方予以公平的供給，是很要緊的事，而除了物資很稀少或戰時等情形而外，凡是擁有物資的國家，誰不願意向他國售賣？就自己應用所剩餘的東西，向外輸出，無論何國，都是如此。如澳洲苦心焦思於賣羊毛與日本，便是一個實例。

通商自由，市場開放，是對於原料分配所不可缺的條件。固然有很多國家，輸入料，是專爲自己消費；而把他加工之後再行輸出以營國民生活的，也不在少數。例如英國本國鐵和煤雖很豐富，而其他資源，如國民的食料品，一年之中，僅够十星期之用，此外的物資，幾乎全須仰給海外。英國幸而有廣大的領地，在此方面，不感覺困難，然而關於製作品市場的確保，他們却常是操心的，他們標榜着自由貿易，並且慫恿他國加入這種制度。而像日本這樣沒有領土市場的國家，關於自由通商的要求，便更大了。美國國務卿赫爾在這次的汎美會議中，提倡通商自由，關稅降下爲和平機構案之一，其實爲維持世界的和平，策進人類的繁榮，不僅在南美北美是如此，全世均應如此。在移民的自由被限制或全被禁止的今日，爲增進國際親善計，此事尤有絕對必要。

世界情勢，刻刻變化。在對現狀滿足的國家，自當別論；而在求進步的國民，爲生活的向上計，爲增加的人口的生存計，自然需要以何等方法實行局面的打開。局面的打開，便是現狀的打破，而現狀的打破，應該避開運用物理的實力，而儘量在和平裏，以會議外交使之實現，方爲得策，這才是世界永遠和平的正路。國聯爲禁止不自然的現狀打破運動，設有盟約第十條；爲正當的現狀打開計，更設有盟約第十九條。徒以因領土資源均飽滿而貪圖安逸的諸國，只知道固守第十條，而忽略了第十九條的活用，這便是今日國聯陷於無力狀態，甚且可謂瀕於毀滅的重大理由。目下的國際混亂，其原因殆全

在此。我們對於國聯這次的計劃，誠恐其又以紙上談兵的討論而完事，然而世界諸國，實不應誤了對於原料分配問題和通商自由不可避免的情勢的認識，這與世界和平的實現，有很大關係，不要忘記了才好。（紫敏）

蘇聯新憲法

Soviet Russia's New Deal

The Nation, Nov, 21, 1936

Sidney Webb 著

蘇聯新憲法草案最近已經第七屆全蘇大會（All-Union Congress of Soviets）表決通過，將自一九三七年一月起正式施行。此項新憲法，無論在對內與對外，或理論與實際上，都具有重大的革新意義。韋白氏（Webb）此文，對於這種新精神有所剖析，特撮要爲之介紹。

蘇聯新憲法草案業已制定公布，並定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全蘇大會，加以核准。蘇聯政府公布此項憲法草案時，有意鋪張，宣傳甚力；這是一種「政治姿態」，表示蘇聯業已克服種種困難，而完成其社會改革與經濟復興。現時的蘇聯，不但長成，而且鞏固。前途希望，誠屬遠大。

新憲法草案中，關係人民選舉權利的規定，極爲普遍，不但工人與農民平等，就連以前的富農，貴族和反社會主義分子，也一漾有選舉權。蘇聯具有投票資格的公民，共計九千一百萬人，其中約六千萬人爲農民，三千萬人爲市民，以前農民的選舉權本受限制，現在却已將這種限制廢除，這是史太林對於人家攻擊他壓迫農民的一個有力答覆。

就政治理論上說，蘇聯新憲法草案中關於「人民權利」的各條欵，意義也極重要。本來在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和一七八七年的美國憲法中，早已規定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之原則及人民有自由尋求幸福之權利，一七八九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和一七九三年的法國憲法中，亦有同樣規定。後來著名的政治學家勃蘭克（Louis Blanc）並於一八四八年著書，主張人民應有「工作權」，即由國家代爲位置職業。這一切，在以前可以說大部分都只限於紙上空談，國家並不曾眞給人民以工作或幸福。可是在蘇聯新憲法草案中，這些理論與原則皆已包含在內，其中規定全體國民皆有工作權，自衛權，娛樂權，免費受各級教育權，並且有保持爲美滿的生活所需要的私有財產權。關於婦女，憲法草案中並特別規定其有「養育國民」之功能，因此在生產子女時期，由國家負担其一切費用，且設法補償其一切經濟損失。這些新條欵的實施，並不限於任何特殊階級或特殊民族，是無條件的普遍施行的。其中關於工作權和生育權的規定，尤爲比較憲法史上之一新頁，値得大筆特書。

在蘇聯新憲法草案中，關於保護人身自由，也曾規定非經司法機關正式簽署拘票，不得有任何非法逮捕情事。本來所謂人身自由的保障，以英國遵守最嚴，爲歐洲大陸諸國所不及，而蘇聯新憲法草案的第一百二十七條，對此却有極明確的規定，誠可注意。該條原文是「蘇聯公民身體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法院判决，或得檢察官同意，不受逮捕」。憲法草案第一百二十五條也極重要，其中規定「依據勞動者利益，並爲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公民享有下列利權：（甲）言論自由，（乙）出版自由，（丙）集會自由，（丁）街道遊行及示威自由。此等公民權利受下列事實保証，即：設立印刷所，供給紙張，公共房屋，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必需物質資料，以供勞動者及其組織享

用。」這條文中所包括的自由範圍是何等的廣大。

不過一切政治法規，都重在實行。蘇聯新憲法的精神雖然十分新穎完善，而我們要眞實判斷牠的價值，至少得過五年，而且在這五年中，蘇聯還必需不捲入國際戰爭的漩渦。（丹楓）

我所希望於羅斯福的

What I Expect of Roosevelt

Thhe Nation, November 14 1936

自從羅斯福大選獲勝，今後四年中美國政治的去向，頗爲一般人所關心。"The Nation" 雜誌，對此問題，曾向思想前進者及工黨領袖徵求意見，茲特擇譯一二，以供參閱。

（一）挪門湯姆士（Norman Thomas）的竟見是這樣：自從考夫林和蘭基（Coughlin-Lemke）的半法西斯運動瓦解以後，羅斯福的新政雖然有相當進步，可是照我的看法，還是悲觀的成份居多。因爲，羅氏的新政，在政治上雖然精巧老練，可是在才智上則未免水準太低，而且他沒有一定的哲學，在國會裏，也沒有感應與約束的能力，所以下屆國會，或許較上屆保守，甚至不易駕馭，也未可知。羅氏的計劃，不能一定說是左，也不能一定說是右，祇是着重個人的成分。他爲了換取那班反動者對他政治上的擁護，說不定會繼續讓那些人在南方自由活動；同時他或許會繼續他的擴張海軍的政策，而致造成一種可怕的結果。

因爲左派的壓迫，他或許能眞正推行那個不甚適當的瓦格納（Wagner）居住問題草案；但是，他的所作所爲，都是置民主原則於不顧，所以在所謂憲法政策方面，却恐怕不能不使我們失望。對於法官的指派，雖然還沒有証實，可是已經有一種謠傳，說大理院的首席法官之一，將委派羅賓森（Joe Robinson）充任。

今後羅氏的政策，希望能和有組織的工黨保持友誼的態度，因爲農工黨無疑的是有牠們眞正的地位，而且社會主義者，也希望能和羅氏合作，更希望從這種合作裏，能够有一點眞正的貢献。如果祇存其名，而不給予實際的力量，前途的危險，就難以預料了。

（二）約翰魯易士（John L. Lewis）的意見是這樣：這次羅氏的重獲勝利，工黨表示非常的快樂，一般工黨的中立同盟份子，更堅決的表示擁護羅氏政府，而希望助其成功。根據一九三三年前後的經驗，我們知道一般財政及實業的領袖們，他們本身不能統制他們的經濟生活和公共利益，所以過去及今日的實業與農業目標，正可以用來作爲將來建設的借鏡。目前的要務，是在用什麼立法政策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和怎樣才能立時建起經濟的共和體制。

（三）陶樂賽戴澤（Dorothy Detzer）的竟見是這樣：今後四年中的重要問題，是如何才能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如果我們參加戰爭，那就不啻是軍事法西斯化，已經有的一點兒社會安全的進步，將要完全斷送。而且，依照美國陸軍部實業動員計劃看來，還有甚於此者。這個計劃裏面說，如果戰事一旦爆發，一切童工法，女工保護法，集體交易權利，以及其他工人的保障等，都要取消，影響所及，共結果恐怕更要不堪設想。

羅斯福的政策，對於避免參加戰爭一點，雖不能說一定是怎樣，可是似乎有這種傾向。例如交換稅則政策，掃除國際貿易的障碍，建立國際間的好感，已有相當的成效。禁止軍火出口的中立法，也是另一種的方法，不過不禁止基本原料的出口，似乎不很澈底。此外，擴軍結果的龐大軍費的增加，也是人民所不能担負的事。羅斯福曾經說過，我們的海陸軍是用來保衛我們的海岸，而不是侵略他人，可是每年十萬萬的浩大開支，已經不是我們能力所能勝任。（藍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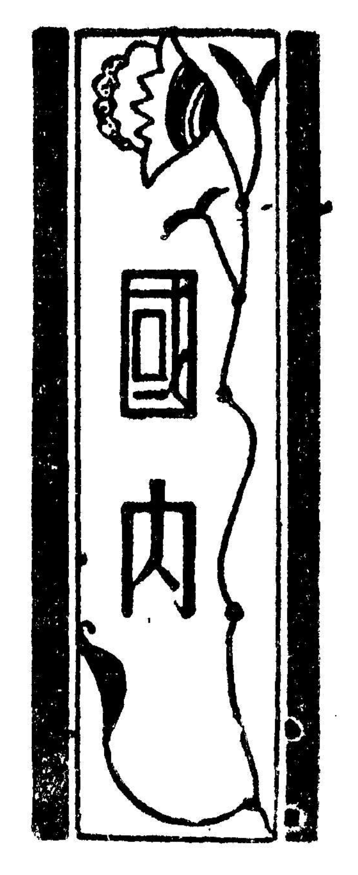


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止

自陝變發生後，全國各界，憂心如焚，莫不引領盼望有蔣委員長出險之消息。蔣鼎文於十七日攜蔣委員長手諭離陝，十八日抵京。手諭中有星期六前可望來京之語，然迄時仍未有消息。現宋子文已兩度至西安，端納亦往來奔走；同時太原方面，正在竭力設法營救中。照目下情形觀察，蔣委員長過去甚安全，將來亦決無問題；惟離陝日期，或尚有待。張楊最初企圖，在於混亂中一舉而達其目的，及見逆謀未成，遭全國唾棄，未始不撫心愧悔，將如何下場，或頗費周折耳。蔣夫人二十二日亦已飛去，營救方面，或可得進一步之效力。中央方面，始終表示討伐叛逆與營救領袖雙管齊下，決不有所瞻徇。討伐令下後，何應欽已正式宣告就總司令職，軍事佈置，日漸周密；前方將士，莫不義憤萬分，有滅此朝食之慨。因蔣委員長有暫停轟擊之手諭，故不能不略有停頓。于右任奉派赴陝宣慰，已至潼關設行署開始工作。陝北陝南將領，多派員接洽，馮欽哉已就討逆軍職，高桂滋高雙成亦派員赴并潼接洽，目下戒備區域可望縮小至西安附近及西蘭間之極小範圍內；大約目前沉寂之形勢，決不至延長，如三數日蔣委員長不回京，軍事勢必發動；而逆軍力量有限，且其中不乏深明大義者，必可於最短期內結束也。綏遠戰事，因偽匪部下之紛紛反正，近無大舉動，或將暫時入沉寂狀態中矣。

國外方面，本週無重要變化，僅西班牙戰事仍火熾進行中；英義關係，略見好轉，英法之撤銷駐亞使館，改設總領事，即無異變相之承認義之吞併，義國求仁得仁，歐洲局勢，或將因此得若干安定之因子。日議會開會期近，內閣方面，頗多不安之風傳，以現狀言，當不致有動搖之虞也。



蔣委員長尚未出險

西安事變發生已逾十日，迄見未解決，引起國內外之重大注意；現仍在撫逆兼顧中，大軍入陝者日多，先頭已過赤水，張楊部雖調動頻繁，實則力量懸殊，恐不敢反抗。現留西安者，除蔣委員長外，蔣鼎文已脫險，邵元冲已死，錢大鈞受傷，陳誠，衛立煌，陳繼承，邵力子，蔣作賓等，均安全，惟彼此不能見面，蔣委員長之侍衛長蔣孝先則於事變初起即殉難。衛士十九傷亡，甚可悼也。

國府明令討伐叛逆

中央政治委員會十六日晨九時開第三十次會議。出席委員孫科，林森，吳敬恒，馮玉祥，丁惟汾，葉楚傖，于右任，孔祥熙，朱培德，戴傳賢，王寵惠，陳果夫，陳立夫，居正，程潛，陳璧君，陳公博，馬超俊，張繼，何應欽，王伯羣，鈕永建，李文

範，梁寒操，王陸一，覃振二十六人，主席孫科。決議一，關於處置張學良叛變：（一）推何委員應欽為討逆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二）由國府即下令討伐。（三）推于委員右任宣慰西北軍民。國府十六日明令討伐，並特派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茲誌國府各令如次：一，張學良背叛黨國，刦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嵎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為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着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兇氛，而維國本。此令。（二）特派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此令。何於七日通電就職，並派劉峙顧祝同分任討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劉，顧並於同日分別在防地就職。原電如次：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鈞鑒。各院部會，各省市政府，各省市黨部，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師長，均鑒。案奉國民政府特派狀派字第九十四號開，特派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此令等因，奉此，遵于即日在京敬謹就職，並即派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討逆軍西路集團軍總司令，亦於同日分別在防地敬謹就職，除分別呈報通令外，敬電奉聞。何應欽，劉峙，顧祝同叩銑（十七日）印。

蔣鼎文帶來蔣手諭

蔣鼎文十七日離陝，十八日午抵京。其到京前後情形，據何應欽談話云：「余自被任討逆總司令後，即已依中央指示，指揮國軍向西安急進。昨日蔣主任銘三由陝賫蔣委員長十七日手函到京，其原文云：「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於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中正手啓。十二月十七日，」奉到委座手函後，余當已分電前線，飭於十九日下午六時以前暫停轟炸，如張逆藉此希圖緩兵，不於此期內送委座回京，則本人自當嚴厲執行原定計劃，澈底掃蕩。」蔣鼎文係於十八日正午十二時由洛乘飛機抵京，曾對人談關於西安消息如次：此次事變初起，委座與余及被扣各軍政長官均被完全隔絕。張學良常到余等住所來看視，自云：彼每見委座，必被訓斥。第一天彼求委員長接受其主張，當被委座嚴詞指斥。謂：「汝既稱我為委員長，則汝即係我之部下。汝今日對我，只有兩條路：如汝認我為汝之長官，則應立即送我先返洛陽；否則汝為叛逆，我既在汝叛逆手中，汝應立即殺我，此外無可再談。」此後每次入見，必被申斥云。連日政府軍隊進剿，派機轟炸，張乃約余晉見委座。余於十七日晨九時入見委座，張學良與余同往，禁余不得與委座單獨談話。余見委座態度沉靜如常，即索紙筆，作函兩緘。交余帶回，分致何部長，蔣夫人，對余謂：「汝回去對大家說，余對國事所抱之主張，現在雖張學良等亦必明瞭，其餘已詳致何部長函內，依近情觀察，數日內當可回京。」等語，余見委座後，即於十七日午十二時，由西安乘軍用機起飛，昨晚宿洛陽，今午抵京。」

于氏出發赴陝宣慰

中央政治委員會十六日決議，推于右任宣慰西北軍民。于以西安叛亂發生，宣慰西北軍民之舉，刻不容緩，十七日下午四時受命西上。行前並分訪孔祥熙，何應欽，中委張繼等共商一切。下午三時半，渡江赴浦口，路局特掛專車三輛。各方蒞站歡送者，有張繼，方覺慧，苗培成，麥斯武德，暨監察院高級職員等百餘人。于蒞站後，與各歡送人員點首致謝，旋即登車啓行。隨行者有王陸一等，于氏行前發表書面談話云：「我聽到西安變亂時，覺得我們國家民族的危機是突加嚴重。蔣委員長在萬難萬苦中所領導的復興中國工作，遭受頓挫，也就是我們全國家民族的生命遭受打擊。此時全國人心在極度悲憤之中，更認清了革命的程途，和自己的責任，鞏固政局，戡除叛亂，營救領袖的安全自由，在當前是我們舉國上下一致的決心和任務。我們更應竭心力之所至以赴之。況且東北的將領子弟與人民，亦在十餘年兵荒喘息之餘，一方面是流離之子，一方面是孑遺之民，情同骨肉，豈能坐視他們糜爛於叛亂威脅之下。中央派我前往西北宣慰，我自當以中央之心為心，希望軍民一致的覺悟與努力，挽救艱厄，使我們國家民族，仍在我們領袖預定工作之下，而得到復興。」于於當日抵洛十八日抵潼即在該地設行署辦公。張學良曾電于表示不歡迎其赴西安。于氏於行前致張學良，楊虎城電云：（一）西安張漢卿先生，楊主任虎城弟鑒：自蔣委員長失自由後，不但羣情震憤，世界各國論調，莫不

以中國復興事業，遭受頓挫爲憾。蘇俄報紙，尤爲激昂，認爲毀損中國抗敵力量，愈使侵略者有所藉口。今日之事，不但公等處危城中，使全國亦處危城中矣！望三思之，中央命我入陝，因思東北及西北之將領與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動無窮之感念。而西北甫有生機之人民，此時之情，當更可憫，我必盡所有之力，以求免於戰禍。然此事則在公等撫然轉念之間，天下極危難之關頭，亦有極平易之途徑，望三思之！蔣委員長及各將領同人之安全自由，即東北西北將領子弟與人民之安全自由，亦即我國家民族之安全自由也。此即繫於公等之大智大勇矣，闊海遠隔，通此精誠，惟希省納，于右任銑（十六日）。（二）西安張漢卿先生，楊主任虎城弟鑒；既電誦悉，反對公等之聲，已盈天下；今者大錯已鑄，大難方殷，然大仁大勇之覺悟，亦在此時，我奉命入關，盼派人見我一詳言也，于右任篠（十七日）。

閻錫山談營救辦法

大公報特派記者二十一日晨以書面叩詢閻錫山，對時局意見，閻以筆答如下，（一）問，副委員長將採何方法營救蔣委員長出險？閻答，願避開個別的異點，並縮小異點以至無，擴大同點以至於盡的方法，共出至誠，以達到同願請委員長回京之目的。（二）問，黃紹竑來并，商營救蔣委員長出險，及遏陝變擴大辦法，副委員長意見如何？答，黃主席來并如何營救蔣委員長，甚願聽中央之意見。（三）問，最近所接共匪移竄報告如何？答，甘寧邊境共匪，確有一部南下，大部西調，陝北所留殘匪，並未移動，不時圖向河東滋擾。（四）問，高師長（桂滋）來并，商陝北治安維持辦法，決定如何？答，高師長來，對陝北治安已商定辦法，一面清剿殘匪，一面嚴防東竄，西安事變後，該部餉需斷絕，請中央維持，已決定由四省剿匪總部撥發。（五）問，黃河封凍防務重要，防止共匪東竄布置如何？答，晉西河防，西岸駐有剿匪部隊，積極清剿；東岸並駐重兵，防守絕無問題。（六）問，綏遠前方近況如何，剿匪軍是否繼續前進。答，綏邊僞匪，仍不時騷擾，均經擊退。剿匪方針絕不變更，中央如無特別命令進剿，仍守原綫，以最大犧牲之決心，守土抗戰云云。又閻於二十一日晨八時在并綏署省府聯合紀念週講演，追述西安事變，原文稱：『我們應充分的認識此次事變是我國家民族皿下的大不幸，當然是增加我們對國家民族前途無限憂慮。我們應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挽此危局。但欲挽此危局，必須先請蔣委員長回京，爲第一要義。我決夜以繼日的向此途徑努力。我確信誰非國人，誰不愛國，誰肯陷國家民族於危亡，誰肯做千古歷史上的罪人。國人必須拋棄主觀的成見，勿囿於目前的利害爲前提，避開個別的異點，趨向共同的同點，縮小異點以至於無，擴大同點以至於盡，尋着途徑，出以至誠，轉危爲安，定可做到，至我們站立在國防前線的晉綏，受此次事變的影響，增加前線的困難，減少後方援助；我們只有上下一體，加倍努力，更當仍抱定最大犧牲之決心，守土抗戰，以衛國家，所謂「事到難處倍努力，」是我們應當服膺的明訓。

邵元冲已傷重逝世

邵元冲家屬頃在晚報登訃告：「頃接西安電，邵翼如先生於十二月十三日晚因西安叛變不幸殉難，哀此報聞。」聞邵於十二日事變發生之際，被楊部叛兵擊中三槍，延至十三晚竟不救云。又聞邵力子夫人傅學文亦已傷重逝世，其致命原因，係變起時被楊部叛衆以亂刀戳傷，遂致無法救治。又據中央社訊，邵元冲由粵桂返京後，即於本月四日奉蔣委員長電召，入陝謁蔣，商討國事，並報告在桂情形。不意適逢張學良叛變，與各要人同被扣留，竟於十三日晚在陝遭叛逆殺害殉難。京中始於十五日自西安傳來邵氏受傷消息，旋經邵夫人張默君電詢張學良，據答，僅受微傷，在省立醫院醫治。乃十九日晨京中突得續訊，邵確於十三日晚在陝逝世。中央黨史會得凶耗後，迅即呈報中央，該會全體委員暨中委張繼，李烈鈞，馬超俊，方治，吳忠信，蕭錚，王漱芳，蕭同茲，及程滄波，何遂，張維翰，王斧，陳大齊等，均往邵宅唁慰邵夫人。邵宅十九日即佈置祭堂，晚七時舉行家奠，並推定人員辦理。喪事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聞訊，亦至驚悼，當推常委陳立夫及羅家倫於當晚至邵宅，代表中央唁慰。中央秘書長葉楚傖亦親往弔唁。並由中央執監委會正式具函唁慰，復送花圈聯輓，中央秘書處復於即晚電陝及留陝中委蔣作賓，探詢邵遇害究竟，原電云：邵委員翼如，聞已去世，其經過及棺殮情形如何，現停柩何所，均盼電復，中央秘書處皓。（十九日）

陝省黨委喬裝逃出

陝省黨部委員劉清原十六日晨喬裝出陝，二十日抵鄭，乘歐亞公司飛機飛京。據談：「蔣委員長安全，現住新城大樓，由綏署憲兵營蘇部保護，黃浦畢業同學一人伺候。十五日前委員長絕粒不食，後經該生婉勸，並親自爲炊，十六日起方進食。城內秩序十六日曾一度混亂，頃已恢復，安靜如恒。所傳掛紅旗事不確，現每日舉行升旗禮，仍爲青天白日旗。事變初起時，中國交通各大銀行全被搶，後張感金融無法維持，仍令歸還。陝各行存現洋八百萬，法幣一千五百萬，足敷應用。西北勦匪總部及陝綏署仍辦公，另成立聯軍西北軍委員會，張學良任主任。城內駐軍張部僅一團，楊部兩警備旅，事變後，孫蔚如任警備司令，佈告爲奉蔣委員長諭，城外防禦工事及城內治安，均楊部擔任。省府已改組，主席兼民廳長爲楊虎城之前參謀長王一如，財長爲續式甫，建長仍爲雷寶華，因雷爲漢中人，事變起時張楊均宣誓合作，保護委座安全。」又據近自西安逃回者談：西安事變臨潼與西安兩處，係於十二日晨六時同時發動，中央軍政長官被扣者十七人，除蔣委員長外，尚有蔣鼎文，朱紹良，陳誠，陳繼承，衛立煌，萬耀煌，陳調元，馬占山，蔣作賓，會擴情，邵力子，錢大鈞，張冲，蔣方震等。殉難者有，邵元冲，蔣孝先，蕭乃華及憲兵團長楊振亞，西安公安局馬局長，以馬爲最慘。據謂多數叛徒將馬釘於城門，又錢大鈞亦受傷，錢大鈞現在何柱國處醫治，西安時有搶掠，至今紊亂。

傅主席談陝變感想

大公報記者十八日晨謁傅主席，叩以陝變近情，承答：西安情形，雖不明瞭，惟知委座確極安全。繼云，國家年來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切均有顯著進步，本年統一完成，國家景象極佳，機運轉變，國際地位亦改觀，方期繼續努力，完成民族復興大業，不意西安事變突傳，全國憂惶悲憤，不可名狀，前方將士，尤爲痛憤。蓋以蔣公身繫國家安危，今此事件，今此事件，不僅蔣公個人問題，實國家存亡關鍵。國事前途，演變如如何，實抱無窮隱憂。惟前方將士，雖日來無時不在悲痛之中，惟盼主動者之早日覺醒，化險爲夷，但對所負守士禦侮之神聖職責，實未敢忽；蓋均認識惟在前方犧牲，方足以表現委座之意志，明變不餒，方不負委座平日之訓練，故軍心士氣，不但未稍見懈，反因此益增沉痛奮勵，前線將士，均以最大努力，遵照最近中央明令，以堅强犧牲之精神，貫徹委座以往之指示，表現委座堅苦救國之意志，并發揮其所授之抗戰方略，俾使誤解者，得以覺醒云。

前方將士電張勸告

綏遠前敵將士全體十六日有電致西安張學良，文曰：「張漢卿先生大鑒，自匪僞侵綏，義等在蔣閻正副委員長領導之下，堅忍抗戰；賴委座指示宏略，前方將士効命，紅格爾圖及興和諸役，予敵重創，繼乃收復百靈廟及錫拉木楞召等地，敵望風披靡，不敢再犯，全國人心，爲之一振；國運不轉，已奠民族復興之基。邇日軍事急轉直下，正節節進展，西安事變突爾傳來，不獨軍事上失所秉承，而正爭先反正之蒙僞各部，亦爲之觀望。我前方將士於冰天雪地堅苦抗戰中，驟悉領袖被劫，莫不含涕悲憤，以先生此擧，非特紊亂國紀，騰笑友邦，抑且破壞禦侮陣線，斷喪復興機運。責有攸歸，伊誰之咎，惟希幡然改圖，早護領袖返京，俾邊防抗敵將士有所秉承；民族前途，繫於一念，惟先生共善圖之。傅作義，湯恩伯，李服膺，王靖國，趙承綬，門炳岳，會延毅，王萬齡，王仲廉，陳長捷，朱俊功，彭毓斌，孫長勝，陳大慶，龍慕韓，劉鳳岐，馬延守，田樹梅，馬勵武，石覺，李銳，賴汝雄，扈瑀央，梁春溥，王中榮，楊維垣，劉馨馥，孟憲，吉杉笭，孫蘭峯，董其武，高鵬，李栢慶，張濬，趙忠實，劉映湘同叩銑（十六日）戌。

文化團體告國人書

全國文化團體爲張逆叛變發表告國人書如下：慨自九一八以來，國土日蹙，外侮日急，救亡圖存，擧國同心。當此綏邊苦戰，捷報頻傳之際，突聞西安鉅變，震驚莫名。蔣公公忠體國，中外同欽，年來總干師乘，宵旰辛勤，循自力更生之道途，肩復興民族之大任，艱苦卓絕，世所共見。張逆喪失東北，早爲國人所不容。蔣公期其後效，慰勉兼至，凡有人心，應如何力自振拔，以贖愆尤。迺竟甘冒不韙，以怨報德，作亂犯上，動搖國本。勦匪竟爾通匪，抗敵適以資敵，遺民族之羞，召亡國之禍，跡其生平之行爲，早已自絕於國人，則其荒謬之主張，當更見斥於中外。嗚呼！論喪東北，三千萬同胞，破國亡家，

擁戴領袖，四百神胄，椎心泣血。尙望一致奮起，共伸正義，擁護正義，擁護中樞，大張撻伐，劍及屨及，寒賊胆於方張；矢忠矢勇，保國脉於將絕，迎還領袖，力謀復興，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留子孫生存之路。風雨如晦，國難孔殷，千鈞一髮，願共努力。西北建設協會，東北青年學社，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東方文化研究社，中蘇文化協會，中國經濟研究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日本研究會，中華學藝社，中國社會科學社，中國教育學會，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邊事研究會，中國社會事業促進社，中國衛生稽査學會，中國勞動問題研究社，中國美術會，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中國農工生活改進會，中華學術研究會，中國民族學會，中國農工問題研究會，中國法治勵行社，中華全國鐵路協會，中華民國法學會，中國測驗學會，中國會計學社，中國統計學社，中國經濟學社，中華工程師學會，中國地政學會，中華美術學會，中山學社，安徽旅京學會，僑務研究社，中華護士學會，中國警察學會籌備會，中國合作學社，中國邊務學會理事會，西南建設協會，中國計政學會，中國考政學會，中央國術體育研究會，中華公共衛生護士學會，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中德編譯學社，中國造紙協會，中華回教師協會，中華理教總會，中國佛學會，中華回教公會，南京中比友誼會，中國心理衛生學會，中國地方自治協會，中國衛生教育社，中華兒童教育社，中國工程協進會，中華女子佛學會籌備會，蘇俄評論社，中國地方自治學會，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地理學會，中國教育社，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中法友誼協會等同啓。

日本觀察漸見眞確

日大使川越二十日晋京，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偕同淸水通譯官，訪張外長。代表日政府對蔣院長此次被困，而致慰問；並謂日政府對于此事，極爲關心。最後詢問西安事變情形，至六時辭出。據東京十七日中央社電：此間各方因今日朝日新聞夕刊所載大公報記者之談話，始有關於陝變之較正確認識。東京各報，各雜誌，及研究中國問題之各機關，於最近三日間分別召集座談會，討論中國政治之趨勢，足以表示彼等注意之程度，日本智識界中一部份相信中國政治機構之組織，可謂已奠定國家之穩固基礎。而民衆對於建設現代國家之意識又極深刻，非偶發事變所能動搖；並信中國之純粹的國家經濟金融之組織已告完成，任何地方當局，不能違反中央之統制，而出于自由行動。彼等結論：認爲目前事變雖多少妨碍中國之統一，並引起一時的政治金融情形之不安，但一俟變亂敉平，即可立時恢復。故彼等提議，日本應利用目前良機，對中國表示明白的善意，以改善中日情感，而謀根本調整兩國將來之關係云。上述分析及意見，頗値注意，且頗得勢。另一部份則信中國現已無疑的回復以前混亂之時代，故日本於此時必下決定，否則不能維持東亞安定勢力之地位云。此派人士之觀察，不明中國人民新近發揚之意識，其勢似不足左右國際政治也。日本一般人民僉認陝變爲中國空前之不幸事件，爲日本重行檢討其對華政策之重要時機，中日關係好轉或惡化，泰半繫於日本之態度云。

綏東匪僞紛紛反正

綏北自大廟克復後，局勢大定，綏東亦以張萬慶部之紛紛反正，兼之王英李守信火併，德王消極，近亦無大動作，我方因陝事影響，暫時堅守原陣線，故前線除聞有某方飛機偵察外，大體甚平靜也。

匪僞內部多已離僞

德王及某特務機關長在嘉卜寺於十三日夜開會議後，包悅卿，卓世海，李守信等，均已相繼各返原防，按照議決各項辦法，分頭進行。現卓世海部蒙兵，已由嘉卜寺開到商都前綫，包悅卿亦親到商都。十四，十五兩日，商都平地泉南壕塹間，均有接觸。十六日早匪機四架，由嘉卜寺飛綏東一帶偵察並投彈。至察北蒙熱僞調査情形，計自本月十三日迄十六日，熱河僞軍大部向西推進；圍場及多倫一帶，已到有熱軍萬餘人，日內即準備西開。目的地係商都，南壕塹。某方××軍之直轄獨立騎兵旅，約兩團共千餘人，每團四連，每連有某方指揮官二人，其旅長係由蒙人烏某代理，現預備三個月食糧，亦準備西開，參加犯綏戰事。駐滂江之蒙兵，近正向商都開拔，十四日晚由多倫開抵張北城內熱軍四百餘人，係王靜修部，正待命赴南壕塹，其中並有××軍下級指揮官二十餘人。某方對於僞蒙各軍軍火，則充分接濟，由口內運到張北之軍火，每日均四五十載重汽車。十六日又續到十餘車。同時並運往

嘉卜寺十餘軍，以步槍子彈居多，王英匪部手槍團某下級軍官，係甫由綏東逃至張北者談稱：王部現已全部遣散，王本人投奔無路，情形極爲狼狽，日前每與綏軍接觸，則先覺氣餒，決無軍人勇氣，故一觸即敗；蓋均係受良心之打擊，不知其然而然者；即李守信部之兵士，其情形亦如之。至於德王及李守信等再度驅使蒙人應戰，蒙人及李部下，雖勉强應命出戰，均非出自本心；商熱軍開到前線後，相率解甲逃亡者，時有所聞，軍心業已鬆懈，均不堪一戰等語。可見蒙熱民衆，在某方淫威之下，其勢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倘國家予以自新之機，廣爲招撫，僞匪自不待攻擊，均能倒戈反正云。

張萬慶部三團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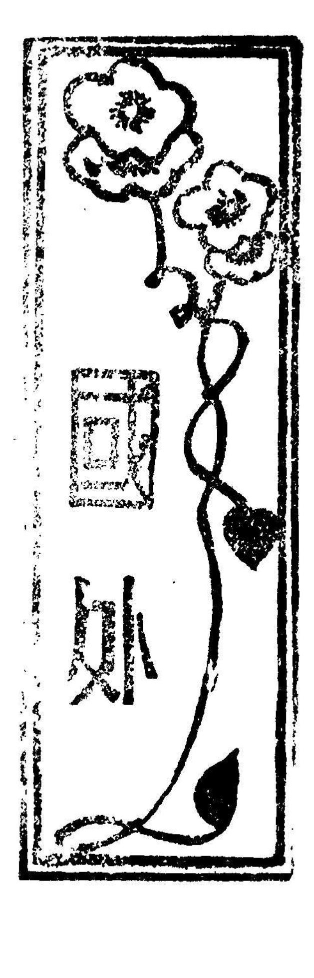
駐南壕塹張萬慶部接洽反正，經數日醞釀成功，十八日晨其部下旅長安化延，王子修，率全部三個團兩千餘人，開至南壕塹三十數里土城子，與我軍取一致行動。某方聞訊，急派飛機數架前來轟炸，小有紛擾，旋即飛去。僞第三軍一旅一團，駐守南壕塹，由張萬慶率領，與我軍鮮有正面接觸，內部亦無時不在動搖中。只以環境牽掣，屢有投誠準備，而未得機會，及金石反正，某方監視加嚴，接濟斷絕，僞軍心理更如大海飄舟，人心渙散。近聞王靜修部急開南壕塹，爲免受牽掣，乃倉卒出走。十八日集中土城子，雖經某方派機大肆轟炸，現仍鎮定西開，其一種民族反省與棄暗投明之態度，實足羨佩。聞因匪僞軍因金憲章石玉山反正，甚蒙重視，亦皆醞釀反正，某方防備極嚴，正促急戰，王英率殘匪三百餘人，由綏北擬入商都，被尹寶山拒絕，當起衝突，十九日王匪不支，竄抵商都西八台附近。

石玉山談反正經過

最近在綏北反正之石玉山十六日對記者發表談話原文如下：吾國不幸，國事日非，玉山雖出身行伍，愛國何敢後人。自去年廬山受訓後，益感華北外交之嚴重，自思非以特殊方法，不能使外交進展，故決然退伍北返，集合向昔同志，張子敬，曹輔臣，王鈞奉，白子崙，李子文，楊子潤，郝笑寒，宋樂天等，多方計議，相機進行。此時適值王英惑於勢利，竟受僞命，諸同仁認爲機會大好，遂推玉山加入僞部，以期寓力於敵，俟機協助國軍，殲滅兇頑，玉山與王英平昔相識，亦欲導其走入正途，以免自絕國人，又以受國爲重，不敢自惜聲譽。乃奮然加入，以作權宜之計。雖一時蒙不潔之名，將來眞僞，國人自有定評。當紅格爾圖之役，本擬襲敵反正，且更奉有戈軍長武城之密約，命以時機未熟，不可遽發，然已密飭所部，一彈未發，即行撤退，以致王英被困，幾遭生擒。故商都四門緊閉，一致揚言玉山投晉，乃敵屢次慘敗，軍心已搖，玉山認爲時機已至，倘能倡之於先，和者必衆，故擬於此時，決心首先反正，惟聞某方，不久將對各部補充外援軍火，故延至黑蘭得其彈藥槍械迫擊砲等件後，即首先倡義率部來歸，並發出齊電，以明心跡，幸蒙傅主席作義，曾副軍長延毅，鑒玉山微忱，嘉勉備至，尤力扶植。石參贊華岩，不棄微賤，多方挈引，以及戈軍長武城之指導，諸同仁之努力，始奏微效。玉山此後，當益自奮勉，願在傅主席曾副軍長，石參贊，及戈軍長指導之下，竭盡微力，以盡報國初衷。總之，此次舉動，可以打破敵人以華制華之迷夢，敢將玉山微忱，公諸大衆，以喚醒國人，共救危亡，是所至願。

民團協剿厥功甚偉

剿匪總指揮部軍民聯合委員會委員長潘秀仁，近派軍民聯合會慰勞組李運清，醫療組劉鐸，宣傳組王元魁等，赴綏東紅格爾圖等戰區，慰問受傷民衆。據李等返綏報告，略稱：本月六日遵命出發，由集寧經陶林至紅貫村，紅格爾圖，所到之處，對受傷民衆，分別予以治療；惟此次抗戰，民衆受害甚大，如大腦包一役，民衆三十餘人，與僞匪二千之衆，血戰一晝夜，卒因衆寡懸殊，退守該地教堂圍堡。匪退後，多數逃避於紅貫村，集寧，陶林，武川，興和等地：上次抗戰受傷民衆，因無醫院之設備，爲適應此種需要，亟應在各該地組織戰地醫院或分診所。此次僞匪犯紅格爾圖，大腦包等地，駐軍抗戰出力不小，而民衆防戰，厥功尤偉。紅格爾圖一役，匪機轟炸下，有槍炮掃射，屋宇被毀，民衆死傷無數，抗戰死亡者之家屬，亟應救濟，而死者之功績，亦亟應表揚。紅格爾圖居民劉大全家被炸彈炸死五人，又劉祿之家亦被炸毀，大腦包地方，被匪放火焚燒，扇屋被燬，并斃耕牛甚多，人民嗷嗷待哺，紅格爾圖鄉導員景璞，上次剿匪，指導得力，亦值得嘉獎云。



西班牙戰亂又轉劇

過去一星期中，西班牙京城週圍，曾有極重要之軍事行動。國民軍大舉進攻馬德里，久在一般人意料之中。上星期中國民軍自京城南面之伐爾特摩羅村起，至京城西面之西郊公園，西北面之鮑第拉鎮與波蘇落鎮止，曾經迭次進攻以謀切斷自馬德里至戈倫那城之道路，然均未得手。據政府軍方面聲稱，以上各地點，敵軍迭次進攻，均遭擊退，損失頗重。一般人估計，以上各地戰事中，國民軍方面陣亡約一千五百員名，政府軍方面，約五百員名。國民軍在京城以西加薩格馬達鎮至波蘇洛鎮一帶陣線被阻，不克前進，爰乃轉向鮑第拉鎮猛烈進攻，以牽制政府軍，戰鬥歷三晝夜不絕。至十二月十五日國民軍在伐爾特摩羅村，被政府軍擊退，至十六十七兩日，復向鮑第拉鎮猛烈進攻。並用砲隊與飛機助戰，然政府軍奮勇抗戰，猛不可當，鮑第拉鎮本係一小村，現已完全被燬矣。國民軍繼又向西郊公園及大學區進攻，亦均遭擊退。目前國民軍聞已獲得大批接濟，準備大舉進攻，大約當於年底採取總攻勢。按之最後消息，大隊國民軍已在馬德里附近各地集中，但據軍事專家意見，國民軍現有兵力，倘欲就西北與東南兩方面包圍馬德里城，尚有未足，此則就最近國民軍調查情形，可以知之也。惟此後數日內，不論敵軍若何進攻，政府軍方面定當不顧一切困難，加以抵抗，馬德里城目前防禦，甚為堅固，士氣尤極奮發，民軍紀律及訓練，亦較前時大有進步云。

義不干涉態度轉好

西班牙內亂不干涉辦法調整委員會所屬小組委員會，日前指派陸海軍專家，研究私運軍火至西班牙問題，並討論防止私運之最佳方法。各該專家頃於十六日在外務部開會，開始起草報告書，俾向小組委員會提出。據一般觀察者所得消息，十六日開會時德國陸海軍專家，始終緘默，不發一言。義國各專家則已逐漸變更其原來之立場，對于各項監察辦法，大約當可充分合作，續行開會。俾將報告書起草完成。至小組委員會所屬航空專家股員會，則擬俟德國航空專家回國請訓，返抵此間之後，而于下星期一日（十二月二十一日）開會討論。小組委員會則定于下星期二日午後開會，屆時德國態度當可確[?]明瞭。該國對于各項監察辦法，若仍持異議，則調整委員會對于監察問題，是否將放棄一切努力，抑或建立國際監察制度，而不復顧及德國，當可由小組委員會決定之矣。

英國揭開各國黑幕

英自由黨曼哲斯德保衛報外交記者十七日就西班牙內戰問題加以評論，略謂西國內戰業已陷於僵局，但謂德國元首希忒拉願在伊比里克半島，冒險行事，實亦難于置信。「西國國民軍中之德國人，曾以國民軍不善作戰為言。顧德國人既已出而助戰，國民軍所屬部隊，又何必努力作戰。至以義國而論，該國之援助國民軍，似無變本加厲之勢，然則德國其將充分援助國民軍，俾其獲得最後勝利歟，此[?]不能無疑矣」。該記者並謂就西國戰事而言，政府軍所屬蘇聯飛機，其力量確在國民軍所屬德國飛機之上，德國飛機中尤以轟炸機作戰成績，最令人失望。但德國所造之高射，暨用以抵抗坦克車之砲隊，則皆臻上乘，反之，德蘇兩國所造坦克車，其效力均不足道」云。

日議會開幕前形勢

據東京二十一日同盟社電：自與議院制度調查會委員開懇談會以來，對於內政問題默無表示之陸軍部內，以廣田內閣最近完全喪失革新的意氣，亟於維持現狀的態度，頗為露骨，故大感不滿。要求陸相善處之聲漸高，此殊堪注意者也。蓋陸軍最少限度所要求之設置國策綜合企圖機關，何時實現，無從豫斷。而涉及國家財政金融產業教育等所有部分之相當改革，認為必要者，乃廣田內閣完全失去組閣當時之革新氣運，曾約以實行之國策，無一有實現之熱意者。以國民生活安定政策已不知去向，其所成就者，為物價之昂騰，利率之低下，增稅之不支，益使國民生活愈趨困窮而

已。如此則絕對不能贊成，故要求陸相寺內積極的指摘上述各點，表示强硬決意之空氣，頗爲濃厚。在陸相寺內，於二二六事件及肅軍，曾要求部內不少之犧牲，故對於全軍所一致要求之庶政一新，負有使之實現之重大責任，有難蔑視部內最近之動向者，故日內對於首相將有何等表示，以盡其當面之責，寺內之動向，殊堪注目云。

政友會攻擊外務省

政友會因決定第十七次會議時之政策，二十一日召開幹部與政務調查委員之聯合協義會，會長砂田致詞後，外交由清瀨，內政由藏本，國防由宮脇，財政改革由金光，行政機構由木村，農村問題由高橋熊次郎，中小商工業由加藤亮五郎，社會問題由小林等，由各部會特別委員會報告說明。經一致通過報告案後，纔在本部開政務調查總會，砂田之致詞中，陳述如下：今進行審議時所欲言者，爲最近之外交問題，尤以對華對蘇關係，曾受外交史上未曾或見之悔辱，而正處重大之危局，吾黨於本年八月曾向政府力言庶政一新之根幹爲調整外交，要求國是之確立，然迄今無具體成效，反成爲辱國外交之狀態，爲國家計，實深堪憂慮。日本缺乏對付人口旺盛繁增力之天然資源，此爲威脅國民生活之大問題，惟爲諒解此實狀與維持國際和平計，宜求世界資源之再調整，並更進而提倡召開國際會議等，信係帝國之外交政策。近年國際間雖有力主經濟聯盟，于多民族犧牲甚巨，以謀其國之存立，但斯藉政治之不自然之運營以壓迫民族，確信其斷無永續性，吾等由此見地，以定國是而爲其提倡者，爲達到目的計，信爲必需國民總意大決心之時也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止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國府下令討伐張學良
△華縣附近發生接觸
△前敵將士通電討張
△成渝鐵路借款合同簽訂
△美洲各國簽訂中立公約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于右任出發赴陝宣慰
△蔣鼎文出陝到洛
△何應欽通電就討逆總司令
△許世英訪有田
△英義商安定地中海局勢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蔣鼎文抵京
△于右任到洛陽
△須磨謁張外長
△戈定遠到京
△法新預算通過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宋子文飛洛
△于右任到潼關設行署
△何鍵徐源泉分別抵漢
△劉湘就新職
△張萬慶部三團反正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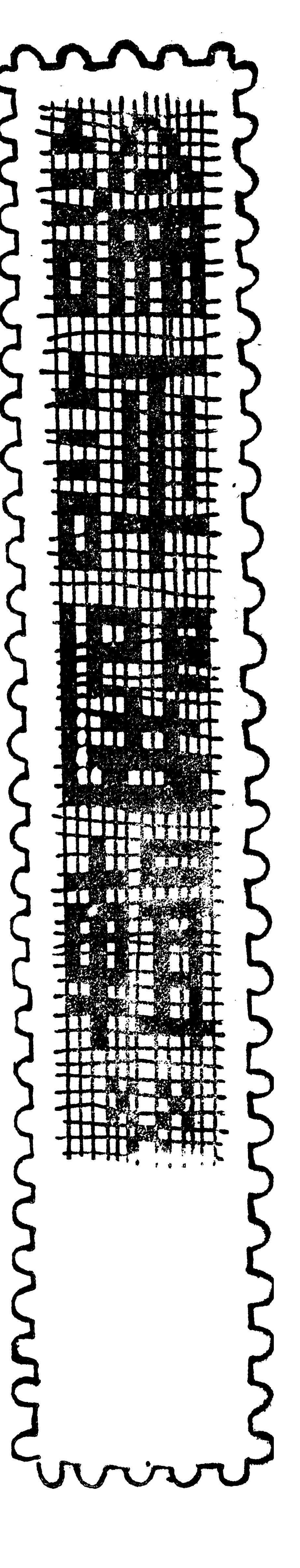
△中央軍收復華縣
△宋子文到陝
△黃紹竑莫德惠等過鄭北上
△川越晉京
△汪精衛到德候輪
△西班牙近畿戰事劇烈

十二月廿一日　星期一

△宋子文端納返京
△黃紹竑等抵汴
△川越謁張外長

十二月廿二日　星期二

△蔣夫人偕宋子文端納飛西安
△于右任由潼赴華陰一帶宣慰
△汪精衛由義啓程返國
△須磨訪高宗武商談成都事件
△英法通知撤銷亞公使館
△汎美大會通過宣言



西安事變之善後

十二日西安發生重大事變，而電訊不通，莫知詳況，各界驚憂，達於極點。茲抒所懷　幸全國愛國人士留意焉。

（一）解決時局，避免分崩，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陝事主動者，倘拒絕此議，使政府領袖不能行使職務，甚或加以不測之危害，是則須負甘心禍國之完全責任。不論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國良知純潔之國民，應一致反對之。中國自民十五以來，十載崎嶇，備經艱困，在內憂外患嚴重交迫之中， 國家之政治軍事，日漸統一，得有今日之規模，而蔣委員長精勤負責，為之領袖。其立場為奉行三民主義，以純粹中國人之精神，擁護中國利益，而衛其生存。近年以來，尤其盡勞盡瘁，苦心經營。中國如航險海之船，彼則執舵者。雖風雨晦冥，前途莫測，而彼始終鎮定堅持，為國家而奮鬬。其意志之堅強，精神之熱烈，與夫謀國之細心，統軍之能力，實中國近世傑出之領袖人才，當為多數國民所同認。夫國家必須統一，統一必須領袖，而中國今日統一之底定，及領袖之養成，豈易事哉？十年來，國家以無量犧牲，無量代價，僅換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將至自亡。艱難困苦之中國，今纔見彼岸，而又受逆風之打擊，主其事者，撫躬深省，果為何來乎？故吾人以為公私各方，應迅速努力於恢復蔣委員長之自由，倘其有濟，則勸政府必須寬大處理，一概不咎，國家問題，從長計議。若此種努力，竟不能奏効，則望我全國國民認定陝事主動者為破壞國家之嚴重事件，苟不欲蹈西班牙慘淡之覆轍自殘而亡，則當一致擁護政府以善處之也。

（二）其次再論地方利害，亦不得不望主動者迅速悔禍，免陝省之糜爛。夫陝西在北方省區中，為受革命犧牲最大最久之地，西安圍城之十週紀念，甫於日前舉行，當年守城者，即今日之楊主任虎城。且也陝甘接壤，而此次陝變，主張與共合作，夫主其事者，既稱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而其方法則為羈禁政府領袖，是當然可預期政府最後不得已將動戡亂之師。是則若令調停絕望，或變局延長，則不但西安又成戰地，關中皆將蒙兵燹之禍。是則西班牙之況味，陝西省將首嘗之。今秋以來，陝西苦旱，民食恐慌，再遇重大兵災，其慘將不可思議。楊主任虎城，服務鄉邦，飽經患難，際茲重大危機，宜發揮愛國愛鄉之精神，善盡居間斡旋之力。同時希望中央於彰明法紀宣布立場之外，更宜竭力疏解，此不惟為大局之需要，且以保障陝民之安全。黨國元老，如于院長右任，宜表率陝民，特別致力，若能迅赴西安以為斡旋，尤為國家地方之幸事矣。

（三）最後吾人願反覆為國人告者：切勿化中國為西班牙。夫十二日西安之變，在此兩日中，國事已受重大損失。若長此混沌，或竟發生戰事，其結果當更不堪設想。按西安空氣，數月來即如是，蔣委員長亦非不知，徒以其人富於自信與熱誠，故未作意外之備，然亦因其對社會形勢，體念未周，致不能弭患於未起。今者因此意外之變，國家頓陷於重大危機，蔣公即不能行使職務，則責在中央幹部院部當局，與夫各省之主要負責長官。昨日所聞，除中政會前晚之嚴正決議外，昨早行政院決議，一切遵守蔣院長之既定方針，所有軍政事務，則用軍委會軍政部照常處理。而南北各省長官，則紛紛電京，擁護政府辦法。雖然，為鞏固國本解決危機之計，尚亟須全體積極負責，共同勸告西安方面，對國家安危利害，再切實考

慮。社會各界人士，亦俱宜發表意見，共圖挽回，同時政府對於西北危機之由來，人心煩悶之可慮，須有消弭之道。簡單言之：（一）須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爲寬容不咎之前提條件，（二）非萬不得已最後之時，勿用戡亂手段，所有調解斡旋之力，宜用無不盡，（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鎭定團結，維持大局，同時宜考求消弭內憂之方法。今日爲中國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試驗，切須避免西班牙覆轍，勿令人人呼號救國而結果竟糜爛以自亡！

（錄十二月十四日津滬大公報）

再論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迄昨猶毫無好轉之傾向，全國各界在焦憂鎭定中，又渡一日。雖然，事既至此，必須集中社會公意，爲國家前途努力爲最善之解決。茲特補充昨報所述者而一論之。

第一，吾人以爲今日最有發言權而又爲全國所重，即西安亦不能漠視者，當爲綏遠前方衛國守土之將士。此諸將士者，月餘以來，冰天雪地，精忠奮發，傷亡載道，全國同胞莫不衷心欽敬。今當前方血戰之時，乃張學良等劫持全國統帥，以搖動人心，破壞組織，前方將士尤受精神上事實上之重大打擊。張等猶自稱救國，其如此事實何？吾人希望閻副委員長，以代表晉綏將士之資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誠勸告，以圖挽回。倘其有濟，幸也；其必無濟，亦可使全國同胞洞明眞相。吾人深信前方將士之純潔心理及意見，定爲全國所一致擁護也。

第二，聞張等於事變後之表示，與學生救國運動之主張有類似之點，且聞事變之前，西安曾有學生請願風潮，事變之後，西安市內有學生正舉行宣傳週。雖然，吾人願速知全國學界之眞正態度，蓋青年意見亦政治上之一重要因素，一般純潔愛國者，要其祖國成何種境界，亟有表明之必要也。青年須知目前大局，正加速度循西班牙之途徑推演。西安旣不顧國家環境之嚴重，劫留統帥，欲以少數意見，變更國家組織，其事實的推演，政府軍隊勢不能不爲戡亂之舉，此絕無非難阻擾之餘地者。然而不幸至此，將使中國若干萬健兒新爲內亂之犧牲。一旦西安成爲戰區，尤其量將使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國家大局將又陷於坐受宰割之境地。彼時救國之方法與力量又安在乎？全國純潔青年與一般學術名流，對此危機，應有貢獻。夫畢竟願做破壞之西班牙自殘以盡，抑欲保持完整之中國自力更生，其意所在，不問可知。然則亟應表現智識界精神上一致的壁壘，要求西安迅速悔禍。吾人相信青年之態度，意見，至少可有間接的鉅大影響也。至於爲國家民族利益之計，青年等意見之公正可行者，政府宜反省接納，亦不待論矣。

第三，陝西省，尤其西安市人民，現受切膚之禍，故對於要求和平解決有特別發言權。最近消息，張楊部隊已在西安市內外構築工事，中央軍隊已入關警備。依現狀推演，不遠期內定將發生戰事。夫在主帥被羈法紀破壞之現狀下，任何人無權阻政府之派兵。然一旦交戰，陝民首受災害。倘演至西安圍城，則結果之慘，竟有不可思議者。人民對此義不能不出而呼籲也。吾人故望在京陝籍人士，宜向中央請願，顧全地方，非至最後無途徑時，務應避免戰事，尤請求勿轟炸。同時應設法與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領袖，共同勸告張楊，速復主帥自由，以免人民戰禍。楊氏籍隸陝西，似尤不至對陝人生命財產置之不顧。今日之局勢已確定，陝省境內將爲大軍交戰之中心，西安之將圍攻，亦意中事。國家大局，推演如何，姑置不論，現在西安主動之一幕，除使無辜市民殉彼等之外，斷無更好之結果。此應向之明白切勸者也。

自十二月起，國家應付國際環境之地位，頓時減却其主動的能力，充其推演之極，可以招致亡國之禍而有餘。故吾人深望全國之人士，但竭盡能力，共圖減輕及縮小此非常災禍之方法，而對於上述三部分，尤望速能有所致力也。

（錄十二月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望張楊覺悟

西安事變之不幸，本報前昨兩日已痛論之，茲更於國家自强之意義上，具陳所見，以促張楊二氏之覺悟。

九一八以來之國難，迄今五年矣。在此五年中，國家忍耐圖强，期達

國家之獨立生存。迄陝變之前夕，證明此五年之忍耐完全未錯。中國嘗被人罵爲非近代的無組織的國家，此五年之忍耐，已使吾等之國家走上近代之路。一般人民認識個人與國家之關係，且痛感自強自立之必要。此數年中，除共黨一問題外，未曾發生重大內戰，尤其今夏兩廣問題之和平解決，使吾等之國家發現統一之規模。試展地圖一閱，南起珠江，中經揚子，北跨黃河之三大流域，二十餘行省，莫不在同一之行政系統之下，國家軍隊亦莫不在同一軍令系統之下。政府命令可以通行全國，中央軍令可以動員全國之軍隊。此爲民國以來所未有之情形，而又爲近代國家所必須具備之條件也。試觀綏遠挺戰以來前方將士之壯烈犧牲，及全國民衆之熱切赴援，敵人爲之變色，匪僞爲之懺悔，張楊二氏皆與民國有深厚歷史關係之人，吾人殊不敢謂其竟不因大青山北之忠勇國殤而動容，而於此際顛覆國家慘淡經營之基礎，且自殘以利人也。

張楊此舉，或自謂爲救國，實際則爲速國之亡；或自謂爲聯合團結，實際則爲促國家之分裂。閻副委員長百川昨覆張楊二氏之電提出四問題云：「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作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爲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爲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此四問題甚爲痛切，想以張楊二氏之明，當不能輙作肯定而有把握之答語也。閻氏爲今日負前方守土禦敵之實際領袖，識見深遠，謀國老成，曰：「弟爲國家，爲民族，爲兄等，動無限之悲痛，請兄等諒察善自處之。」其言之痛切如此，宜可邀張楊二氏之感動矣。

抑就張楊二氏之歷史地位言，亦應有重加省察之必要。張氏爲東北領袖，家仇國難，集於一身，當茲國家方見統一，前方抗戰正殷之際，絕不應於此時紊亂國家紀綱，破壞國家陣線，斷送克服國難之希望。楊氏爲陝中宿將，若竟發難家鄉，動搖國基，尤屬不智。中央大軍已漸集於西安城郊，再不急圖勒馬懸崖，則西安闤城之慘禍，即將再演於目前。爲國家計，尤其爲桑梓計，楊氏俱應速加悔悟也。目前大勢，中央戡亂之軍固已動員，政府猶留有政治解決之餘地，速復蔣委員長之自由，則一切不難從容處理。雖然，吾人於責望張楊二氏之餘，尤望中央勿放棄和平解決之信念。回想兩廣問題之往事，則西安之變局固大有兜轉逆勢和平解決之可能。陝事果能於和平方式下結束之，不特爲國家保留無限元氣，且將使國家之復興大業更得一步之推進。

最後，吾人尤願對綏遠前方將士一言：諸君之艱苦抗戰，已得全國國民之激感及愛助；諸君對陝變之焦憂悲憤，尤爲全國國民所同情。茲願爲諸君告：大局日內當有轉機；吾人尤堅信，西安一隅之事，絕不足動搖我全國一致艱辛努力之復興大業。諸君在前方之英勇戰績，在今日尤有其神聖無上之價值。望一切釋念，惟努力守土殺賊，西安之事，政府及國民之力足以平之！

（錄十二月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討伐下令之後

國府昨午已對張學良下討逆令，自此令之下，凡全國國民，惟有齊一心念，祝叛亂速平，此外無討論之餘地。

雖然，吾人爲保全陝西地方元氣，爲減免軍隊犧牲之計，以爲張學良等在此最後關頭，應知欲免滅亡，及永受國民憤恨之計，此時尚餘有一路，其路無他，即迅速向蔣委員長陳謝，即日送其離開西安。惟此路可以保部下，可以對陝民；惟此路可以爲自己留贖咎之機。

張學良自辯爲政治主張，此種議論，在全國純潔愛國之同胞之前，已不適用。何則，任何政治主張，不容以破壞國家大局之手段行之。況綏遠剿匪，正在吃緊，國防安危，聚於統帥。今刦制統帥，危及國防，無論彼等之心理如何，事實上較王英李守信輩之禍國，其結果更嚴重十倍！是尚何政治之可論。夫假令張之行動，與今夏廣東相似，揭布主張，反對政府，則國民雖惡之，尚希冀和平協商，避免戰事。即中央方面，亦必竭盡苦口勸說之力，斷不至遽興撻伐之師。吾人於兩廣危機之時，即始終呼籲和平，當時一般國民之心理，實熱望和平統一，故對廣西亦絕不欲輕加責言。此次假令蔣委員長在洛之日，而張學良表示不穩，則雖破壞軍紀，猶不至遭深惡痛絕如今日也。

當此討伐令下，大軍西進之際，吾人望軍事當局及此次奉令宣慰陝西之于院長右任，第一絕對留意勿令西安市混亂。蓋不特爲二十萬市民安危所關，且蔣委員長在蒙難之中，更不能不特別重視此問題。吾人以爲西安

人事，殆極複雜，倘至危險混亂時，張楊等恐亦將失其控制之力，故須嚴防有此種情勢出現。吾人盼于院長入陝之日，務必設法速與西安各界接觸，請西安耆紳名流及教育界，公同向張等哀勸，爲國家，爲陝民，爲自己，留餘地，陝民未嘗獲罪張氏，而於楊則尤仰望以爲桑梓保障者也。今乃闖此奇禍，受全國咒詛，而前途絕無出路，則當此最後關頭，務應略結善緣，迅速悔禍，萬勿使國家受不可挽回之損害，使二十萬市民爲彼等之殉。

至於蔣委員長之安全，依常理言，絕無可慮，除非匪盜，斷無人加害者。單觀十二日以後全國各界各團體所表現之熱烈的同情及繫念，與夫全世界之關心，當知其與國家全局之關係，實際上如何之巨大。除非甘心作匪盜者，誰忍害之。抑張氏久任副司令之職，其所受蔣公知遇亦最隆。楊氏則以陝人而爲負一省治安責任之長官。今日逢凶化吉之法，只有求宥於蔣委員長本人。蔣公愛國家，愛將士，苟張楊悔悟，蔣公定可向中央代求。而討伐令本因蔣公被劫持而發，蔣公既復自由，則領袖一言，重於九鼎，吾相信政府將斷不深究也。夫蔣委員長爲張學良加入國民政府最大的且或爲惟一的知己，而于院長則爲陝西社會領袖，而楊虎城多年共同患難之總司令也。吾人最後勸張楊，迅圖轉圜，毫不猶豫，內而迅向蔣公請罪，外而藉于院長入陝宣慰之便，速有所表示，則一場大禍，頓時可消。吾人最後願告張及附和事變之軍人曰：公等從出發點起，即已完全失敗。蓋全國無黨無派的最大多數國民，無不極端憤恨，全世界凡同情中國之統一與獨立者，無不同情蔣公，而望其早出視事。蘇聯兩大報，亦且盛罵張爲禍國軍閥，謂其必敗。尤有令國民痛心者，綏遠前線將士，聞訊悲憤，將組哭諫團赴陝。現在全國咒罵張等之烈，爲過去任何內亂所無。張等在此種大勢下尚犧牲部下以爲抗拒乎？人生做事，大抵爲功名，今尚不悟，則永犯禍國重罪，留歷史惡名。一言蔽之，已失敗矣，只看如何收束，有無補救。其道無他，只有求蔣委員長一途。惟彼能救張等及附和者，惟彼能寬宏！時機迫矣，再不可失矣。吾人憐惜東北及陝西軍隊之官兵，此皆國家干城，不應使之毀滅。同時憂念陝西各縣人民及西安市民，不應使之無端受禍。故再以此最後之忠言進。吾人切望逢凶化吉，謹馨香默禱吉報之早來！

（錄十二月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蘊釀着，鼓動着，差不多一年多時間纔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我們在這裏，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着！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着焦燥着，祈禱你們悔禍。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因爲是東北失後在國內所餘惟一的軍團，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帶着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着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們的焦燥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民同情的。蔣委員長明知你們空氣不穩，而一再到西安，對你們始終信賴，毫不防備，也就是因爲特別同情你們之故。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種大錯，你們心裏或者還以爲自己是愛國，那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甚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將士們，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之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可惜你們？你們一定安信煽動，以爲有人同情，請你們看看這幾天全國的表示，誰不是痛罵！就使誠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無黨無派的大多數愛國同胞之前，斷沒有一個人能附和你們的。因爲事實最雄辯，蔣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領導救國，國家纔有轉機，你們下此辣手。你們再看看全世界震動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國的國家，沒有不嚴重關心的。全世界的輿論，認定你們是禍國，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爲這是必然的事實。蔣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爲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國家，都以他爲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再找不出來，也沒機會再

培植。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能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爲把蔣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現在討伐令下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憤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國愛國同胞抗拒。你們當中，有不少眞正愛國者，乃旣拚了命而禍了國，値與不値？

所幸者，現在尙有機會，有辦法，辦法且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裏悲悔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運命，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你們要信仰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赶緊去見蔣先生謝罪罷！你們大家應當互相擁抱，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察，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祖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的淚一定更多，因爲他爲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多幾十倍。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彀。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民這樣悲憂，全世界這樣繫念，而眼前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衆，要這樣犧牲，而又受你們的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禍爲福了。你們記住幾點：（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自己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甚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儘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要認眞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現在尙儘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與各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澈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挽救。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爲祥和。同時請西安的耆老士紳學生青年，都快去求他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着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罷！萬萬不要使華淸池西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有喜訊，立等着給全國同胞報喜。

（十二月十八日津版大公報）

祖國利益高於一切

中央討伐令下以後，國家等於在緊急戒嚴狀態。關於陝變之紀載言論，我們要接受中宣部指導，加倍愼重，所以凡類於調停疎解的言辭，槪不可用。

不過有一層，我想西安一定有許多幼稚的文武青年，在思想上有不少錯誤，應當糾正他們，所以我們在這裏，就原則上說幾句。

第一：我們自身的國際觀，是平和主義。我們有同胞愛，同時有人類愛，所以我們反帝國主義。我們於日本，認識兩大民族提携的利益，但日本不給機會，我們反對日本的侵略中國，對於侵略，必須抵抗。這太當然，太合理了。人類除非是甘做奴隸，斷沒有不抵抗橫暴的。狗被打還要抵抗，何況人？我們是人呀！中國民族，於世界於日本，只求其尊重中國

國民正當的權利，我們只要統一完整獨立自由，其外毫無野心，無陰謀。凡圖破壞我統一完整獨立自由者，必須反對。其以武力來者，必須抵抗，要抵抗到民族最後一滴血！不過我們自身有一要緊信念，就是抵抗侵略而不仇視日本國家與其人民。不但不仇視，並且認識及尊重日本文明中，有很良好的成分。也尊重日本國民正當權利，賞贊他們的努力，期待他們合理的改造政治經濟之成功，同時認識在稍遠的將來，在中國強盛恢復統一完整一方面日本更進步之後，兩國一定可以提携。因此我們應當以政治上平和統一之進步，及國防上之努力，促日本反省，並決心隨時抵抗侵略分割之一切舉動，但同時不存心破壞日本，反而希望他進步。因為日本聰明的輿論，漸漸露頭，而阻止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之最大力量，最後還在日本輿論。

第二：中國人應完全以中國利益為本位，換句話，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我們不陷入國際陰謀，不聽別人瞎話，我們要自己打算，自己負責。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還有些人太重視國際形勢，而不會打算自己。譬如說罷：多少人相信世界兩大集團已成，日德義是一集團，我們為反侵略計，就應當加入另一集團。這實在太幼稚了。不看英外相最近還宣布英國絕不加入甚麼集團嗎？歐洲集團安全之說，在現時止，不只是一句空話。法俄互助 就是法俄互助，英法比合作，就是英法比合作。甚麼平和集團對侵略集團，法西斯集團對民主集團，一套宣傳，是第三國際的理論，不是現在的事實。說到蘇聯，大家要明白認識蘇聯也是祖國利益高於一切。你看德國那樣大的共產黨，蘇聯坐視其亡，西班牙人民陣線那樣求援，蘇聯能有多少援助！此無他，因為蘇聯不能自己冒險，而援助別人之故，因為要先顧蘇聯利益之故，這話不是反蘇聯，因為這是當然之事。我們不以為中國外交原則應為（一）非為國家生存萬不得已不與任何國家為敵。（二）非與祖國利益全符時不與任何國完全共同利害。（三）凡世界和平進步的傾向努力促成，凡利於祖國之一切國際形勢都可以應用，但不倚賴任何國家之援助。世上只有互助。沒有單援，中國人保衛祖國，要自己流血，他人不能代流。說到互助，那是國際上常有的事實，中國有力量，有信用，有統一賢明的政府，有萬衆一心的國民，則國際上各種事業的互助，隨地隨事，可以取得。若分裂，變亂，無常識，這樣國民只配亡國，還談甚麼外交。簡單說中國要自己打算自己國防的利益，要施行自主的外交，度德量力，精確打算以行之。凡獨立自尊的民族，應當這樣。我們不能作任何國際宣傳的犧牲，不能以祖國運命依賴別人，要那樣，自己精神上先喪失獨立了，還談甚麼救國？我又敢說，中國並不孤立。只要我們大家團結，行動合理，決心保衛自己，同時不侵害別人，那麼中國民族復興的大業，是一定成功無疑的。

第三：說到國防利益，我們介紹武大教授吳其昌先生一段文字，這文章昨天寄來，但又來電取消，現在只錄幾句。他說：

『全國國民應該知道：每一民族要想生存於天地之間，必須把民族的力量，集中於一。不但對外一致，即內部統率組織，亦須絕對出於「一尊」。

譬如北宋靖康，各路勤王義師，約近百萬，都是椎心泣血，欲得金人而甘心，但是因為沒有「一尊」統帥，被斡離不三四萬金兵，掃如落葉。到了高宗建炎即位，「一尊」既定，金人雖迫之入海，終能立國。南宋德祐亡國，閩浙贛湘鄂粵桂川黔滇各地起義軍抗元，直至大德二十六年之間共起八十六次。（據我倉猝簡略的統計）不能說不忠義了，因為沒有「一尊」統帥的緣故，白流了民族的鮮血，毫無救於國家的滅亡！現在中國，相信有無數的真正愛國國民，情願獻身殉國，那末就請一致站在中央領導之下去獻身，才可以獲得「救國」的結果。若因為一時不明瞭中央的設施，誤解無出路苦悶，忘欲不自量力

，亂倡什麼陣線，什麼政策，那末吾告訴你們吧！會使你流了眞愛國的熱血，買得眞賣國的惡果。』

他又說：『古來王莽，張角，赤眉，銅馬，桓溫，蘇峻，孫登，盧循，爾朱榮，侯景，黃巢，朱溫，方臘，紅巾，李自成，張獻忠，不論是眞是假，都有一套很動聽的主張，投合大衆心理的鼓吹，甚至於也有一些小惠的實行。然而貽害全民族數十年的大禍，是子子孫孫受不清的。所以沒有整個計劃，高唱好聽名詞，而實際做禍國亂國的把戲，其結果會滅子絕孫的。不但本身遺臭萬年而已。』

吳先生此文太懇切了，現在就以此作本文的煞尾。我們誠懇盼望西安一部分參加事變的人們深切反省！現在全國同胞，都願你們從速自新，回頭是岸！所以還保留着多少餘地，不攻擊你們。盼望即日從感情上也從理智上趕緊覺悟，不要負了全國各界悲傷勸告的熱心！

張學良的叛國

胡　適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十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態更顯明了，對强鄰的態度更嚴正了。十一月九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oy Howard）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贊歎。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爲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已也抱着這樣的樂觀回來，萬不料回國剛剛十二天，就遇着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爲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渾水裏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爲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什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着愛國血誠的，只因爲情緒太興奮，忍耐心太薄弱，不明瞭事實，總感覺到政府對外太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急的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强隣可早就明白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說明白的說：

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强鄰早已認淸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爲，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已的國家，戕賊我們自已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次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畫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這第一個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

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爲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一個政府有戡平叛亂的當然責任，也毫無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亂的確報之夜（十二夜），立刻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議決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軍事委員會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並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張學良免職嚴辦的國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十六日國府才下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政府的討伐令所以遲到四天之後才下，大概是因爲蔣院長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慮。現在討伐令已毅然發表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的處置。十二夜政府的決議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時期的組織；十六日的討伐令是全國的要求，我們都認爲很正當，很得體的處置。我們現在只希望政府堅持這個立場，不遲疑的，迅速的進兵，在戡定叛亂的工作之中做到營救蔣陳諸先生的目的。這戰不是不顧蔣陳諸先生的安全。我們要澈底明白，凡奸人劫質綁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堅持不受要挾不贖票的決心，方才可以使他們所挾持劫質的全歸無用。一切遲疑顧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眞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我見着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的是白髮的學者，有的是青年的學生，有些是平日愛護蔣先生的，有些是時常批評他的，——但在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異同聲的關切蔣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處探聽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見的異口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祇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繫國家的安危的，我看見一個北大一年級的學生在十三的早晨眞是焦急的要發瘋；我知道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眞急的大哭。這種現象，在這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裏，眞是最難得的奇蹟。這樣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瞭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眞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

我們在此刻所能確信的消息是端納（Donald）先生曾飛到西安，親見蔣先生平安無恙。我們祝他平安出險。我們深信他平安出險是毫無疑問的。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示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第一，向來抱着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爲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耻的欺騙，因爲決沒有眞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爲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着蘇聯的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着一個有力的帮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羣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二十五，十二，十八日下午。）

（錄十二月二十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國風社選

寄贈印西上人十六韵　　子言

山陰。小。雲。棲。中有。釋。印。西。系出。瑞。安。陳。年少。居。京。師。十九。始。歸。來。斷髮。遂。披。緇。問君。何。所。恨。願與。世。人。離。昔有。卍。香。僧。於。此。為。住。持。募梅。築。精。舍。尊客。為。賦。詩。今無。梅。一。株。師復。為。補。之。荏苒。十。年。餘。古香。朔。風。吹。問師。何。所。好。畫筆。擅。清。奇。篆刻。亦。大。家。秦法。摹。李。斯。我老。未。識。公。吳越。若。天。涯。寥士。為。作。介。刻石。遠。相。貽。（師爲鐫七字小印）拜受。何。以。報。報之。以。文。辭。三人。同。一。族。此事。亦。大。奇。遠維。春。秋。時。敬仲。出。奔。齊。占繇。紀。蕃。大。並世。毋。相。睽。

丙子寒露後三日泛舟玄武湖贈千里古風一首　　仲雲

六街。車。馬。忙。終年。苦。參。趁。出郭。已。塵。外。湖光。晚。明。潤。映帶。幕。府。遙。蔽虧。紫。霞。峻。晴嵐。上。襟。袖。青山。向。人。近。秋陽。散。餘。熱。黃楊。危。春。閏。幾日。西。風。來。新涼。隨。鴻。陣。草樹。萎。猶。綠。霜風。始。激。迅。零落。芰。荷。衣。冷。紅。香。肌。襯。天。寶。小。白塔。作勢。東。南。鎮。終古。一。臺。城。坐看。梁。武。殣。夢裏。六。朝。去。醒眼。無。錯。認。遠浦。雙。凫。下。曲岸。孤。舟。進。竹屋。隱。秋。花。茗椀。遲。蘭。訊。街山。下。日。車。照坐。飄。桂。爐。平生。數。師。友。有如。廉。慕。藺。誠齋文。場。傑。東。家遺。籍。躪。願取。斷。融。義。酬君。切。玉。刃。（千里工鐵筆頃爲我治印二）更添。文。字。障。妄期。佛。心。印。

晚坐爾雅臺　　山朕

遙看。山。翠。碧。成。堆。近躡。蒼。崖。玉。作。胎。杖響。深。林。石。磴。轉。鐘搖。夕。照。寺。門。開。晚晴。秀。認。涐。眉。掃。新漲。明。添。沫。水。來。獨喜。老。僧。知。漢。事。不教。荒。却。舍。人。臺。

輓夢旦丈　　釋堪

少年。歌。浦。共。聞。歌。獨識。桓。伊。意。奈。何。（余年十六負笈東游過滬謁丈丈素簡出獨約余觀劇知余有曲癖也）漆室。燒。燈。心。地。熱。書城。隱。几。鬢。毛。皤。三。萬。麟。鳳。嗟。皆。盡。四裔。淵。流。導。幾。多。帝座。未。通。呼。吸。斷。

倒傾。瞿。峽。淚。滂。沱。丈蜀游登峨眉未及半病歸遽逝

和小魯詩人移居原韻　公渚

隨寓。勞。生。得。暫。安。人間。真。覺。避。秦。難。干戈。未。了。彌。天。刼。
荆棘。誰。云。大。地。寬。且與。藏。身。閱。龍。漢。直須。袖。手。看。蜺。桓。
鷗盟。江。水。吾。馬。往。過羽。流。光。歲。欲。闌。

杏驄訊味雲近況賦答並柬析津　子威

閉門。覓。句。舊。吟。身。曹部。當。年。有。新。人。瀟碧。一。泓。詞。客。棹。
軟紅。十。丈。帝。京。塵。漫漫。長。夜。將。毋。旦。落落。疏。星。漸。已。晨。
高臥。雲。道。老。居。士。料應。夢。繞。楚。江。濱。

奉和纕蘅九日獨游貴陽城外東山原韻　葆初

夜郎。詩。客。去。千。載。一鶴。清。秋。唳。九。皋。銅鼓。山。前。霜。樹。老。
牂牁。江。上。瘴。雲。高。中原。延。蔓。蛟。龍。宅。白日。陰。沈。虎。豹。號。
且喜。蠻。苗。識。儒。雅。披襟。吟。嘯。亦。堪。豪。
雁到。吳。天。慰。寂。寥。美人。遙。望。悵。江。皋。菊因。秋。老。難。為。豔。
山向。南。來。特。地。高。帝女。翻。愁。銀。漢。竭。夜烏。驚。起。柘。彈。號。
王孫。去。後。秦。淮。冷。青眼。高。歌。舊。日。豪。

什老五十九生日賦詩為壽　誦洛

僑歷。於。今。未。忍。論。危邦。彌。覺。老。成。尊。轉旋。事。大。資。元。氣。
憂憤。心。長。有。罪。言。朗月。幾。曾。疲。萬。照。迴風。一。往。看。孤。騫。
巢由。禹。稷。寧。同。異。且喜。深。杯。侑。道。存。

清音閣贈石遺　堯生

水響。入。山。深。碧巖。終。古。陰。雙橋。挂。虹。背。片石。戰。牛。心。夫
子。天。下。士。幽懷。昭。氏。琴。飛濤。去。不。息。應發。老。龍。吟。

遊安寧温泉村　夔舉

自昔。連。然。境。分圻。盛。有。唐。江山。留。異。蹟。史乘。略。要。荒。地
以。煖。泉。重。風猶。淳。古。良。濯纓。兼。濯。足。吾意。在。滄。浪。

喜堯生至次白與韻　石遺

相逢。失。喜。欲。顛。狂。廿五。年。前。共。醉。鄉。便合。千。尊。攜。美。酒。
玉簫。金。管。泛。沙。棠。

高陽臺　夜涼　孝陸

露泣。幽。蟲。煙呼。倦。羽。寒光。盪。玉。新。晴。金粉。滄。洲。淒殘。月。
朧。明。殘。天擬。乞。靈。簫。謐。訊飛。仙。誰。閟。瑤。扃。更何。年。翠。管。
花。裙。夜沸。春。聲。璇臺。夢。冷。華。芝。老。望秋。河。縹。緲。瀲灩。
疎。星。病草。零。花。回風。夜。夜。堪。驚。微聞。孽。海。冤。禽。悴。恁寒。
潮。落。了。還。生。正懷。人。孤。負。責。棠。絡緯。衰。鐙。

代理縣長

沙汀

在身分上當然是縣衙門，但在私人談話間，即使是縣長自己，也把牠叫做標準「鑒房」。因爲這只是一排長五間的房屋，除掉柱頭和篛子是道地的木料，其餘都是用竹子紮成的。代替屋瓦的是茅草，周圍欄着牛眼睛篾笆。夜黑的時間最討厭，山風從四面的山峽中兜灌下來，每每吹破篾笆上的糊紙，于是老爺們就不能不儘量把頭縮進被窩里去，睡做一團，做出那種鄉下人叫作「狗撞對」的睡眠姿式。

縣長到省城公幹去了。他自己宣佈的目的是請賑，但實際上是去活動政費的，他已經去了兩月，起初時常給同僚來信，告訴他一些接洽的煩難，最近卻少有信來了。他是軍官出身，又住過半年縣長訓練班，所以當接到委任時，一看是災區，便很熱情地表示他要苦幹一下。不過一走進這殘破的城市，他卻又立刻灰心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他「馬上冷了半截」，因爲他「連做夢也沒有夢到會有這樣的糟!」

現在，留在衙門里的只有第一科和第三科科長，以及代理縣長職務的秘書。秘書名叫賀熙，是個年四十的漢子，面孔白凈，毛眼卻極粗大。他當過小學教員，後來又在招安軍隊里混過很長的時間。本是有煙癖的，但早已只吞服一兩顆泡子「弔癮」了。他的動作活潑，臉上很會表情，簡直是「要哭有哭，要笑有笑」的。他常常自誇他是一個老「跑灘匠」，見過很多稀奇古怪的場面。

他這時正在謄寫禁止災民出境的告示。第三科科長也在埋着頭寫，別一個卻還攤在床上。這本甚健旺的老人已經弄出毛病來了，他緊裹在被窩里，只留有一張黃而打皺的大臉露在被外，頭上纏着一條「祝君早安」的

毛巾。他在嘮嘮叨叨地抱怨着，很不滿意縣長。他早年曾經做過一兩度縣衙門的收發員，是個肝火極旺的人。

「簡直是胡塗虫，」他忽然認眞地說，微微欠身起來。「胡塗虫還曉得爬一下，……才接到委狀我就對他講，我說：要把政費靠穩呵！——本來地方就苦寒呵！——這個恍子號！」

他笑地搖着頭哼聲嘆氣起來，從新躺下去了。跟着來的是一聲沉重的嘆息。他覺得這一次的出門太失策，倒是蹲在家裏坐冷板凳好些。那第三科科長沒有答理他，這是一個沉悶而少話說的靑年人，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幾粒面疱。他便在淸閒的時候也只會擠出着面疱裏的油脂消遣。到底秘書轉過臉來，用筆管頭搔着鼻翼，笑道：

「他是太相信苦幹了呀！」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

但老頭兒卻是嚴肅的和認眞的，這使他更加生氣起來，他拍着床怒吼道：

「苦幹個屁！……廳我麼？一來就淸查這門欵子，那門欵子，看出沒有指望，就溜了！……眞好意思得！」

秘書沒有回答，僅只從鼻孔里嗤嗤地笑了兩聲。屋子里立刻沉靜了。時鐘滴搭地細語着，炖在火盆上的水盆發出幽微的聲響。這時是早晨九點鐘。爲要趕忙把告示張貼出去，他們一起床就動手工作，所以屋子里還弄得亂七八糟的。地上散亂着口痰，谷草和火柴頭，被蓋毯子癈做一團。秘書甚至連臉也沒有洗。末後他謄寫好自己担任下的幾分，大大地伸個懶腰，擲下筆站起來了。

「天底下那有那樣多認得眞的事呵！」他用呵欠一般的聲調說，兩支手按着頭髮往後一攏。「我這個人就這樣：沒關係！到那匹山唱那個山唱？……」

他懶懶地自言自語着；一面校讎着寫好的告示，搖着頭和肩膀，好像剛從灰堆里洗過澡來的鷄婆一樣。這當中沒有誰插他的嘴。他穿着一身灰布軍服，只有三個黃銅鈕扣，棉外套的領子高聳在肩頭上。他隨後走近火盆邊去，拏食指在水罐里兩攪，探探溫度，於是動手洗起臉來。

他從床架上扯下一條毛巾，自負地哼道：

「這種爛賬日子我過得多哩！……」

他的洗臉是有一種特別的派頭的。要滾鍋的水洗，洗的時候把臉全浸進水裏去，拿毛巾按着原是發痰的鼻子揉搓，息裏呼吸，好像在水裏揉洗衣服一樣。隨後還要打掃烟筒似的，用毛巾的一角盡量塞進鼻孔裏去，不住地轉動。「別的不要緊，」他常常這樣愉快地說，「這帕臉非洗舒服不可！」

因爲老頭子又講到要走的話，他就把水流水滴的臉略抬起來，打插他道：

「好好養你的病吧——既來之，則安之！」

「我沒有甚麼安不安的！」科長回答到，「住孤老院還比這裏强得多！……我也登過一些衙門的，沒有這樣喪德！……眞是做賊都要約一個好伙伴！……」

他說得很憤激，秘書繼續收拾他的鼻子去了，息裏呼吸的。那個年靑科長已謄好了自己担任的幾分告示。他把牠們疊在代理劉縣長的台子上，用硯盒壓着，便撅着厚嘴唇走向火盆邊去，在一張沒有背靠的大圈椅上坐

下。他並不當心烤火，只是悶起臉呆想着，一支手弄着面疱。他出其不意地把眼射向老頭兒毛茸茸的嘴上去，申訴道：

「他再不來信我們一道走！……」

「怎麼！」秘書把毛巾從鼻孔里扯出來，故作驚異道，「你也想不開了麼？……算了吧，老弟！這種生活就出十萬元也買不到呢！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山，還是雪景！又一點不受拘束，又可以隨便把老百姓拖來打屁股，高興的時候，……」

他的僚友正起相子截斷他道：

「說正經話哇！」

「好，說正經話！」代理縣長馬上同意。「我敢向你們担保，我這些告示一兩天就會生効。桑橋邊給我派兩個人守住，看還長得有翅膀麼！一天平均拏十五個人計算吧！一個人五角，五的五，五五二塊五，……」

老頭子嘆息說，「杯水車薪呵！」

「你難道一鋤頭就想挖一個金娃麼？哈哈，所以呀！……我給你說，不要慌：久坐必有一禪！」

他隔了好一會才收拾停當。於是照例用兩手擦着臉，嘆息了一句，「哎呀，這帕臉洗舒服了！」隨即便推開那扇頗爲別緻的篾笆窗門。從這裏望出去，便可以一眼看清那些俯瞰城市的山嶺，一條黑狗在殘缺的城牆上找死人吃。秘書憑着窗門呼叫幾聲用人，但沒有回聲。幾個一同跑來「發財」的隨從，都陸續逃光了，現在爲老爺們服役的是幾名襤褸的壯丁。他們是從鄉鎮上徵調來的，由當地居民湊集口糧喂養，下雪的時候還要供給柴火。

這些可憐人住的是一間小茅棚，好像趕鴨人的窩棚一樣，每天就在那里吃喝睡眠，并且正正經經地爲這全縣最高機關服役。茅棚就建造在一段焚毀過的地基上，那原是縣署頭門的所在，現在只賸有四個石頭門臼了，兩根盤繞「豬矢練子」的石樁突出在地面上。秘書因爲許久沒人應聲，趿起鞋子，拍達拍達的跑出去了，他張望了好一會，然後才發現出個正在守衛的公民。

這是一個十四五歲的青年，衣衫襤褸，黑布頭帕上箍着一頂灰布軍帽已經睡着了。他蹲在門臼邊的谷草上，頭臉緊埋在膝頭上，只有那根夾在腕里，飾着紅布纓絡的茅桿子，還是挺立着的，看來倒像插在垃圾堆上的一樣。秘書忍不住發笑了，他望那纏着牛毛襪子的腿桿踢了一脚，喝叫道

「嚇，這才好看哩！……起來！……」

壯丁給立刻吵醒了，他忙了一下，隨即右手在耳朶邊一擱，趕緊柱着茅子撐起身來。

「敬禮！」他顫聲說，又把手向耳朶邊擱了一下。

「倒還沒有忘記敬禮哩！」秘書作弄地說。「我問你，你們夜里是在做賊麼！」

「沒有睡，報告。」

「你聽！唏，還說沒有睡！」

「我只暈了一下，因爲，——」

代理縣長急急地打斷他的解說，道：

「你們的道理總多的很呀！好吧，我下一次才同你講。噫，你記着吧！……」

他拿一串囉囉嗦嗦的談話把壯丁支吾開去。原來他已猜到那，「因為」後面跟來的照例的訴苦的口粮沒有了，脚餓酸了，而接着便總是請給一點吃食的話：所以他不讓他再說下去。本想追問別的幾個人下落，也就不再提起。他們大約是在城外的山間找尋可吃的草類去了。他催促他趕快去請聯保主任。到得壯丁陰縮縮地車開身去了，他忍不住苦笑了兩聲，望着那襤褸的背影搖着頭想：

「還要到那里去找告化兒呵！……」

當秘書正為病人炖好粥罐，聯保主任走進來了。這人面貌黑瘦，渾身打拌得像寒暑表樣，頭戴雪帽，灰布單衫上罩着花緞馬褂，下面是牛毛襪子的裹腿。他窮困了二十多年，現在才好容易找着一個替桑梓服務的機會。一進縣衙門，他總要說幾句壞話，生怕那些還在外鄉亡命的紳士回來把他擠掉，他日夜都担心着這件意外。

他的眼睛是向外凸出的，在縣長提起應該多邀幾位近紳，回來幫忙地方上的「復興」時，他就骨碌碌地轉動着牠們，佯笑道：

「他們肯給你回來呀？……哼，你怕是原先麼！……說不得，縣長！沒辦的事只有我們這些傻子才肯幹的！……」

這一天他又找機會說了兩三句壞話，隨後秘書就同他談起告示的事，以及禁止災民出境的有効辦法。代理縣長說完過後，主任默默地想了一會，于是斯斯文文地站立起來，手背揩擦掉鼻尖上的水珠，强笑道：

「要報告秘書處，這個辦法恐怕不行呢。」

「怎麼不行？——只要你們官辦就行了呀：我懂得的！哈！……」

「的確的！」主任認眞地說。「秘書長出去看看就知道了。每個人至多只有一口爛鍋，……」

「呵唷，難怪！你以為我們的目的是在籌欵哩，……」

「不是不是！」主任紅起臉分辯道，「秘書長的意思是想為地方上保存點原氣，這我是知道的，還消說麼？……決不是！不過我試驗過來，你一阻擋，他就橫扯，說，好呀！那你就供養我們；簡直難纏得很！……」

秘書諷刺地插嘴說：

「完了：你都這講，那只有讓他們走好了！」

他說這話時，眼睛略略向上一閉，兩手一攤，隨望枕頭邊找尋香煙去了。聯保主任沒有再說下去，好像突地失掉了記憶一樣。他依舊呆立着；帶着不甚自然的笑容，不時抿一抿嘴唇；病人從被蓋邊怒視着他，第三科科長一逕在摸着面疱發愁。

待得秘書找出一枝壓縐了的香煙，在炭火上吸燃，他這才又重新擦去鼻尖上的水珠，胆怯地說：

「我看根本要請點賑欵來才行，……」

「你們這些人！」秘書裝出不愉快的神氣截斷他道，「我還要怎樣說呢？康縣長去省里就是請賑的；我們起碼要叫他們撥五萬元，……」

主任不大相信地笑道說：「有一萬元都好了唷！」

「五萬！是一萬麼，我們就讓他們自己來，請他們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些甚麼東西！……」

「呵！我還沒有報告，五狼溝又發現一家吃人的呵！」

「你詳詳細細寫個報告來，姓名籍貫通寫上，要不然還以為是我們騙人！……一定要他們五萬；決無問題！……你像還不大相信呀？看你的神

氣，……」

「不是不相信，要快一點才好哩。嘻嘻！」

「快一點；又不是點火吃烟呀，……不要扭空心，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省賑會和總部里老康都有熟人，只要他去吹一聲就行了。」

「能够這樣，那地方上就受福不淺了呵！可是我說在這里看，一聽到賑欵，許多人都會馬上回來的！……」

主任搖了搖頭，于是發着感慨，訴說起紳士們原早承辦賑務的黑幕來了。他們常是用八角的升子發賑，而且只有自己的親族佃戶有分。還有叫老百姓先出錢買了票據來領賑的。他在結末說道：

「呵嘖！他們的話都說得麼？就只有沒把大河里的水喝乾！」

他的神氣顯得十分憂懼，但秘書卻立刻給他保證，說是他決不能讓這些「爛紳」染手。

「我們挨都不讓他們挨，」他說。「我們要自己辦；希望你將來多出點力……」

「沒有說的，秘書長是外鄉人都這樣熱心哩！」

「不過這一件事呢」，代理縣長指着告示說，「你得即刻就去辦，最好一個都不要他們逃掉。」

「我總盡力就是了呀，沒說的！白廟子安幾個人，索橋邊安幾個人，看他還長得有翅膀麼！哈哈！」

主任自負地挺了挺胸部，同時用手掌擦了一下清鼻涕，于是搓搓兩手，挾起告示，很低地鞠躬幾下，退出去了。秘書搖頭擺腦地微笑起來，懶懶地吁出一口長氣。老科長在床上嘆息道：

「一說到賑欵，就喉嚨裏都伸出手來了！……」

「你讓他個舅子去蠢想呀，」秘書打着哈哈說。

十二點鐘一敲過，那年青人伸伸懶腰，走出衙門午餐去了。自從廚子逃走以後，他就一逕在郵政局搭火食；代理縣長卻是自己開鍋。因為依照科長的辦法雖然方便，但這城裏只有郵政局長的東西才敢放心大膽吃，而那里的空氣卻又十分拘束。加之秘書對于口味很是考究，戒煙以後，他是更把精神集中到腸胃這方面來了。

和許多慣常出門的四川人一樣，他自己也能够弄菜。那最得意的傑作是麻婆豆腐，回鍋肉和烘蛋。但在這邊地而兼災區的地方，他卻只好每天吃豬膘炒潼川豆豉。而且這還是他上任時準備就的。衙門里不大便于開火，所以每天餐飯時，他總得出街去臨時借用老百姓家的鍋灶。當作報酬，他每次給他們一個値銀一分的大銅板，或者半碗臘飯。

他飄飄蕩蕩地從街面上經過着，一隻手擰着包米的手帕，一手擰着穿掛豬膘的草繩，探出頭，挨門挨戶地問道：

「鍋空麼？——幫我燒一下子？」

要是每一家人的鍋灶都占用着在，他就坐在那家全城唯一無二的茶堂里等待一會。這城里現在只有臨時搭湊的半段街道，一共不上三十戶人，他全都和他們熟識；好像他自己的那只寶貝鼻子一樣。所以更是甚麼人家的吃食下肚了，總不會忘記站在門首給他打一個招呼的。他們大都樂意給這清寒的老爺服務。

這一天幫他燒鍋的是一個老年的孤孀。他吃過飯，打了兩個略帶烟熏氣味飽膈，于是照例把豬膘提在眉毛邊瞧瞧，自語道：「看還吃得到一個

禮拜麽！」隨即高高興興回衙門去了。因爲當他正在揮動鍋鏟，而那一片片的豬驃，也正在卷縮，透油的時候，聯保主任跑來報告他，說是索橋邊已扣留二十以上的災民了；所以他想回去誇耀一下他的智謀。

才一走進屋里；他便把豬驃在桌子上一擱，撅起姆指笑道：

「如何？——說馬上見効就馬上見効吧！……」

老科員起身發氣道：「你看一下那里的信再高興，……眞是豈有此理！」

「你又怎麽了呵？老太爺！」秘書瞪着眼睛問。

「又怎麽了嗎！」老頭子繼續道：「還不是那個混蛋！……眞說得漂亮！叫我們再忍耐一兩個月看！」

「呵唷，我怕甚麽！……你讓他出昏呀！橫豎打飯平夥樣，吃一節剁一節！」

「飯平夥也要打的勻稱才好呀！……再這樣下去眞是婆娘娃娃都對不住！……」

第三科科長實地把手掌從面疱移開，嚷叫道：

「眞太狗矢了！」

「我決定走，」老頭子繼續道，「難道我還要把幾根老骨頭送葬在這里麽！……我今天就寫信回去要盤川；自己墊辦就是了。……我不信會在這里拖得出甚麽好處來的。死了會連箢篼子都找不到一張哩。……」

他的聲調忽然咽哽起來，于是秘書嘆息道：

「不要瞎想吧！你又不是甚麽了不起的大病呀！……」停了一會，爲要使得他的同僚振作起來，便又斂聲道：「呵唷，我先前還沒有講完，早上商量的事已經生効下哩，這個舅子！……」

他開始重述起聯保主任的報告來。在應該使同僚寬心這一個道德的見地上，他還逐句誇張着，似乎那些災民準定出錢無疑。但當他正在笑嚷道，「管他媽的！弄一個算一個呀！」這時候，聯保主任走進來了。他已經改變了面目，滿臉是血，額頭上粘貼着很單的黑色灰燼；顯然是鄉下人醫傷常用的紙灰。

秘書神了一下，站起來驚問道：

「你是怎麽的！」他忍不住嗤地一聲笑出來了。

「怎麽的嗎！」主任喘着氣說，「……我才擋了一下！這些狗入的！……他們要强着過，我才一擋他們就蠻幹起來！……他們曉得幾桿槍都是爛行頭！……」

老頭子突地從床上欠身起來，望着年青科長叫道：

「請你把墨盒子給我吧！……」

他的聲調略帶顫抖，彷彿他是在請求一件與生命有關的事情一樣。秘書盯着他怔了一下，于是搖着頭苦笑了兩聲，丟掉主任，躺在床上去了。

…………

老趕馬人

——回憶瑣記之五——

艾蕪

「這樣大年紀，還喜歡爬坡上坎的麼？」

老趕馬人吳二頭子，聽見我這樣問他，取下彎短的烟袋，吐口唾沫，笑着反問道：

「那你覺得我該做啥子呢？」

「那路子不還多嗎？比如開一個店子，油鹽柴米，樣樣都好賣的。你這年紀，至少也有四十帶零。早該坐店做老板了，還辛辛苦苦趕啥馬呢？」

「這樣話，到處都聽到的，張三茄子，早就約過我了，傢俱房子，哪樣不現成？」接着狡猾地笑了，「可是就因爲沒花邊哪！」一面叭着烟，頭掉向月光照着的馬場去，好像在避開我的注意似的。馬場上立着無數的馬匹，正雜響着尾巴刷動和咀嚼稻草的聲音。我們是墊着棕簑衣，坐在馬場邊上的。面前燃着一堆柴火。我把一種遇火即爆的生樹枝葉，放在火上，讓它發出一陣急驟的響聲，一面說道：

「好說，你沒花邊！就單憑你老人家一句話。哪個熟人又不肯在銀子錢上，帮你忙呢？」

他把啣烟袋的嘴巴，轉來向着我，忍不住微微笑了，火光反映着他那蒼老的結實臉子，現出愉快而滿意的神色。並不取下烟袋來，就同意似的說道：

「是到是的，不過嘛，麻煩別人，總不大好。自家也實在做不來啥生意。我這樣老實人，還是安份些好，靠手膀和足桿吃飯！穩當些，自家有益處，也不損人。」

我本來只是同他閒談天罷了，把一枝爆完了的樹條，投在火里，一面又在旁邊另尋一根，一面隨便駁他道：

「照你說，做生意，就免不了要損人麼？」

這回拿的枝椏，因爲漫不經心的原故，却是錯抓一根並不爆炸的，只在火上發出一大陣濕烟子，直朝吳二頭子那面繚繞去，弄得他只張口說一句「自然不是那樣說，」就忙着偏開身子去躲了。

這時一種足聲響近來了。先是附近睡着的狗，猛地叫着，接着聽見來

人吃了一驚，便即刻馴服下去。我抬起頭看，一個年輕的趕馬人，已經很快的蹲在火堆旁邊了。鼻息很重的呼吸着。他把手上拿的雞蛋遞給老趕馬人，一面破口罵道：

「簡直像是在活擄人！人家擺夷那里只消三比亞一個，這里就要賺你兩倍多。我眞願意起一把天火，把它燒得乾乾凈凈的。」

說着，一壁拿手指一下我老板那邊的茅草店子。這時老趕馬人接着蛋數了一下，便向年靑人遞一下眼色。年青趕馬人這下才看見我了，立刻有些不好意起來，但仍然現出那種倔强的面孔，一面立起來說道：

「我是要罵他的，這樣吃我們！」

隨即向馬場上走去了。我爲了要表示我，並非和老板一起起見，便接口說道：

「像在這裏做生意的，到沒有一個不存心敲釘錘！雞蛋還算小事。人家在八募息店子，電扇電燈，無一不齊備，伙食又滿好，一天才消一甲錢。還里呢，哪一樣不糟透了？你猜息一晚多少錢？……吙，你眞猜不到！一甲錢，還要零四剔。」（註）一甲即一個緬甸盧比，一別即一安那，一比亞即一個緬甸銅板，是根據當地擺夷人的稱呼。

老趕馬人叭着烟，微微笑着，一直聽我說完了，才說道：

「那又不能怪他了！你曉得，這是地方不同呀。我們先前在魯史那邊趕馬的時候，晚上你以爲還有人家息脚麼？全是在林子裏面，中間燒着火塘，周圍睡着人，再外面便繞一圈駝子和馬匹。守到半夜，你想燒蛋吃嗎？哼，那就出一錠銀一個，也沒地方買到的。」

我拿樹枝，靜靜的撥着火，一面直望着他那張爲火光照紅的臉，總覺得他說的話，並不是全代表他的眞實意見便故意問他道：

「我請問你倘若那時候，眞有一個人，帶有蛋在身邊，你也眞的出一個銀子買一個，難道你不罵他敲釘錘麼？」

他把啣在嘴巴正中的煙袋，用舌頭移到嘴角邊，平靜地笑道：

「我爲啥罵他呢？我不是說過，半夜很想吃的時候，連一錠銀子都願出嗎？」

他做出這種使人難不倒的態度，有些叫我不服起來，便放下一枝選好的樹條，興奮地問道：

「我肯信，第二天你摸摸衣袋裏，銀子不在了，想起昨晚上，給那砍頭的，敲了釘錘，你不難過麼？又想着，那一錠銀子，是你半年來趕馬的工錢，一把汗一把水換來的，你心下眞好受麼？」

他取下烟袋來，笑開了。

「你眞說得活靈活現的！這樣的事，根本就不會有呀！」

我逼緊一步說道：

「對了！這就是不打自招了。人家要敲你一錠銀子一個蛋的釘錘，你根本就不幹哪！對不對？不要笑，說眞話吧！」

「那何消說！」他拿着烟袋，低下頭去，朝柴上扣去烟頭子，「我們趕馬人，一個錢總當人家三個錢使的。但凡不是喂嘴巴的花費，能省儉就要省儉哪。」

話說得很小聲，很鄭重，我明白這是不減不扣的眞意了，便報復他剛才不露聲色的樣子，笑着打趣道：

「要是剛才你自家去買蛋，恐怕比那小夥子還罵得厲害吧？」

他嘿嘿地笑了，隨即取出烟捲來，裝在烟斗子上，一面望一望老板那邊的店子慢慢說道：

「不過嘛，有些釘錘總該敲的。像在老緬子地方，賺了個千二八百，多出點店錢，算得啥呢？那不還是，牛身上拔了根牛毛！」

這話自然也成理由，可是從他臉色和眼睛看來，總覺得他是世故很深的老頭子，有點疑心我在老板家做工，難免要和老板站在一起，才這麼說的。所以我不放鬆他便仍舊打趣地笑道：

「可是敲你們趕馬人的釘錘，總不能說是應該的吧？」

他拿一根燃着的柴頭了，接在煙斗子上吃烟，叭好之後，才靜靜說道：

「世間事難說得很！總難免有好有壞的！」

接着，掉向馬場，取下烟袋，大聲喊道：

「老么，那兩匹黑馬要多上點草哪！」

我把生樹枝葉，放在火上，別別辟辟爆了一陣，又莊重地問道：

「照你說，世間事都有好有壞，那我請問，一個人憑着氣力，一把汗一把水的，換飯來吃。難道這里面還有壞的地方麼？」

「這怎麼會有壞處呢？」他提高嗓子詫異的說，好像我的問話，有些使他吃驚似的，「就是天王菩薩，也不敢這樣說呀！」

我聽見他這直從心里彈出來的聲音，就愉快說道：

「對了，這一下子我明白了，這就是你喜歡終年爬坡上坎的原故吧！」

當然這里就含有讚美他的意思，但他並不高興，却反而現出極端嚴肅的臉色，害怕似的說道：

「說不定，我還是會去開店子的！」

我說安慰道：

「在這些地方，自然是你不喜歡！其實呢，在城里，有啥子開不得呢，一切都是公平交易，有秤有斗的。」

「公平交易嗎？」他把要啣上嘴巴的烟袋，又立即移開，神情顯得很冷的，「哼！」

我像猜透他的意思那麼地說道：

「要是黑了良心，掛羊頭賣狗肉！自然是說不上公平的！」

「就是好心腸也不行呀！」他用灼灼的眼光，從火光上望了過來，我覺得只有經過許多艱辛的人，要在表示眞知灼見的時候，才會流露那樣的眼光的，「你知道，世上人，大家都認爲公平的事情，只有我們這批磨骨頭養腸子的人，才能兜底翻開，看出眞情實意！讓我告訴你吧，我記得小時候，我爸是推車子的，晚上一到家，便拿二百錢叫我去買升米，——那時候米眞便宜呵！。有時候，錢賺得不多呢，便只好少買點，大家肚皮縮緊些。後來，我看出來了，旁的人去買一斗，只消一吊九。我就想道：

「我眞𠲎！爲啥我二百九，不可以買一升？」便同夥計吵鬧，要他給我打滿。他當然不願意，我就把賬一五一十算給他聽，「你賣給人家二吊九一斗，算下來難道不是二百九一升嗎？」他才罵我道：「你糊涂蟲，人家買得多，當然便宜呀，要是你肯買一斗，我不會要你三吊的。」媽的，我們一家連被窩當了，也湊不够三吊哪。我氣極了，就到另一家去買，還是一樣的，沒三百錢，就不能買一升！並且，還有氣人的事呢，在那里我又看出了，別人買一石的，算起來，每升米連二百八都投不到。我回去告訴我爸，他反怪我蠢，說是這興得公平的，只要你錢多，誰不要你買便宜貨？但我覺得這興法不論怎樣說，都是要不得的！爲啥子呢？因爲我們窮人子根本就不會錢多的哪！」

他說完之後，看見烟斗子里的烟，已經熄了，便拿乾樹條向火上燃着，然後取來點烟。

因爲剛才我說正經話，他却故意岔開，我便報復地開他玩笑道：

「那你開店子，就不可以這樣興嗎？愈買得多，就愈貴。再不然，也該這樣，一升米三百錢，一斗米就三吊錢，分文也不減可不好嗎？」

他立刻笑起來了，把啣着的烟袋，重又取開。

「你眞想得好！包你不到三天，店子就要關門大吉了。這樣的興法，只有到天上去做！」

我丟開快要燃手上的樹枝，望着他說道：

「照你這樣說，你就不能怪做生意的人了！因爲他們都是迫不得已呀。」

「對呀，我一直是說興法壞。」他啣着烟袋平靜地笑着說「所以，你的老板，我從不會背後說他閒話的。六七個比亞一個雞蛋，算得啥呢？」

九九歸原，還是說得他自已全對，我已前駁他的話，彷彿都變成愚問了，就再非難他道：

「那你爲啥不願開店子呢？你就買賣得不公平一點，難道我們會怪你壞嗎？」

他立刻取下烟袋，失了平靜那麼似地說道：

「你要曉得，一個有天良的人，只要明白過來，他是不能依爛爲爛的哪！何況我還有路子活呢？」

這時我臉紅起來，我覺得這樣一個對人生認眞的人，我是不應該同他開玩笑的。我只拿着一根生柴放進火里，讓它的枝葉，辟辟拍拍地爆燃着。

接着他却安慰我似的笑道：

「算了，爭論這些做啥子？沒有用處的，……我們還是燒兩個蛋來吃吧。」

他與他的大公鷄

希聲

「他是一個怪人。」人家都那末說。

其實呢，他的見解只是比旁人有點不同。這點不同就造成他的怪。比如你說玫瑰花有刺，他說沒有。你就說他怪！

刺本不生在花上，你自己鬧混了，怪他。

你愛女人（當然決不是你的太太。你愛過她，在她是你的未婚妻的時候。因爲那時她還是一個女人，不是你的太太），至于忘掉你自己。你承認，所謂愛，只在異性的不同點上放射其光輝。因爲一般人！你也在內！都如此的發現了愛，也都如此的經驗過了。他不。他愛的是一隻大公鷄！

你說他怪。

他可以證明給你看：他的愛並不缺少那份犧牲的精神與眞實的情感，比之你對于你太太以外之女人的愛。

以下便是一件不可信的事實——

秋天，不錯，是秋天。近午的太陽滿晒着山棗林子，粒粒的紅珠疏疏朗朗掛于半彫葉的鐵枝間，美麗而健壯。他，一個人——老是一個人——坐在一輛破洋車上，被拖着在田埂中間一條用人脚修成的土路上走。頭像搖鼓似的隨着車子的簸蕩左右擺着。忽然——他又老是那麼忽然——他的眼睛——有些像貓頭鷹的眼睛，怕光——釘住了一個東西。他探出頸子來仔細端詳。他笑了，嘴邊出現一對月芽形的笑溝。他發現了！愛！

這東西是一隻大公鷄。全身雪白，頂着鮮紅的花冠。挺直了胸脯在一帶土牆前散步，趾高而氣揚，如一個下班的警官。

他下了洋車，直線的走過去。這東西並不退縮，不飛奔，它止住了步，高拱着頸子等候它的敵人。

他與它接火了，都伸出頸子來。對立着而目光炯炯相逼。他頭上竪起起髮，它頸子上竪起毛，活像一對準備相啄相撲的鷄。

他閉上左眼，睜着右眼看它，它美。他閉上右眼，睜着左眼看它，它美。他睜着兩隻眼睛再看它，它更美。

它明白了，這個敵人要捉它。于是顯得謹愼而穩重，它退後兩步。這

同正式作戰一樣，前線一搖動，心理上便維持不下去。它瞅了瞅他，終于沿着土牆溜走了。

它進了土牆後面一家院落，他跟了進去。它飛上葫蘆架，呱呱叫。

「喂！」他站在院子中間對着三間茅草房打招呼。

門後探出一個頭，額髮下兩個黑眼睛在望他。他未及開口，頭又縮回去，一閃紅絨繩紮的辮子。

一會兒，門前出現兩個頭，先前的與一個滿臉皺紋沒有牙的。

「先生，你有什麼事？」老太太發白的藍布夾襖也出現了，身旁同時出現了一雙扁魚頭式的初裹的脚。

「我要買你的大公鷄。」

小女的臉望着皺紋的臉。

「不賣的，先生。」老太太的話很乾脆。

「我多出錢。」

皺紋的臉望着小女的臉。

「那末，你出多少錢？」老太太有點動搖。

「兩塊。」

皺紋的臉小女的臉互望着。

「賣給你了，先生。」老太太轉變的很快。

他把紙煙銜在嘴裏，從褲袋裏的皮夾中抽出兩塊錢來，女孩跑過來，用一種含羞而敏捷的手法，搶了錢，跑去交給老太太。

「蓉子，你捉雞給先生。」老太太審查着票子這麼說。「我們八月節沒捨得殺它，頂肥的，你回去煨湯保好。」

女孩子手中的老玉米撒在葫蘆架下。「咕……咕……咕」她骨朵着嘴喚。

它——那脫陣的傢伙，此時在牆角下一羣雌鷄隊裏又逞雄了。這畜生已不怕它的敵人，它有主人保駕，且有雌鷄們作侍衛。它昂然邁步過來吃老玉米。

「呱……呱……呱」它已在女孩子手中了。

「格……格……格」它又從女孩子手中移交到它的敵人手中了。

他像抱小孩子一樣的抱着它上了車。可是它並不像小孩子那末好抱。他在車上用種種哄孩子的方法哄它，它又不像孩子那末好哄。它那不屈服的氣概沿途不停的表現着。堅韌有力的雙翅時時要張開飛出它的敵人的懷抱，剛硬像枯樹枝一般的腿與爪用盡搔土的力量搔着它的敵人的胸懷。可是他終于把它抱着進了城，進了他有地毯的家。

把它放在客廳裏，他去替它預備食與水。它雄武的站在地毯上，並不缺少一份得到自由後的驕矜。可是當它側着頭望望它的新環境時，它發現這裏沒有葫蘆架可上，也沒有叢樹林可遊。它飛上沙發，軟顫顫的站不穩。它又飛上書架，嘩啦啦的什麼東西儘只響。由于它以前上飯桌子被鬧的經驗，它知道這裏也不是地方。它又飛落在地板上。「咕…咕…咕」，也沒有雌鷄來。它很奇怪，有點不知所措。它終于溜到大椅後躲藏起來，全失了平素的威風！

一手扭着青瓷鉢洗盛滿着水，一手扭着擦得發光的銅茶盤盛滿麵包屑，他鞠躬如也的走進客廳。他不見了他的大公鷄。「咕…咕」。他喚，它不理。

還是一湯一飯的扭着，他四下找。「咕…咕」，他又喚。大公鷄終于

從大椅後伸出一個光鮮鮮的頭來，紅冠擺動着。他笑了。把湯飯殷勤的送過去，這不濟事的傢伙又溜到書架下了。這次他有了點經驗，把湯飯遠放在它能看見的地方，他坐在大椅上等。他確實也該歇回了。

他抽枝烟慰勞自己，也偵察着它。它其初很不自然的望着它的洋餐。漸漸的它伸出頸子。它走出來。它側了頭望望。沒什麼，它豎起紅冠，勇猛的去搗一嘴麵包。鐙的一聲，銅盤扛着它的尖嘴，它驚了一跳，抬頭再望望，猶豫了一回，勇敢的吃下去。他笑了，站起來。它想溜，可是它的驕傲止住它，它退後兩步，又站起了。他坐下，它又走進兩步，繼續它的洋餐。他又笑了——他的勝利。

家禽到底不比野禽，它與人類至少有了五千年歷史關係。由於他的柔溫體貼，它漸漸同他厮混熟了。他在桌上吃飯，它就在脚下吃食，他在椅上抽烟，它就在地毯上散步。在他孤寂的家庭中，它，當然的，也給他添了不少的生趣，快樂，麻煩。

麻煩，並不是不需要的，尤其在他。他給它洗澡，它沒有這個習慣，在水裏鼓動翅膀格格叫，濺的他滿身滿臉全是水。他喂魚肝油，它沒有這個需要，在有歷史以來。它擺頭不吃，他灌它，像母親灌小孩藥水。也像母親一樣，他老覺它瘦了，得滋補。

有一次，他睡在宿舍裏。已上床安歇了，老像有件事還未作，擱在心上。忽然想起這件重要的事來了。即刻爬起來，重穿了衣服，跑出去打電話。

「喂，你老王嗎？」

「喂了公鷄魚肝油沒有？」

「喂，很好……」

這一次上床他才睡得着。

…………………

他的大公鷄病了，老瞇着眼打盹！他抱着它進醫院，掛號看醫生。醫生沒有這種經驗，只笑着搖頭。

他不得已降格以求，抱它去獸醫院，他不大相信這般醫生，學識資格都太差。可是那獸醫也搖頭。他們只會治牛，羊，猪，狗，不會治鷄。

他終于失望的把它又抱回家，兩眼瞪着看它死，那東西撲着翅膀伸直兩隻脚時，他有着母親死掉孩子的悲哀與空虛！

為了這件事，又增加他是一個怪人的證據。但——

一個能愛的人

那裏會去計較他應當愛什麼？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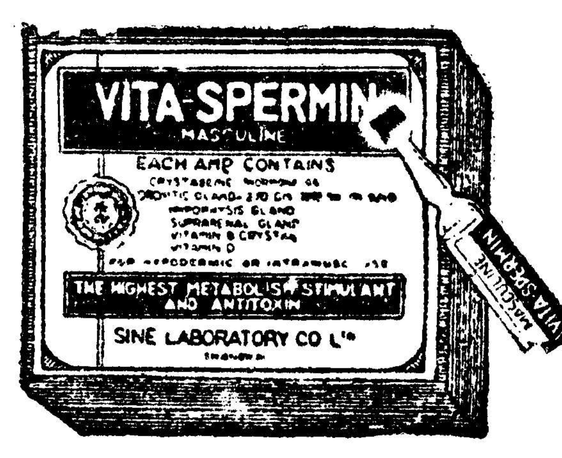
SINE LABORATORY SHANGHAI

長命

上海信誼化學製葯廠

鶴立鷄羣

補針



補丸

Vita-Spermin Tab
FOR FEMALE
女用

Vita-Spermin Tab
FOR MALE
男用
SINE LABORATORY CO LD.

本廠監製之維他賜保命在一般補劑中。猶之鷄羣獨鶴。更無堪與比肩者。蓋相形之下本品為顯然之權威。已為不可掩之事實。其能獲得此種地位者。亦由本品所含之維他命與荷爾蒙等養生素。發生天然治療之實效。有以造成之。凡神經系各種衰弱症。用之收效尤鉅。且有病用為治病。無病用以强身。有不可思議之裨益。幷可戒除鴉片毒丸。斷癮迅速穩妥。

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

葯房均售

燈

陸蠡

院子裏的鷄縮頭縮腦地踱進塒裏去了，簷頭嘁嘁喳喳的麻雀都攢進瓦縫裏，從無人掃除的空樓的角落，飛出三三兩兩的蝙蝠，在院宇的天空中翻飛。蝙蝠可說是夜和黑暗的先驅，牠的黑色帶鈎的肉翅，好像在牽開夜的幃幕，這樣靜悄悄地，神秘地。

這時候，這家裏的年青的媳婦，從積滿塵垢的碗碟廚的頂上拿下一個長嘴的油壺，壺裏面裝着點燈的油。她一手拿壺，一手拿燈，跑到天井跟前——那裏還有暗濛的微光——把油注在燈瓢裏面。她注了一點，停一停，把燈舉得和眼睛相平，向光亮處照一照，看看滿了沒有，拿下來再加一點油，復拿起照了照，又加上一點，等到燈裏的油八分滿的樣子，等到油面和瓢緣相差二分的樣子，才住了手。一邊把油壺放還原處，一邊順手在一只破燈籠殼裏抽了兩條燈芯，把牠浸在油裏，讓燈芯的一端露在瓢外二分長短，而另一端則像兩道白色的尾巴翹着。

少婦把燈放在竈突上。這是灶間的中心點。不論從那一方量來，前後也好，左右也好，上下也好，都是等距離。她從來沒有想到這所在是室內的正中心，只覺得放在這裏很好，便放在這裏了。她每次這樣放，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毫不以爲異。

少婦沒有伸手點燈，只是在灶門口坐下。灶裏還有餘火，吐着幷不逼人的暖氣。鍋裏的飯菜熟了，滿室散着飯香。她把孩子拖到身邊來，臉偎着他，若有所待地等着。等着誰呢？不，她只等着天黑，伸手不見五指的天黑。她要等天黑盡時方才舉火點燈。她知道就是一滴的燈油也是不能浪費的。

我先來介紹這燈罷。這是一盞古式的青油燈。和現在都市裏所見的是大不相同了。我懷疑我的叙述在人們聽來是否有點興趣，我懷疑我的介紹是否不必要的多餘，並且能否描寫得相像。說到這裏我便想到繪畫的長處，簡單的幾筆勾撇，便能代表出一個完美的形廓，而我則是拙於畫筆者。這燈在鄉間仍被普遍地用着。『千聞不如一見，』假如你有機會到我們山僻的地方來時，便會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個形狀了。

燈的全體可以分成兩部份；一部是燈瓢；那是鐵鑄的像搯子或勺子的東西，直徑四寸左右。鄉間叫作「燈碟」，因爲形狀如盞碟，而牠的功用在於盛油，如同碟子盛油一樣。碟的邊緣上有一個短柄，這是拏手的地方

。這碟子是鐵鑄的，我曾想過假如換上了海螺的殼，或是用透明的琉璃，豈不是更美麗嗎？不，鐵鑄便有鐵鑄的理由：盛油的傢伙是極易黏上灰塵的，每隔四天五天，碟緣上便結了一圈厚膩黝黑的東西了，那時你用紙去擦麼？這當然是費手脚的事。所以當初燈的設計者，用生鐵鑄成燈碟，髒了，只要把油傾去，用鐵鉗把碟子鉗住，放到灶火裏去燒一陣，燒得通紅，拿出來放在水鉢裏一浸，「嘶……」地冷卻之後，便渙然一新，如同剛買來的一樣。這樣，一個燈碟可以用得很久——燒着浸着，生鐵是燒得壞的麼？你想——『舊的東西都經久耐用』。這便是簡樸的鄉民一切都歡喜舊的理由。

燈的另一部份是燈台，一個座子。在這兒，裝飾的意味是有重於實用了。座台的華麗簡樸隨燈而異。普通的形式是上下兩個盤，中間連接着一根圓柱。底盤重些大些，上盤便是承燈瓢的座墊，柱子則是握手的地方。燈座有磁製的，也許有銅鑄的，而我在這裏所描寫的則是錫的。在灰白的金屬表面鑲嵌着紫銅的花紋，圖案非常古老。其中有束髮梳髻寬衣博袖的老頭，有鳥，也有花和草，好像漢代石室中壁畫的人物。這工作到是非凡精細的，大概是從前一個偏愛的母親，在女兒出嫁的前幾年，雇了大批的木匠漆匠銅匠錫匠，成年成月地做着打着，不計工資而務求製品之精巧，這燈檠便在許多的錫器中間被打成了。這些事在我們後輩當然無從知道。我只知道這座燈檠是這家的祖母隨嫁帶來的。是否這祖母的母親替她的女兒打造的呢？那又不得而知。也許還是這祖母的母親的粧奩。在鄉間，有多少的器皿都保留着非常古遠的記憶。這兒，數百年間不曾經過刀兵，也沒有奇荒奇旱，使居民轉徙流亡，所以這兒留存着不少先民的手澤。甚至於極微小的祭器或日用的東西。有一次，一位遠房的伯父隨手翻起一只錫製的燭台，底面寫着一行墨筆字，「雍正七年監製」，屈指一算！歷朝帝皇的年號和在位的久暫，他們都很熟悉的——該是二百年了。而仍是完好的被用着，被隨便地放在隨便的角落，永久不會遺失。話說得遠了，剛才我說這燈檠是祖母隨嫁帶來這家裏的。後來這祖母的女兒長大了，這燈檠復隨嫁到另一姓。那位女兒又生了女兒，女兒長大之後，又嫁給祖母的孫孫，燈檠復隨嫁回到這祖母的屋子裏來。這樣表姊妹的婚姻永遠循環繼續着，「親上加親又是親上加親的，」照着他們的說法。所以幾件過時的衣服，古舊的銅器錫器，便永遠被穿了新衣服擡嫁裝吃喜酒的不同時代的姻親叔伯，永遠地在路上擡來擡去，仍舊抬回自己的老家。我眞想說山鄉的宇宙是只有時間而沒有空間的。這看來很可笑麼？我倒很少要笑的意思，除開某種的立場，我是贊成這種婚姻的。你想，一位甥女嫁到外婆的家，一切都熟識，了解，諧和，還有什麼更好的麼？

不用說，坐在灶前的媳婦，便是祖母女兒的女兒了。她來這家裏很幸福，大家都愛她，丈夫在外埠做工，在一定的時候回來，從來沒有爽約。膝前的孩子則已經四歲了。翁姑——她的舅父舅母——都還健在。

天黑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她推開孩子，拿一片木屑在尙未盡熄的灶火中點着，再拿到燈邊點起來。驀然一室間都光明了。「一粒穀，撒開滿堂屋。我給你猜個謎兒，你猜不猜？」「燈，燈，」連說話未嫻熟的四歲的孩子都會猜謎兒了。且說燈點着了，這燈光是這樣地安定，這樣地白而帶青，這樣地有精神，使這媳婦微笑了。「太陽初上滿山紅，滿油燈盞統間亮，」她在心頭哼着兒時的山歌。她，正如初上的太陽，前面照着旭

紅的希望；她正如滿油的燈，光亮的，精神飽滿的，堅定的，照着整個房間，照着她的孩子。所以她每次加油的時候，總要加得滿滿的，因爲這滿油的燈正是她的象徵。

燈光微微的閃了。這家的舅父和舅母走進灶間來，在名份上他們是翁婆。可是她沿着習慣叫。這多親熱的名詞。到了年大的時候要改口叫聲「婆婆」，多麼不好意思！而她避免了這一層了。她眞想撒嬌向他們要這要那呢！可惜已成了孩子的母親。她看見他們進來了。她揭開鍋蓋，端出茶和飯。熱噴噴的蒸氣使燈光顫了幾顫。她的舅父說：「一起吃了便好。」而她總是回答，「你先吃，」她眞是懂得如何尊敬長輩的。每逢別人看到這樣體貼的招呼，總要說一聲，「一團和氣哪。」

飯吃半頓的樣子。「剝剝剝，」有人敲門了。舅母坐在門邊，順手一開。頭也不用回便說「二伯伯請坐。」二伯伯便在門檻坐下，開始從懷中摸出煙包，掐出一撮烟用兩指搓成小球，放在烟管上。

「剝剝剝，」又敲門了，這是林伯伯。他們倆不用打招呼，便一個先一個後。從來不會有遲早。他們夜飯早吃過了。他們總在天未黑的時候吃的，吃過之後，站在門口望着天黑，然後到這家裏來閒談。有時這家裏的媳婦招呼他們一聲說「吃過麼？」二伯伯便老愛開玩笑的說：「老早，等到今天！」他的意思說，「我早就吃過了，我昨天便吃過了。」

二伯伯和林伯伯在一起，話便多了。他們各人把自己的烟管裝滿，拿到燈火上面燃點，「嚇嚇……」地抽着。

他們談到村前，談到屋後，談到街頭，談到巷尾。眞不知他們從那裏得到許多消息。好像是專在打聽這人間瑣事，像義務的新聞訪員。

第一筒烟吸完了。又裝上了第二筒。二伯伯口裏啣着烟咀，一邊說話，一邊把烟管放在燈花上點火，手一偏險些兒把燈火弄熄了。他的談話便不知不覺地轉到燈上來。

「我有一次到城裏去。他們點的都是洋燈，青油燈簡直看不到。他們點的是洋油，穿的是洋布，用的是洋貨，這怎麼成？」

「他們作興點洋油，那有什麼好處。洋油那裏比得上青油！——這屋子裏點的是青油——洋油又臭，又生烟，價錢又貴，風一吹便熄，燈光也有點帶黃。青油呢，燈花白沒臭氣，又不怕風，油渣還可以作肥料。洋油的油渣可以作肥料麼？」

「是啊！我說城裏人不懂得青油的好處。譬如說，我們一家有兩三株烏桕樹，每年你不用耕鋤，不用施肥，可以採幾石桕子，拿到油坊裏去，白的外層剝下來可以製蠟燭，黑的蕊子可以榨青油。桕子的殼燒火。這些都是天的安排，城裏人那裏懂得。」

「聽說碼頭地方有電燈，這邊一撳那邊就亮，你相信麼？」

「不信不信，這邊一撳那邊就亮，這可能麼？就算眞的，我在灶裏點把火，拿到燈前，也不見得費力。總之，沒有比青油燈更好。」

第二筒烟又完了。現在放到燈上是第三筒，林伯伯忽然指着浸在油裏的燈芯，說：

「燈芯只要點上一根便够了。兩根多化一倍油。」

「因爲伯伯們在這兒，點得亮點，給伯伯點烟。」媳婦說。

「討擾討擾。」

談話又移到燈芯上面。二伯伯和林伯伯談着燈芯是怎模樣的長在水邊

的一種草，便是編蓆子的草。燈芯還可以做藥。又說有一種麪，很脆很軟，像燈芯大小，叫作燈芯麵。

「蟹無血，燈芯無灰，這怎麼講？」媳婦插進一句。這時舅父們早已放下筷子，她在替孩子添菜，催他快吃。

「你看到蟹有血沒有？你知道燈芯灰是怎樣出典的麼？」

二伯伯一面裝煙一面講：

「從前有一個少爺，父親是做過大官的——什麼官，一品官。做官的人家是有錢的，金子，銀子，珍珠寶貝，數也數不清……卻說這位少爺在十六七歲的年頭病了，非常厲害的病症。你知道他生的什麼病，做官人家還會缺少什麼，有什麼不如意的麼？原來他只懷着一樁心事，就是愁着父親留給他這許多錢怎樣用得了，這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只有這孩子的母親。他是獨養子，所以愛惜得是不消說的。真的倘使這孩子說要天邊的月，他母親便會毫不遲疑地雇工造個長梯子，派人去摘下來的。可是孩子並沒有想摘月亮，他只愁着錢用不了。

「孩子病着愁着，臉孔黃起來。母親的担憂也確實不少。她求神許愿，都沒有効果。看看一天黃瘦似一天了。

「忽然，有一天，這位寶寶高興起來，喊他的媽媽說，『媽媽，我要吃一隻鵪鶉。』

「他的媽媽歡喜得不得了，忙說，『這容易辦，這容易辦。叫人立刻預備……』

「『不過，』孩子說，『媽媽，我的鵪鶉要放在石臼裏燉，上面蓋着石蓋。石臼底下要用燈芯來燒，別種燒法我可不愛。』

「癡心的母親吩咐照做了。她盼望會有奇蹟似的石臼裏的小鳥突然燉熟了，她便可以拿去給她的兒子，吃了之後，病便會好。

「於是大批的金子銀子拿去購買燈芯，燈芯漲價了，連家用點燈的燈芯都被收買了去，整車整船的燈芯運到顯官的府邸，都燒在石臼底下，奇怪，燒了幾許的燈芯竟沒有一撮灰。……」

「這鵪鶉燉熟了麼？」媳婦問。

「你想燒得熟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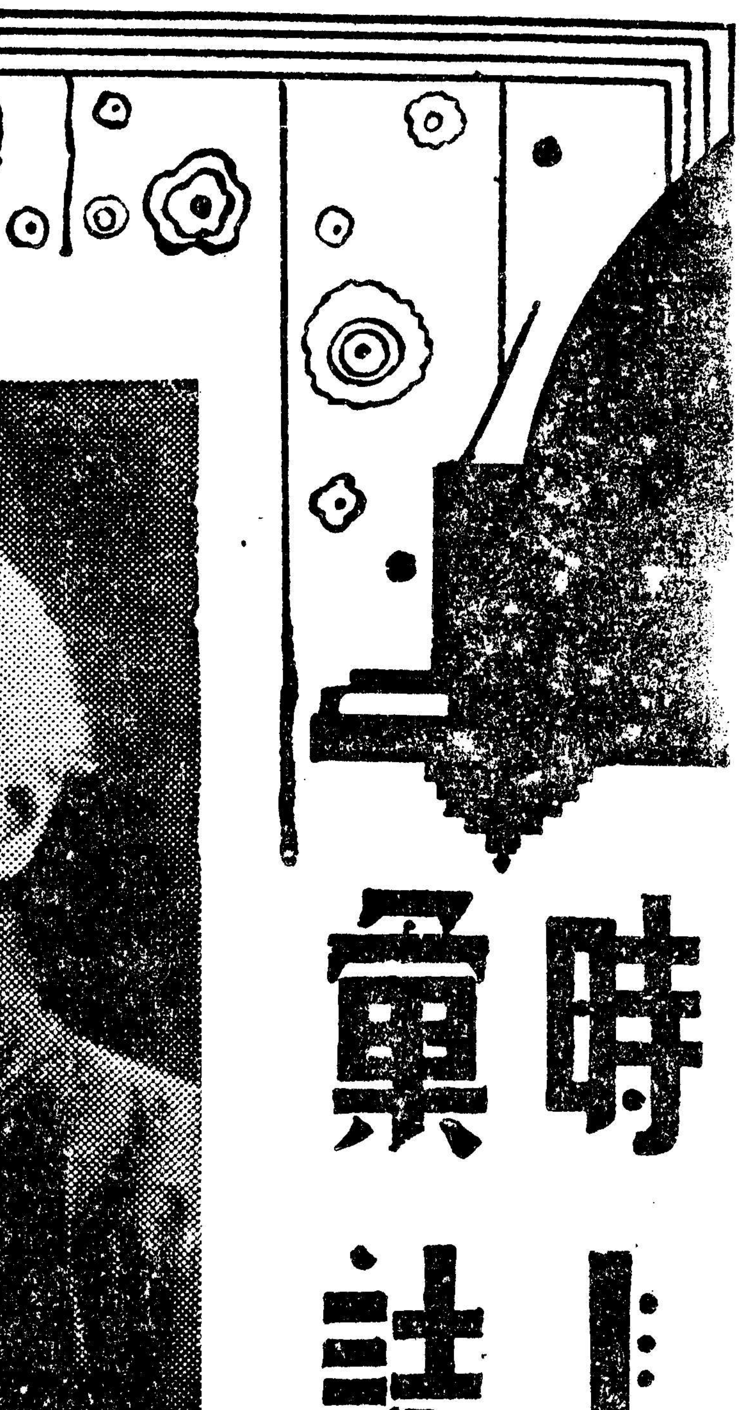
「孩子後來怎樣？」

「你想他後來怎樣？這就是燈芯灰的出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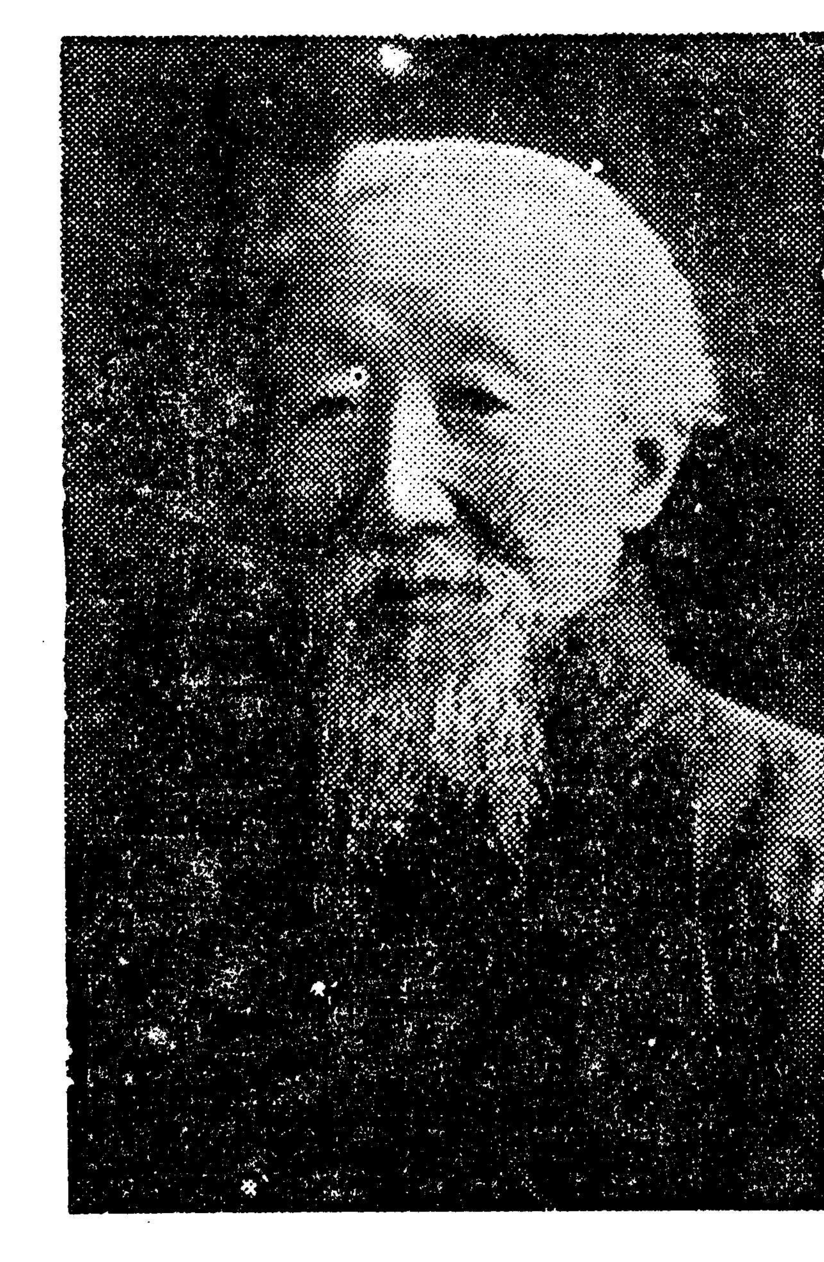
大家沒有說話。這故事流傳在鄉間，也不知多少百年，不知經有多少人的口，入了多少人的耳。所以這故事完後一點也不見得緊張。媳婦在這時候正洗着鍋子。不一會灶頭抹淨了，担一盤熱水洗手，又把快要睡去的孩子擦了一把臉，解下腰上的圍裙，拿一根竹籤子剔一剔燈花。

伯伯們都告辭了。他們還要到別家去閒談，把說過的話重說一遍。

媳婦一手提了燈，一手牽了孩子。施施然向自己的臥室走去。



時人彙誌





馬良

馬良，字相伯，江蘇丹陽人，現年九十八歲。前清舉人。庚子之役，隨其父母移居上海，入徐匯公學研習哲學及科學。曾任李鴻章之外交秘書，出使高麗，歐，美等國。後任江蘇都督府外交司長，政務長。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先後在滬創辦震旦，復旦兩大學，並任復旦任校長教授有年。一度又任北京大學校長。擅長中文及拉丁文。著作頗多，尤以History of Ning—Hsing. 致知淺說等，最爲著名。近雖年事甚高，而精神矍鑠！致力於公益，慈善，教育，著述諸事業，歷久弗衰。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應于右任氏之邀，赴京小住。

編輯後記

在國際方面風雲險惡的一九三六年，已經結束，但是新年的展望，樂觀成分，也甚渺少，國際形勢，或且有更形嚴重之虞。尤其不幸的，當綏戰人氣方張之際，突有西安一幕勃發，全國輿論，疾首痛心。本期文稿的編輯，也受到了它連帶的影響，有幾篇好文章，作者均臨時寫不下去。在這大轉變點上，我們惟有期待時局的雲翳，早日廓清。

× × × × ×

關於今年特大號的作者，有崔敬伯，李書田和朱光潛諸教授，五知和小延先生俱是出版界知名人物，本社同人方面有王芸生，徐鑄成，章丹楓諸先生。本期材料的特色，有注重政局和時事的專家論著，有檢討一年來，國內外政治，財政，工程，文藝多方面發展的廻顧，從這許多方面，可以証明中國是在進步着，前途不是沒有希望。

× × × × ×

因爲篇幅和齊稿期限的關係，有許多鴻文，或付排後臨時抽出，或因遞到少遲，不及發排，這是編者要向作者和讀者們特誌歉意的。不及發表的稿件中，有熊佛西，董時進，傅振倫，曹泰來，許世瑛，黃華，劉樊，馬季廉，趙奉生，西夷諸先生的大著，它們在最近期內，將與讀者相見。張其昀教授也曾答應爲新年號寫文，祗因時間趕不及，定寫成後，下期發表，題目是「塞北風土記。」

× × × × ×

本期文藝內容，與原來預告的出入不少，編者很覺不安。除了戴望舒先生的「詩壇回顧」，因病沒能寫完，李影心先生的「我所見到的本年幾部文藝創作」，付印時方才寄到手，不及刊入外，因篇幅所限，已排就的，如陳藍先生的「一九三六年中國小說之動向」，蔣牧良先生的「一個撤職一個開除」，麗尼先生的「畸零」，青子先生的「灰」，嚴文井先生的「宴會」，林徽因，林擒先生的詩，方敬先生的「秋」，都是特約來的文章，竟不得已全抽出了，編者在此謹向作者讀者諸君道歉，並自下期起，陸續補刊。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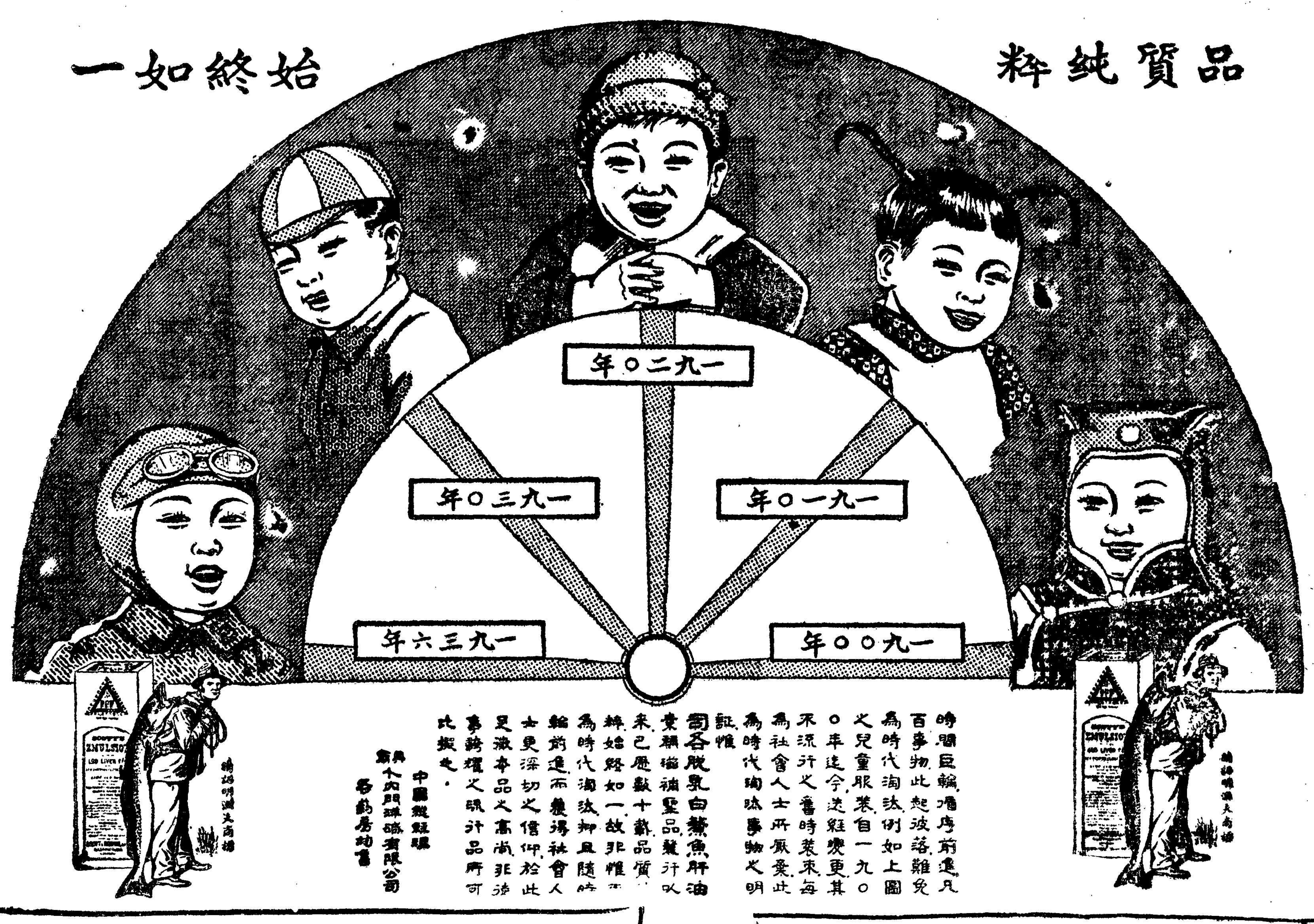
關于本報今後的文藝，値得在此預告的，是繼張天翼先生的『在城市裏』出現的長篇：魯彥先生的『春草』，這是『野火』（原載『文季月刊』）的續篇，取材於最近的江南農村。在這裏，作者給撥開了最富饒最安定而新的建設又突飛猛晋的表層，眞切如實地表露出了下層民間的日益加劇的慘痛的生活和廣大的生存鬥爭。

編者

原文献残缺

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

品質純粹　始終如一



金城銀行

資本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三百四十二萬元

總分行

上海　蘇州　新浦
天津　長沙　南通
南京　大連　開封
北平　常熟　石家莊
青島　西安　哈爾濱
漢口　新鄉　武昌
鄭州　許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大公報 代辦部

專售全國各種有價值的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迅捷
選書審慎
查詢便答
售價低廉
服務週到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